



列子譯注

嚴北溟·嚴捷 著

關於《列子》的原作者學術研究上的重要考證歷代爭議不斷，但每篇篇末並附完整言和神話傳說來託寓道、物辯證關係，並由此延伸貫連的思想體系及其所代表的哲學價值則無庸置疑。

本書校勘歷代《列子》考釋，在每段正文前皆點明主旨、結構和思想脈絡。正文後復加譯注，每篇篇末並附完整今譯，不但是學術研究上的重要文獻，也可提供一般讀者入門之用。

ISBN 957-586-491-3



9 789575 864910

列子譯注

嚴北溟・嚴捷 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列子譯注／嚴北溟，嚴捷著。
——一版。臺北市：書林，民84
260面；21公分
ISBN 957-586-491-3(平裝)

1.列子-註釋

121.321

84006596

本書經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權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在台灣出版發行。

列子譯注

定價：150元

著 者／嚴北溟 嚴捷

出 版 者／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8號二樓之五

電話：3687226 FAX：3636630

發 行 人／蘇正隆

郵 撥／15743873・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印 刷／國榮印刷廠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一八三一號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八 月 一 版

ISBN 957-586-491-3

前 言

(一)

唐天寶元年(公元七四二年)，篤信道教的唐玄宗下旨置“玄學博士”，並以四部道家著作爲經典，士人習之可以應試科舉。其中一部被奉爲《沖虛至德真經》的，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這本相傳爲戰國列御寇所撰的《列子》。

但是時隔不久，便有人對這部經典的真偽發生了懷疑。柳宗元率先，高似孫繼起，于是考辨《列子》真偽者不絕于史，至今可說是真相大白了；原來《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列子》八篇早已亡佚，今本《列子》八篇從內容看摻雜着大量魏晉思想；從語言使用看，出現許多先秦所不能有的詞匯，其出于魏晉間人的僞託是無疑的。

由于《列子》被判爲僞書，列御寇其人的存在也成了懷疑的對象。根據《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論道術流變及于諸家，獨不提列御寇；而司馬遷撰《史記》也無一字涉及列子，宋高似孫便認爲：“豈御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子略》)將之歸入神怪杜撰一列。

但現存的史料片斷，却從不同角度肯定了列子的存在。《漢書·藝文志》班固注“圉寇，先莊子，莊子稱之”，而《莊子》一部書確有十多處提到列子，似不無所據。《莊子·讓王篇》謂：“子列子

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于鄭子陽者。”子陽之事可見《呂覽·適威》，又見《淮南子·汜論》，這證明列子與子陽同時，據《史記·鄭世家》說，“鄭繻公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則其時為公元前三八九年。另據《戰國策·韓策》：“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圖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鄭于前三七五年為韓所滅，韓徙于鄭，史疾據以習聞御寇之言，似屬可信。

可是此處說列子“貴正”，而《尸子·廣澤篇》及《呂氏春秋·不二篇》却說“子列子貴虛”。正即正名，虛則無名，豈不自相矛盾？故清人汪繼培《列子序》云：“其文或淺近卑弱，于《韓策》所稱貴正，《尸子》、《呂氏春秋》所稱貴虛之旨，持之不堅，故先儒多疑其偽。”其實列子倒從來沒有“持之不堅”的地方，從《莊子》所描述的列子行事看，他一生正是“離形去智，泊然虛無，飄然與大化游”，故“貴虛”方為正宗。史疾游說者流，其言殊不可信。

要之，列子是戰國時身居鄭國圃田的一位隱者。他有自己的老師、同學以及弟子，崇尚清虛無為，順性體道。所學的那一套本事如“心凝形釋，內外盡矣”以及壺丘子向神巫季咸所顯示的“杜德機”、“衡氣機”、“太冲莫朕”等相，很有點象後人的辟穀、導引、入定等氣功術，而他思想特點的形成又同這很有關係。莊子“心齋”、“坐忘”等修身方法受其影響也未可知。也象莊子一樣，列子雖然窮得“容貌有飢色”，却不肯出仕而“為有國者所羈”。他當然不會想到，千年之後竟會被捧上“冲虛真人”的寶座，也不會想到居然有人會代為立言，而且偽造得如此言之鑿鑿，乃至釀成千古公案。那麼，誰是偽造《列子》的作者呢？

歷代考辨家大多把懷疑的眼光盯住《列子》注者張湛。據《世說新語·任誕篇》注引《晉東宮·官名》，張湛字處度，高平人，仕至中書侍郎、光祿勳。他作《列子注》，序中自稱，其祖父曾于永嘉之亂渡江，根據從王宏、王弼家所得而僅存三篇的《列子》，加上從劉正興

和王弼女婿趙季子家得到的殘編九卷，然後“參校有無，始得其備”。因張湛叙述得書源流，輾轉不離王氏，而且西晉玄風正盛，却不見諸家引稱《列子》者，後人就認為張湛此說實在是欲蓋彌彰，便自逃不脫作偽的嫌疑。但是，如果肯定是張湛偽造《列子》，就無法解釋以下兩點：

一、張湛于正文常有不解之處，如《仲尼篇》“孤犢未嘗有母”句下注道“未詳此義”；甚或有注釋錯誤之處，如“不生者疑獨”之“疑”應訓為“定”，張注却訓為“疑惑”；時亦有糾正原文之處，如《力命篇》說子產殺鄧析，張注便據《左傳》給予糾正。既然自撰自注，怎會有不通不解之處？

二、張湛注謂《列子》之旨“往往與佛經相參”，“羣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其實《列子》雖然受了些佛教“幻化生滅”等說影響，但仍肯定“道”亦即世界物質本體及規律的客觀存在，而當時流行中土的大乘般若學則以萬物空無自性而否認世界的真實本質，兩說大相逕庭，怎能“相參”？更從張注表現的思想看，主要是調合當時“貴無”和“崇有”兩種相反的學說，這同《列子》主旨亦不盡相同。另外張注還有批評正文處，如《楊朱篇》譏諷伯夷和展禽，張湛便說“此誣賢負實之言”。既然自撰自注，怎會與正文有如此的思想差距？

因之，我們不能同意張湛作偽說，儘管《列子》有今日之貌，全賴他的保存整理，但這與偽造畢竟是兩碼事。另有近人馬叙倫以張湛之祖得書于王氏，懷疑是王弼之徒所偽造，也只能算是臆測。我們倒傾向于他在《列子偽書考》中說的，“蓋列子書出晚而亡早，故不甚稱于作者。魏晉以來，好事之徒，聚斂《管子》、《晏子》、《論語》、《山海經》、《墨子》、《莊子》、《尸佼》、《韓非》、《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淮南》、《說苑》、《新序》、《新語》之言，附益晚說，成此八篇，假為向《序》以見重。”但此說尚須糾正的是，從《列子》文氣簡勁宏妙、

內容首尾呼應自成一體的特點看，似乎不可能在這樣一個長時期內經過多人多次的增竄而成，而只能出于一家之手筆。倘此說成立，便可將成書時間縮到一個小的範圍。根據《周穆王篇》本自《穆天子傳》，而後者係西晉太康二年與《竹書紀年》等冊簡同出于魏襄王或魏安釐王冢，可定其成書最早不會超過公元二八一年，至遲不晚于永嘉南渡（公元三一五年）前後。至于偽作者誰，在沒有可靠資料證明之前，最好不要捕風捉影。

以往學者辨明某書爲僞，無不象對待文物贗品一樣，以棄之爲快，如梁啟超的《古書真僞及其年代》便舉《列子》爲例狠狠說道：“有一種書完全是假的，其毛病更大，學術源流都給弄亂了。”其實，這種態度未必真科學。就《列子》而言：

第一，如果雜纂諸家之言，最多只能弄出一個大拼盤，怎會造出《列子》這樣有整個思想體系的重要著作？妥當的解釋是，其一，僞作者自有其一貫之道，他據此來剪裁諸家之說；其二，僞作者當有所本，亦即不能排斥這種可能性，今本《列子》中有部分章節正是先秦《列子》的佚卷，在僞造時作爲綫索被補綴進去，因此它並非全盤僞造，而是僞中雜真。這一點，宋人黃震、明人宋濂至清人姚際恆、姚鼐都有覺察，是比較客觀的。試以《天瑞篇》爲例。其首章“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一段，不見于先秦兩漢羣籍。“疑獨”之“疑”，張注爲：“疑其冥一而無始終”，亦即訓“疑惑”，作動詞用。譯成白話，即“不生者懷疑是獨立的”。而後一句“往復”二字則全作形容詞用，譯成白話是“不化者是往復無窮的”。兩句雖駢聯而出，辭氣却極不相稱。其實張注全是誤解。《詩經·桑柔》有“靡所止疑”，傳曰“疑，定也”。《說文》段注認爲此“疑”應是“𡗗”之誤，“𡗗”訓“定”，“疑𡗗相似，學者識疑不識𡗗，于是經典無𡗗”。“疑獨”之“疑”顯係“𡗗”的傳抄之誤，應訓做“定”，譯成白話即“不生者是獨立不改的”，便與後句辭氣連貫。看來張湛不識“𡗗”，而

傳《詩經》的毛亨也不識此字。《毛傳》出于西漢，可見“𤝵”字在當時已鮮為人知，由此似可判斷上面一章應為先秦佚文。此章之下“谷神不死”一段，抄自《老子》六章；再下“有太易，有太初”一段，抄自《易緯·乾鑿度》；“清輕者上為天”一段，抄自《淮南子·泰族訓》；後面“種有幾，若蛙為鶩”則抄自《莊子·至樂篇》，皆有所出，可是它們一旦綴合，便自成體系，表達了《列子》獨特的自然天道觀。這裏似可顯出偽造《列子》者以《列子》佚書為綱，兼采眾家以從事再創作的高明手法。

第二，《列子》還保存了不少先秦佚書的片斷，如鸞子之言四段，不見于今本偽《鸞子》書，有人認為可能是古《鸞子》的殘遺；另如《楊朱篇》，古來就有人因其辭氣不類，而懷疑其中有先秦楊朱的佚文。至于書中許多富有價值的寓言故事，如《愚公移山》、《鮑氏之子》等，皆為他書所無，全賴《列子》得以保存至今。

第三，說《列子》是偽作，只是說它不能代表先秦的思想，但既已查明它成書于魏晉時期，它便可代表當時的某種哲學思潮，這非但不會將學術源流弄亂，反而使我們發現了魏晉哲學的邏輯發展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這便是下面將重點討論的內容。

（二）

魏晉玄風煽起，標誌着哲學思維的大深化。《列子》因是雜纂諸家，代先人言，自然不好直接使用當時流行的許多新範疇，但就全書思想傾向看，它並沒有迴避有關本末有無、名教、自然等問題的激烈論爭。看得出，《列子》贊同王弼等貴無派對兩漢神學目的論和讖緯迷信的批判，卻又反對他們“以無為本”的精神實體；它贊同裴頠等崇有派“無不能生有”的觀點，卻又斷然毀棄他們所推崇的禮教綱常。更突出的是，它不滿于兩漢元氣論用特殊物質去說明萬

物生成，進而將眼光探到世界的背后。它的宇宙觀包括三個層次。

一、它首先提出“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所謂“生者”、“化者”，指生死代謝的具體事物；所謂“不生者”，“不化者”，便是比具體事物更為根本的東西，亦即“道”。“道”的特性是“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即是說，“道”在永恆的循環運動中化生萬物，而本身則無增無減，獨立不改。顯然，具有這種無限特性的，除了客觀世界本身，別無他物。因此，《列子》的“道”便是對世界總體的稱謂。具體的、特殊的物質如精氣或元氣，不能說明世界無限多樣性的統一，因為世界統一性即是世界的本質，本質是普遍的、無形式的。用某種特殊物質當做世界的本質，勢必陷入既是具體而感性的，又是普遍而無形式的兩難推理。只有普遍而無形式的“道”，才好拿去做普遍而無形式的世界本質。《列子》的抽象思維水平顯然高出前人一籌。

但僅止于此，還無法判斷此“道”的實質究屬物質還是精神。因為這時候說的“道”並非存在本身，還只是對世界本體的一種抽象概括，一種“純思”或曰主觀映象。早在《列子》之前，就有不少哲學家已經達到了這種抽象，如揚雄的“玄”、王弼的“無”或“至道”同樣是對獨立于人意識之外的世界本質的抽象。問題的關鍵，在于用“道”去作為世界本體時，究竟怎樣解釋它與萬物的關係？因為“道”的屬性只有在這種關係中方能顯現出來。偏偏在這一步，許多人紛紛失足。他們不懂本質與現象割裂不得，只能是道在物中，物自體道。“道”脫離了物，即便剛才還是對世界物質本質的正確抽象，也會立刻變成一種虛構的精神實體。因而，一旦他們把這種“道”以“崇本息末”的方式凌駕于萬物之上，便是將純思辨的產物充做了世界的本質，于是這種“道”實質上便離“上帝”相去不遠了。不僅揚雄、王弼，就連先秦道家巨擘老、莊，只要誰試圖對世界本質作更高的抽象，就會在這個問題上墮入迷霧。可見，要克服“道”的精神實

體化，就必得從本質與現象、普遍與特殊、主觀思維與客觀存在的矛盾統一上，去正確解決“道”與“物”的關係。

二、幸運的是，《列子》在此未曾失足，大概是王弼首創的“體用不二”命題淬礪了它的辯證思維能力。王弼用“體用不二”的辯證方法來強調“用以無爲本”的唯心觀點，而《列子》則用它來剖析“道”“氣”關係，以此揭開道的第二層次——宇宙萬物的生成過程。

它指出：“夫有形生于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這個生成運動一直發展到“天地含精，萬物化生”。說“太易者未見氣”，豈不是認爲世界有一個絕對虛無的本體麼？說“太初者氣之始”，豈不是說世界有一個發展的開端麼？不對。首先，《列子》否認“無能生有”，而是認爲“有形生于無形”，“無形”非“虛無”之謂，而是無形體之謂。其次，《列子》所說“太易者未見氣”，是指太易時不見有形之氣。究其實，“太易”很象莊子的“芒芴”。《莊子·至樂篇》云：“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這裏說“芒芴”無氣，同樣是說無有形之氣。“芒芴”同“渾淪”同“忽恍”，皆一聲之轉，而“忽恍”據《老子》十四章說即是“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忽恍。”可見“太易”指的是一種比有形之氣更爲原始的物質。《列子》形容它“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此句源自《老子》十四章“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故張湛注道：“易亦‘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爲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這說明，《列子》的太易便是氣之本體，萬象世界都是這氣本體聚散變化的結果。其後有一段“舜問乎丞”的故事，說明“道不可得而有”是因爲“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這裏用“太易”把“道”與“氣”統一起來，

對“道”作了第一個物質性的規定。

三、在第三層次中，《列子》通過一段有關生物進化的描述，突出強調了“種有幾”和“萬物皆出于機，入于機”的觀點。“幾”，即“幾微”，《易·繫辭下傳》謂“幾者，動之微”，義指極細微的質素。“機”，即自然，如《莊子·至樂篇》成玄英疏：“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造化乃自然之謂。這裏說明，萬物皆種，以不同形相禪，幾微入水，則為續斷，為青苔；登陸，則為草，為蟲，為鳥，為獸，乃至為人；人死又化成幾微，返回自然界無窮的循環變化中。這裏的進化程序用現代生物學眼光看固然有點可笑，但在當時能夠出現這種進化論思想，又是十分可貴的。更加可貴的還在于，它以此來肯定非生命物與生命物在物質基礎上的統一，使“道”在此又獲得第二次物質性的規定。

通過這三個層次，《列子》分別從世界本體的角度，從萬物生成的角度，從物種進化的角度，論證了世界的物質統一性。這三大段如果分開看，什麼都不是，但一經結合成整體，便相互聯系，相互統攝，形成由抽象到理性具體，由微觀到宏觀，由局部到總體的層次，使“道”“太易”“機”三個相等價的範疇構成一個整體，從不同側面表示出“道”與“物”的有機統一，合而言之，“道”即是“氣”，即是“幾”；分而言之，“道”是體，“氣”和“幾”是具體運動狀態。

推其原，《列子》以“道”“易”“機”三結合來解決道、物關係的做法，直接是對東漢張衡、王符的繼承。張衡已經開始把他的宇宙形成論同本體論結合起來，將天地的起源分成“溟滓”、“龐鴻”、“天元”三個階段，分別作為“道之根，道之幹，道之實”（《靈憲》）。王符則以“道”作為“氣之根”，將“氣”作為“道之使”，“必有其根，其氣乃生，必有其使，變化乃成”（《潛夫論·本訓》），亦即道氣一體，體用一原，道即氣之體，氣即道之用。《列子》則進一步發展了他們的觀點，出現了元氣本體論的萌芽。

今人已經發現張載是通過中唐柳宗元“太虛元氣說”這一中

介，把東漢王充的元氣自然論轉化為他的元氣本體論的；而從現有資料看，柳宗元在自然觀上的成就又同王弼有很大關係。柳少時即從父學王弼的易學，常說未讀韓康伯的《周易注》和孔穎達的《周易正義》就不能知所謂《易》，而韓、孔易學只是對王弼易學的詮釋補充。我們則認為，柳、王之間還應有一個過渡環節——《列子》書。從上述看出，《列子》正是拋棄了王弼以無為本的精神實體，但同時又吸取了他關於體用、本末、動靜等範疇中的辯證法因素，才得提出接近元氣本體論的“道、氣、幾”實體。這條思想路綫同柳宗元是一致的。柳宗元當悉心揣摩過《列子》，並深受其影響，這從他對《列子》的過分獎譽，乃至置《列》于《莊》之上，可以窺見。他在《辨列子》一文中謂《列子》“雖不概孔子之道，然而虛泊寥闊，居亂世遠于利，禍不得逮于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遯世無悶者，其近是與？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僞作，好文者可廢耶？”因《列子》雜纂一篇常由數家之言合成，故自己的觀點多不直抒，而是隱藏在篇章段落的關係之中。不了解《列子》的特點，就可能見仁見智，相差很遠。倒是柳宗元獨具隻眼，只因後人不解柳文深義，反訕其不識貨。如清人姚際恆便說：“柳子厚曰：‘《列》較《莊》尤質厚……如此之類，代代相仍，依聲學古。噫！以諸公號能文者而于文字尚不能盡知，況識別古書乎？’”（《古今僞書考》）其實倒是他“不能盡知”，不知柳宗元對王弼貴無本體論的借鑒原是承着《列子》的一脈。

（三）

《列子》能在元氣理論上達到如此高度，同它有着較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分不開。書中有關物質與運動不可分，時空無限與有限統一等精彩論述在在可見。

它借鸞熊的話說，“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天瑞

篇》即，運動瞬息不停，天地暗暗移動，不靠理性思維的把握，誰能感覺到呢？當然，早在先秦兩漢，就已經有不少人發現，不但天在運動，地也在運動，如漢代《尚書緯·考靈曜》指出：“地恆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不覺也。”（《太平御覽·地部》引）但《列子》則進一步從哲學的高度，指出運動乃是事物的普遍規律。張湛有一段注文比較正確地闡發了此文旨義：“夫萬物與化為體，體隨化而遷。化不暫停，物豈守故？”這便是說，物質與運動同為一體，不可分割，物質在運動中發展。“化不暫停”，因而不物向他物的轉化是絕對的；“物豈守故”，于是任何事物的常住性只是相對的。

那麼，物質又如何運動呢？夏革回答殷湯道：“物之始終，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湯問篇》）這句話包含三層意思。其一，具體事物有終有始，但世界總體的運動轉化則無始無終，“初無極已”。其二，每一事物都是總體長鏈上的一環節，此一物的終結，即彼一物的開始，間不可分。其三，由于始終相續，互為因果，因而任何事物決無孤立之理，世界萬物的普遍聯繫，就表現在物之始終相續的運動轉化中。

它說：“故物損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虧于彼。損盈成虧，隨世（生）隨死”（《天瑞篇》），“自短非所損，自長非所增”（《力命篇》），更表明，物質和運動可以從一種形態（如損虧）轉化為另一種形態（如盈成），但宇宙總體則既不損亦不增。這是老子“道兼變常”觀點的發展，並直接為王船山所謂“（氣）聚散變化，而其本體不為之損益”（《正蒙注·太和篇》）的質量守恆思想奠定了基礎。至于“一氣不頓進（盡），一形不頓虧”（《天瑞篇》）的觀點乃是承認事物的漸變，而“間不可覺，俟然後知”（同上）則包含着突變的意味。“積于柔則剛，積于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向）”（《黃帝篇》）說明任何相對待的事物可以轉化，柔由于積（量變）可達到自身的否

定——剛（質變）。這裏不同于傳統的“物極則反”。物極必反，指不極不反，忽視了量變之中的局部質變。王夫之就反對物極方反的觀點，認為對立實相蘊涵，一事物正在發展中，其中所蘊涵的相反即漸成長而出現，因而“方動即靜，方靜旋動，靜即含動，動不舍靜”，“豈皆極其至而後反哉”？（《思問錄·外篇》）《列子》所謂“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指在事物量的積累中，便可知其質變，就已經包含了這一可貴的思想。

但更為可貴的是，《列子》已經初步意識到物質運動轉化的無限性，就在于其本身結構層次的無限性。《湯問篇》中，夏革說了“古初無物，今惡得物”以肯定物質只能產生于物質，而物質是無限的以後，又進一步提出“無則無極，有則無盡”的命題。（“無盡”原文應為“有盡”，據陶鴻慶《讀列子札記》說，有盡為無盡之誤。）第一個“無”字是“虛空”的別稱，故“無則無極”指的是宏觀世界的無限；所謂“有則無盡”，則指微觀世界的無限。（如陶鴻慶謂，“有則無盡”者，即公孫龍所謂“有物不盡”，惠施所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為了說明宏觀世界的無限，它指出了“四海、四荒、四極”乃至“含萬物者”、“含天地者”等遞相包含的層次；為了說明微觀世界的無限，它用了一個“含萬物也故不窮”的警句，最後又把宏觀、微觀統一起來，提出“大小相含，無窮極也”的寶貴命題。這顯然繼承了先秦名家惠施“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的命題，但《列子》的辯證思維要比惠施那種單純的概念分析要科學得多。它意味着物質層次結構是無窮盡的，而每一層次結構又都包含有限與無限的相互對待。比如它在“杞人憂天”的故事中指出“天地不得不壞”，即作為一個特定層次結構的“天地”，在時空中的存在是有限的；而這裏又說天地因為“含萬物也故不窮”，乃指天地自身包含着無限的結構層次，各層次結構之間的運動和轉化又是無限的。因而“天地”既不得不壞，又無窮無盡。無限存在

于有限，有限包含無限，物質作為特定結構是有限的，但對於物質運動轉化的無窮序列來說又是無限的。應該說，《列子》這種樸素辯證法思想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在它之前，還很少有人如此透徹而明確地提到這個問題。

《列子》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同它善于吸收當時自然科學的成果又是分不開的。在《天瑞篇》中它用古人對生物進化的猜測來論證物質的統一性，《周穆王篇》中采取秦漢時重要醫學文獻《靈樞經》的文字，解釋成夢的原因，以正確說明形神關係。特別是“杞人憂天”故事中所提出的宇宙理論，當直接來源于後漢郗萌所傳述的“宣夜說”，比“蓋天說”、“渾天說”更為科學。兩漢魏晉的哲學家一般都從元氣論的立場去探討宇宙天文，但在辯證思維水平上却有高下之分。王充認為“夫天者，體也，與地同”（《論衡·談天》），把天看成與地同為固體，並不正確；而《列子》不僅認為天是“積氣”，同時認為日月星辰是“積氣中之有光耀者”，這同楊泉說的“夫天，元氣也”，“星者，元氣之英”當有直接關係。但楊泉卻又認為“日月之精為星辰，星辰生于地”（《物理論》），而《列子》則避免了這一缺陷，指出日月星辰雲霧虹蜺，都是“積氣之成乎天者也”。至于“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于壞”的見解，也顯然比王充“天地不生，故不死”（《論衡·道虛篇》）的看法要高明。尤其《列子》認識到，天地雖然是肉眼所能見到的有形物中之最巨者，但卻不過是廣漠無垠宇宙空間中的一個“細物”，其中不僅包含着可貴的辯證思想，而且在它所描繪的這一幅宇宙圖景中，可以看出“地載氣而浮”的認識萌芽。《列子》以前的哲學家即便已經用“天乘氣而立”來解決了“天”的問題，但對“地”的運動論述却十分落后，就連比較正確的楊泉也認為地“載水而浮”，直到北宋張載明確指出“地在氣中”（《正蒙·參兩》），才算解決了地球浮于氣中的問題。于是，《列子》所謂“天地者，空中之一細物”的見解，便有抹煞不了的理論價值。

同先秦道家一樣，《列子》也用較多篇幅論述了“養生”與“體道”的關係，亦即如何修養身心以把握世界本質及其規律。認識到“至道不可以情求”（《黃帝篇》），則偏執於名言概念或感性具體的方法無法認識世界本質，必得依靠理性思維，這無疑是正確的；認識到耳目感官造成的錯覺謬見會妨害認識的正確性，因而提出“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仲尼篇》），即像水一樣順從自然規律，像鏡子、回聲一樣如實反映客觀世界，這無疑也包含有唯物反映論的合理因素，但過分強調名言概念和耳目感官的局限，不知它們乃是聯接主客體的橋梁，因此認為“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仲尼篇》），就不免使人對世界總體的把握變成一種“默而得之，性而成之”的神秘直覺。

但是，同前期道家片面強調“滌除玄覺”（《老子》十章），“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老子》四十七章）有所不同，《列子》並非提倡坐而體道，却認為只有通过長期實踐，才能達到對至道的直覺體驗。《黃帝篇》、《仲尼篇》中包含二十多個寓言故事，為“梁鸞飼虎”、“觴深操舟”、“呂梁濟水”、“痾癭承蜩”、“紀渻子闢鷄”等，描寫的都是終日生活在生產實踐中的下層勞動人民，無不胼手胝足，苦學勤練，方臻與道神契的境界。與前期道家“棄聖絕智”、“恬愉無為，去知與故”還有不同的是，《列子》也並非一概地反對“智”，相反，在《說符篇》中，以孟氏二子、宋國蘭子、牛缺等人的遭遇，指出：“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說明，人應該發揮主觀能動性，不失時機地把握事物變化的一切條件和環節。

由於承認認識活動與“行”和“智”的關係，《列子》着重闡述的“貴虛無為”思想便呈現不同於前人的特點。老子的“無為而無不為”本身包含的矛盾，使其出現兩條不同的發展路線。如田駢、慎到的

無爲便是自同于草木土石般的無爲，其“于物無擇，與之俱往”，“椎拍斲斷，與物宛轉”（《莊子·天下篇》），是將老子的無爲朝死的無爲發展。而《淮南子》則反對“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而來，推之不往”的死無爲，認爲“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也”（《原道訓》）。《列子》正是繼承了《淮南子》這一條路線，以“發無知，何能知？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仲尼篇》），批判了和光同塵、不自別異的無爲。“愚公移山”描寫了人類改造自然的偉力，而“盜亦有道”則強調人們憑其智力從自然界獲取生產生活資料的合理性。托名黃帝撰的《陰符經》中有“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也”，意思同《列子·天瑞篇》“盜亦有道”一節文字十分相似，它直接啓迪唐代哲學家李荃提出人定勝天的“盜機”思想。據近人余嘉錫考證，《陰符經》可能成書于北朝，或與道士寇謙之有關（見《四庫提要辨正》），則其濫觴于《列子》的盜天思想就不爲無據。

（四）

在前面兩章裏，我們破斥了通常以爲《列子》在自然觀上鼓吹“無能生有”的精神本體，在認識論上取消理性思維，宣揚神秘直覺的誤解。但今人對《列子》誤解最深、詬難最多的，乃在于《力命篇》和《楊朱篇》。認爲前者代表封建統治者宣揚麻痹勞動人民的宿命論，後者則是魏晉門閥士族宣揚自身腐朽淫樂的世界觀，幾成定論。但只要我們弄清兩篇的邏輯結構及相互關係，就會發覺問題并不那麼簡單。

《力命篇》確實宣揚命定論，但其出發點一開始就與相信“天”能賞善罰惡、因果報應的宿命論有所不同，它恰恰反對兩漢神學目的論的“天人感應”說以及有鬼論。西漢董仲舒認爲“今善善惡惡，

好榮憎惡，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春秋繁露·竹林》），而《力命篇》却反覆強調，人的命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不由天，不由人，亦不由鬼”。王充在抨擊神學目的論時說：“人不曉天所爲，天安能知人所行？”（《論衡·變虛》）《列子》連語言都同王充相似，究其實，它同王充的機械命定論有着相同的思想根源。

社會上存在着大量“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等不平等不合理的現象。這種種吉凶禍福，壽夭貴賤本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列子》深爲嘆息，但時代的局限又不可能使它把筆鋒指向階級統治制度的根源，它只能認爲“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將原因歸咎于“命”，亦即人對之莫可奈何的某種必然性。人只有“于俏而不昧然”，不迷惑于社會上紛呈的偶然現象，洞察其中包藏的必然性，才能不爲壽夭、榮辱、安危所縈懷。篇末最後一節，是本篇總旨所在，它認爲士、農、工、商，各趨利而逐勢，是人力所能爲的，至于水旱、成敗、否泰，則非力所能，乃命使然。簡言之，便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可見《列子》命定論還沒有走到全盤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地步。

至于《楊朱篇》中享樂主義的產生，更有其特定的時代社會背景。東漢以後，中原地區陷入長達三百多年的歷史大動亂。豪族的兼併，人口的銳減，外族的入侵，國土的分裂，使生產力受到摧殘。但動蕩的結果，却同時動搖了儒家獨尊的地位。名教綱常稍有鬆弛，注重思辨的魏晉玄學便以思想解放的形式，從兩漢僵死的繁瑣經學和讖緯神學中沖決而出，隨之而起的是一大批毀棄禮法，放浪形骸的智識分子。《列子》作者當是其中一員。他們高唱“六經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欲爲歡”（嵇康《難自然好學論》），宣揚娛情放誕的享樂主義，其本質在于把宗教神學化的人性和道德拉回到現實世界，以人本身來說明人，因而有其普遍性的進步歷史意義。

自不可因其鼓吹享樂，就偏狹地歸之于豪門貴族的腐朽生活。只有正名定分的禮教，才是封建統治者安身立命之本；他們即便要宣揚自己的腐朽生活，也不可能和不必要把矛頭去對准自己的命根子；而《楊朱篇》通篇宗旨，便在于徹底詆毀名教，硬要說它是門閥士族腐朽生活的自我寫照，豈不有些牽強？

可以說，在魏晉時代還沒有一個人像《列子》那樣徹底地否定名教。何晏、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在于調和名教與自然的矛盾，而“聖人有情不累于情”則從主觀上否認了人是感性的實體；郭象以“物各自生”，萬物皆得其宜表明他既任自然又任名教；即便是宣揚“越名教而任自然”而攻擊名教最烈的阮籍、嵇康，也不過是反對被司馬氏集團腐化了的禮教，按魯迅的說法，他們表面上毀壞禮教，“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魏晉風度與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究其原因，在于他們的思想基礎本質上仍屬儒家的體系。《列子》則不然，它所拿起的理論武器，乃是先秦楊朱的“爲我”主義。

早在戰國初年，楊朱學說就已是與儒墨相抗衡的三大顯學之一。楊朱本人並無著作傳世，其言論由後人記載，散見于《孟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諸子書中。針對商周以來的神化先王觀和天命論從根本上否認個人意志和鄙棄人的自然欲望的傾向，他提出“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呂氏春秋·情欲》），倘“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則“與死無擇”（同上），肯定了感官欲求的滿足是人生最高意義。而在追求感官快樂到適足以害生時，則須加節制，“是故聖人之于聲色滋味也，利于性則取之，害于性則捨之，此全性之道也”（同上《本生》）。在此基礎上，楊朱提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的個人主義。這就同強調羣體價值、強調個人生活只有體現社會倫理要求才有意義的儒家思想發生了尖銳的抵觸，因而孟子大闢楊墨時指斥道：“墨子兼愛，是無父也；楊朱爲我，是無

君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敏銳地覺察到，楊朱的“爲我”對於宗法制度的基礎禮教，確是一帖峻烈的渙散劑。

本此，面對兩漢神學化的名教綱常，《列子》重新拾起楊朱的“爲我”以張撻伐，便不是偶然的。儘管《楊朱篇》論旨與前期楊朱派不盡相同，明顯打上了魏晉任誕狂放的時代烙印，但其理論出發點是徹底的感覺論，這同先秦楊朱並無二致。不過，當我們進一步剖析了《楊朱篇》的邏輯發展過程，便會發現它有一個先秦楊朱所不曾有的悲劇性結局。

首先，它針對與綱常禮教互爲補充的功名利祿，揭露“名者，僞而已矣”，禮義名法不過是人性的“重囚累梏”。人之本性在於逸樂，而生命短促，即使賢如堯舜，或惡如桀紂，死後都是腐骨一堆，因此應當“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

其次，要滿足自己的欲望，就必須承認他人的欲望，根本不承認他人利益的極端利己主義爲《列子》所不取。但人人縱情所好，勢必相損，應該如何調節人與人的關係呢？它提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即強調利己，也反對損人。其後，《楊朱篇》進一步提出“智之所貴，存我爲貴”，表明每個人任“智”即發揮主體能动性以保存自己是合理的。據此，有人認爲“楊朱智而不知命，故其智多疑”（《說苑·權謀篇》）。但就在《楊朱篇》強調“智”快要達到否定“命”的時候，情勢却直轉而下。

在現實中，個人的利益只有通過人與人之間的生產、分配、交換、分工等社會關係才能實現，因此不可能毫不相損，毫不相利；尤其在階級社會中，這種相損相利的矛盾直接導致殘酷的鬭爭。《列子》企圖以“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的主張，割裂人與人的利害關係，來消弭社會矛盾，只能是一種純粹的空想，

因而人人縱情享樂在社會中也根本無法實現。于是，《列子》一頭撞到現實的牆壁上，不得不轉向另一條向內收斂的路，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物質上的節制。它借古語說道，“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倘如人人節欲，則天下太平。因此它要求知足，“有此四者，何求于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人只要知足，即便“啜菽茹蕢”，也會“自以味之極”。先前的縱欲主義傾向至此却變成了禁欲主義。

二、精神上的滿足。它以“田夫獻曝”、“鄉豪嗜芹”的故事，說明“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不論是窮是富，各人的生理心理要求相對於各人的生活環境條件乃是衡定的，亦即“性之恒”。只有恪守“性之恒”，方能“天下無對，制命在內”。這就要求人們把各自的主觀感覺當作唯一的實在，既已自我滿足，便當安守本份。

至此，可以發現《列子》從感覺論出發以宣揚貴己非命，不意又落入宿命論的圈套。但它並沒有違反自己的邏輯，因為“從感覺出發，可以遵循着主觀主義的路綫走向唯我論（“物體是感覺的複合或組合”），也可以遵循着客觀主義的路綫走向唯物主義（感覺是物體、外部世界的映象）”（《列寧選集》第二卷第一二五頁）。在撞到現實的牆壁後，《列子》恰恰走上了一條以主觀感覺為實在的路。

但《列子》畢竟沒有離開它的唯物主義感覺論基礎走得太遠。在篇末，作為對第一層意思的補充，它申明“名”也非空無一物，“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而憂苦便違反了人性。因此，“名胡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名既不可執着也不可拋棄，全以是否遂順人性作為取舍標準。推而言之，一切名譽、一切道德規範乃至社會精神生活都應建築在人們實在利益的基礎上，這不能說不是對社會倫理本質和根源的一種唯

物主義的解釋。因此，斷言《楊朱篇》鼓吹無名論和道德虛無主義，顯然是不符事實的。

歷來對《楊朱篇》與《力命篇》宗旨相反却又前後雙出的用意，異議頗多。偽劉向《列子新書目錄》因“《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而懷疑它們“不似一家之書”；另有人則曲為之解，如張湛認為此意在“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而今人則多因為“既然《力命篇》和《楊朱篇》是玄學清談和放蕩縱欲的曲折反映，而並沒有什麼‘二義乖背’”，便對兩篇關係未加深辨。其實，從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出，兩篇旨義始則乖背，終則契合，兩者同是對階級社會不平等現實和窒息人的宗法道德無可奈何的嘆息、微弱的抗爭。值得注意的是《楊朱篇》所反映的享樂主義，在西方哲學史上，從古希臘的昔勒尼學派、伊壁鳩魯直至近代法國唯物主義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等，這種思潮是流傳有素的；但在中國古代哲學大流中，它只是一種特異的現象，導源于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踵起于名教稍弛的魏晉之際，以後隨着封建宗法道德的日益僵固化而銷聲匿迹，至于明清以後的啓蒙思想家對於封建專制禮教的抨擊，主要是從儒家體系中脫穎而出的。因此，《楊朱篇》思想究竟對後世產生過怎樣的影響，尚值得認真研究，豈是一頂“縱欲主義”的帽子所能代替的？

綜上所述，《列子》是魏晉哲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不僅具有較高的理論思維水平，也有着相當的文學價值。但歷來學者因其為偽書而往往加以輕視，對它的注釋整理或研究遠不及對其他先秦古籍的集中，許多訓詁和句義上的問題也紛歧較多，這就給我們的今注今譯帶來一定的困難。《列子》版本較多，本書取《四部叢刊》的《列子》張湛注本為底本，並參閱清人汪繼培校本（《湖海樓叢書》）以及楊伯峻同志所撰《列子集釋》，凡于底本有校正處，不一一

列出。本書在每篇正文前作一說明，要在點明主旨、結構和思想脈絡。注釋爲求淺顯通俗，不多引舊注，凡有諸家意見紛歧處，除極有必要，一般不在注中列出。今譯則取直譯，力求表達原意，能提供讀者閱讀參考。

譯注者

一九八五年五月

目 錄

前言	3
天瑞篇	1
黃帝篇	27
周穆王篇	68
仲尼篇	87
湯問篇	114
力命篇	151
楊朱篇	174
說符篇	202

天 瑞 篇

“瑞”指符瑞，古代用爲信物。《列子》作者認爲，客觀世界存在着統一的本質或規律，即“道”；“道”本身無形無象，神奇不測，却是萬物生息的根本原因，自然界陰陽調變，四時遷革莫不與之契合，恰如符瑞之有信，是以名曰“天瑞”。本篇十四個段落可分三大部分，都是圍繞這一世界本原而展開的。

第一部分，首先提出“不生不化者”是萬物的本原；接着描述了世界從“太易”開始直至“天地含精，萬物化生”的生成過程；然後又以“萬物皆出于機，皆入於機”說明生物與非生物在物質基礎上的演化歷史。這三個層次分別從物質本體、宇宙生成和生物進化的角度闡明了“道”的屬性，構成《列子》獨特的自然天道觀。

第二部分，進一步揭示了“道”與具體事物亦即“生者”與“生生者”的關係，揭示了“道”與運動的關係，從有限和無限、普遍和特殊的關係上豐富了“道”的內涵，並由此提出了《列子》的自然生死觀。“子貢倦于學”等三則故事說明，既然“道”的運動始終相續，因而生之與死，不過是一往一返，“死也者，德之微也”，大可不必戚戚於死期，而應在人世間按常生活，直到終年。

第三部分的主旨，在於強調“道”之本質在於虛默無爲，而人也應以篤守虛靜的態度對待人生。既然“物損於彼者盈於此”，又何必斤斤於得失予取？既然“生不知死，死不知生”，又何必效“杞人憂天”？既然天地強陽乃一氣迴轉，又何必固執於自我？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部分包含兩個寓言，“杞人憂天”反映出當時自然科學在宇宙形成理論上的成果，所謂“積氣”、“積塊”，“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的見解，其辯證思維水平遠高出於前人。而“盜亦有道”的“盜天”思想，強調按道之規律征服自然，對後世哲學家有不可低估的影響。

本篇概括了《列子》的自然觀和人生觀，可說是全書的總綱。

子列子居鄭圃^①，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shì, 示)之^②，猶衆庶也^③。國不足^④，將嫁于衛^⑤。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⑥，弟子敢有所謁^⑦；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⑧？”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瞢(māo, 茂)人^⑨，吾側聞之，試以告女(rǚ, 乳)^⑩。其言曰：有生不生^⑪，有化不化^⑫。不生者能生生^⑬，不化者能化化^⑭。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⑮，四時爾^⑯。不生者疑獨^⑰，不化者往復^⑱。往復，其際不可終^⑲；疑獨，其道不可窮^⑳。《黃帝書》曰^㉑：‘谷神不死^㉒，是謂玄牝^㉓。玄牝之門^㉔，是謂天地之根^㉕。綿綿若存^㉖，用之不勤^㉗。’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㉘，自智自力，自消自息^㉙。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①子列子——對列子的尊稱。子，古代學生稱呼師長時，在名字前加一“子”字，以表示敬重。列子，相傳戰國時期的道家，名禦寇，一作圉寇或圉寇，鄭人。《莊子》中有許多關於他的傳說。《列子》八篇是否他作，歷來說法不一，從思想內容和語言使用上看，可能是晉人作品。鄭圃——古地名，又作圃田澤或圃田，在今河南省中牟縣西。曾為古澤，現已淤為平地。

②眎——視的異體字。 ③衆庶——百姓。 ④國不足——指國內遭受飢荒。 ⑤嫁——往，到。 ⑥反——同“返”，返回。 ⑦敢——古代有煩他人時所用的自言冒昧之詞。謁——請教。 ⑧壺丘子林——人名，列子的老師，複姓壺丘，名林，春秋時鄭國人。一說壺丘子林是假托，並非實有其人。 ⑨伯昏瞢人——伯昏，複姓。瞢人，愚昧無知的人。此處當指伯昏大智若愚。前人認為伯昏是列子之友，同學于壺子。

⑩女——通“汝”，你。 ⑪生——有形體的具體事物。不生——派生萬

物而自體不被他物所生的，實指世界的本原，也即道。 ⑫化——有存亡變化的具體事物。 不化——使萬物運動變化而自體不被他物所化的，亦指世界的本原。 ⑬生生——產生事物。 ⑭化化——使事物變化。 ⑮陰陽——中國古代哲學上的一對範疇。《易·繫辭上》：“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裏的“兩儀”或“二”皆指由物質本原的運動所產生的陰陽兩氣（亦可指天地），陰陽兩氣結合然後產生萬事萬物。 ⑯四時——由陰陽兩種勢力相互作用產生的春、夏、秋、冬自然變化。 ⑰疑——固定不變。據段注《說文》“疑”字注引《詩經》：“靡所止疑”，傳：疑，定也”，認為經傳中的“疑”字即《說文》之疑字，非《說文》訓惑之疑，因而文中的“疑獨”，即謂獨立永存的意思，實指派生萬物的本原。 ⑱往復——指萬物生生不息，循環往復的變化規律。 ⑲際——邊界。 ⑳道——此處指內在的規律。 ㉑《黃帝書》——戰國中期闡發老子學說的古代道家著作。據《漢書·藝文志》載，計有《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雜黃帝》五十八篇及《力牧》二十二篇，今佚。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老子》甲、乙本，在乙本前有《經法》、《十大經》、《稱》、《道原》四篇佚著，被認為是著於公元前四世紀的《黃帝四經》。 ㉒谷——空虛。神——神妙的作用。谷神，即空虛的神妙作用。 ㉓玄——幽深。奧妙。牝——鳥獸的雌性。玄牝，指雌性生殖器官。 ㉔門——門戶，亦即《老子》十章中“天門開闔，能無雌乎”之“天門”。 ㉕是——此。根——本原。 ㉖綿綿——連續不斷。 ㉗用——發揮作用。 ㉘勤——化費勞力。 ㉙形——作動詞用。賦予形體。色——品類。 ㉚消——衰減。息——生長。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①。夫有形者生于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②，有太初③，有太始④，有太素⑤。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⑥。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⑦，故曰易也。易無形埒（liè，列）⑧，易變而

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⑨。九變者^⑩，究也^⑪，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⑫；故天地含精^⑬，萬物化生。”

- ① 聖人——古代稱呼具有極高道德和智能的人。因——以，用。統——統一；統攝。
- ② 太易——指宇宙萬物的最終本原。太，至高至極的意思。易，《易·繫辭上》：“生生之謂易。”意指變化中時時有新的事物產生。
- ③ 太初——指天地形成之前元氣產生的時期。
- ④ 太始——指天地形成前氣有了一定狀態的時期。
- ⑤ 太素——指形成天地的素質。此時有形態的氣又有了固定的性質。
- ⑥ 渾淪——猶“囫圇”，謂渾然一體不可剖析，形容天地開闢前的狀態。
- ⑦ 循——撫摩。
- ⑧ 易無形埒——“易”的運動是沒有形象和邊界的。此句意指，在宇宙萬物形成以前，天地二氣混合變化，還沒有接近於生成萬物的迹象。形，形象。埒，界域。
- ⑨ 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三句表明“易”形成天地的過程。據《易緯·乾鑿度》：“易始於太極（鄭玄注：氣象未分之時，天地之所始也），太極分而爲二（鄭玄注：七、九，八、六），故生天地（鄭玄注：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則此處“易變而爲一”的“一”當指天地開闢前元氣形變的開始；“一”變而爲“七、九”和“八、六”，分別代表少陽、老陽以及少陰、老陰，以構成陰陽兩儀，並由此形成天地。這裏全舉陽數，所以說“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而略去了“八、六”的陰數。
- ⑩ 九變——古人把“九”看作“陽變”之數，認爲“九變”已包括了天下一切變化。
- ⑪ 究——本指溪流的盡處，引申爲窮盡、終極。
- ⑫ 沖和氣者爲人——沖，沖動。和，合和，統一。沖和氣，指陰、陽兩氣在相互沖蕩中形成統一，因而產生人。也有將“沖”釋爲“中”，意即得天地中和之氣者爲人。
- ⑬ 精——指陰陽精靈之氣。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①，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②，地職形載^③，聖職教化^④，物職所宜^⑤。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pǐ，匹）^⑥，物有所通^⑦。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

定者不出所位^⑧。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⑨；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⑩。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⑪；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⑫。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員能方^⑬，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⑭，能宮能商^⑮，能出能沒，能玄能黃^⑯，能甘能苦，能羶(shān, 善)能香^⑰。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 ①全——完備。 ②職——職責。生覆——“覆生”的賓置動前結構，意即“覆育衆生”。 ③形載——“載形”的賓置動詞結構，意即“承載萬物”。 ④教化——政教風化。 ⑤宜——原意爲合適，相稱，這裏指事物各自的性質。 ⑥否——原爲《周易》中的卦名，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引申爲滯困，閉塞。 ⑦通——順通。《周易》泰卦說：“天地交而萬物通”。 ⑧位——本位，亦即被事物各自性質所規定的一定的範圍。 ⑨仁——古代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範疇，本指人與人相互親愛。義——正義，忠義。 ⑩生生者，形形者，聲聲者，色色者，味味者——這五者指的都是不具有任何一種具體的質的規定性，但同時又具有所有事物質的規定性的世界物質本原。第一個生、形、聲、色、味字都作動詞用，包含“產生”的意思。 ⑪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生命所造就的生物死亡了，但產生生命的東西却未曾終結。“生”指生命，“所生者”指具體的生物，“生生者”指萬物的本根——“道”。此處包含了三個層次。以下四句的層次同此。 ⑫無爲——道家的哲學思想，即順應自然變化，不要違背客觀規律強行自爲之意。 ⑬員——通“圓”。 ⑭沈——同“沉”。 ⑮宮——古代音樂術語，即宮、商、角、徵、羽五聲音階中的第一音級。商——五聲音階中的第二音級。 ⑯玄——帶

赤的黑色。 ⑰ 𪔐——“𪔐”的異體字。羊臊氣。

子列子適衛^①，食于道，從者見百歲髑髏（dù-lóu，獨樓）^②。撻（qiān，千）蓬而指^③，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④。此過養乎^⑤？此過歎乎^⑥？種有幾^⑦？若蠅（wā，蛙）爲鶉^⑧，得水爲鼈（jì，季）^⑨，得水土之際，則爲蠅蠃（bīn，賓）之衣^⑩。生于陵屯^⑪，則爲陵舄（xì，細）^⑫。陵舄得郁栖^⑬，則爲烏足^⑭。烏足之根爲螻蛄^⑮，其葉爲蝴蝶。蝴蝶胥（xū，虛）也^⑯，化而爲蟲，生竈下^⑰，其狀若脫^⑱，其名曰駒掇（qú-duō，渠多）^⑲。駒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⑳。乾餘骨之沫爲斯彌^㉑。斯彌爲食醯（xī，希）頤輅（yí-lù，移路）^㉒。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輓（kuàng，況）^㉓，食醯黃輓生乎九猷（yóu，油）^㉔。九猷生乎瞿芮（mào-rui，茂銳）^㉕，瞿芮生乎腐蠶（quán，全）^㉖。羊肝化爲地皋^㉗，馬血之爲轉鄰也^㉘，人血之爲野火也^㉙。鷄（yào，耀）之爲鷃（zhān，沾）^㉚，鷃之爲布穀^㉛，布穀久復爲鷄也^㉜，燕之爲蛤^㉝，田鼠之爲鶉也^㉞，朽瓜之爲魚也^㉟，老韭之爲菟（xiàn，獻）也^㊱，老榆（yú，魚）之爲猿也^㊲，魚卵之爲蟲。亶爰（chán-yuán，蟬元）之獸自孕而生曰類^㊳。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鷦（yì，益）^㊴。純雌其名大腰^㊵，純雄其名稚蜂^㊶。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㊷。后稷生乎巨跡^㊸，伊尹生乎空桑^㊹。厥昭生乎濕^㊺。醯雞生乎酒^㊻。羊奚比乎不筍^㊼，久竹生青寧^㊽。青寧生程^㊾，程生馬，馬生人^㊿。人久入于機^㊿。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

①適——往，去到。

②從者——隨行的人。也有人認爲“從”字當爲“徒”字之誤，聯繫上句，應作“食于道徒（即道途）者，見百歲髑髏”，髑

骸——乾枯的死人頭骨或骨骼。 ③撻——同“擥”，拔取。蓬——草名，也叫“飛蓬”。 ④而——乃。“未嘗生未嘗死”是《列子》書自然生死觀的表現，因“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故生與死不過是形氣轉續，從道的本原看，生死並無不同。 ⑤過——果的假借字，果真。《莊子·至樂篇》即作“果”字。養——即“養養”，憂慮貌。俞樾《諸子平議》：“養當讀爲恙。《爾雅·釋詁》，恙，憂也。” ⑥歡——歡愉。這兩句意爲：你死了果真值得憂傷嗎？我活着果真值得歡喜嗎？ ⑦幾——多少，用於詢問數量。 ⑧蠅——同“蛙”，鶡——即“鶡鶡”，一種體形似鶡而小的鳥類。 ⑨鼈——“繼”的古字。即“蕢”，澤瀉，多年沼生草本植物，可入藥。 ⑩蠃蟻之衣——指水生的苔類植物，據郭慶藩《莊子集釋》引成玄英疏：“青苔也，在水中若張綿，俗謂之蛙蟻衣也。”蟻，蚌的別稱。 ⑪陵——大土山。宅——土山。 ⑫陵鳥——即車前草，一種喜生於道旁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一說“陵鳥”是澤瀉的另一品種。 ⑬郁栖——指糞壤，也即肥土。郁，腐臭。栖，表示所在之處。 ⑭烏足——草名，喜生水邊。 ⑮蟻蟪——金龜子的幼蟲。 ⑯胥——通“與”。相與，皆。這裏包含有時間短促、變化迅速的意思。 ⑰龜——“灶”的異體字。 ⑱蛻——昆蟲蛻皮。 ⑲鵲掇——昆蟲名。《莊子集釋》成玄英疏：“鵲掇，蟲名也。胥得熱氣，故作此蟲，狀如新蛻皮毛，形容雅淨也。” ⑳乾餘骨——鳥名。 ㉑斯彌——昆蟲名。 ㉒食醯頤輅——蟻蟪一類的小昆蟲。醯，即醋。 ㉓食醯黃軫——亦爲蟻蟪一類的小昆蟲。 ㉔九猷——昆蟲名。一說“猷”即“蟪”，也稱“蜉蝣”；一種成蟲期壽命很短的小昆蟲。 ㉕贅芮——蚊屬昆蟲。芮，即“蛄”，同“蛄”。體形似蠅而小，褐或黑色，雌蟲刺吸人和牲畜的血液。贅，目眩，以蛄羣飛舞貌爲義。 ㉖腐蠃——一種小甲蟲，亦稱“輿父”。腐，謂其長於腐瓜之中。 ㉗地臯——草名，即“茜草”，也稱“茹蘆”，其根可作絳紅色染料。亦謂“地血”，古人認爲這是動物膏血所化，故名。“臯”爲“膏”之通假。 ㉘鄰——爲“葬”、“磷”的借字。即磷火。 ㉙野火——即磷火，俗稱鬼火。 ㉚鷗——一種屬鷹科的鳥類。鷗——鳥名，亦稱“晨風”或“鷗風”，形狀似鷗。 ㉛布穀——鳥名，即大杜鵑。 ㉜久——謂時間長。一說“久”爲“之”字之誤。 ㉝蛤——蛤蜊，生活於淺海泥沙中，古人認爲是燕雀秋冬季節南飛入海所變。 ㉞鶡——鶡鶡。 ㉟朽瓜——腐爛的瓜。 ㊱莧——莧菜。一說“莧”爲“莞”，爲莎草科植物，俗名水葱、席子草，可用來編製草席。 ㊲渝——母

羊。 ③喜爰之獸——傳說中的獸名。《山海經·南山經》：“喜爰之山，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長毛），其名曰類，自爲牝牡相生也。”自孕——指一體兼有兩性，能自行懷孕。 ③鴝——亦稱白鴝，古人認爲這種鳥不需雌雄交配，只要眼睛對視，便能卵育。 ④純雌——純粹都是雌性的種羣。大腰——指龜繫之類。 ④稚蜂——一種小蜂。疑即“蜾蠃”，體青黑，細腰，常用泥土在牆上或樹枝上做窩，捕螟蛉爲幼蟲的食物。古人不了解這個情況，誤認爲蜾蠃都是雄性，不會生育，以螟蛉爲子。 ④思——想念，愛慕。感——交感，相應。關於這兩句，張湛注說：“《大荒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鴝之類也。”可供參考。 ④后稷生乎巨跡——后稷，古代周族的始祖，善于種植五穀，曾在堯、舜時代做農官，教民耕種。相傳他是有邰(tái)氏之女姜嫄踏了上帝的腳跡，懷孕而生。 ④伊尹生乎空桑——伊尹，商初大臣。名伊，尹是官名。相傳伊尹母親懷孕時夢見神仙相告：“石臼出水便朝東跑，千萬莫回顧。”第二天她看見石臼冒出水來，急忙告訴鄰人，一齊東逃。跑出十里，回頭看時，村莊已變成一片汪洋。而她的身體立刻化爲一株中空的桑樹。有莘氏女子採桑，在桑樹中拾到一個嬰兒，就是伊尹。 ④厥昭——蜻蛉蟲。 ④醯鷄——小蟲名，即蟻蠊。古人誤以爲蟻蠊是酒醋上的白霉變成，故稱之爲“醯鷄”。 ④羊奚——植物名，根似蕪菁。比——緊靠。不筍——竹類植物。 ④久竹——久竹和不筍疑爲同一種植物。都是指不發筍的老竹。青寧——蟲名。 ④程——豹。《尸子》云：程，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獬。 ④馬生人——古人以爲馬會生人。《搜神記》云：“秦孝公時有馬生人，劉向以爲馬禍。” ④久——當爲“又”之誤。機——通“幾”，幾微，細微的質素。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①，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②？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③，進乎本不久④。有生則復于不生⑤，有形則復于無形。不生者⑥，非本不生者也⑦；無形者⑧，非本無形者也⑨。生者。理之必終者也⑩。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⑪，畫其

終^⑫，惑于數也^⑬。精神者，天之分(fèn, 憤)^⑭；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⑮，故謂之鬼^⑯。鬼，歸也，歸其真宅^⑰。黃帝曰：“精神入其門^⑱，骨骸反其根^⑲，我尚何存^⑳？”

①響——回聲。 ②終——指道的終結，即提出具體事物都有終結。進——張湛注：“進當爲盡。”本書“進”，多作“盡”解。這裏討論的是具體事物不斷產生和消亡的運動是否有終結的問題，《列子》對此持否定態度。 ③道終乎本無始——道終結在本來就沒有開始的地方。意即物質本原是無限的，本來就無所謂開始，因此也無所謂終結。 ④進乎本不久——道窮盡在本來就沒有具體形態之上。意即只有具體事物才會窮盡，而道是無形無象的普遍物質本原，本來無有，因此不盡。此處“久”當爲“有”，蓋爲“又”字之形誤，而古多以“又”借代“有”。有，指有形態的具體事物。 ⑤復——還，返回。 ⑥不生者——指先有存在而後又死亡的具體事物。 ⑦本不生者——永恒不滅的本體。這兩句意即不要把具體事物同作爲本原的道混爲一談。 ⑧無形者——先有形態而後又無形的具體事物。 ⑨本無形者——無形無象的本體，即天道。 ⑩理——自然的法則。 ⑪恒——長久，固定不變。此處作動詞。 ⑫畫——截止。俞樾《諸子平議》：“畫，止也。” ⑬惑——迷惑。數——指客觀的必然性。 ⑭天之分——殷敬順《釋文》“分”作“久”，“久”爲“又”字形誤，“又”通“有”，故此“分”爲“有”，意即屬有。《淮南子·精神訓》：“是故精神者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正作“有”字。 ⑮真——此處指本源。 ⑯鬼——世俗謂人死後精靈不滅的名稱。《說文》：“人所歸爲鬼，从儿田象鬼頭，从厶，鬼陰氣賊害，故从厶。”《列子》書把“鬼”看作不過是“歸”的另一種說法，以此否認鬼的存在。 ⑰真宅——張湛云：“真宅，太虛之域。”北宋張載提出“太虛即氣”的學說，認爲“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正蒙·太和篇》）。這裏的意思應是同張載相似的，故真宅可謂元氣的本原。 ⑱門——天門，道家謂衆妙之門。王弼注《老子》云：“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故“門”當指元氣變化萬物之始。 ⑲根——此處指物質的本原。 ⑳我——指個人的包括身體和精神的本體。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mǎo）也①，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②，和之至也③；物不傷焉，德莫加焉④。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⑤，欲慮充起⑥，物所攻焉⑦，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⑧；雖未及嬰孩之全，方于少壯⑨，間（xián）矣⑩。其在死亡也，則之于息焉，反其極矣⑪。

①耄——老。《禮記·曲禮上》：“八十、九十曰耄。” ②氣——指人的精神狀態。志——心意所向。 ③和——淳和。 ④德——指具體事物從“道”所得到的特殊規律或特殊性質，亦即“道”的基本特徵和體現。加——增益。此句意為：沒有誰的“德”比這（嬰孩）更高了。 ⑤血氣飄溢——形容血氣溢滿。飄，通作漂，漂浮，搖蕩。 ⑥欲慮——欲望和思慮。 ⑦攻——此處為侵蝕、擾亂的意思。 ⑧物莫先焉——意即：不同外物爭先，因此外物沒有能夠占先的。 ⑨方——比較。 ⑩間——安穩，閑靜。一說“間”應釋為“有差別”。 ⑪極——盡端。這裏指根源，即人所由出的本原自然天道。

孔子游于太山①，見榮啟期（jī，基）行乎郕（chéng，城）之野②，鹿裘帶索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qiāng-bǎo）者④，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⑤，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⑥，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①太山——即泰山，在今山東省中部。 ②榮啟期——《莊子》、《淮南子》等書皆提到此人，蓋為春秋時的隱者。郕——古邑名，春秋時魯國孟氏邑，在今山東省寧陽縣東北。 ③鹿裘——鹿皮衣，也泛指一般比較粗劣的皮衣。帶索——用繩索作腰帶。 ④不見日月、不免襁褓

者——謂尚未出生就死的胎兒和死在襁褓中的嬰孩。 ⑤常——常情。

⑥得——應爲“待”。《太平御覽》四六八及《藝文類聚》四十四引此段皆作“待”。

林類年且百歲^①，底春被(pī,批)裘^②，拾遺穗于故畦^③，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于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④。逆之壠端^⑤，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chuò)^⑥。子貢叩之不已^⑦，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⑧，長不競時^⑨，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⑩，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⑪，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⑫？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⑬？”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⑭。”

①林類——春秋時代的隱士。且——將。 ②底——通“抵”，達到。被——通“披”。 ③故畦——莊稼收割後的田壠。 ④子貢——春秋時衛國人。姓端木，名賜。孔子的學生。 ⑤逆——迎，接。

⑥輟——停頓。 ⑦叩——詢問。 ⑧勤行——努力行事。 ⑨競時——競取時運。 ⑩情——此處指人的慾念，向往。 ⑪吾知其不相若矣——據俞樾《諸子平議》，“吾”下脫一“安”字，應爲“吾安知其不相若矣”，即我又如何知道生與死不是相等的呢？意謂生與死是一致的。不相若，不相等。 ⑫營營——苦苦謀求的樣子。 ⑬愈——較好，勝過。 ⑭不盡——沒有達到極限，即還未達到完美的程度。

子貢倦于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①？”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墳②，睪(gāo, 高)如也③，宰如也④，墳如也⑤，鬲(lì, 力)如也⑥，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⑦。”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⑧；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⑨：‘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徵(jiào, 較)也⑩。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⑪；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游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⑫、矜巧能、修名譽，誇張于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⑬，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⑭。”

①賜——子貢之名。息無所——有人認爲此句接上文之意應作“無所息”；但聯繫下文孔子的回答，似以“息無所”爲是，即休息沒有地方。

②墳——墓穴。 ③睪——通“皋”，近水處的高地。形容高高的外貌。

④宰——亦即“冢”(zhǒng, 腫)，此處含有大的意思。 ⑤墳——本謂隆起地面的土堆，後專指坟墓。 ⑥鬲——古代炊器，有陶製或青銅製，圓口，三足，形如鼎。這裏取它中空和上小下大的外貌來形容坟墓的樣子。

⑦伏——隨便地躺下，和上文君子“息”相對，含有輕蔑的意味。 ⑧佚——通“逸”，安閑。 ⑨晏子——春秋時齊國人。字平仲。歷任齊靈公、莊公、景公時的卿。《晏子春秋》一書出於後人依托。

⑩徵——循，即巡迴之意。此處引申爲循環，復歸。 ⑪非——反對，責怪。 ⑫鍾賢世——此句意爲，熱衷於世事。鍾，專重。

⑬與——贊許。一——前“一”指所謂智謀之士，後“一”指所謂狂蕩之人。 ⑭去——擯棄。

• 12 •

或謂子列子曰^①：“子奚貴虛^②？”列子曰：“虛者無貴也^③。”子列子曰：“非其名也^④，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⑤，失其所矣。事之破礪(huì,悔)而後有舞仁義者^⑥，弗能復也。”

①或——猶言“有人”。 ②奚——何；為什麼。 ③虛者無貴——虛本身是無所謂貴賤的。意即貴賤之分都是人爲的名稱概念，如果有意貴虛，就不合乎虛的道理了。 ④非其名也——不靠人爲的名稱概念而存在的，指道。意即擯除名義概念，才合道的本性。 ⑤取也與也——追求和給予。指熱衷於世俗的得失予取。 ⑥事——事物的自然本性。礪——同毀，即毀壞。舞——舞弄。

粥(yù,預)熊曰^①：“運轉亡(wú,吳)已^②，天地密移^③，疇覺之哉？故物損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虧于彼。損盈成虧，隨世(shèng,生)隨死^④。往來相接，間(jiàn,踐)不可省(xǐng,醒)^⑤，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⑥，一形不頓虧^⑦，亦不覺其成，亦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①粥熊——人名，即“鬻熊”，周代楚的祖先。曾爲周文王之師，封於楚。《漢書·藝文志》道家載《鬻子說》二十二篇。今有《鬻子》一卷，實爲後人偽托。有人認爲《列子》書中《天瑞篇》、《黃帝篇》和《力命篇》中各存有一段鬻熊的言論，當出自《鬻子》原本。 ②亡——通“無”。 ③密移——靜悄悄地遷移變化。 ④世——通“生”。 ⑤間——指每一變化的間隙。省——知覺，醒悟。 ⑥氣——氣化，即陰陽之氣化生萬物的過程。不頓進——不突然地進化，即漸變；而頓進則爲突變。頓，謂時間的暫忽。 ⑦形——形化，即氣化而生萬物後，各種物種一代一代遺傳下去的過程。

杞(qǐ,企)國有人憂天地崩墜^①，身亡(wú,吳)所寄，廢寢

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②，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③，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xiù,袖)，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④，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跼蹐(cí,此)蹈^⑤，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shì,市)然大喜^⑥。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⑦：“虹蜺(ní,尼)也^⑧，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⑨。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⑩。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⑪，有中之最巨者^⑫，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tai,太)遠^⑬；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于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⑭，此一也^⑮。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①杞國——古國名。公元前十一世紀周分封的諸侯國，都城在雍丘，即今河南省杞縣。 ②曉——解釋，開導。 ③屈伸——指身體四肢的彎曲伸展。 ④塊——土塊。 ⑤躇步跼蹐——泛指人的站立行走。躇，與“踱”同。跼，蹐，蹈，頓足踏地。 ⑥舍然——疑慮消除的樣子。舍，通“釋”。 ⑦長廬子——戰國時楚國人，《史記》：“楚有尸子、長廬。”《漢書·藝文志》：“長廬子九篇，楚人。”屬道家流。 ⑧蜺——“霓”的異體字，也稱副虹。有時兩道彩虹同時出現，位於內側的色鮮爲虹，位於外側的色淡爲霓。 ⑨此積氣之成乎天者——《列子》書認爲，陰陽之氣分爲天地兩儀，然後則“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所以這裏說虹蜺、雲霧、

風雨、四時都是由天所形成的積氣；而下文則說山嶽、河海、金石、火木都是由地所產生的積形。

⑩積形——指具有一定體積的形體，如山嶽河海、金石火木等。

⑪空——空間。

⑫有——具體存在的事物。近人有以此文中“空”、“有”二字的用法不見於《爾雅》、《說文》等字書，而斷其為借用佛教名詞者。其實佛教之“空”為萬法因緣所生，自體即空義，而這裏的“空”為空虛能容受之處義，故有所不同。至於此中“有”義，則在《老子》“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中即已出現。

⑬大——通“太”。

⑭彼——指天地不壞。

⑮此——指天地會壞。這兩句意即天地不壞則與人同存，天地壞了則與人同滅，對人來說，天地壞或不壞都一樣。

舜問乎丞曰①：“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②。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③。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④。孫子非汝有⑤，是天地之委蛻也⑥。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⑦，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①舜——傳說中我國原始時代部落聯盟的領袖。姚姓，有虞氏，簡稱虞舜。丞——帝王的輔佐之一。《禮記·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

②委形——意謂人身是自然所付與的形體。委，托付。

③委和——即人的生存是自然所付與的和氣。道家認為，人是由陰陽兩氣衝突調和而產生的和氣所形成的。

④委順——性命是自然所付與的順化。順，調和，和順。指性命是順從自然的規律，自然而然產生的。

⑤孫子——當為“子孫”。

⑥天地之委蛻——子孫是自然所付與的軀壳。即謂子孫由陰陽二氣化生以後的形體遺傳而生，有如昆蟲的蛻化。蛻，蟬的脫殼。

⑦強陽——強，剛健，旺盛。陽，陽氣。這裏指自然界的旋轉運動。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①。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jǐ, 擠)②，二年

而足，三年大穰(ráng)③。自此以往，施及州閭④。”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⑤，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yuán, 元)鑿室⑥，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⑦，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⑧。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⑨，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⑩，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⑪。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wǎng, 枉)己也⑫，過東郭先生問焉⑬。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⑭？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⑮；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⑯，仞而有之⑰，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⑱，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⑲。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

- ①術——這裏指致富方法。 ②給——供給。此處指糧食用物的自給。 ③穰——莊稼豐熟。 ④施——施捨。州閭——鄉里街坊。 ⑤喻——曉悟。 ⑥垣——矮牆。 ⑦未及時——沒有多少時候。 ⑧沒——沒收。居——積蓄，囤積。 ⑨謬——此處意爲欺騙。 ⑩滂潤——灌溉滋潤。 ⑪殃——禍害，災難。 ⑫重罔己——又一次欺騙自己。罔，虛妄。 ⑬過——訪問，探望。東郭先生——複姓東郭，名重，春秋時齊國人，傳說爲隱士。 ⑭庸非——豈非。 ⑮載若形——造就你的形體。“載”通“成”。 ⑯天地萬物不相離也——指天地萬物雖有各自的性質，但又相互聯繫，不可分離。

⑭仞——通“認”。有——據有。 ⑮公道——符合人們公共利益的道理。

⑯公公私私，天地之德——意即：公也好，私也好，都是天地的德行。德，即作為物質本原的“道”的具體表現。《列子》書認為，公與私是密切相聯的，為公固然是天地之德的表現，而為私也同樣是天地之德的表現，因為個人的生命和身體乃是天地的產物，並非個人所有。從本質上說，公與私的性質都是一樣的，至於為公無禍而為私獲罪，這是由於人們不懂天地之德，迷惑於人為製定的“公”或“私”的名稱概念而造成的。

今 譯

列子住在鄭圃，四十年無人賞識他。國王和公卿大夫看待他就如同普通的老百姓。

鄭國遭受飢荒，列子即將離家前往衛國。他的學生說：“先生此去便無歸期，學生冒昧請示，先生將拿什麼來教誡我們呢？先生沒有聽過壺丘子林的言論麼？”

列子笑道：“壺子說什麼呢？雖然這樣，但老師曾經對伯昏瞀人講過話，我在一旁聽見了，現在就試着對你們說說吧。他說，有被他物所生的，有不被他物所生的；有被他物所化的，有不被他物所化的。不被他物所生的能够產生萬物，不被他物所化的能够使萬物變化。被生的事物不得不被產生，變化的事物不得不發生變化。所以事物經常產生，經常變化。所謂經常產生經常變化，便是無時無刻不產生，無時無刻不變化，陰陽呀，四時呀，都如此而已。那不被他物所生的就是獨立永存的實體，那不被他物所化的就是循環往復的運動。循環往復，它的邊際沒有終結；獨立永存，它的規律不可窮盡。

“《黃帝書》上說：空虛的神妙作用，是永恒存在的，這就叫做‘玄牝’。‘玄牝’的門戶，便為天地萬物的根源。它連綿不斷若有若無，既發揮作用又不化費勞力。所以產生萬物的不被他物所生，使萬物變化的不為他物所化。萬物都是它自然產生自然變化，自然出

現形態種類，自然發揮智慧能力，自然衰減自然生長的結果；但若說它有心于產生變化、形態種類、智慧和生長衰減，那就錯啦！”

列子說：“從前，聖人用陰陽兩氣來說明天地萬物的統一。有形之物生于無形之中，那麼天地是從何產生的呢？所以說：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還不見氣；太初，元氣出現；太始，氣開始有形狀；太素，有形之氣又有了性質。這時候，元氣、形狀、性質都已具備，但相互之間尚未分離，所以把它叫做渾淪。所謂渾淪，便是表明萬物渾然一體，不可剖析。看它不見，聽它不到，摸它不着，因此稱之為易。易不具形狀，沒有迹象，變而為‘一’，表示元氣形變開始；再由‘一’分而為陰陽兩氣，其中的少陽“七”又變而為老陽“九”，由此產生天地。‘九’變已到終極，于是重新變而為‘一’，返回元氣形變之始。變化之中，清輕之氣上升成為天，濁重之氣下沉變為地，而陰陽兩氣在相互衝動中形成統一便產生人。所以天地之間包含陰陽精氣，萬事萬物得以化生。”

列子說：“天地沒有萬能的功效，聖人沒有萬能的本領，事物沒有萬能的用處。所以天的職能是覆育衆生，地的職能是承載萬物，聖人的職責是掌管政教風化，事物被各自的性質所制約。這樣，天就有所短，地就有所長，聖人就有閉塞之時，事物就有順通之處。為什麼呢？因為天覆育衆生但不能承載萬物，地承載萬物但不能施行教化，聖人施行教化但不能違背事物的本性，事物的本性被規定後就不能超越各自的名位。所以天地自然的規律，不是陰氣就是陽氣；聖人的教化，不是仁愛就是正義；事物的性質，不是柔弱就是剛強；這都是依據各自固有的性質而不超越各自的限界啊。

“所以有生命，就有產生這生命的；有形狀，就有產生這形狀

的；有聲音，就有產生這聲音的；有色彩，就有產生這色彩的；有滋味，就有產生這滋味的。生命所造就的生物死亡了，但產生這生命的東西却未曾終結；物體所表現的形狀是充實的，但產生這物體的東西却没有形狀；聲音所造成的音響能聽見了，但產生這聲音的東西却未曾發聲；色彩所描繪的畫面是顯著的，但產生這色彩的東西却未曾顯現；滋味所調製的食物被品嚐了，但產生這滋味的東西却未曾呈露。這些，都是那無爲的道的作用啊！它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官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它沒有知覺，沒有能力，但又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列子到衛國去，在路旁喫喝休息。隨行的人發現一具年深月久的死人骷髏。

列子拔去周圍的蓬草，指着骷髏，回頭對一位名叫百豐的學生說：“只有我和他知道，人是不曾有生，也不曾有死的。他死了果真值得悲傷麼？我活着果真值得歡喜麼？”

“世上的物種有多少啊！比如青蛙變爲鵝鶩，得水時變爲澤瀉，生于水土之際變爲青苔，長在乾燥的土崗上變爲車前草。車前草生在肥土中，就成爲烏足草。烏足草的根變爲蟛蜞，葉子變爲蝴蝶。蝴蝶一下都化爲昆蟲，生于灶下，形狀如蛻皮更新，它的名字叫鵝掇蟲。鵝掇蟲千日而死，又化成飛鳥，名叫乾餘骨。乾餘骨的唾沫變爲斯彌蟲。斯彌蟲變成喫醋的頤輅蟲。喫醋的頤輅蟲生喫醋的黃軫蟲。喫醋的黃軫蟲生蜉蝣。蜉蝣生亂飛的蚊蚋。蚊蚋生腐瓜之中的蠶蟲。羊的肝臟化成紅色的茜草根，馬血化爲磷，人血化成野地裏的鬼火。鵠鷹變爲鷗風，鷗風變爲布穀鳥，布穀鳥過了很久又重新變成鵠鷹。燕子變爲蛤蜊，田鼠變爲鵝鶩。爛瓜變爲魚，老韭菜變成莞草。老母羊變成猿猴，魚卵變成昆蟲。豈愛山的獸雌雄

一體，自孕而生，叫做類；河澤邊的鳥兩性相視，便能生育，叫做鷦。純粹都是雌性的龜類叫做大腰，完全都是雄性的蜂類叫做稚蜂。思幽之國，男人相思，無需結婚便能感應；女人懷春，不用交配即可懷孕。古周始祖后稷生于上帝的脚印裏，商初大臣伊尹生于中空的桑樹內。蜻蛉生于潮氣，蟻螻生于酒醪。羊奚草同不發筍的老竹長合在一起，老竹又生出青寧蟲。青寧蟲生豹，豹生馬，馬生人。人死了便散爲細微的質素，重返無窮變化之中。就這樣，天下萬物都產生于這種細微的質素，又返回于這種細微的質素。”

《黃帝書》說：“形體運動不產生形體而產生影子；聲音運動不產生聲音而產生回響；虛空運動不產生虛空而產生實有。”

形體，必然要終結；那麼天地會終結嗎？與我一同終結。是否這種終結也會窮盡呢？不知道啦。“道”本無開始所以無所謂終結，本無形態所以無所謂窮盡。事物的存在將返回不存在，有形體將轉化爲無形體。先有存在而後消滅的事物，並不等于永恒不滅的實體；先有形體而後無形的事物，並不等于無形無象的本原。存在的，按道理必定要終結。終結的不得不終結，正如存在的不得不存在一樣。如果想讓存在永恒，終結停止，這是不懂得自然之理呀！

精神，屬天所有；骨骸，屬地所有。屬天的性質清輕便離散；屬地的性質濁重便聚合。精神離開形體，各自返回它們的根源，所以稱之爲“鬼”。鬼，就是歸，歸返元氣之本。黃帝說：“精神歸入天門，骨骸返回地根，我還有什麼存在呢？”

人從生到死，有四大變化：嬰孩、少壯、老年、死亡。在嬰孩時期，神氣貫注，心意專一，元氣最爲淳和，所以外物不能傷害他，沒有誰的德比這更高了。在少壯時期，血氣漂溢，慾慮充盈，外物便可侵蝕他，所以德就衰退了。在老年時期，慾慮減弱，身體即將安息，

外物便不能占先，雖然不及嬰孩德性的完備，但比起少壯時期要好些。到了死亡時候，人已安息，便返回他的根源。

孔子出游到泰山，看見榮啓期在郕這個地方的野外行走，身穿鹿皮襖，腰繫繩索帶，一邊彈琴，一邊唱歌。

孔子問他：“先生這麼快樂，是什麼原因呢？”

榮啓期回答：“我快樂的原因多着呢！自然生育萬物，只有人最寶貴，而我得以爲人，這是第一值得快樂的。男女差別，在於男尊女卑，所以男人最可貴，我既然得以爲男人，這是第二值得快樂的。人的壽命有時短得死在娘肚裏，死在襁褓中，而我已經歷九十個年頭啦，這是第三值得快樂的。貧困是讀書人的尋常事情，死亡是人生的必然終結。我安處常情，等待終結，還有什麼可憂慮的呢？”

孔子說：“好啊！真是能自我寬慰的人呀！”

林類的年紀快到一百歲了，時逢春天，披着皮襖，在收割後的田壠上揀拾別人遺下的麥穗，一邊唱歌，一邊前進。

孔子去衛國，在原野上望見他，便回頭對學生說：“那個老頭兒可以交談交談。誰試着去問問他？”子貢請求前往。

子貢在田頭迎住林類，對他嘆口氣說：“先生從不覺得懊惱嗎？還這樣邊走邊唱地拾麥穗？”

林類腳不停步，歌不停口。子貢連連向他詢問，他才仰頭回答說：“我有什麼可懊惱的？”

子貢說：“先生年少時不肯努力行事，長大後又不爭取時運，老來沒有妻子兒女，眼看死期將近，還有什麼快樂值得邊走邊唱地拾麥穗呢？”

林類笑道：“我快樂的原因，人人都有，但別人反而以此爲憂慮，正因爲我年少時不肯努力行事，長大後又不爭取時運，所以才能

如此長壽。正因為我老來沒有妻子兒女，眼看死期將近，所以才這樣快樂。”

子貢說：“長壽，是人人都想的；死亡，是個個都厭惡的。您却以死亡為快樂，這是什麼道理？”

林類回答：“死亡相對於生存，一個來一個去，所以死在這裏，又怎知不生在那邊？因此我又如何知道生與死不是一碼事呢？我又怎知苦苦謀求生存不是一種迷惑的表現呢？又怎知我現在死亡不比過去活着更好呢？”

子貢聽了，不明白他的意思，回來告訴孔子。孔子說：“我知道這人是可以一談的，果然如此。但是他所掌握的道理還沒有達到盡善的程度。”

子貢對學習感到厭倦了，便告訴孔子說：“我希望休息一下。”

孔子說：“人生沒有什麼休息。”

子貢說：“那麼我就無處休息了嗎？”

孔子說：“有的呀！你看那個墓穴：那高高聳立的樣子，那寬寬大大的樣子，那岸然隆起的樣子，那與外界隔絕而當中空空的樣子，就知道該在哪裏休息啦！”

子貢說：“死亡真了不起呀！君子在此安息，小人在此匍匐。”

孔子說：“賜，你算明白了。大家都知道人生的快樂，不知道人生的痛苦；都知道老年的疲憊，不知道老年的安逸；都知道死亡是惡事，不知道死亡是休息。晏子說，‘好啊，古人對於死亡的態度！仁德的君子在此安息，不仁的小人在此匍匐。’”

所謂死亡，便是德性的回歸。因此古人把死人叫做歸人。把死人叫做歸人，那麼活人就該是行人了。外出行走而不知歸返，便是拋棄家庭。一個人拋棄家庭，所有世人都會責難他；但天下人都拋棄家庭，却沒有人知道去責難了。有人離開家鄉，辭別親友，

荒廢家業，浪游四方而不知歸返，這是什麼人呢？世人必定把他叫做輕狂放蕩之徒。又有人熱衷世事，自恃巧能，沽名釣譽，誇大鋪張而不知休止，這又是什麼人呢？世人必定認為他是智慧謀略之士。這兩種人，都錯啦！但世人却贊許後一種人而責怪前一種人。只有聖人才知道什麼應該贊許，什麼應該擯棄。

有人對列子說：“您為什麼要以虛為貴呢？”

列子回答：“既是虛，就無所謂貴賤。”

列子說：“要排除人為的名義，莫如保持清靜，莫如保持虛默。恪守清靜虛默，就掌握了道的所在；追求得失予取，就喪失了事物的本性。待事物的本性破毀以後，再來舞弄仁義的說教，是不能使之復元的。”

鸞熊說：“萬物不停運轉，天地暗中遷移，誰能感覺到呢？所以事物在那邊虧損在這裏增盈，在這裏成功在那邊毀壞。損盈成虧，隨生隨死。往來變化，緊密相接，讓人看不出絲毫間隙，誰能感覺到呢？凡是一種元氣不是突然發展，一種形體不是突然虧損，就不感到它的成功，就不覺得它的欠缺。正如人從生到老，面貌、神色、智力、體態沒有一天不在改變；皮膚、指甲、頭髮也一面生長，一面脫落，並非從嬰孩時代就停頓而不改變了。變化的間隙不可察覺，只有等到已經變化之後，人們才能知道。”

杞國有一個人擔憂天會崩塌、地會陷落，自己便無處安身，因而茶飯不進，睡眠不安。

另外有個人又替他的擔憂而擔憂，就前去開導他，說：“天，不過是積聚的氣體，沒有一處沒有積氣，你一屈一伸，一呼一吸，整天在天空裏活動，為什麼還怕它會崩塌呢？”

杞國人說：“天果然是積氣，但日月星辰不會掉下來嗎？”

開導他的人說：“日月星辰不過是積氣當中會發光的，即使掉下來，也不會有什麼傷害。”

杞國人又問：“那麼地陷下去怎麼辦呢？”

開導他的人說：“地，不過是堆積起來的土塊罷了，它充滿四處，沒有一處沒有土塊。你踱步踩踏，整天在地上活動，為什麼要怕它會陷落呢？”

杞國人聽罷，疑團頓消，非常高興；而開導他的人也十分歡喜。

長廬子聽到這件事，笑他們說：“虹霓、雲霧、風雨、四時，這些都是由天所形成的積聚的氣體；山嶽、河海、金石、火木，這些都是由地所產生的堆積的形體。既然知道它們是積聚的氣體，是堆積的土塊，為什麼說它們不會壞呢？天地在無限空間只是一個細微的物體，而在有限的事物中却是最為巨大的東西。它們難以終結，難以窮盡，這是肯定的；人們難以揣測它們，難以認識它們，這也是肯定的。憂慮天地會壞，那實在憂慮得太遠；但斷言它們不會壞，也是不見得正確的。按理說，天地不能不壞，結果總要壞的。如果遇到天地崩陷，為什麼不使人憂慮呢？”

列子聽說，笑道：“說天地會壞的是荒謬的，說天地不會壞的也是荒謬的。它們壞與不壞，不是我們所能知道的。既然如此，那麼天地不會壞是這麼一回事，天地會壞也是這麼一回事。因此人活着不知道死後的情形，死了不知道生前的情形，未來不知道過去的事情，過去不知道未來的事情，那麼天地會不會崩陷，我又為什麼要掛在心上呢？”

舜問身邊輔政的丞道：“道可以獲得並且據有嗎？”

丞回答說：“你的身體都不屬於你所有，又怎能據有道呢？”

舜又問：“我身體不是我的，那麼是誰的呢？”

丞答道：“它是天地所付與的形體。生存也不是屬你所有的，它是天地所付與的和氣。性命也不是屬你所有的，它是天地所付與的順化。子孫後代也不是屬你所有的，他們是天地所付與的蛻變。因此人們行走時不知該去的地方，居住時不知該保持的處所，喫喝時不知該進食的東西。天地運動，全都是氣，又怎麼能够獲得並據有它呢？”

齊國有一個姓國的人非常富有，宋國有個姓向的人十分貧窮。姓向的便從宋國跑到齊國，向姓國的請教致富的方法。

姓國的告訴他：“我善于偷盜。我開始偷盜的時候，一年便可自給，二年便很富足，三年家財大盛；從此以後，還可接濟鄉鄰街坊。”

姓向的聽罷很高興，但只聽見他介紹偷盜的話，却不領悟他說的偷盜的道理，于是翻牆挖壁，凡是眼看見、手摸着的東西，無不撈回家裏。沒過多久，就因盜贓而受到懲罰，連他以前積蓄的財物一併被沒收。姓向的以為姓國的欺騙自己，便前去責怪他。

姓國的問：“你是怎樣偷盜的？”

姓向的訴說了自己的情況。姓國的說：“唉！你誤解偷盜的道理到了這種地步嗎？現在我就告訴你吧。我聽說天有四季節令，地有資源肥力。我偷的是天時地利，雲雨的滋潤、山澤的物產，用來生長我的禾苗，蕃殖我的莊稼，建築我的土牆，興造我的房舍。在陸上偷禽鳥野獸，在水裏偷魚蝦龜鱉，沒有一樣不是偷來的。莊稼、土木、禽獸、魚鱉都是自然界所生，難道是屬於我的嗎？可是我偷天地的物產就不會有災禍；而金玉珍寶、穀帛財貨，都是別人所積聚的東西，難道是天給予你的嗎？你偷了它而被判罪，這該怨誰呢？”

姓向的聽罷，更加疑惑，以為姓國的又在欺騙自己，便去找東郭先生問個究竟。

東郭先生說：“你的一身難道不都是偷來的嗎？偷陰陽和氣來形成你的生命，造就你的形體，更何況那些身外之物哪一件不是偷來的呢？誠然，天地萬物都相互聯繫，不可分離，想把它們認為己有而佔據，都是心性迷惑的表現。姓國的偷盜，符合所謂公道，所以無禍；你的偷盜，是所謂私心，所以獲罪。但不管為公還是為私，都是偷盜；不為公，不為私，也是偷盜。公也好，私也好，都是天地的德性。領悟天地德性的人怎會去考慮：誰是偷盜呢？誰不是偷盜呢？”

黃 帝 篇

黃帝軒轅氏是傳說中中原各族的祖先，至戰國和漢初竟與老子同被尊為道家的創始人，“清靜無為”的治術被說成是他所首倡。本篇有十九個神話和寓言故事，便是以襲用黃帝的“清靜無為”為主旨，專講“養生”和“體道”的，用現代話說，就是論述個人身心修養同掌握客觀規律的關係。

這十九個小故事雖然不相連屬，但可以歸納為四層意思。首先，它借黃帝夢游華胥氏之國後的徹悟，提出“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所謂“至道”，指自然總體及其變化規律。大化流行，瞬息萬變，想依靠常情亦即固定的名詞概念，根本無法把握至道。只有“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即排除個人的一切情欲偏見，保持內心“大清明”的狀態，靠直覺的體驗，方可“通乎物之所造”。“列姑射神人”、“列子師老商”、“列子問關尹”、“列子試射”以及“范氏之子”等五個故事，便是強調順乎自然而無容私，至誠至信可以感物。

但《列子》並非提倡坐而體道，而是認為只有通過長期的實踐，才能達到對至道的直覺體驗，這便是本篇的第二層意思。“梁鸞飼虎”、“津人操舟”、“呂梁濟水”、“痾癘承蜩”等故事描寫的都是終日生活在生產實踐中的下層勞動人民，處身行事無不能自然而然地與客觀規律相契合。

第三層意思包括“海上瀕鳥”、“趙襄子狩獵”、“神巫季咸”等三個故事，是申明養生之道，在於不可有機心，應含藏己意，和同於物，做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第四層意思是說，養生之道還在於謙虛謹慎，“列子之齊”，“楊朱之沛”、“楊朱過宋”、“紀渻子鬥鷄”等故事便旨在強調“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的道理。

最後，本篇談到智力與教化在養生體道中的作用，這就與前期道家的“絕聖棄智”有所不同。不過這裏說的智力不是恃智逞能而是順應自然，如狙公以

智籠羣狙，順其喜怒；這裏說的教化也不應是強人所難而是體順民心，使“四境之內，皆得其利”。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①，養正命^②，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𤑔黝(gān-měi，趕每)^③，昏然五情爽惑^④。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⑤，營百姓^⑥，焦然肌色𤑔黝，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kuì，愧)然讚曰^⑦：“朕(zhèn，陣)之過淫矣^⑧。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于是放萬機^⑨，舍宮寢，去直侍^⑩，徹鐘懸^⑪，減廚膳，退而間(xián，咸)居大庭之館^⑫，齋(zhāi，摘)心服形^⑬，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游于華胥氏之國^⑭。華胥氏之國在弇(yǎn，眼)州之西^⑮，台州之北^⑯，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⑰；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師長^⑱，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shāng，商)^⑲；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⑳，不知向順^㉑，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zhì，智)無瘡(xiāo，消)痒^㉒。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床。雲霧不硯(ài，愛)其視^㉓，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gǔ，股)其心^㉔，山谷不躓(zhì，治)其步^㉕，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㉖，告之曰“朕閑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㉗。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xiá，俠)^㉘。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①戴——尊奉，擁護。

②正命——即性命。俞樾《諸子平議》：

“正當爲生。古字生與性通。” ③焦然——形容面色憔悴。焦，黃黑色。肝鬲——面色枯焦黝黑。 ④五情——喜、怒、哀、樂、怨。亦泛指人的情感。爽惑——錯亂。 ⑤進——通“盡”。 ⑥營——管理。 ⑦喟然——大聲嘆氣的樣子。讚——通“嘆”。 ⑧朕——通“身”，古人自稱之詞。從秦始皇起，才專用爲皇帝的自稱。淫——過度，太甚。 ⑨萬機——古代指帝王日常處理的紛繁的政務。 ⑩直侍——貼身的侍從。 ⑪鐘懸——古代青銅製成的樂器，懸挂於架上，以奏鳴取樂。 ⑫間居——即“閑居”，獨居。 大庭——也作“大廷”，古代朝廷的外廷，在中門（雉門）外，大門（庫門）內。館——公家接待賓客的房舍。這裏指較簡樸的房子。 ⑬齋心——古人在祭祀前清心潔身以示莊敬。這裏指洗心反省。服形——通過修養，消除欲念，使身心順服於道，亦即達到一種忘懷自我的精神境界。 ⑭華胥氏之國——神話中的國名。後人常用此作爲夢境的代稱。 ⑮弇州——古地名。據《淮南子·墜形訓》：“正西弇州曰并土”，則此地應在中原的西面。 ⑯台州——古地名。據《淮南子·墜形訓》：“西北台州曰肥土”，則此地應在中原的西北方向。 ⑰斯——距離。齊——通“臍”，引申爲中央。 ⑱師長——衆官之長。這裏指統治者。 ⑲夭——短命。殤——未成年而死。 ⑳背逆——違背，迂逆。 ㉑向順——委順，趨附。 ㉒擣——搔爬。痠——痠痛。 ㉓殫——通“殫”。 ㉔滑——通“汨”。汨亂，擾亂。 ㉕顛——被絆倒。 ㉖天老，力牧，太山稽——傳說中黃帝的三位輔弼之臣。 ㉗至道——最高深的道。情——普通的情理。 ㉘登假——假，通“遐”，猶言成仙而遠去，爲古代帝王死亡的諱稱。

列姑射(yè,夜)山在海河洲中①，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②，形如處女③；不偃不愛④，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⑤，願慤(què,却)爲之使⑥；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qiān,千)⑦。陰陽常調，日日常明，四時常若⑧，風雨常均，字育常時⑨，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⑩，人無夭惡⑪，物無疵厲⑫，鬼無靈響焉⑬。

①列姑射山——古代傳說中的山名。《山海經·海內北經》：“列姑射，

在海河洲中。”郭璞注：“山名也。山有神人。河洲在海中，河水所經者，《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也。”海河洲——黃河入海口的河洲。

②淵泉——深泉。此處用以比喻心境的沉靜深邃。③處女——這裏形容柔弱虛靜，外物未能傷害。④偃——親近。⑤畏——通“威”，威嚴。

⑥願慤——忠厚誠實。此句意為，忠厚誠實的人甘願為他所利用。

⑦慤——通“蹇”，困難，缺乏。⑧若——順從。⑨字育——養育。字，生育、乳哺。⑩札傷——因遭瘟疫而早死。⑪夭惡——夭折，短命。⑫疵厲——災害，疾病。“厲”亦作“癘”，疫病。⑬鬼無靈響——《老子》說：“以道淊天下者，其鬼不神。”道家認為，按“道”的規律行事，鬼神就無法顯靈。這實際上就是一種無鬼論。靈響，即靈驗，應驗。

列子師老商氏①，友伯高子②，進二子之道③，乘風而歸。尹生聞之④，從列子居，數月不省(xìng,形)舍⑤。因間(jiān,賤)請蘄(qí,其)其術者⑥，十反而十不告⑦。尹生懟(duì,對)而請辭⑧，列子又不命⑨。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nāng,攘)章戴有請于子⑩，子不我告，固有憾于子。今復脫然⑪，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jū,居)⑫！將告汝所學于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⑬，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miǎn,免)而已⑭。五年之後，心夷念是非⑮，口夷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夷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夷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hèng,)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⑯，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yú,魚)，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⑰，骨肉都融⑱；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qiào,

竅)，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jiā,加)時^⑩，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⑪，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⑫。履虛乘風，其可幾(jǐ,寄)乎^⑬？”尹生甚作，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 ①老商氏——當為列子之師壺丘子林。 ②伯高子——當為列子之友伯昏瞀人。 ③進——通“盡”。這裏有完全掌握的意思。道——即道術，指關於“道”的整體觀念，也指按“道”來修行的方法。 ④尹生——姓尹的書生，即下文的章戴。 ⑤省——探望。舍——指尹生自己的家。 ⑥因間——趁機。斬——通“祈”，祈求。 ⑦反——同“返”，歸還，這裏意為來回。 ⑧懟——怨恨。 ⑨不命——不表示意見。 ⑩曩——從前。 ⑪脫然——霍然，輕快。形容怨氣頓消的樣子。 ⑫姬——同“居”，這裏意為坐下。 ⑬若人——此人，指伯高子。 ⑭眴斜着眼睛看。 ⑮庚——通“更”。 ⑯橫——放縱，恣肆。 ⑰心凝形釋——心意凝聚達到忘我之境。 ⑱骨肉都融——骨骼肉體全部融化。以上兩句是形容身心修養到一定程度時所出現的某種精神境界。 ⑲未浹時——指時間短暫。 ⑳片體——意即小小一段身軀。 ㉑節——骨節。這裏骨節對應身軀，以極言其細小的一部分。 ㉒幾——通“冀”，盼望。

列子問關尹曰^①：“至人潛行不空^②，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于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③，非智巧果敢之列^④。姬！魚語女^⑤。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⑥。則物之造乎不形^⑦，而止乎無所化^⑧。夫得是而窮之者^⑨，焉得而正焉^⑩？彼將處乎不深之度^⑪，而藏乎無端之紀^⑫，游乎萬物之所終始^⑬。壹其性^⑭，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⑮。夫若是者，其天守全^⑯，其神無郤(xi,細)^⑰，物奚自入

焉^⑧？夫醉者之墜于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遇(è, 餓)物而不懼(shè, 設)^⑨。彼得全于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于天乎^⑩？聖人藏于天^⑪，故物莫之能傷也。”

①關尹——戰國時期的道家，姓尹，曾為函谷關尹，故稱關尹。他的基本思想同老子一致。現存《關尹子》一卷九篇，系後人偽作。 ②至人——道家用以稱謂道德最高的人。潛行——沒入水中行走。空——通“窒”，即窒礙。

③純氣——純和之氣，指由陰陽兩氣變化所產生的、構成人的自然質性的純淨和氣。守——保持。

④智巧果敢——指智謀、巧詐、果斷、勇敢。 ⑤魚——即“我”。 ⑥色——當為“形色”。

指有形貌聲色的物體。《莊子·達生》同有此段，雖然也作“是色而已”，但向秀注為：“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可見向秀所注《莊子》原本有“形”字，蓋為後人傳抄所脫落。否則此處如僅有“色”字，當成佛教“質礙名色”的概念，似不妥。 ⑦不形——無形無象的東西，指萬物本原的“道”。

⑧無所化——不被他物所化的變化，亦指“道”。 ⑨是——指上面說的自然之理。窮之——謂通曉自然之理，盡量發揮人的自然質性。 ⑩正——通“止”，阻止。《莊子·達生》即為：“物焉得而止焉。”

焉——於此。 ⑪深——通“淫”，即過度，超過節制。 ⑫端——端始，頭緒。紀——即紀綱，指“道”或自然規律。本句意為，把心迹隱匿在無始無終的“道”中。 ⑬游——指心神之游。萬物之所終始——指萬物的本根(道)。因萬物始於此，終於此，故云。

⑭壹其性——使本性專一。意即人的自然質性不要受到外物和欲念的干擾。 ⑮物之所造——造化萬物的東西，指自然。 ⑯天——謂人的自然之性。

⑰神——指心神，神氣。卻——通“隙”，空隙。 ⑱奚——哪裏。表詰問副詞。自——從。 ⑲遇——遇到。懼——“懾”的異體字。恐懼，害怕。

⑳天——指自然天道。 ㉑聖人藏於天——謂聖人把心神隱匿於自然天道之中，亦即達到德性與天道自然冥合的境界。

列禦寇為伯昏無(máo, 冒)人射^①，引之盈貫^②，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③，方矢復寓^④。當是時也，猶象人

也^⑤。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⑥，非不射之射也^⑦。當與汝登高山^⑧，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于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qūn）巡^⑨，足二分垂在外，揖（yī，依）御寇而進之^⑩。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窺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⑪，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xùn，馴）目之志^⑫，爾于中也殆矣夫^⑬！”

①伯昏無人——列子的朋友，與《天瑞篇》中的伯昏瞀人同為一人。

②引——拉弓。盈貫——射箭時，拉足弓弦達到箭頭與弓背相齊的限度。

③鏑矢——即指箭。復——又，重復。沓——會合。這句意為：後面的箭緊接着前面的箭，一支支連續發射出去。

④矢——作動詞用，指箭射出。寓——寄托，此處指箭搭在弦上。本句意為：先前的箭剛剛射出，後面的箭又搭上弓弦。

⑤象人——泥塑木雕之人。⑥射之射——有心為射箭而射箭。

⑦不射之射——無心為射箭而射箭。指心神已超然於射箭這個舉動之外，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⑧當——同“倘”，假如。⑨背遂巡——背對深淵，向後退步。遂巡，却退，欲進不進的樣子。

⑩揖——拱手相請。⑪揮斥——奔放。八極——八方極遠的地方。

⑫怵然——恐懼貌。恂——通“瞬”，眨眼。志——標記。這裏指表情、神色等外部表現。

⑬中——內中。這裏指射箭技術的奧妙。殆——危險。這裏作“差得很遠”解。

范氏有子曰子華^①，善養私名^②，舉國服之^③；有寵于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④。目所偏視^⑤，晉國爵之^⑥；口所偏肥（bī，筆）^⑦，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móu，謀）于朝^⑧。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于前，不用介意^⑨。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⑩。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jiōng）外^⑪，宿于田更商丘開之舍^⑫。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

貧者富。商丘開先窘于飢寒，潛于牖(yǒu,有)北聽之^⑬。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⑭。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⑮，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⑯，衣冠不檢，莫不睥(nè)之^⑰。既而狎侮欺詒(dài,戴)^⑱，攜(tāng,躺)挹(pī,批)揆枕(shèn,甚)^⑲，亡所不爲。商丘開常無愠容^⑳，而諸客之技單^㉑，憊于戲笑。遂于商丘開俱乘高臺^㉒，于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于地^㉓，骹(jī,基)骨無礪(huī,悔)^㉔。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jù,巨)怪也^㉕。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㉖：“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㉗。”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㉘。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㉙。俄而范氏之藏大火^㉚。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㉛，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㉜：“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㉝，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㉞，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于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㉟，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在者^㊱，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㊲，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㊳，怛(dá,達)然內熱^㊴，惕然震悸矣^㊵。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

而揖之。宰我聞之④，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⑤，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zhì,志)之⑥！”

- ①范氏——春秋後期晉國的六大貴族之一。 ②私名——即私客，舊指寄食於貴族豪門的幫閑。 ③國——都城。服——屈服。 ④三卿——卿，西周、春秋時國王及諸侯所分封的臣屬和執掌國家政事的長官，其地位在國君之下而高於大夫和士。此三卿指當時晉國勢力強大的韓、趙、魏三卿。右——古代以右為貴，故以“右”指較高貴和重要的地位。
- ⑤偏視——特別地多看幾眼。表示賞識，看重。偏，着重，特別地。
- ⑥爵之——賜他以爵位。 ⑦偏肥——特別地鄙薄。肥，在這裏音“秕”(bì)，意為輕視，鄙薄。 ⑧侔——相等。 ⑨用——因此。因以。介意——在意。 ⑩殆——幾乎。 ⑪垆——遙遠的郊野。 ⑫田更——老農。 ⑬牖北——朝北面的窗戶。牖，窗。 ⑭假——借。畚——古代用草繩做的盛器。這裏指用來裝行李的草筐。 ⑮繡衣——白色的絹衣。軒——古代一種前頂較高而有帷幕的車子，比較華麗，供高官乘坐。 ⑯黎黑——即“黧黑”。 ⑰睥——輕視。 ⑱詒——通“給”，欺騙。 ⑲搯——撻打。搯——正面推擊。挨——用體側撞擊。枕——擊背。 ⑳愠——含怒，怨恨。 ㉑單——通“殫”，竭盡。 ㉒乘——升，登。 ㉓揚於地——飄飄搖搖地落到地上。 ㉔肌——同“肌”。礪——同“毀”。 ㉕詎——通“巨”。大，特別地。 ㉖淫隈——水特別深的角落。 ㉗泳——潛行水中。 ㉘昉——曙光初現。引申為開始，方才。 ㉙豫——同“與”，參與。次——位次，行列。 ㉚藏——儲存物品的地方。 ㉛埃——塵土。漫——污染。 ㉜謝——認錯，道歉。 ㉝誕——欺騙。 ㉞其，助詞，表示大概，恐怕的意思。 ㉟措——放置。 ㊱迂——違背，阻礙。 ㊲矜——顧惜，慎重。 ㊳追幸——事情過後回想起來才感到慶幸。 ㊴怛然——痛苦悲傷的樣子。內熱——內心焦灼。 ㊵惕然——戰兢恐懼的樣子。震悸——震驚。 ㊶幸我——一名宰予，春秋時魯國人，字子我，孔子的學生。 ㊷六合——指天地四方，即上、下、東、南、西、北。 ㊸小子——這裏指學生。識——通“志”。記住。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鳶者^①，能養野禽獸，委食(sì，四)于園庭之內^②，雖虎狼雕鶚(e)之類^③，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于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鳶曰：“鳶，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于爾也^⑤，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⑥，爲其殺之之怒也^⑦；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⑧，達其怒心^⑨。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⑩，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⑪，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⑫。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chái，柴)也^⑬。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⑭，理使然也。”

①周宣王——西周國王，名靖，周厲王之子。公元前828—前782年在位。牧正——古官名，牧官之長，主管畜牧。②委——托付。此處引伸爲致送。食——通“飼”，給食。③雕——亦作“鵂”，鷹科，大型食肉猛禽。鶚——亦稱“魚鷹”，一種外型較兇猛的候鳥，屬鶚科，與家養捕魚的“魚鷹”(鸕鶿)不屬一類。④孳尾——動物生育繁殖。⑤隱——隱瞞。⑥生物——活的動物。⑦殺之——這裏的之，指前句的“生物”。⑧時其飢飽——根據它飢飽的情況而及時給食。⑨達——這裏有疏導的意思。⑩故——則。殺——指傷害生物，疑“故其殺之”後脫一“者”字。⑪復——指事物發展到一定程度後的回復。即物極必反。⑫中——適中。⑬儕——同輩，同類。⑭願——思戀。

顏回問乎仲尼曰^①：“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②，津人操舟若神^③。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

也，善游者數能^④，乃若夫没人^⑤，則未嘗見舟而謾^(sù, 塑)操之者也^⑥。’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謾^(yī, 伊)^⑦！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⑧，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⑨？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⑩，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⑪。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⑫，惡^(wū, 污)往而不暇^⑬？以瓦摶^(kōu)者巧^⑭，以鈎摶者憚^⑮，以黃金摶者昏^(hūn, 昏)^⑯。巧一也^⑰，而有所矜^⑱，則重外也^⑲。凡重外者拙內。”

①顏回——春秋時魯國人。名回，字子淵。孔子的學生。以德行著稱。早卒。後世尊為“復聖”。 ②濟——渡。觴深——深潭之名，因其狀如酒杯而得名，地在宋國。

③津人——擺渡的船夫。神——神妙。

④數能——很快能學會。數，通“速”，迅速。 ⑤没人——善潛水的人。

⑥謾——立刻。 ⑦謾——感嘆聲，同“噫”或“嘻”，猶“唉”。

⑧與——給予。這裏意為教給。玩——研習。文——指書本上的道理，並沒有付諸實行，得到事實的驗證。 ⑨而——你。固且——尚且。與——同“歟”，表詰問語氣。 ⑩陵——大土山。 ⑪車却——指車子上山坡時向後倒退。却，後退。

⑫方——並列。舍——這裏指心胸。 ⑬惡——何，怎麼。暇——悠閒自如。 ⑭摶——古代的一種博戲，即一方將物品藏起，另一方伸手摸取，相當於“藏鈎”。這裏“摶”作動詞，表示進行這種博戲。

⑮鈎——帶鈎，一般用銀銅或玉製成。 ⑯昏——糊塗，昏昧不明。 ⑰巧——玩博戲的技巧。一——相同。 ⑱矜——顧忌。

⑲重外——指看重身外之物。

孔子觀于吕梁^①，懸水三十仞^②，流沫三十里，鼃^(yuán, 元)鼃^(tuó, 駝)魚鼃之所不能游也^③，見一丈夫游之^④。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bàng, 棒)流而承^(zhēng, 拯)之^⑤。數百步而出，被^(pī, 批)發行歌，而游于棠行^⑥。孔子從而問

之曰：“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dǎo,蹈)之^⑦，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⑧，長乎性^⑨，成乎命^⑩，與齋(qí,棋)俱入^⑪，與汨(gǔ,股)偕出^⑫。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⑬，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長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⑭，命也。”

①吕梁——梁，河床中的石坎斷絕水流，形成瀑布的地方。《爾雅·釋水》：“石絕水曰梁。”吕梁，歷史上記載有多處。按本書《說符篇》中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句，則此處吕梁應在魯、衛之間的泗水之上。

②懸水——即瀑布。③鼃——爬行動物，形似鼃而大。鼃——爬行動物，亦稱“揚子鱉”，短吻，體長約兩米。

④丈夫——古時候用來稱呼成年男子。⑤並流——傍着河流。并，通“傍”，挨着。承——通“拯”，救。

⑥棠行——即塘下，堤岸下面。張湛注：“棠當作塘，行當作下”。

⑦道——張湛認爲“道當爲蹈”，意即“踩水”。⑧始乎故——指游水的技能開始於人天生的素質。故，原指故舊，故常，這裏指自然生成的素質。

⑨長乎性——謂游水技能隨自身的本性而發展。性，指人的自然質性。

⑩成乎命——聽任自然之理而成功。命，這裏指的是自然界的某種必然性。《列子》認爲，命，即必然性是客觀存在的，只有盡量發揮人的自然質性，才能同它相契合。

⑪齋——“齊”的繁體字。通“齊”，即“臍”，中央。喻漩渦下旋的中心似臍。

⑫汨——疾湧而出的水流。

⑬私——指個人的好惡。

⑭所以然而然——指蹈水全憑自然，以達到神妙的境地。

仲尼適楚，出于林中，見猗(jū,居，又讀gōu,溝)偃者承蜩(tiáo,條)^①，猶掇之也^②。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繫垸(huán,環)二而不墜^③，則失者錙銖^④；

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⑤；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櫟株駒^⑥；吾執臂若槁木之枝^⑦。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⑧。其痾僂丈人之謂乎^⑨！”丈人曰：“汝逢衣徒也^⑩，亦何知問是乎？修^(dī, 敵)汝所以^⑪，而後載言其上^⑫。”

- ① 痾僂者——彎腰駝背的人。承蜩——用頂端塗着樹脂的竹竿黏捉蟬。蜩，即蟬。 ② 掇——拾取。 ③ 纍垤二而不墜——在竹竿頂端疊放二顆彈丸而不墜落。纍，爲“累”的異體字，堆疊。垤，通“丸”，小圓球形的物體。 ④ 錙銖——錙，銖都是古代很小的重量單位，有說一錙爲四分之一兩，而六銖爲一錙。比喻極微小的數量。 ⑤ 十一——十只裏有一只，意即數量很少。 ⑥ 櫟株駒——豎起的殘斷樹樁。株駒，斷樹樁。 ⑦ 執臂——舉起手臂。 ⑧ 疑——疑似之間。意謂相似原本作“凝”。俞樾、陶鴻慶皆爲此字實作“疑”。張湛注：“意專則于神相似者也。”可見其所見本正作“疑”。 ⑨ 丈人——古時對老年人的尊稱。 ⑩ 逢衣——同“逢掖”。古代讀書人所穿的一種袖子寬大的衣服。後作爲儒生的代稱。 ⑪ 修——通“滌”，清洗；修除。 ⑫ 載——通“再”。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①，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②。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③，至爲無爲^④。齊智之所知^⑤，則淺矣。

- ① 漚——通“鷗”。 ② 住——同“數”。 ③ 至言——最高深的語言。去言——擯棄語言。 ④ 至爲——最卓絕的行爲。 ⑤ 齊——限定。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于中山^①，藉^(jiè, 介) 芘^(réng, 仍) 燔^(fán, 凡) 林^②，扇^(shān, 山) 赫百里^③。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

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①。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②，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③，問子夏曰^④：“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⑤，和者大同于物^⑥，物無得傷闕者^⑦，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剗(kā, 枯)心去智^⑧，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⑨。”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⑩。”文侯大說(yuè, 月)^⑪。

① 趙襄子——即趙無卬。春秋末年晉國大夫。趙鞅之子。曾聯合晉國韓、魏二卿擊敗知伯。三家分晉。狩——冬天打獵。一般用放火燒草樹的辦法來驅逐野獸。中山——古國名。春秋末年鮮虞人所建。戰國時，其活動中心在今河北省定縣。

② 藉蒺——踐踏亂草。蒺，同“芴”，亂草。

③ 扇——通“煽”。扇動，播揚；引申爲熾盛。赫——顯耀，形容氣勢很盛。

④ 若無所經涉者——指走過火燒的地方，安然無恙。

⑤ 嚮——方才。

⑥ 魏文侯——戰國時魏國的建立者，公元前446年—396年在位。曾因改革政治，獎勵耕戰，使魏成爲戰國初期的強國。

⑦ 子夏——春秋時晉國人，一說衛國人。卜氏，名商。孔子學生。魏文侯尊爲老師。

⑧ 夫子——指孔子。

⑨ 和者——得純和之氣的人。大同於物——身心同外物融合一致。

⑩ 傷闕——傷害，阻礙。

⑪ 剗心去智——剔除思慮，擯棄智巧。剗，剔淨。

⑫ 試語之有暇矣——試着說說還是可以的。意即只能說不能行。

⑬ 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孔夫子能這樣做，但他更能不去這樣做。因爲孔子的儒家學說是堅持積極用世的，而不偏於獨善其身，所以子夏這樣說。

⑭ 說——通“悅”。喜悅。

有神巫自齊來處于鄭^①，命曰季咸^②，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③，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

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④，未既其實⑤，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⑥？而以道與世抗⑦，必信矣⑧。夫故使人得而相汝⑨。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⑩，見濕灰焉⑪。”列子入，涕泣沾衿⑫，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⑬，罪乎不誼(zhèn, 振)不止⑭，是殆見吾杜德幾也⑮。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chōu, 抽)矣⑯。灰然有生矣⑰，吾見杜權矣⑱。”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⑲，名實不入⑳，而機發于踵㉑，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㉒。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㉓，吾無得而相焉㉔。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朕(zhèn, 振)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㉖。鯢旋之潘(pán, 盤)爲淵㉗，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㉘，沃水之潘爲淵㉙，汙(guī, 鬼)水之潘爲淵㉚，雍水之潘爲淵㉛，汙(qiān, 干)水之潘爲淵㉜，肥水之潘爲淵㉝，是爲九淵焉㉞。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㉟。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㊱，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㊲。吾與之虛而猗(wēi, 委)移㊳，不知其誰何㊴，因以爲茅靡㊵，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后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cuān, 飢)㊶，食(sì, 四)

狶(xī, 息)如食人②, 于事無親, 雕瑑(zhuàn, 撰)復朴③, 塊然獨以其形立④; 怱(fēn, 芬)然而封戎⑤, 壹以是終⑥。

①神巫——古代自稱能以舞蹈降神的人, 主職奉祀天帝鬼神及為人祈福禳災, 並兼事占卜, 星曆之術。一般女巫稱“巫”, 男巫稱“覡(xī)”。

②命——命名。季咸——姓季名咸, 巫師。傳說為春秋時鄭國人。

③期——作動詞用。約定時日。猶“預言”。④無——應為“貫”。貫通, 貫習。“無”通“毋”, 而“毋”與“毌”近, “毌”為“貫”的古字, 因誤。

⑤既——盡。這裏有達到的意思。實——歷來有釋為“實質”, 也有釋為“事實”, 這裏以作“事實”為妥。未既其實, 即沒有達到事實的驗證。⑥衆雌而無雄, 而又奚卵焉——兩句意為: 只有很多雌性而無雄性, 又怎能卵育繁殖呢?《列子》認為, 只通曉道之名相, 而未能身體力行, 得到事實的驗證, 就無從體現對道的掌握, 正如只有衆雌而無雄性, 就不能生殖一般。

⑦世——世俗的東西。這裏指巫術一類的無稽之談。抗——匹敵。

⑧必信矣——必定會顯露自己的內情。信, 通“伸”, 表白, 呈露。⑨夫故——這個緣故。相——相面, 算命。

⑩怪——怪異, 指死亡的徵兆。⑪濕灰——被水浸濕的灰不能復燃, 喻壺子不能復生。⑫衿——同“襟”。古代衣服的交領, 引申為胸襟。

⑬地文——土地的紋理, 亦即土地的外貌。道家以地為陰、為靜、為濁重, 故以寧靜不動作為土地的外貌。此處用來形容壺子的神氣凝寂沉靜, 如同地貌深重。⑭罪——當為“萌”字之誤。張湛認為: “罪或作萌”。即萌動。這裏用草木在萌動之際生機未露, 來形容壺子堵塞生機後的狀態。振——通“震”, 動。

⑮殆——僅; 只。杜——堵塞。德幾——指生機。幾, 通“機”, 樞機, 比喻生命運動的關鍵。⑯瘳——病愈。⑰灰然有生——張湛注:

“灰或作全”。本句當作“全然有生”理解, 即整個兒都含有生氣了。

⑱杜權——按歷代注家關於“杜權”的詮釋低悟頗多, 莫衷一是, 此處采《莊子·應帝王》宣穎注: “杜閉中有權變。”即在生氣的閉塞不通之中開始有了轉機。⑲天壤——形容天的柔和之貌。道家認為, 天為陽、為動、為清輕。此處用以形容壺子神氣調諧, 猶如天那樣和美。壤, 柔土, 這裏取柔和之義。

⑳名實不入——名譽和實利都不能侵入。㉑機發于踵——生機從脚跟開始發動。喻陽和之氣的上升。㉒善者幾——發動生氣的樞機。《莊子·應帝王》宣穎注: “善, 即生意。”

②不齊——不端莊整齊。指形體神氣隨意而動，沒有確定的樣子。齊也通“齊”，釋義同上。 ③無得——無法。 ④太沖——極度虛靜。沖，空虛。莫朕——沒有任何固定的迹象。朕，通“朕”，徵兆，迹象。 ⑤衡氣幾——平衡神氣的樞機。 ⑥鯢旋之潘——鯢鯢翻轉而形成的迴旋水流。鯢，雌鯨。潘，通“蟠”或“盤”，迴旋的水流。 ⑦濫水——泛湧的水。 ⑧沃水——從上澆注而下的水流。 ⑨汨水——從側面湧出的水流。 ⑩雍水——泛濫又被雍塞的水流。 ⑪汧水——從地下冒出而後積止的水。 ⑫肥水——不同源而後合流的水。 ⑬九淵——《爾雅·釋水》中亦記載的上述九處深潭。此處遍數九淵，旨在說明雖成因各異，但歸于靜默却是一致的。 ⑭自失——精神上受到沖激而茫無所措。走——逃跑。 ⑮滅——滅迹。指不見踪影。 ⑯未始出吾宗——是指個人德性與自然天道融合無間的境界。宗，根本，即萬物的本原“道”。 ⑰與——應酬，對待。猗移——同“委蛇”，委曲順從貌。 ⑱不知其誰何——不知道那是什麼樣的一個人。指壺子的神神沒有任何可把握的迹象。 ⑲靡——倒下。 ⑳爨——燒火煮飯。 ㉑食豨如食人——飼養豬如同餵養人。形容列子泯滅了貴賤的差別。豨，大豬。 ㉒瑑——玉器上隆起的雕紋。朴——未經加工的木材，引申為質朴。 ㉓塊然——安然無動于心貌。 ㉔紛然——混淆、雜亂的樣子。指外部世界萬象紛呈。封——界域，引申為限定于一定的範圍。這裏指使內心同外物隔絕，道家所追求的一種修養境界。戎——為“戕”之誤。張湛注云：“戎或作戕。”一說“戎”不誤，“封戎”意為“散亂”，指外形不加任何修飾。這裏從張湛說。 ㉕壹以是終——專心于此，保持到最終。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①？”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于十漿②，而五漿先饋③。”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己④？”曰：“夫內誠不解⑤，形謀成光⑥，以外鎮人心⑦，使人輕乎貴老⑧，而整(jī,機)其所患⑨。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⑩，多餘之贏⑪；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shèng, 聖)之主⑫，身勞

于國，而智盡于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⑬！汝處己，人將保汝矣^⑭。”無幾何而往^⑮，則戶外之屨(jù, 巨)滿矣^⑯。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⑰，立有間^⑱，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⑲。列子提履徒跣(xiǎn, 顯)而走^⑳，暨乎門^㉑，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㉒？”曰：“已矣^㉓。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㉔？感豫出異^㉕。且必有感也^㉖，搖而本身^㉗，又無謂也^㉘。與汝游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㉙，盡人毒也^㉚。莫覺莫悟^㉛，何相孰也^㉜。”

- ①方——猶事，故。 ②十漿——十家賣酒漿的店舖。漿，泛指液體，特指酒。 ③饋——贈送。 ④驚已——猶言“自失”。受驚而失去自控。 ⑤內誠——內心的情欲。誠，通“情”。解——懸解，古代道家語，謂哀樂得失無動于心。 ⑥形謀成光——指用儀貌諂媚，舉止逢迎來造成光彩榮耀。形，形體容貌。謀，察伺，引申為逢迎。 ⑦以外鎮人心——靠外表來鎮服人心。 ⑧使人輕乎貴老——使人們輕視于尊重老人。 ⑨整其所患——意為(靠外表來感動外物)就會招致災患。整，同“整”，亂。 ⑩特——僅，只。貨——做買賣。 ⑪贏——盈利。 ⑫萬乘之主——古時一車四馬為一乘。按周制，王畿方千里，能出兵車萬乘，故戰國時的大國也叫“萬乘”，萬乘之主即指大國的國君。 ⑬觀——反觀，指對自身的反省。 ⑭保——依附。 ⑮無幾何——沒過多長時間。 ⑯屨——用麻、葛等製成的單底鞋。 ⑰敦——豎起。蹙——原意迫促，此處用為“抵住”。頤——下頰。 ⑱有間——一會兒。 ⑲賓者——即僎者，替主人迎接賓客的人。 ⑳徒跣——赤脚步行。 ㉑暨——及，到。 ㉒廢——通“發”，發放。藥——藥石。用以比喻規勸別人改過的話。 ㉓已矣——罷了。 ㉔而焉用之感也——你用什麼方法能够如此感化別人的呢？ ㉕感豫——討別人的歡心。豫，悅樂，安適。出異——表現與眾不同。 ㉖且必有感也——如果一定要使別人被自己感化。 ㉗而——你。

身——通“性”。 ②無謂——沒有意義。 ③小言——不合大道的言論。 ④人毒——毒害人心的東西。 ⑤覺——啟發。
⑥孰——這裏訓作“善”。相孰，猶相善，相互得益。

楊朱南之沛^①，老聃(dān,丹)西游于秦^②，邀于郊^③。至梁而遇老子^④。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⑤，進涓(guān,貫)漱巾櫛(zhì,至)^⑥，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⑦，行不間(xián,閑)^⑧，是以不敢。今夫子問矣，請問其過^⑨。”老子曰：“而睢(suī,雖)睢而盱(xū,需)盱^⑩，而誰與居^⑪？大白若辱^⑫，盛德若不足^⑬。”楊朱蹴(cù,醋)然變容曰^⑭：“敬聞命矣^⑮。”其往也，舍迎將家^⑯，公執席^⑰，妻執巾櫛，舍者避席^⑱，煬者避竈^⑲。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①楊朱——戰國初期哲學家，又稱楊子、陽子居或陽生。魏國人。主張“貴生重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沒有留下著作。關於他的片斷史料，散見於先秦諸子書中。沛——沛邑，地在今江蘇省沛縣東。

②老聃——相傳即老子。春秋時期思想家，道家的創始人。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今河南省鹿邑縣東)人。老子學說的內容主要見於《老子》(又名《道德經》)一書，對中國哲學發展有很大影響。秦——古國名，春秋時建都於雍(今陝西省鳳翔縣)，戰國時遷都咸陽。 ③邀——迎候。

郊——泛指城外、野外。 ④梁——即大梁，戰國時魏國首都，今河南省開封市。 ⑤舍——客舍，即旅店。 ⑥涓——通“盥”。盥洗。

這裏指洗臉洗手的水。漱——這裏指漱口用的水。櫛——梳篦。

⑦辭——指言辭的旨意。 ⑧間——通“閑”。空閑。 ⑨過——過失。 ⑩睢睢而盱盱——張目仰視的樣子。形容驕矜自負。

⑪居——相處。 ⑫大白——最潔白的東西。辱——污濁。 ⑬盛德——盛大的德行。上兩句話見於《老子》第四十一章。 ⑭蹴然——

肅然起敬的樣子。 ⑮敬聞命矣——我聽見您的教誨啦！“敬”爲表敬副詞，無實義。 ⑯舍——旅店主人。將——送。家——即旅舍。張湛注：“客舍家也。” ⑰執席——謂恭候于座席旁。 ⑱舍者——這裏指坐着休息的人。避席——古人席地而坐，離坐起立，表示敬畏。 ⑲煬者——烤火的人。煬，烘乾，引申爲烤火。

楊朱過宋^①，東之于逆旅^②。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③：“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①宋——古國名。有今河南東部和山東、江蘇、安徽間地。初建都商丘，戰國初期遷至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 ②逆旅——旅館。 ③逆旅小子——即上文之“逆旅人”。小子是長輩對晚輩，老年對青年的稱呼。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①，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先不己若者^②；柔，先出于己者。先不己若者，至于若己，則殆矣。先出于己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③，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yù, 玉)子曰^④：“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于柔必剛，積于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xiāng, 象)^⑤。強勝不若己^⑥，至于若己者剛^⑦；柔勝出于己者^⑧，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shé, 舌)^⑨。柔弱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

①亦——張湛注：“亦當作易。”即容易。 ②先——指外界的事物。 ③徒——通“途”，道路。在此有道理的意思。 ④粥子——

即鸞熊。注見《天瑞篇》。 ⑤鄉——通“向”，趨向。 ⑥強勝——
靠剛強取勝。 ⑦剛——應爲“戕”(qiāng, 腔)，殘害。張湛注：“必有折
也”，此意與“戕”吻合。 ⑧柔勝——以柔弱取勝。 ⑨折——斷。

狀不必童而智童①，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②，戴髮含齒，倚而趣者③，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④，分牙布爪⑤，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⑥、女媧氏⑦、神農氏⑧、夏后氏⑨，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⑩、殷紂⑪、魯桓⑫、楚穆⑬，狀貌七竅，皆同于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⑭。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⑮，帥熊、羆、狼、豹、貔(chū, 出)、虎爲前驅⑯，雕、鶡(hé, 河)、鷹、鳶爲旗幟⑰，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kuí, 葵)典樂⑱，擊石拊石⑲，百獸率舞⑳；簫韶九成㉑，鳳皇來儀㉒；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㉓。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㉔，亦不假(xiá, 匣)智于人也㉕；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于末世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㉗，其國人數(shuò,

朔)數解六畜之語者^②,蓋偏知之所得^③。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于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chī-mèi,吃妹),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④。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 ①童——爲“同”的同聲假借字。下文“童”字皆同此義。 ②手足之異——指手和腳的功能不同。 ③倚——直立,倚靠。趣——通“趨”,快步行走。 ④傳——通“附”。 ⑤分牙布爪——牙齒分開,腳爪伸張。形容野獸張牙舞爪的樣子。 ⑥庖犧氏——亦稱伏羲氏或犧皇。中國神話中人類的始祖。傳說人類由他和女媧氏兄妹相婚而產生。《史記·五帝本紀》說他首先蓄養牲畜。 ⑦女媧氏——中國神話中人類的始祖。傳說她曾用黃土造人,煉石補天。 ⑧神農氏——傳說中農業和醫藥的發明者,曾嚐百草,教人治病。 ⑨夏后氏——古代部落名,禹乃其酋長。後由他建立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國號“夏”。一般便以夏后氏稱禹。 ⑩夏桀——夏朝末代王。名履癸。殘酷暴虐,後被商湯所滅。他出奔南方而死。 ⑪殷紂——亦稱“帝辛”。商朝末代王。晚年沉湎酒色,橫徵暴斂,終被周武王所滅,兵敗自焚而死。 ⑫魯桓——即魯桓公,春秋時魯國國君。名子允。曾謀殺其兄魯隱公。後其夫人私通齊襄公,齊襄公將桓公灌醉殺死。 ⑬楚穆——即楚穆王,春秋時楚國國君,名商臣,生性殘忍,曾逼死其父楚成王。 ⑭幾——通“冀”,希望,期待。 ⑮炎帝——傳說中上古姜姓部族首領。號烈山氏。相傳少典娶于有嬌氏所生。曾與黃帝在阪泉發生衝突,被打敗。阪泉——古地名。其今地一說在今河北省涿鹿東南;一說在今山西省運城鹽池附近。 ⑯熊——熊的一種,似熊而大,俗稱人熊。貍——獸名。《爾雅·釋獸》:“貍,獾,似狸。” ⑰鷦——鳥名。雉類,羽毛黃黑色,性好鬪。 ⑱堯——傳說中我國原始時代部落聯盟的領袖,曾設官掌管時令,制定曆法。他去世後,即由舜即位。夔——人名,堯、舜時的樂官。典樂——掌管樂律。 ⑲石——古代八音之一,指石製的磬,懸挂于架上,以物擊之而鳴。拊——拍擊。 ⑳率——相從。 ㉑簫韶——虞舜樂曲名。九成——樂曲一終爲一成。九

成猶九章、九閼。②鳳皇來儀——鳳凰來臨是古代傳說中的大祥瑞。鳳皇，同“鳳凰”。儀，禮節，儀式。這裏作動詞用，表示來參加儀禮。

②接——接引，交際。②攝生——保養身體，養生。

②假——通“遐”，遠。②逮——及，到。末世——指一個朝代的末期。這裏含有衰亂的意思。

②介氏之國——這是《列子》中虛構的國名。

②數數——猶汲汲，急迫的樣子，含有勉勉強強的意思。六畜——指馬、牛、羊、豕、犬、雞。

②偏知——片面地了解。

③殊——差異，不同。

宋有狙(jū,居)公者①，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②，充狙之欲。俄而匱(kuì,愧)焉③，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于己也，先誑(kuáng,狂)之曰：“與若芋(xù,序)④，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⑤，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⑥，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⑦，使其喜怒哉！

①狙公——飼養猴子的老頭。狙，獼猴。②家口——一家人的口糧。

③俄而——不久，旋即。匱——缺乏。

④芋——橡栗。

⑤能——智巧。一本“能”作“智”。鄙——鄙俗。籠——籠絡，即以手段拉攏和駕馭他人。

⑥羣愚——古代統治階級認為平民百姓都是愚昧的，因此統稱之為“愚民”。羣，衆多。

⑦名實——指事物的名義和實際。

紀渚(shěng,省)子爲周宣王養鬥雞①。十日而問：“雞可鬥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②。”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③。”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④。”十日又問。曰：“幾矣⑤。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①紀渚子——虛構的人物。 ②虛驕——虛浮而驕矜。恃氣——自負意氣。 ③猶應影響——對其他雞的身影和叫聲還有反應。 ④疾視——怒目而視。 ⑤幾矣——差不多可以了。

惠盎見宋康王^①。康王蹠足聲咳(qīng-kài, 請愾)^②, 疾言曰:“寡人之所說(yuè, 月)者^③, 勇有力也, 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于此, 使人雖勇, 刺之不入; 雖有力, 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 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 擊之弗中, 此猶辱也。臣有道于此, 使人雖有勇, 弗敢刺; 雖有力, 弗敢擊。夫弗敢, 非無其志也^④。臣有道于此, 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 未有愛利之心也^⑤。臣有道于此, 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huān, 歡)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于勇有力也, 四累之上也^⑥。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⑦。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 無官而爲長; 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 誠有其志, 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⑧, 其賢于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⑨, 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①惠盎——人名。亦作惠孟, 與戰國時期哲學家惠施同族, 宋國人。
宋康王——戰國時宋國君。其兄剔成肝殺宋桓侯而自立, 他又殺其兄而自立。後被齊國攻滅, 遂死于魏國。 ②蹠足——頓足。聲咳——咳嗽。 ③說——通“悅”。喜愛。 ④非無其志也——指雖然不敢刺、不敢打, 但並不是本來就沒有這種意圖。 ⑤愛利之心——愛戴和有利他人之心。 ⑥四累——指惠盎先前所說的“勇有力”、“刺不入、擊不中”、“不敢刺、擊”、“根本不存刺擊之心”這四種情況。累, 堆疊。引

申爲層次。 ⑦墨——墨子，名翟。春秋戰國之際的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原爲宋人，後長期居住魯國。 ⑧四竟之內——指全國。竟，通“境”，邊界。 ⑨辯——花言巧語。

今 譯

黃帝登位十五年了，因受到人民擁戴而沾沾自喜，就開始調養身體，娛樂耳目，滿足口鼻欲望，結果弄得面色焦黃，憔悴不堪，頭昏眼花，情懷迷亂。又過了十五年，他因社會的混亂而憂慮不安，就竭盡聰明，使出才智，管理百姓，結果還是弄得面色焦黃，憔悴不堪，頭昏眼花，情懷迷亂。黃帝便高聲嘆氣說：“我的過錯太大啦！只顧調養自己，它的禍害是這樣；用心治理萬物，它的禍害也是這樣。”於是，他放下紛繁的政務，舍棄華麗的宮寢，擯去貼身的侍從，撤掉娛樂的鐘鼓，減少美味的膳食，隱退獨居在外庭的簡陋房舍裏，清心反省，消除肉體的欲念，整整三個月都不過問政事。

有一天，他白日睡覺，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在華胥氏之國漫游。華胥氏之國在弇州的西面、臺州的北部，不知道距離中國有幾千萬里路，並非舟車和腳力所能達到的，只是神魂的漫游罷了。這個國家沒有君主官長，一切聽其自然；人民沒有嗜好欲望，一切聽其自然。他們不知迷戀生存，不知厭惡死亡，所以沒有短命早死的；不知偏愛自己，不知疏遠外物，所以沒有喜愛和憎恨；不知違背迂逆，不知趨附委順，所以沒有利益和禍害。他們全然沒有什麼偏愛吝惜，全然沒有什麼畏懼忌諱，投入水裏不會淹沒，跳進火中不會燒傷；刀砍鞭打無傷痛，指甲搔爬無痠癢；升到天上如同腳踏實地，睡在虛空好似身處床榻。雲霧不能妨礙他們的視線，雷霆無法擾亂他們的聽覺，美惡難以迷惑他們的心境，山谷休想絆倒他們的腳步。這都是神氣在運行罷了。

黃帝夢醒之後，怡然自得，把他的輔佐大臣天老、力牧和太山稽召來，告訴他們說：“我閑居了三個月，清心反省，消除欲念，思考那用來調養身心治理萬物的道理，但沒有獲得它的方法。後來我疲倦而入睡，所夢見的就像這樣。現在我知道，最高深的道是不能依靠普通的情理去求得的。我領會它啦！我獲得它啦！但是我無法把它告訴你們啊！”

又過了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幾乎像華胥氏之國，而黃帝却逝世了。黎民百姓爲他痛哭，二百多年都未停止。

列姑射山在北海的河洲之中，山上有神人居住。他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境像沉靜的深泉，形體似柔弱的處女。他不親不愛，神仙聖人都臣服于他；他不威不怒，忠厚之人都願供他役使。他不施舍不惠贈，但人們的財物都自然充足；他不聚積不徵歛，但自己從不窘困。那裏的陰陽常年調和，日月常年朗照，四季常年隨順，風雨常年均勻，養育常年適時，五穀常年豐收。而且土地沒有瘟疫，人們沒有夭死，萬物沒有災禍，鬼神也失去了靈驗。

列子拜老商氏爲師，與伯高子交友，學得了二位先生的道術，駕御風雲返回。有個名叫尹生的人聽說了，便去伴隨列子居住，好幾個月都不去探望自己的家園。他趁機向列子祈求道術，跑了十回，但十回都得不到列子的傳告。尹生滿腹怨恨，請求辭去，列子又不表示意見。尹生返回家中。過了好幾個月，他想學道的念頭難以打消，又前去跟從列子。列子說：“你爲什麼去去來來這樣頻繁？”

尹生回答：“以前我向先生請教，您不肯相告，我當然對您心懷不滿。現在我的怒氣已消了，因此又來找您啦。”

列子說：“從前我還以爲你通達事理。現在你竟淺薄到這種地

步了嗎？坐下！我要告訴你我從先生那兒學來的東西。自從我事奉先生，與伯高子爲友，三年之後，心中不敢存念是非，口裏不敢言說利害，才得到先生斜看了一眼罷了。五年之後，心中愈加存念是非，口裏愈加言說利害，先生才開始鬆下面孔對我笑笑。七年之後，任憑心中所想，更加沒有是非，任憑口裏所說，更不涉及利害，先生才開始讓我和他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放縱心思去想，放縱口頭去說，也不知我的是非利害是什麼，也不知道別人的是非利害是什麼；也不知道先生是我的老師，伯高子是我的朋友；內心的存想和外界的事物一切都窮盡了。

“這以後，我眼睛的作用像耳朵，耳朵的作用像鼻子，鼻子的作用像嘴巴，全身各部位沒有什麼不相同的。於是心意凝聚，形體消散，骨骸血肉全與自然融爲一體；感覺不到身體所倚靠的、脚下所踩踏的，任隨風吹而東西飄蕩，猶如枯葉乾殼。竟然不知道是風乘着我呢？還是我乘着風呢？”

“而你現在在我的門下當學生，還沒有多少時間，就再三地怨恨遺憾。這樣的話，你小小一個身軀靈氣也不能接受，你短短一節骨頭土地也不肯承載。想要乘風凌空，怎麼辦得到呢？”

尹生聽罷，十分慚愧，好久連大氣也不敢出，沒敢再多說話了。

列子問關尹：“道德最高的人潛行水裏不會窒息，投入火中不會燒傷，騰空行走在萬物之上而不恐懼，請問他們依靠什麼能達到這種地步？”

關尹回答說：“靠的是保持純和之氣，而絕非靠智巧果敢之類。坐下！我告訴你。凡是有面貌、形象、聲音、色彩的，都是物。物與物的性質憑什麼相差很遠呢？又有什麼物能够比他物優越呢？都是物罷了。但是事物產生于無形無象的道，又消散于不被他物所化的道，獲得這條自然之道並能充分發揮它的人，外物怎能阻礙和制宰

他呢？

“他將把身體處于永遠適宜的限度，而把心神隱匿在循環無際的變化裏，並暢游在萬物的本原之中。純化他的本性，涵養他的元氣，保持他的德性，依靠這些來通向自然。像這樣的人，天性完善，心神純全，外物又從何處侵入呢？酒醉的人從車上摔下來，雖然受傷但不死亡。他的骨骼筋節與別人都一樣，但損害却與別人不同，原因在於他的心神純全。乘在車上也不知道，摔下車子也不覺曉，死生驚懼的念頭一點兒也不侵入他的心胸。由於這個緣故，所以遇到危險而不感到恐懼。他得到酒的保全都可以這樣，更何況得到自然之道的保全呢？聖人把心神隱匿在自然之道中，所以沒有什麼外物能夠傷害他。”

列子為伯昏無人表演箭術。他拉足弓弦達到箭頭與弓背相齊的程度，並放一杯水在握弓那只手的臂膀上。只見他開始發射，一支支箭連續飛去，後面的箭簇緊追着前頭的箭尾，前一支箭剛剛射出，後一支箭又搭上弓弦。這時候，列子形神凝聚，就像泥塑木雕一般。

伯昏無人說：“你這樣還屬於有心為射箭而射箭，並沒有達到無心為射箭而射箭的地步。假如我同你攀登高山，腳踏危崖，面臨幾十丈的深淵，你還能這樣射箭嗎？”於是，伯昏無人就帶他攀登高山，腳踏危崖，面臨幾十丈的深淵。伯昏無人背對深淵，向後退步，腳掌有一半懸在崖外，然後對列子拱手作禮，請他上來。

列子卻嚇得趴在地下，冷汗一直流到腳跟。伯昏無人說：“那些道德最高的人，能夠窺探於青天之上，潛沒於黃泉之下，奔縱於荒遠之地，而神氣絲毫不變。但現在你却恐懼得直眨眼睛，你對於射箭的奧妙還差得很遠啊！”

范家有個兒子名叫子華，喜歡收養游士俠客，全城的百姓都屈服于他的勢力。他得到晉侯的寵愛，雖不做官，但地位比當時的三卿還要高貴。只要是被他眼睛多看幾眼的人，晉國立刻賜之爵位；只要是被他嘴巴多鄙薄幾句的人，晉國馬上將其貶斥。在他廳堂裏來往的人像在朝廷上的人一樣多。子華讓他的俠客們憑智力的高下來相互攻擊，靠體力的強弱來相互欺凌，雖然在他面前打得傷殘流血，但他絲毫不放在心上，通宵達旦以此遊戲取樂，使這種殘殺幾乎形成國中的一時風氣。

禾生和子伯是范家的上等門客，有一天外出，途經荒遠的郊野，借宿在老農商丘開的茅舍裏。半夜時候，禾生、子伯兩人一齊在談論子華的名望和勢力，說他能使生者滅亡，亡者生存，富者變窮，窮者變富。商丘開正好困于飢寒，躲在朝北的窗口下聽到了這番談話；于是，他就借了糧食，挑着裝行李的草筐，來到子華門下。

子華的門徒都是達官顯貴的子弟，穿着白色的絹衣，乘坐華麗的馬車，走起路來從容不迫，兩眼朝天。他們瞧見商丘開年老體弱，面目黧黑，衣冠不整，都看不起他。接着又圍上來戲弄欺辱，推撞捶打，無所不爲。但商丘開却沒有一點怨恨的樣子，倒是門客們智窮技盡，戲笑也鬧得累了。

于是，他們又帶商丘開一同登上高台。衆人中有的隨意說道：“有誰自願跳下去，賞給他一百金！”大家都假裝着爭先恐後地響應。商丘開信以爲真，就搶先跳下高台。只見他身體好像飛鳥，飄飄蕩蕩地落地，肌肉骨骼毫無損傷。范家的門客以爲這是偶然的，並不感到特別奇怪，便又指着河灣邊的深水潭說：“那裏面有寶珠，潛入水底就可得到。”商丘開又聽從他們的慫恿，潛入水底。待他露出水面，果然取得了寶珠。這時候，大家才開始感到驚疑。子華這才讓他加入了喫肉穿綢的上客行列。

沒過多久，范家的貯藏庫發生大火災。子華說：“誰如果能入

火搶救錦緞，根據救出的多少論功行賞。”商丘開面無難色，衝進大火，來回奔跑，塵埃不沾染，身體不燒焦。這一來，范家門客都認為他是有道術之人，一齊向他道歉說：“我們不知道您有道術而欺騙了您，不知道您是神人而侮辱了您，但您却毫不怨恨，大概您把我們都視為傻瓜，視為聾子，視為盲人了吧。我們冒昧向您請教這種道術。”

商丘開說：“我哪有道術？即便我自己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盡管如此，這裏有一點倒可以試着對你們說說。先前，你們的二位門客寄住我家，我聽見他們誇耀范家的勢力，說他能使生者滅亡，亡者生存；能使富者變窮，窮者變富。對此，我深信不疑，毫無二心，所以就不怕路遠，來到這兒。來到以後，我又以為你們這伙人的話都是事實，唯恐相信它還相信得不徹底，實行它還實行得不及時，所以就不考慮身體應在哪里安放，不知道利害應從哪裏着眼，只是心意專一罷了。這樣，外物就沒有來阻害我的，如此而已。

“現在我才知道你們這伙人欺騙我，我便內心隱藏着猜疑，身外注意着觀聽，暗暗慶幸往日沒有被燒焦、溺死，想起來就痛苦得內心焦灼，恐懼得胆戰心驚，今後難道還可以再接近水火嗎？”

從此以後，范家的門客在路上遇見乞丐馬醫之類的貧賤人，再也不敢侮辱了，一定要下車向他們拱手敬禮。

宰我聽說這件事，便來告訴孔子。孔子說：“你不知道嗎？最誠實的人，可以感化外物。他們震動天地，感化鬼神，縱橫六合，而沒有阻礙，難道僅僅只是腳踩危崖、身入水火而已嗎？商丘開相信那些虛假的事物尚且能無所阻礙，更何況我們都是堅守誠信的呢？這點你們要牢牢記住！”

周宣王的牧正有一個役夫名叫梁鳶，善于飼養野生的禽獸。他在園庭裏餵飼它們，即使像虎、狼、鵬、鸚一類的兇猛動物，也無

不對他溫柔馴順。這些禽獸，雌雄交配繁殖，生下成羣的後代。不同種類，混雜居處，從不搏鬥相咬。周宣王恐怕這種技術在梁鳶身上終結了，便命令毛丘園來繼承它。

梁鳶說：“我，一個下賤的役夫，有什麼技術可告訴你呢？但又怕國王說我對你隱瞞，姑且說說我飼養老虎的方法。大凡順着它就歡喜，違逆它就發怒，這是有血氣的生物的天性。但是歡喜或惱怒難道是隨便發作的嗎？這都是由依順或違逆所觸發的。給老虎餵食，我不敢拿活生生的動物給它吃，怕它因奮力咬殺活物而引起怒氣；我也不敢拿整個兒的動物給它吃，怕它因使勁撕碎食物而引起怒氣。要知道它飢飽的時刻，順着它喜怒的性情。虎與人各屬不同的種類，但能使它喜愛飼養它的人，是由于依順了它。而造成它殺傷生物的原因呢，是由于違逆了它。既然這樣，我難道敢于違逆它而使它發怒嗎？但我也不一味依順使它歡喜。因為歡喜過度反過來一定會發怒，而惱怒至極反過來又經常會歡喜，這兩種做法都不適中。現在我心裏沒有違逆它或依順它的想法，于是鳥獸看待我，就如它們的同類一般。所以游玩在我的園庭裏的動物，不思念高林曠澤；安睡在我的園庭裏的鳥獸，不懷戀深山幽谷，就是這個道理使它們這樣的。”

顏回向孔子問道：“我曾經在一個叫做觴深的深潭中渡水，擺渡的船夫駕馭小船的技術簡直出神入化。我問他：‘駕船的技術可以學嗎？’他說：‘可以。能游水的人可以教；善于游水的人很快就能學會；至于能潛水的人，即使從來沒有見過船只，但立即就可駕馭它。’我再追問，他就不吭氣了。冒昧請教先生，他說的是什麼意思呢？”

孔子回答：“唉！我教你研習那些道理的詞句已經很久啦，但從未得到事實的驗證，又何況掌握道的本身呢？能游水的人可以教，是因為他把水看得很輕；善于游水的人很快就學會，是因為他不把

水放在心上；至于能潛水的人從未見過船只但能立即駕馭它，是因為他把深潭看做像土山一般，把渡船的傾覆看做像車子從山坡上倒退一般。萬物傾覆倒退同時呈現在他面前，但絲毫不能打動他的內心。像這樣的人，無論到什麼地方怎能不從容有餘呢？

“用瓦塊做賭注，技術發揮得一定巧妙；用銀銅做賭注，心裏就害怕；用黃金做賭注，頭腦都會昏昧糊塗。賭博的技巧本來一樣，但有時却有所顧惜，原因就是把外物看得很重，凡是看重外物的人內心就會笨拙。”

孔子在呂梁觀望，只見飛瀑直下二十多丈，流沫衝出三十里，即便是鼃鼃和魚鼃也不能游渡。他看見一個漢子在水裏漂游，以為是有痛苦而想自殺的人，連忙派學生沿着河岸跑去拯救他。誰知道漢子游了幾百步遠又從波濤中鑽了出來，披頭散髮唱着歌，在河堤下游逛。

孔子追上去問道：“呂梁飛瀑二十丈，流沫三十里，連鼃鼃魚鼃也不能游渡。方才我看見你跳到水裏，以為你心懷痛苦想要自殺，派學生沿河跑來救你。你出水以後又披著頭髮，邊走邊唱，我又以為你是鬼呢。再一察看。却是人。請問，踩水有道術嗎？”

那漢子回答：“沒有，我沒有道術。我不過是‘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罷了，和漩渦一同卷進去，又隨湧流一齊衝出來。我順從河水的規律而不憑個人的好惡，這就是我能出沒水中的原因。”

孔子問：“那麼，什麼叫做‘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呢？”

漢子回答：“我生在河邊而習慣于河邊，這是天生的素質，所以叫做‘故’；我長在水裏而習慣于水裏，這是自身的本性，所以叫做‘性’；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游水却自然而然地能游水，所以叫做‘命’。”

孔子前往楚國，經過樹林中，看見一位駝背的老漢正在黏蟬，竟像隨手拾取一般容易。孔子嘆道：“太巧妙啦！您有道術嗎？”

老漢回答：“我有道術。經過五、六個月，我練到在竹梢上疊放兩顆彈丸而不墜落，那麼能逃走的蟬就很少了；疊放三顆彈丸而不墜落，那麼十隻裏面只能逃走一隻；疊放五顆彈丸而不墜落，捉蟬就像隨手拾取一樣了。我身體站着，如同直立的樹樁；我伸出手臂，好像枯樹上的朽枝。雖然天地廣大，萬物繁多，但我只看見蟬的翅膀；我不回頭不側視，不容任何事物來分散我對蟬翼的注意力。這樣，為什麼還會捉不到蟬呢？”

孔子回頭對學生們說：“用心專一，就能接近神奇的程度。這就是駝背老翁所說的道理啊！”

老漢說：“你們是穿着寬衣大袖的讀書人，也懂得過問這些嗎？清除你們那套仁義禮樂說教，然后再談論上面這些道理吧！”

海邊住着一位喜歡海鷗的人，每天早晨划船去海上，同海鷗一起玩耍，飛來的海鷗常不止上百隻。他父親說：“我聽說海鷗都愛跟你在一塊兒玩耍，你捉幾隻來，我要玩玩。”第二天他來到海上，海鷗都在空中飛舞，沒有一隻肯飛下來了。

所以說，最高深的言論要擯棄語言，最卓絕的行為要無所作為。只限于一個人的智巧所知，那就失之淺薄啦！

趙襄子率領十萬人馬在中山國大舉狩獵，踐踏亂草，焚燒樹林，熾烈的火勢烜赫百里。忽然有一個人從懸崖的石壁中鑽將出來，隨着煙火灰燼上下飄浮。大家見了都說那是鬼怪。

大火燒過，那個人徐徐地走了出來，好像方才沒有經歷過什麼事情。趙襄子十分奇怪，將他留住。慢慢察看，見他形貌顏色和七竅是人，氣息聲音也是人。問他憑什麼道術能居住在石壁裏面？又

憑什麼道術能投入大火之中？那人却反問道：“什麼東西叫做石壁？什麼東西叫做火？”

襄子說：“剛才你所出來的地方，就叫石壁；剛才你所涉歷的東西，就是火。”

那人說：“不知道。”

魏文侯聽了這件事，問子夏：“他究竟是什麼人？”

子夏回答：“根據我聽到的孔夫子的言論所知，保全純和之氣的人，身心同外物融合一致，沒有什麼東西能傷害和阻礙他，在金石裏走動，在水火中跳躍都可以。”

文侯問：“那麼你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子夏回答：“剔淨思欲，擯除智慧，我還不能辦到。盡管如此，但試着談談這些道理還是可以的。”

魏文侯又問：“那麼孔夫子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子夏回答：“孔夫子能這樣做，但是他更能不去這樣做。”

魏文侯聽罷，非常高興。

有一個神巫從齊國來到鄭國，名叫季咸，善于推算人的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所預言的歲、月、旬、日，無不應驗如神。鄭國人看見他，都嚇得紛紛避開。列子見了他，却羨慕得心醉神迷，回來告訴老師壺子，說：“原先我以為先生的道術是最高深的，可是現在却有比您還要高深的。”

壺子說：“我教你通習了道的名相，但還沒有經過事實的驗證，更何況掌握道的根本呢？這正像只有很多雌性而無雄性，又怎能卵育繁殖呢？你既然拿道去同世俗的東西相抗衡，必定會顯露內心的真情，這就是巫師能拿你來算命的原因。你試着帶他一道來，拿我的相貌讓他看看。”

第二天，列子帶他來見壺子。他走出屋子對列子說：“唉呀！你

的先生要死啦，活不了啦，過不到十多天啦！我看見怪異的徵兆，看見他的氣色像濕灰一般。”

列子走進屋，悲傷哭泣，淚水沾襟，把這番話告訴了壺子。壺子說：“剛才我向他顯示了像大地那樣凝寂沉靜的外貌，氣息萌發在既不振動也不止息之間。他這是只看見我堵塞了生機。你再試同他來一次。”

第二天，列子又帶他來見壺子。他走出屋子對列子說：“幸運呀！你的先生多虧碰上了我。他的病好啦，整個兒都有生氣啦，我看見他的神氣在閉塞之中有了轉機啦！”

列子進屋告訴壺子。壺子說：“剛才我向他顯示了像天壤那樣柔和美好的外貌，虛名和實利都不能侵入，而生機從腳跟開始向上發動，這便是閉塞之中的權變。他只看見我發動了生機。再試着與他一道來。”

第二天，列子又同他見了壺子。他出來對列子說：“你的先生坐在那兒，形神恍惚不定，我無法拿他來相面。等他端正了，我再來給他看。”

列子進去告訴壺子。壺子說：“剛才我向他顯示的是沒有任何迹象的極度虛靜，他這是看見我平衡神氣的樞機了。鯨鯢翻騰形成的迴旋水流為深潭，靜止的水形成的迴旋水流為深潭，流動的水形成的迴旋水流為深潭，漫溢的水形成的迴旋水流為深潭，從上瀉下的水形成的迴旋水流為深潭，從側面湧出的水形成的迴旋水流為深潭，泛濫後又被壅塞的水形成的迴旋水流為深潭，從地下冒出而匯集的水形成的迴旋水流為深潭，不同源而合流的水形成的迴旋水流也為深潭，波流雖然變化多端，但都不離靜默的深潭，這些就是九淵。你再試着帶他一同來。”

第二天，列子又帶他來見壺子。他站立未定，就驚慌失色而逃。壺子說：“去追他！”列子追去但沒有趕上，回來報告壺子說：“已

經不見踪影啦，已經跑失啦，我追不上他。”壺子說：“剛才我向他顯示了我還不曾從道的本原中產生出來的樣子。我虛心而隨順地應付他，以至于他不知道我究竟是什麼東西，以為我是茅草隨風而倒，以為我是波浪逐水而流，所以就嚇得逃跑啦！”

這以後，列子認為自己還不曾學到什麼，就返回家中，三年不出門。為他的妻子燒火煮飯，飼養豬如同侍候人。對任何事物都不親不近，去除雕琢，返樸歸真，安然無動于衷，獨以形體存在。雖然萬物紛呈，但內心與世隔絕，專心守一，以此終生。

列子前往齊國，中途返回，遇見伯昏瞀人。伯昏瞀人問他：“為什麼事情回來？”

列子答道：“我受到驚駭啦！”

伯昏瞀人問：“你為什麼驚駭呢？”

列子回答：“我在十家賣酒漿的店舖裏喝酒，就有五家爭着不收錢白送給我喝。”

伯昏瞀人說：“原來如此，這有什麼值得你驚駭的呢？”

列子答道：“內心情欲不能解除，便會舉止俗媚，外表光鮮，靠這外表來鎮懾人心，就會使人們輕于尊敬老者，而招來自己的禍患。賣酒漿的人只不過做做羹食之類的生意，賺些盈餘下來的小利，他們獲得的利益如此菲薄，掌握的力量如此輕微，但還這樣敬待我，更何況那些擁有兵車萬乘的大國君主呢？他們為國家操勞身心，為政事竭盡智力，一定會委任我以國事，考核我的功效，我因此就感到驚駭啦！”

伯昏瞀人說：“好啊，你對自身的觀察！你安居以後，人們將會來依附你了。”

沒過多久，伯昏瞀人去看望列子，只見廳堂的門外擺滿了鞋子。他朝北站着，豎起拐杖抵着下巴。站了一會兒，不說一句話就

走了出去。迎候賓客的人告訴列子。列子慌忙提著鞋子，赤腳追到大門口，問道：“先生既然來了，就不留下點規勸的話給我當做藥石嗎？”

伯昏瞽人說：“罷了。我本來就告訴你，人們要來依附你，果然來依附你啦。並非你能使別人來依附你，而是你不能够使別人來依附你。那麼你究竟用了什麼辦法能如此地感化別人呢？靠討取別人的歡心而表現得與眾不同。而你一定要感化別人，只會因此被外物動搖自己的本性，這樣又有什麼意義呢？同你來往的人，不能告訴你什麼有益的東西，他們所說的那些細巧媚惑不合大道的言論，盡是毒害人心的貨色。和他們在一起，不能相互啟發，使人覺悟，又有什麼可相互得益的呢？”

楊朱往南去沛邑，老子西游去秦國。在郊野迎候，到大梁遇見了老子。老子半路上仰天嘆道：“開始我還以為你是可以教誨的，現在看來是不可教誨了。”楊朱默默不答。

來到旅舍，楊朱給老子送進洗手漱口的水和面巾梳篦，然後把鞋子脫在房門外，雙膝跪地前行，說：“方才老先生仰天嘆道：‘開始還以為你是可以教誨的，現在看來是不可教誨了。’學生想請教老先生這句話的含義，但行走不得空閑，所以不敢動問。現在老先生得閑啦，請問我有什麼過失？”

老子回答：“你高視闊步，眼中無人，一副了不起的樣子，誰還能同你在一塊兒相處呢？記注，最潔白的東西好像污濁，道德高深的人看上去好像很不够。”

楊朱肅然起敬，變了臉色說：“敬聽您的教誨了！”他去沛邑的時候，旅店主人將他迎進送出，老闆恭候於座席旁，老闆娘為他送面巾梳篦，坐着休息的人見了他慌忙離座起立，向着竈口烤火取暖的人見了他馬上讓出灶頭。等他從沛邑返回的時候，旅客就敢同他

爭搶坐席啦。

楊朱路經宋國，向東到一家旅店求宿。旅店主人有兩個妾，一個容貌美麗，一個面目丑陋。可是丑女地位尊貴而美女却地位低賤。

楊朱向店主打聽其中的原因。店主回答說：“那個美的自以為很美，我倒不知道她美在哪裏；那個丑的自以為很丑，可我也不知道她丑在哪裏。”

楊子說：“學生們記住！做了好事但不自以為做了好事，這樣的人，到哪里會不被人愛戴呢？”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叫做柔弱，不常勝之道叫做剛強。這二者顯而易見，但人們多不知道。因此上古有句話說：強，是認為外界的事物都不如自己；柔，是認為外界的事物都超過自己。外界的事物不如自己，待到它同自己相當了，那就危險啦。外界的事物都超過自己，便沒有什麼危險了。用來戰勝個人身心的是這個道理，用來應付天下事情的也是這個道理，這叫做雖不有意戰勝但自然就已戰勝，雖不有意應付但自然就已應付。

鬻子說：“要想剛，必須靠柔來護養；要想強，必須靠弱來保障。柔積蓄起來必定剛，弱積蓄起來必定強。觀察它們所積蓄的，便可知道禍福的趨向。靠剛強戰勝不如自己的，待到它與自己相當，就會遭殃；以柔弱戰勝超過自己的，那力量便不可估量。”

老子說：“兵馬強大就會被消滅，木頭剛硬就會被折斷。柔弱是生存的道路，堅強是死亡的途徑。”

狀貌不相同的，但智力相同；智力不相同的，但狀貌相同。有最高道德的人看重相同的智力而忽略相同的狀貌；但世人却親近

相同的狀貌而疏遠相同的智力。狀貌與我相同的，就親近並喜愛他；狀貌與我相異的，就疏遠而畏懼他。有七尺高的身軀，手脚功能不同，頭上長髮，口中含齒，能直立行走的，稱做人，但人未必沒有獸心；雖然有獸心，但因為狀貌相同就互相親近。身上長翅，頭頂生角，張牙舞爪，高高飛翔或俯着身子奔跑，叫做禽獸，但禽獸未必沒有人心；雖然有人心，但因為狀貌與人相異就遭到疏遠。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頭虎鼻，他們都長着與人不同的狀貌，却有着最高尚的德性。夏桀、殷紂、魯桓公、楚穆王，狀貌七竅，都與人相同，但他們却懷着禽獸之心。世人偏守着同一的狀貌來尋求最高的智慧，這是很難辦到的。

黃帝與炎帝在阪泉的原野上打仗，率領熊、羆、狼、豹、狸、虎擔任前驅，鵠、鷗、鷹、鳶作為旗幟，這是用威力來使用禽獸。堯帝派夔掌管樂律，擊拍石磬，百獸相率起舞；簫韶之曲奏了九閔，鳳凰飛來朝見，這是以音樂來招集禽獸。既然如此，禽獸之心為什麼與人不同呢？只是它們的形貌聲音與人相異，因而人們不懂得和它們交往的辦法而已。唯有道德最高的人沒有什麼不知道的，沒有什麼不通曉的，所以能夠招引並使用它們。

禽獸的智力自然有與人相同的地方，它們都要爭取生存，這方面的智力也絕不低于人：雌雄相配偶，母子相親暱；避平川依險峻，躲寒冷趨溫暖；安居則成羣體，行走就有行列；弱小的住在裏面，強壯的守在外邊；飲水就相互提携，吃食就呼喚伙伴。在太古時代，它們就與人一同居處，與人並肩行走。當帝王統治的時代，它們才開始見人就驚駭散亂。到了天下衰亂的末世，它們更是隱伏逃竄，躲避災禍。現在東方的介氏之國，那裏的人民還能勉強地懂得馬、牛、羊、猪、狗、鷄這六種家畜的語言，那是片面地認識所得到的。

遠古時代的聖人，完全地知道萬物的性情、狀態，全部懂得異

類的鳴音、叫聲。要會見，它們就聚集；要訓練，它們就接受，把它們當做人民看待。因而，先朝會鬼神魑魅，然後才招致八方人民，最後再聚集禽獸昆蟲。這說明有血氣的種類本性智力都相差不遠。神聖的人懂得這個道理，所以被他們所教化訓練的就沒有什麼遺漏的了。

宋國有一個飼養猴子的老頭兒，很喜歡猴子，在家裏養了一大羣。他能了解猴子的性情，猴子也懂得依順老頭兒的心意。他寧肯減少家人的口糧，來滿足猴子的口腹。

不久，糧食快要吃光了，他打算限制猴子的食量，又恐怕猴子們不肯馴服，就先欺騙它們說：“給你們吃橡栗，早上三顆，晚上四顆，够了嗎？”

猴子們一聽，都亂蹦亂跳地發怒了。

過一會老頭兒又說：“給你們吃橡栗，早上四顆，晚上三顆，總够了吧？”

猴子們聽了，都趴在地上十分歡喜。

事物所以能用智巧或鄙俗方法來籠絡，都是像這個道理。聖人以智慧駕馭愚昧的凡民，也如同養猴老頭用智巧來籠絡猴子們。名義和實際都不虧損，但能使他們或是歡喜或是惱怒啊！

紀消子為周宣王飼養鬥鷄。過了十天，周宣王問他：“鷄可以鬥了嗎？”

他回答道：“不行，它正驕矜而恃氣。”

過了十天再問他，回答：“不行，對其他鷄的影子和鳴叫仍有回應。”

過了十天再問他，回答：“還不行，它依然怒視而盛氣。”

又過了十天問他，回答：“差不多啦，別的鷄雖然鳴叫，但它已

經無動于中啦。看上去好像木鷄，它的德性完備啦。別的鷄沒有敢同它鬪的，看見它就掉頭逃走啦！”

惠盎拜見宋康王。宋康王頓足咳嗽，急躁地說：“寡人所喜歡的，是勇武有力，不喜歡搞什麼仁義之類。你將拿什麼來教寡人呢？”

惠盎回答：“我有道術，使人雖然勇武，但刺我不進；雖然有力，但打我不中。大王難道對此不感興趣嗎？”

宋王說：“好！這正是寡人所想領教的。”

惠盎又說：“刺我不進，打我不中，這對我來說還是一種恥辱。我還有道術，能使人雖然有勇，但不敢刺我；雖然有力，但不敢打我。不敢刺不敢打，但並非本來沒有這樣的意圖。我還有道術，可以使他根本就不存刺人打人的念頭。不存這種念頭，還未嘗有愛護和有利他人之心。我還有道術，管教天下的男男女女無不歡歡喜喜地都願意愛護和有利他人。這種道術比勇武有力高明，遠在剛才說的四種辦法之上。大王難道對此不感興趣嗎？”

宋王說道：“這正是寡人所希望得到的。”

惠盎應道：“孔丘和墨翟就是啦！這兩人沒有土地，但被視為君王，沒有官爵，但被視為尊長。天下的男男女女無不伸長頭頸跼起腳跟，希望安養和有利于他們。現在大王是擁有兵車萬乘的大國之主，如果有此志向，那麼四境之內，人民都能得到它的好處。這與孔丘、墨翟相比，又要高明得多啦！”

宋王無言以應。惠盎快步走了出去。宋王對身邊的人說：“真算得上能言善辯了，他用這來說服寡人啦！”

周穆王篇

本篇有八個故事，似乎都在用“如夢如幻”說明世界萬物的虛妄不實。既有周穆王西游而悟存亡變化皆在須臾，又有老役夫夢為人君其樂無比；既有樵鹿之爭以說明覺夢難辨，又有華子病忘強調夢則返真；並通過“古莽”等三國對“覺”與“夢”的概念差別表明，是夢非夢，只在于個人的習慣和成見。正因為如此，有人認為本篇宗旨不過是對佛教“幻化生滅”說的一種剿襲。

其實，只要比較一下，便可發現兩者有本質的差別。首先，“佛說晝夜夢中等無異”（《沮竭優婆夷品》），在于從“因緣法”上徹底空掉事物的本質和規律，萬物空無自性，于是客觀實在變成了人們主觀幻覺的結果。然而《列子》是在肯定世界物質本體的前提下來談覺與夢的。它借“老成子學幻”的故事說明，“造物者”（物質本體）難窮難終，而“因形者”（具體事物）則隨起隨滅，後者相對於前者，可謂幻化。其主旨在于強調，不要為事物表面的紛紜變化所迷惑，而須把握道之本質。“逢氏之子”和“燕人哭晉”的故事便是概括了這層意思。

其次，本篇並沒有把覺醒與夢幻混為一談，只是針對人們平素認為覺醒時的一切認識都真實無誤，而夢幻時的一切想象都虛妄不經的常識，提出覺醒時有夢幻（即錯誤虛假的認識），而夢幻時有覺醒（即源于事實的想象）。為了進一步闡明兩者的關係，本篇又試圖解釋成夢的原因。它認為“神遇為夢，形接為事”，事是指形體與外物的接觸，夢雖是一種精神活動，但“晝想夜夢，神形所遇”，事又是夢的根源。接着它依《周禮·春官》所說，將夢分為“六候”，其下還有一段論夢與生理、心理狀況的文字本自戰國秦漢時的《靈樞經》，此經為祖國醫學基礎理論的重要文獻。《列子》能利用當時自然科學所能達到的水平，對人的認識能力和形神關係作認真探索，確屬難能可貴。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①，入水火，貫金石；反山

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硤(ài,愛)^②。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③。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④，引三牲以進之^⑤，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xiāng,想)^⑥，王之嬪御臙惡而不可親^⑦。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è)之色^⑧，無遺巧焉。五府爲虛^⑨，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⑩，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⑪，施芳澤^⑫，正娥眉，設笄(jī,基)珥^⑬，衣阿錫^⑭，曳齊紈^⑮。粉白黛黑，佩玉環，雜芷若以滿之^⑯；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⑰。月月獻玉衣，旦旦荐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qū,屈)^⑱，騰而上者，中天乃止^⑲。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⑳，望之若屯雲焉^㉑。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㉒，鈞天、廣樂^㉓，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㉔。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㉕，悸而不凝^㉖。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㉗，王若殞虛焉^㉘。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fēi,肺)^㉙。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㉚。”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恒有^㉛，疑暫亡^㉜。變化之

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③？”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④，右服藹(huā, 滑)騮而左綠耳^⑤，右驂赤驥而左白梁(yì, 逸)^⑥，主車則造父爲御^⑦，高矜(tài-bīng, 太丙)爲右^⑧；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qú-sōu, 渠搜)氏之國^⑨。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⑩，具牛馬之湏(dòng, 洞)以洗王之足^⑪，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ē)^⑫，赤水之陽^⑬。別日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后世^⑭。遂賓于西王母^⑮，觴于瑤池之上^⑯。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西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wū, 烏)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于樂^⑰，後世其追數吾過乎^⑱！”穆王幾(qǐ, 起)神人哉^⑲！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cū)^⑳，世以爲登假焉。

①西極之國——古代對於玉門關(今甘肅省敦煌縣西北)以西地區的總稱，包括亞洲中西部、印度半島、歐洲東部和非洲北部。化人——有幻術的人，亦稱“眩人”或“幻人”。②礙——阻礙。③易人之慮——改變他人的想法。④推——辭讓。路寢——古代君主處理政事的宮室。⑤三牲——古代指用于祭祀的牛、羊、豬。⑥廚饌——食物。壤——類似壤土的臭氣。饗——通“享”，享用。⑦嬪御——妃嬪。⑧赭——紅土，引申爲赤褐色。堊——白色土，引申爲白色。⑨五府——國家收藏財貨的五個府庫。殷敬順《釋文》：“《周禮》：太府掌九貢九職之貨賄，玉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膳府主四時食物者也。”⑩終南——即終南山，在今陝西省西安市西南。⑪簡——選擇。鄭——古國名，在今河南省新鄭縣一帶。衛——古國名，在今河南省沁陽縣一帶。娥媿——儀態美好貌。媿，古方言謂女子的妖美。靡曼——柔弱。⑫芳澤——化妝用的脂膏。⑬筭——簪子，用來插住挽起的頭髮。珥——珠玉耳飾。⑭阿錫——古代一種輕細的絲

織物名。一說“阿錫”應為當時齊地東阿（即今山東省東阿縣）所產的細布。

⑮齊紵——齊地出產的白細絹。 ⑯芷——香草名，即白芷。若——香草名，即杜若。 ⑰《承雲》、《六瑩》、《九韶》、《晨露》——皆為傳說中的古曲名。 ⑱祛——衣袖。 ⑲中天——猶言半空。

⑳據——所憑靠的基礎。 ㉑屯雲——積聚的雲層。屯，聚。 ㉒清都、紫微——神話傳說天帝居住的地方。 ㉓鈞天廣樂——神話傳說中天上的音樂。鈞天，原指天之中央。 ㉔蘇——打柴草。引申為柴草。

㉕骸——原指脛骨，這裏泛指人身所有的骨節。六藏——即六臟。“藏”與“臟”通。 ㉖悸而不凝——因為心悸而不能專注。 ㉗移——推。

㉘殞虛——從虛空裏墜落。殞，通“隕”，墜落。 ㉙睥——原意為曝曬，引申為晒乾。 ㉚默存——內心默念。 ㉛聞——習慣。恒有——經常實有的事物。這裏主要指周穆王自己的宮殿、花園、嬪妃、膳食等。

㉜暫亡——暫時的虛無的東西，指化人向周穆王展示的幻景。

㉝模——指用普通的智力和形象去捉摸。 ㉞命駕——命人駕車，即動身前往之意。八駿——指下面所說的周穆王的八匹名馬。傳說中八駿名稱的說法不一，這裏取《穆天子傳》的說法，即“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騂騄、綠耳。” ㉟服——古代一車駕四馬，居中的兩匹叫服。鸛騄——即騂騄。鸛，也作“鸛”，古“騂”字。 ㊱驂——一車四馬中的兩旁兩匹馬。白渠——周穆王八駿之一。有的古書作“白犧”、“白儀”。

㊲主車——主坐車輛的人，在中位。應為穆王本人。故原文在“車”後可能脫漏“王”字。造父——人名。古代善于駕馭馬車的人。為周穆王駕車西游巡狩。 ㊳高偁——人名，也為周穆王之善御者。 ㊴巨蒐氏之國——即“渠搜”，西戎國名。《禹貢》所指古西北戎族織皮、崑崙、析支、渠搜，原分佈在黃河上游及甘肅西北部，後逐漸東遷，春秋時分屬秦、晉等國。 ㊵白鵠——白天鵝。 ㊶漣——乳汁。 ㊷崑崙——山名。在今新疆、西藏間，西接帕米爾高原，東延入青海境內。阿——曲隅。此處指山脚下曲折處。 ㊸赤水——源于崑崙山的水流。但今人多認為《山海經》、《穆天子傳》以及此處所說的“赤水”乃是古人假想中的西方大河，實際上並不存在。陽——北岸。 ㊹封——堆土。詒——通“貽”，遺留。 ㊺西王母——神話人物，民間稱之為“王母娘娘”。古代畫象中或作男性，一般將她作為長生不老的象徵。 ㊻觴——指飲酒。

㊼盈——積累。諧于樂——沉醉于逸樂。 ㊽其——揣測之詞，表示大

概或可能。數——責備。 ④幾——通“豈”，難道。 ⑤但——通“徂”，死亡。

老成子學幻于尹文先生^①，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于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②，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③，因形移易者^④，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⑤，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fān-jiao，帆較）四時^⑥；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⑦，故世莫傳焉。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⑧，其功同人。五帝之德^⑨，三王之功^⑩，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①老成子——人名。戰國時宋國人。尹文——戰國時期哲學家。其學說與黃老刑名之學相近。《漢書·藝文志》著錄《尹文子》一篇，列入名家。現存上、下兩篇，一般認為是魏晉間人偽托。

②徂西——前往西方。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所載，老子西游，出函谷關而“莫知其所終”。“徂西”之事當本此說。

③窮——窮究。數——原指定數，即不可違抗的必然性。此處指規律而言。

④因形移易者——根據事物形狀的不同而隨之更改變化。

⑤造物者——創造化育萬物的，原謂天地自然，此處當指萬物的本原也即“道”。巧——機巧。妙——變化的微妙。

⑥幡校——意即變亂交錯。幡，通“翻”，翻轉，顛倒。校，亦作交，交錯。

⑦著——通“著”，顯明。⑧密庸——暗暗地發生作用。密，《玉篇》：“止也，默也，深也。”庸，通“用”，發生作用。

⑨五帝——中國傳說中的上古五位帝王。一般指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

⑩三王——指夏禹、商

湯、周文王。

覺有八徵^①，夢有六候^②。奚謂八徵？一曰故^③，二曰爲^④，三曰得^⑤，四曰喪^⑥，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⑦。奚謂六候？一曰正夢^⑧，二曰噩^⑨夢^⑩，三曰思夢^⑪，四曰寤夢^⑫，五曰喜夢^⑬，六曰懼夢^⑭。此六者，神所交也^⑮。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烈；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于天地，應于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灼^⑯（*ruò*弱，又讀*rè*熱）^⑰；陰陽俱壯^⑱，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⑲，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⑳，飛鳥銜發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㉑，歌舞者哭^㉒。子列子曰：“神遇爲夢^㉓，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㉔，信夢不達^㉕；物化之往來者也^㉖。古之真人^㉗，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①覺——睡醒。指人的清醒的狀態。徵——迹象。②候——占驗，即對事物預測後的應驗。③故——事故。④爲——作爲。

⑤得——獲得。⑥喪——喪失。⑦形所接也——形體與外物相接觸所產生的。⑧正夢——指在一般正常精神狀態下做的夢。

⑨噩夢——謂因驚愕而夢。噩通“噩”。⑩思夢——因思念而夢。

⑪寤夢——指人在清醒時由于某種影響而處於一種出神的狀態所出現的夢境。⑫喜夢——因喜悅而夢。⑬懼夢——因恐怖而夢。

⑭神所交也——精神與外界相交感而產生的。⑮燔——燒。灼——同“熬”，燒。⑯陰陽俱壯——人體內以陰陽調和適中爲佳，如陰陽都很亢盛，則產生衝突，所以夢見生死相殺。

⑰沈——同“沉”。⑱藉

帶——睡在衣帶上。藉，坐臥其上。 ⑩飲酒者憂——據陶鴻慶說，句首當有“夢”字。此句意即：夢見飲酒，醒來就會憂慮。 ⑪歌舞者哭——句首也應有“夢”字，意即夢見歌舞，醒來就會哭泣。以上兩句指人們的情緒在夢中達到極端，便會在覺醒時走向反面。 ⑫遇——相契合。 ⑬信覺——最真實的覺醒。語——用語言表達。 ⑭信夢——最真實的夢境。達——靠常情去理解。《列子》中這種“信覺”和“信夢”的精神狀態，有點像《莊子·齊物論》中所說的“大覺”和“大夢”，是道家所追求的一種最高修養境界。 ⑮物化——事物的彼此同化。 ⑯真人——道家稱“修真得道”的人。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①，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②。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③，跨河南北^④，越岱東西^⑤，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⑥，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⑦，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⑧。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⑨。其土氣常燠（yù，玉；又讀ào，傲）^⑩，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①隅——邊遠的地方。或作“角落”。 ②古莽之國——虛構的國名。 ③四海——古代人認爲中國四境都有海環繞。四海，猶言天下，或指全國。齊——通“臍”，正中。中央之國——即指廣義的中國。 ④河——黃河。 ⑤岱——泰山。 ⑥陰陽之審度——應爲“陰陽之度審”。意即，陰陽兩氣的節度分明。審，詳悉，熟究。 ⑦昏明——早晚。分——分界。察——昭著，明顯。 ⑧云爲——《易·繫辭》云：“變化云爲。”後引申爲作爲，言論和行事。稱——例舉。 ⑨阜落之國——虛構的國名。

⑩燠——悶熱。

周之尹氏大治產^①，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②。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惫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③。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官觀^④，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⑤。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⑥。吾晝爲僕虜^⑦，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惫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噉(an 安)嚙呻呼^⑧，徹旦息焉。尹氏病之^⑨，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⑪，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⑫。

①周——古地名，即今陝西省岐山一帶。治產——經營產業。

②趣役者——奔走服役的人。侵晨昏——猶言從早到晚。侵，迫近。

③昔——通“夕”，夜。④燕——通“宴”，宴飲。⑤懃——同“勤”。愁苦。⑥分——一半。⑦僕虜——對僕人的賤稱。⑧噉嚙——說夢話。⑨病——擔憂。⑩苦逸之復——勞苦和安逸的相爲反覆。⑪程——進度或期限，這裏有限度的意思。⑫疾——此處指心情或生活上的痛苦。少——稍。間——指病癒。

鄭人有薪于野者^①，遇駭鹿^②，御(ya, 亞)而擊之^③，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④，覆之以蕉^⑤，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⑥。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⑦：“向薪者夢得鹿而

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矣^③。”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④？詎有薪者邪^⑤？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yān,淹)失鹿^⑥。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⑦，案所夢而尋得之^⑧。遂訟而爭之^⑨，歸之士師^⑩。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⑪。室人又謂夢仞人鹿^⑫。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⑬。”

- ①薪——砍柴草。 ②駭鹿——受驚的鹿。 ③御——迎。
 ④陞——無水的護城壕。此處指乾涸的水溝。 ⑤蕉——《字彙補》云：“薪也。”即柴草。有人訓此“蕉”為“蕉葉”，蓋誤。 ⑥塗——通“途”，道路。詠——原指曼聲長吟。此處當為喋喋不休地說話。 ⑦室人——指妻子。 ⑧直——就是。 ⑨將——抑或；說不定。 ⑩詎——難道。 ⑪厭——通“厭”，安靜貌。 ⑫爽旦——天明。爽，明。
 ⑬案——通“按”，根據。 ⑭訟——爭論是非。 ⑮士師——古官名，掌禁令、獄訟、刑罰。為法官之通稱。 ⑯而與若爭鹿——當作“而若與爭鹿”，因此話對失鹿者而言。 ⑰仞——通“認”，認取。
 ⑱恂——通“循”，依順。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①，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②。謁史而卜之^③，弗占^④；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⑤，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⑥。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

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⑦！”于是試露之⑧，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⑨，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⑩。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⑪。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⑫。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

①陽里華子——虛構的人物。病忘——患了健忘症。②毒——以爲苦。③史——史官，掌管祭祀和記事等。卜——占卜。古人用火灼龜甲，視裂紋以推測吉凶禍福。④占——應驗。⑤自媒——自我推薦。⑥居產——積蓄的財產。⑦庶幾——也許可以。⑧露之——把他放在露天受凍。⑨幽——禁閉。⑩傳世——祖孫相傳。⑪蕩蕩然——渺渺茫茫，空曠高遠的樣子。⑫擾擾——紛亂貌。

秦人逢(páng, 龐)氏有子①，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②。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③，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氣，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④，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⑤。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⑥？今天下之人皆惑于是非，昏于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⑦。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

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③，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xìu, 袖)味^④、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⑤，焉能解人之迷哉？榮(yíng, 營)汝之糧^⑥，不若遄(chuán, 船)歸也^⑦。”

①逢——古姓氏。 ②迷罔之疾——精神失常的病。 ③朽——通“殂(chōu)，腐臭氣。 ④陳——古國名，地有今河南東部和安徽一部分。公元前478年為楚所滅。 ⑤證——通“症”。疾病的症候情況。 ⑥庸——即“庸詎”。何以，怎麼。 ⑦固——乃，就。 ⑧向使——假使當初。 ⑨臭——總指氣味。 ⑩郵——通“尤”，最。因鄆魯多儒士，盛稱仁義，而《列子》書則反對仁義說教，故稱“魯之君子迷之郵者”。 ⑪榮——“贏”的同音通假，負擔。 ⑫遄——急速。

燕人生于燕^①，長于楚^②，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③，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qiāo, 巧)然變容。指社曰^④：“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⑤。指壙曰^⑥：“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è)然大笑^⑦，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慚。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⑧。

①燕——古國名。相當今河北北部和遼寧西端一帶。公元前222年為秦所滅。 ②楚——古國名。戰國時疆域西北到今陝西省商縣東，東南至今江蘇、浙江。公元前223年為秦所滅。 ③晉——古國名。地有今山西大部，河北、河南和陝西各一部。公元前四世紀中葉分為韓、趙、魏三國。 ④社——祭祀土地神的廟。 ⑤涓然——慢慢流淚的樣子。涓，細小的水流。 ⑥壙——同“塋”，墳墓。 ⑦啞然——形容笑聲。 ⑧更——改變。“世德堂”本作“便”。

今 譯

周穆王在位的時候，從遙遠的西方國家來了一個玩幻術的人。他能够潛入水火，穿過金石，顛倒山河，搬移城池；升在空中不會墜落，碰到實物不被阻礙；千變萬化，不可窮盡；既能改變物體的形狀，又可更改他人的想法。穆王敬重他如同敬事神祇，服伺他好像服伺君主，讓出自己最豪華的宮殿給他居住，拿祭祀用的三牲向他享用，挑選能歌善舞的美女供他取樂。

但幻術師却認為周穆王的宮室卑陋不可居住，膳食腥臭不可食用，妃嬪醜惡不可親近。穆王便為他另築新宮，土木工程的精美，色彩裝飾的華麗，沒有比這更好的了。國庫為之耗盡，樓臺方始落成。它高聳千仞，俯臨終南山頂，命名為“中天之臺”。又挑選鄭國、衛國的妖嬈柔媚的處女，濃施脂膏，淡描蛾眉，髮插金簪，耳墜珠飾，身穿東阿織造的絲裙，腰曳齊國出產的絹帶，粉白黛黑，佩玉環，綴芷若，用她們來充實樓館；又演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等優美的樂曲，來供他欣賞。月月奉上玉衣，天天進獻美食，但幻術師仍然不大開心，相當勉強地住進了“中天之臺”。

住了沒有多久，他請周穆王同去游玩。穆王拉着幻術師的衣袖，騰雲而上，飛到半空中方才停下，來到幻術師的宮殿。幻術師的宮殿以金銀構築，用珠玉裝飾。高聳在雲雨之上，却不知下面有什麼憑靠，望去猶如雲層堆積在一起那樣。耳聽目見的，鼻嗅口嘗的，都不是人間所有的。穆王認定這裏就是清都紫微宮，這聲音就是鈞天廣樂曲，是天帝居住的地方。低頭俯視，只見宮殿樓榭宛如層疊的土塊、堆積的薪柴。穆王覺得即便在這兒住上幾十年也不會思念自己的國家。

幻術師又請穆王繼續同游，所到之處，抬頭不見日月，低頭不

見河海。光影照耀之處，使人目眩不能正視；各種音響傳來，使人耳亂無法傾聽。渾身的骨頭和五臟六腑，都悸動得不能凝神專注。穆王心意迷亂，精神虧喪，請幻術師讓他返回。幻術師將他一推，穆王就好像從虛空中墜落下來。

驚醒之後，他所坐的還是先前的地方，兩旁侍候的還是原來的人。再看面前，酒漿還未澄清，菜肴還未乾燥。穆王問剛才從哪里回來，侍從告訴他：“這不過是大王內心的默念罷了。”從此以後，穆王精神恍惚，三個月才復元。

穆王又去問幻術師。幻術師回答：“我同大王不過是神游，身體怎麼會動呢？況且先前所居住的宮殿，與大王自己的宮殿有什麼兩樣呢？先前所游玩的花園，同大王自己的花園有什麼不同呢？大王習慣於那些經常實有的東西，因而對這些暫時的虛無的東西感到疑惑。神氣變化奧妙至極，轉瞬之間，怎能憑人之常情去捉摸它呢？”

周穆王大為高興。他不再關心國事，不再迷戀臣妾，而縱心肆意去遠方遨遊。他命人駕駛由八匹駿馬拉曳的二乘車輛。第一乘服馬兩匹，右為驊騮，左為綠耳；驂馬兩匹，右為赤驥，左為白梁；穆王主車，造父駕馭，商右坐。第二乘服馬兩匹，右為渠黃，左為踰輪；驂馬兩匹，左為盜驪，右為山子；柏天主車，參百駕馭，奔戎右坐。馳驅千里，來到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人獻白天鵝的鮮血供穆王飲用，備牛馬的乳汁給穆王洗腳，款待連及二乘車上的其他客人。

飲血完畢再上行程，於是夜宿崑崙山麓，赤水北岸。第二天登上崑崙山頂，觀看昔日黃帝巡遊四海所起的宮殿，在此堆起土塊作為標記，以傳留後世。然後他們又訪問了西王母，飲酒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穆王吟頌歌謠，穆王賦詩唱和，辭旨哀婉動人。他又向西觀看了太陽落山的地方。一日行程萬里。於是穆王嘆道：“啊呀！我一

人不積些恩德，反而追求逸樂，後代人可能會責備我的過錯了！”

周穆王難道是神人嗎？他在世時能够享盡逸樂，還活到一百歲才死亡，世人都以為他登天成仙了呢。

老成子向尹文先生求學幻術。但過了三年都得不到他的傳授。老成子向他請問自己有什麼過失，並求告退。

尹文先生拱手作禮請他走進內室，屏退左右的人，對他說：“當年老聃去西方游歷的時候，回頭對我說：有生命的氣息，有形狀的事物，都是變幻不定的。天地所肇始的，陰陽所變化的，叫做生，叫做死。窮究自然規律，通達變化之本，根據事物形狀的不同而隨之變化的，叫做化，叫做幻。大自然的機巧奧妙，功效深厚，本來就難以窮盡，難以探究；而根據形體來變化的東西，機巧顯著，功效淺薄，所以隨生隨滅。只有知道幻化的道理同生死的道理原是一樣的，才可向我學習幻術。進一步說，我和你的存在也是幻象，還需要學什麼幻術呢？”

老成子回家後把尹文先生的話深思了整整三個月，于是能自在地掌握存亡命運，隨心地變動四季節令；冬天能起雷霆，夏天能造冰雪；能使天上飛的在地下走，地下走的到天上飛。他終生不露自己的道術，因此世上就沒有流傳。

列子說：“善于幻化的人，他的道術暗暗地發生作用，他的功迹看上去也如同一般的人。五帝的德行，三王的功業，不一定都靠智慧和勇力，或許也是憑借幻化的作用而成就的。誰能猜測到這些呢？”

覺醒有八種表現，做夢有六種占驗。什麼叫八種表現？一叫事故，二叫作為，三叫獲得，四叫喪失，五叫悲哀，六叫歡樂，七叫生存，八叫死亡。這八種表現，是形體與外界相接觸而產生的。什麼叫六種占驗？一叫正夢，二叫噩夢，三叫思夢，四叫寤夢，五叫喜夢，

六叫懼夢。這六種占驗，是精神與外界相交感而產生的。不認識感應和變化的根本，事情來了就會迷惑它所以來的原因；認識感應和變化的根本，事情來了就會知道它所以來的原因。知道事情所以來的原因，就沒有什麼可驚懼的了。

人體的盈虛消長，都與天地相通，與外物相感應。所以陰氣亢盛，就會夢見徒涉大水而感到恐懼；陽氣亢盛，就會夢見走進烈火而被焚燒；陰陽兩氣都亢盛，就會夢見生死相殺。吃得太飽了就夢見送別人東西，肚子太餓就夢見向別人要東西。所以，因脈象虛浮而得病的人，就夢見飛揚；因血氣沉實而得病的人，就夢見溺水。壓着衣帶睡覺就夢見蛇，飛鳥來啣頭髮就夢見飛。氣血將轉為陰冷會夢見火燒，身體將要得病會夢見食物。夢見飲酒，醒來就會憂愁；夢見歌舞，醒來就會哭泣。

列子說：“精神與外界相契合為做夢，形體與外物相接觸為實事。所以白天有想念，夜晚會做夢的原因，便是精神和形體的契合。因此，精神凝靜的人，白天的情思，夜晚的夢魘都會自然消逝。最真實的覺醒不能用語言表達，最真實的夢境無法靠常情通曉，它們是事物彼此同化的結果。古代那些修真得道的人，覺醒時忘懷自己，睡眠時不會做夢，這難道是虛假的嗎？”

遠在西方的南部有一個國家，廣闊得不知道邊界在什麼地方，叫做“古莽之國”。那裏，陰陽兩氣不交合，所以寒暑沒有差別；日月光芒照不到，所以晝夜無法區分。人民不吃飯不穿衣却總是睡覺。五十天一覺，把睡夢裏幹的事情當作真實，把覺醒時看見的東西認為虛妄。

四海之中叫“中央之國”，地跨黃河南北，橫越泰岱東西，有一萬多里之廣。在那裏，陰陽的節度分明，所以一年有一寒一暑；昏明的界限清楚，所以一天有一晝一夜。人民有智慧的，有愚笨的。萬物滋生繁殖，人才技藝多方。有君主臣佐來治理，有禮節法制來維

持。他們的言論和作為多得難以列舉和記載。每天有覺醒有睡眠，認為覺醒時幹的事情是真實，睡夢中見的東西是虛妄。

遠在東方的北部有一個國家叫做“阜落之國”。那裏氣候悶熱，晝夜都有日月光芒的照耀，土地長不出好莊稼。人民吃草根樹果，不知用火燒熟食物。性情很剛悍，強弱相踐踏，以勝者為貴而不崇尚仁義。奔走不停而休息很少，經常覺醒而不睡覺。

周國有一戶姓尹的富人大治家產，手下那些奔走幹活的僕人忙得從早到晚不得休息。有一個老役夫已經累得精疲力竭，反而被派去幹更加繁重的苦工。白天，他呻吟哀叫着去幹活；夜晚，他就昏沉疲倦而熟睡。精神恍惚散亂，夜夜夢見自己當了國王，位居萬人之上，主掌一國之事。游覽宴飲在宮殿樓台之中，恣意尋歡作樂，快活無比。早上醒來便又去幹苦工。有人同情他勤苦來安慰他。他回答說：“人生百年，晝夜各半。我白天做僕人，苦是苦啦；一到夜裏我就做國王，真是其樂無比，有什麼好抱怨的呢？”

那個姓尹的富人整天心裏謀算着世事，考慮着家業，弄得身勞神疲，到晚上也昏沉疲累地睡覺。夜夜夢見給別人當奴僕，奔走幹活，沒有什麼苦事不做的；責罵杖打，沒有什麼侮辱不受的。睡眠時，夢囈呻吟，通宵達旦。姓尹的為之痛苦不堪，便去拜訪他的朋友。朋友說：“你的地位足以榮身，財富也綽綽有余，遠遠勝過別人啦！你夜裏夢見做奴僕，勞苦和安逸相為反覆，這是符合事物規律的常情。你想兼有覺醒時和睡夢中的快樂，怎麼可能得到呢？”

姓尹的聽了朋友的話，便放寬了役夫們幹活的限度，減少了自己思慮的事情，果然他的痛苦就稍微好了一些。

鄭國有個樵夫在山野裏砍柴，遇到一頭受驚的鹿。他連忙迎上去把鹿打死了。恐怕被別人瞧見，就慌慌張張地把鹿藏在一條

乾涸的濠溝裏，上面用柴草遮蓋起來。樵夫高興無比。過了一會兒却找不到藏鹿的地方了。于是以爲剛才做了一場夢，沿途向人訴說這件事。

旁邊有人聽見，就依照他的話找到了那頭鹿。回到家裏，告訴老婆說：“剛才有個樵夫夢裏打死一頭鹿，却忘記了收藏的地方；現在被我找到了，他果真是做了個好夢呀！”

他老婆說：“恐怕是你夢見什麼樵夫得到一頭鹿吧？難道真的有那個樵夫嗎？現在你真的得到了鹿，怕是你真的做夢吧？”

漢子說：“反正我得到了這頭鹿，還管什麼他做夢我做夢呢？”

樵夫回到家裏，對丢失死鹿總感到不甘心。他夜裏真的夢見了藏鹿的地方，還夢見了找到鹿的那個漢子。第二天清早，樵夫就根據所夢見的路徑，尋到了漢子家。于是兩個人爲爭鹿而吵起來，鬧到法官那裏。

法官對樵夫說：“你起初真的得鹿，又妄說是夢；真的做夢看見了鹿，又妄說是事實。他真的取走了你的鹿，你又同他爭鹿。他老婆又說是做夢認取了別人的鹿。可見沒有人真的得到過鹿。現在既有這頭鹿，就一家分一半吧。”

這件案子上報給鄭國的國王。國王說：“哈哈！法官怕也在做夢給別人分鹿吧？”他又去詢問國相。國相說：“夢與非夢，我也無法辨別。想辨別覺醒或做夢，只有黃帝、孔丘才能夠。如今黃帝、孔丘都死了，誰還能分辨得清呢？姑且依法官的判決就可以啦！”

宋國有一個人名叫陽里華子，到中年時害了健忘症，早晨拿的晚上忘記，晚上給的早晨忘記；在路上忘記行走，在屋里忘記就坐；現在記不起過去，以後又記不起現在。全家都爲他的病而苦惱。請卜史爲他占卜。不應驗；請巫師爲他祈禱，禁制不了；請醫生爲他下藥，不見效。

魯國有個儒生自稱能治他的病。華子的老婆兒女情願拿出一半的家產來求取他的方術。儒生說：“這種病本來就不是卦兆所能占驗的，也不是祈禱所能解除的，更不是藥石所能攻治的。我試着感化他的心神，改變他的思慮，也許可以使他痊癒吧！”

於是，把他放在露天，他冷了就要求穿衣；不給送飯，他餓了就要求吃食；幽禁在暗處，他受不了就要求光亮。儒生高興地告訴他兒子說：“疾病可以治好啦！但我的方術是保密的，祖孫相傳，不告外人。請屏退在旁侍候的人，讓我單獨同他在內屋住七天。”家人聽從了他。都不知道他在裏面施展些什麼法術，竟使多年的疾病一下子都根除了。

華子醒悟過來，就大發雷霆，斥責老婆，懲罰兒子，拿起戈來驅逐儒生。鄰居們捉住他，問他這樣做的緣故。華子說道：“從前我健忘，渺渺茫茫地不覺得天地是有是無。現在一下子知道了往事，幾十年來的存亡、得失、哀樂、好惡，紛紛亂亂，千頭萬緒地涌上心頭。我恐怕將來的存亡、得失、哀樂、好惡還會像這樣擾亂我的心境，再想忘記哪怕短短一刻，難道還能辦到嗎？”

子貢聽說後感到很奇怪，把這件事告訴了孔子。孔子說：“這道理並非你所能悟到的啊！”他回頭吩咐顏回記住這件事。

秦國人逢氏有個兒子，小時候很聰明，長大却患了精神失常的病。聽唱歌以為哭，見白的以為黑，聞香的以為臭，嘗甜的以為苦，幹錯事以為對。意識所向，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顛倒錯亂。

有個姓楊的人對他父親說：“魯國的讀書人多有道術技藝，或許能治好他的病吧？你為什麼不去拜訪他們呢？”

他的父親便前往魯國，經過陳國的時候遇到老子，他就把兒子的病情告訴了老子。老子說：“你怎麼知道你兒子的精神迷亂呢？現在天下人都分不清什麼是非，被利害得失弄得顛三倒四。同病

的人多了，就沒有人能覺察這種病的。而且一個人迷亂不足以傾覆一家，一家子迷亂不足以傾覆一鄉，一鄉人迷亂不足以傾覆一國，一國人迷亂不足以傾覆天下。但天下人全都迷亂了，還有什麼可傾覆的呢？假使當初天下人的心神都像你兒子一般，那你就反而是精神失常的人了。哀樂、聲色、氣味、是非，有誰能來正名呢？而且我的這番言論也未必不是迷亂的表現，更何況魯國那些君子都是最爲迷亂的人，怎麼能解開別人的迷亂呢？還不如趁早背着你的乾糧回家去吧！”

有個燕國人生在燕國，長在楚國，到了年老便歸返故鄉。經過晉國的時候，同行的人欺騙他，指着城牆說：“這就是燕國的城牆。”那個人聽了，淒愴地改變了面色。同行的人指着社廟說：“這是你鄉下的社廟。”于是他又深深地悲嘆起來。同行的人指着房屋說：“這是你家祖先住的房子。”他聽了不禁潸然淚下。同行的人又指着一座坟墓說：“這是你家祖先的坟墓。”他情不自禁地大哭起來。

同行的人見了，哈哈大笑，說：“剛才是我騙你的，這裏不過是晉國而已。”那個人大爲羞愧。回到燕國以後，當他真的見到了燕國的城牆和社廟，真的見到了祖先的房舍和墳塋時，反而不像以前那樣悲哀了。

仲 尼 篇

本篇同《黃帝篇》互為映照，談的都是認識論。但《黃帝篇》着重講如何養生以體道，而這裏則接着論述，如何遵循“道”的本性去認識世界。本篇由十二個故事和三段議論雜糅而成，初看似無順序，但稍加整理，還是可以看出其中脈絡。

第一則故事借孔子和顏回的問答，提出無知無為，方能無所不知，無所不為。但又如何做到“無知無為”呢？首先必須順物之情而不任逞意志，如“西方聖人”的“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或如“堯治天下”的那段民謠所言：“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然後要做到內觀反省，不假于外，方能“有易于內而無難于外”，如“列子好游”和“公休伯力聞諸侯”這兩則故事所說的。接着還要善于含藏，做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如南郭子那樣“得意者無言，盡知者也無言”和孔子那樣“能反、能訥、能怯、能同”。最後，還要像龍叔那樣忘懷彼我是非，亦即克服名言概念的局限。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寂然體道、無幽不照的境界，如亢倉子之視聽不用耳目和列子之學于老商氏一旦觀物即理無所隱。

本篇最後一節，以關尹喜的話總結了上面這幾層意思。在他看來，“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只有人去違反自然規律，規律是不會違反人的。所謂“道不違物”，是因為“道”無為；而“物自違道”，則是因為人的有為。這種有為專指那些強逞意志的行為。于是他要求破除一切主觀成見，做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功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即像水一樣順應自然規律，像鏡子、回聲一樣如實反映客觀世界。只是他過分強調了耳目感官和名言概念的局限性，認為“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這就不免使人對世界的總體把握成了一種“默而得之，性而成之”的神秘直覺。

仲尼閑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①，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jiàn,漸)曰^②：“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③，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于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④，正禮樂^⑤，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⑥，仁義益衰，情性益薄^⑦。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⑧，其如天下與來世矣^⑨？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于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⑩：“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⑪。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

①樂天知命——樂從天道的安排，知守性命的分限，原出于《易·繫辭上》：“樂天知命，故不憂。”這是一種宿命論的人生觀。 ②有間——

一會兒。 ③任窮達——任隨處世的窮困或者顯達。 ④《詩》——

《詩經》的簡稱。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編于春秋時代，共三百零五篇。舊說係孔子所刪定。《書》——《尚書》的簡稱。儒家經典之一。是中國上古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匯編。相傳由孔子編選而成。

⑤禮——古代爲維護等級秩序和宗法關係所建立的社會規範和道德規範。

樂——音樂。儒家認為音樂具有移風易俗、教育感化人民的作用。

⑥序——這裏指君臣、長幼之間應有的等級秩序。 ⑦情性——情感和本性。

⑧道——這裏指政治主張。 當年——畢生。 ⑨其如天下與來世矣——此句省一“何”字，故“如”在詞法中作“如何”用，即怎樣。這句意為：它對於天下和後世又怎樣呢？

⑩北面拜手——古代學生敬師之禮。師坐北朝南，學生向北叩拜。拜手，兩膝跪地，兩手拱合，俯頭至手與心平，而不至地。也叫“空首”，為古代男子跪拜禮的一種。

⑪骨立——形容人消瘦到極點。

陳大(dài,代)夫聘魯^①，私見叔孫氏^②。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④，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⑤。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⑥。其道奈何^⑦？寡人終願聞之^⑧。”亢倉子曰：“我體合于心^⑨，心合于氣^⑩，氣合于神^⑪，神合于無^⑫。其有介然之有^⑬，唯(wéi,偉)然之音^⑭，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⑮，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⑯，心腹六臟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①聘——古代國與國之間的遣使訪問。 ②叔孫氏——魯國的貴族。春秋後期，魯國政權落在季孫氏之手，公室為季孫氏、孟孫氏和叔孫氏三家所分。 ③廢心而用形——處世接物只用形體而不以思慮。即“虛以應物”的精神境界。 ④亢倉子——人名。也作“庚桑楚”、“亢桑子”。相傳為老子的得意門徒。一說亢倉子為楚國人，一說為吳國人。至今在江蘇省

宜興縣東南尚有庚桑洞，傳爲亢倉子所居。今有《亢桑子》兩卷，舊本題周庚桑楚撰，實爲後人偽托，該書基本思想屬道家。

⑤卑辭——謙遜的言辭。

⑥增異——更加奇異。

⑦道——指亢倉子視聽不用耳目的奧妙。

⑧終願——意即極其希望。

⑨體合于心——形體契合于心智。指人的肉體感官同心智求得統一。

⑩心合于氣——心智契合于元氣。指心智還是有情慮的，而構成人體心智的元氣却是寂泊無所繫的，即莊子所說的“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因此必須將心智融合于元氣之中。

⑪氣合于神——元氣契合于精神。道家認爲，人的形體和元氣是由精神所制約的，如《莊子·知北游》說：“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道家所認爲的精神，當是一種精細的物質，即精氣。

⑫神合于無——精神契合于虛靜。無，此處指虛靜，亦即“道”。這種“神合于無”的境界相當于莊子的“心齋”，即一種排除一切思慮和欲望，以認識世界本體的精神修養方法。

⑬介然之有——極其細微的東西。介，通“芥”，微小的樣子。

⑭唯然之音——唯，原指應答之聲，這裏當指輕微聲音。

⑮干——干涉，干系。

⑯四支——四肢。

商太宰見孔子曰①：“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②？”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③，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④。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嘿（mò，默）然心計曰⑤：“孔丘欺我哉！”

①商——即宋國。宋人爲商人後裔，相傳商人始祖契居于商丘，而周朝時，商丘爲宋國都城。故有將宋國稱爲商的。太宰——古官名，職責爲輔助國君處理政事。此“商太宰”爲何人，已不可考。

②三皇——傳說中的古代帝王。說法頗多，有作天皇、地皇、泰皇的，有作伏羲、女媧、神農

的，有作伏羲、神農、共工的，有作燧人、伏羲、神農的。③因時——隨順時勢。④名——指稱，稱呼。⑤嘿然心計——內心默默地思忖。嘿，同默。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于丘也①。”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于丘也②。”曰：“子路之爲人奚若③？”子曰：“由之勇賢于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④？”子曰：“師之莊賢于丘也⑤。”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⑥！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⑦，賜能辯而不能訥⑧，由能勇而不能怯⑨，師能莊而不能同⑩。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⑪。”

①賢——勝過，超過。②辯——能言善辯。指口才好。

③子路——魯國人。仲氏，名由，也字季路。孔子的學生。性格直爽勇敢。曾任季孫氏的宰，後任衛大夫孔悝的宰。在貴族內訌中被殺。

④子張——春秋時陳國人。顓孫氏，名師。孔子學生。⑤莊——莊重嚴肅。

⑥居——坐。⑦反——變通。⑧訥——出言遲鈍。此處指在不該發言時保持緘默。⑨怯——膽小，畏縮。這裏指在必要時的退讓。

⑩同——謙遜隨和，與人合羣。⑪不貳——不變心。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①。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②。雖然，子列子亦微焉③，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④，不相謁請；相遇于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⑤。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⑥，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⑦。往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⑧。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⑨，而不可與接⑩。顧視子列

子，形神不相偶^⑪，而不可與羣^⑫。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⑬，衍(kàn, 瞰)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⑭。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⑮，進知者亦無言^⑯。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⑰，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①南郭——南面的外城。 ②日數而不及——天天計點人數都來

不及。 ③子列子亦微焉——張湛、盧重玄、俞樾等人皆解“微”爲“昧”，認爲此句的意思是來者既多，列子亦不知其數。陶鴻慶則釋“微”爲道術精微，謂“列子道術精微，故弟子雖多，亦能朝朝與辯而聞於遠近也。”此處從陶說。 ④南郭子——南郭複姓，蓋爲當時的隱者。 ⑤徒役——門

徒弟子。役，也指門徒從者。敵——仇。 ⑥貌充心虛——意思是：內心恪守虛靜，感官形體便不爲外物所動，故能保持豐滿充實。 ⑦惕——變易。陶鴻慶《讀列子札記》認爲，“惕當爲惕(yì)。”“惕”與“易”通。

⑧閱——檢查挑選。 ⑨欺魄——即“顛(qī)丑”，古代求雨時所用的泥人。一說爲“顛頭”，或作“魃(qī)頭”，即古時打鬼驅疫時用的面具。

⑩而不可與接——指南郭子形神凝寂，如木偶泥人，旁人無法同他交際。

⑪形神不相偶——此句意指，心神駕馭形體，而形體又表現心神。此時南郭子心神虛靜，形體也凝然不動；即便有所動作，也並非心神所動，所以說形體和心神不相偶合。 ⑫而不可與羣——別人不能與他合羣共處。

⑬末行者——古代講究長幼有序，排在末行的，當爲初入門的弟子。 ⑭衍衍然——通“侃侃然”，剛直的樣子。專直——專意辯明事實。

在——存問，據有。雄——勝利。“在雄”意即爭雄求勝。一本作“存雄”。 ⑮得意者——領會旨意的人。 ⑯進知者——什麼都知道的人。進，通“盡”，全部。

⑰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無言，指上文所說的領會旨意而不自言說；無知，指上文所說的盡知一切而自以無知。不言，即不發言；不知，即表示不知道。與，同“爲”。俞樾《諸子平議》：“與猶爲也”，即“作爲”的意思。

子列子學也^①，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zòng, 縱)心之所念^②，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③。九年之後，橫(héng)心之所念^④，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⑤。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⑥。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①子列子學也——這一段在《黃帝篇》中已有，即列子拜老商氏爲師，以伯高子爲友，學習乘風之術。以這段故事說明充分發揮人的自然質性，以求與道同體。而此處，則從認識論的角度，說明消除是非利害的欲念，泯滅肉體感官的差別，方能洞幽燭微，觀察到事物內在的規律。

②從——任從，任憑。 ③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此段並非如上章出于列子之口，故“吾”字當爲衍文。 ④橫——這裏作“放縱”解。

⑤口無不同——“口”字當爲衍文。 ⑥藏——此處指發言的涵義。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御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①。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②。”壺丘子曰：“御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③？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④。外游者，求備于物^⑤；內觀者，取足于身^⑥。取足于身，游之至也；求備于物，游之不至也。”于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shì, 視)^⑦。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

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①故——舊，這裏指熟悉的景物。 ②辨其游者——區分這兩種游覽的不同。指凡人只是看景物之色，而列子能看景物之變。

③而——作語助，表轉折。 ④內觀——對自身的觀察。 ⑤外游者，求備于物——對外界事物進行認識的，有賴于外物的全備。 ⑥內觀者，取足于身——這裏意指，返觀本身，進行內心反省，自身已經為此具備了一切條件。這種認為人是一個小的宇宙的說法與董仲舒“人副天數”的觀點十分相似，但實質不同，《列子》是從唯物論的自然觀出發來談物類相感，認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董仲舒則認為上帝(天)按照自己面貌塑造了人類。 ⑦眡——古“視”字。

龍叔謂文摯曰①：“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②。”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③。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④，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⑤。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⑥。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①龍叔——當爲春秋時宋國人。事迹無考。文摯——相傳爲春秋時宋國的良醫。一說爲戰國時人，曾爲齊威王治病。 ②證——通“征”，征候。 ③戎蠻之國——泛指比較落後的偏遠國家。 ④御——主宰。 ⑤方寸之地——指人心。虛——世俗的名譽實利和情欲思慮都已

消除。這是即將得“道”的表現。⑥六孔流通一孔不達——古人認為人心有七孔，而聖人七孔皆通。心中六孔已經流通，還剩一孔沒有暢達，表示對道的掌握已到相當高的地步，但還未達到盡善的程度。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①。由生而生②，故雖終而不亡③，常也。由生而亡④，不幸也⑤。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⑥。由死而死⑦，故雖未終而自亡者⑧，亦常也⑨。由死而生⑩，幸也⑪。故無用而生謂之道⑫，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⑬，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季梁之死⑭，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⑮，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⑯，隸人之死，衆人且歌⑰，衆人且哭。

①由——相當于“因”，即憑借，根據。這個“無所由而常生”的“道”相同于《天瑞篇》中所說的“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不生者疑獨”的那個不依賴他物而獨立永存的“道”。②由生而生——聽從生存的規律而生存，指遵循道的人。③故雖終而不亡——指那些循道之人生命雖然終結，但為生之道不會滅亡。下文所說的季梁當屬此類，故楊朱不哀，“望其門而歌”。④由生而亡——聽從生存的規律該生却死亡的人。⑤不幸——指那些循道之人不得其生，乃是由于不幸的原因。下文的隨梧，當屬此類，故楊朱“撫其尸而哭”。⑥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意同《天瑞篇》中所說的“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的有所待的萬事萬物。說它們“亦道也”，是因為它們都是根據道的規律而產生、變化的。又，疑此句曾經後人竄改，因其意與下文“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相雷同。據陶鴻慶《讀列子札記》，應正為：“無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⑦由死而死——根據死亡的規律應該死亡的。⑧故雖未終而自亡者——那些不體道懷德之人雖然還活着，但為生之理已經死亡。⑨常——常理，亦即必然之理。⑩由死而生——根據死亡的規律該死却又得以生存的。⑪幸——意即那些無德之人雖然還能苟活長命，不過是幸運罷了。⑫無用而生謂之道——無所憑借而生存的叫做法道。用，同“由”。⑬有所用而死亦謂之道——有所憑借而死亡的也叫做道。下

文所說的“隸人之生”“隸人之死”當屬此類。說它是“道”，因為這同樣是客觀存在的自然規律。

⑭季梁——據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季梁為戰國初期魏國人，生年當在梁惠王、魏襄王之時，為楊朱的好友。

⑮隨梧——與楊朱同時代的人。⑯隸人——古代稱因罪被官家沒為奴隸、從事勞役的人。這裏用來作為對凡俗世人的貶稱。張湛注：“隸，猶羣輩也。”⑰且——作副詞，或者。

目將眇(miǎo,秒)者①，先睹秋毫②；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③，先辨淄澠④；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bēn,奔)佚⑤；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①眇——一只眼睛瞎了。這裏泛指眼瞎。②秋毫——獸類在秋天新長出來的細毛。比喻極纖小的東西。③爽——傷敗。④淄——水名，即今山東省境內的淄河。澠——水名。一作繩水，源出今山東省臨淄縣東北，久涸。⑤亟——急，迫切。“犇佚——也作“奔佚”或“奔逸”。疾馳。“犇”同“奔”。“佚”通“逸”。

鄭之圃澤多賢①，東里多才②。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③，行過東里，遇鄧析④。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⑤，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yàng, 樣)養(yǎng, 氧)之義乎⑥？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⑦。長幼羣聚而為牢藉庖廚之物⑧，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⑨：“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⑩？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⑪，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⑫，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⑬，羣才備也。而無相位(11,利)者⑭，無能相使者⑮。而

位之者無知^⑩，使之者無能^⑪，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⑫。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①圃澤——古澤名。即《天瑞篇》中的“鄭圃”。也作“圃田澤”、“圃田”。舊址在今河南省中牟縣西。賢——有德行的人。這裏指崇奉清靜無爲道家學說的隱者。②東里——古地名。在今河南省新鄭縣城內。曾是春秋時鄭國大夫子產住地。才——有才能的人。這裏指以才用世，參預國政的人。③伯豐子——列子的學生。亦叫百豐。④鄧析——春秋時法家、名家。鄭國人。做過鄭國大夫。曾著《竹刑》，主張法治。⑤舞——舞弄，嘲弄。⑥養養——受供養與自力謀生。前一“養”爲被養，後一“養”爲自養。⑦執政——掌理國政之人。⑧牢——爲關牲畜的欄圈。藉——原指以物襯墊，這裏引申爲鋪墊欄圈的草。因鄧析視伯豐子等爲犬豕之類，故如此嘲貶。⑨越次——越過位次。⑩機——靈巧。⑪金革——猶言兵革。兵器鎧甲的總稱。⑫書數——書法和算術。即六藝中的“書”、“數”。⑬宗廟——古代帝王、諸侯或大夫、士祭祀祖宗的祠廟。善治宗廟，即謂精通祭祀的禮節和儀程。⑭位——通“蒞”，蒞臨。相位，意即駕臨他人之上。“相”作副詞，表示一方對另一方有所施爲。⑮相使——使用或操縱別人。⑯位之者——位居他人之上的人。無知——意思近于“無爲”，即有知但却韜光晦跡，在世俗眼裏顯得無知。這是伯豐子等人的自謂。下文“無能”同此義。⑰使之者——使用他人的人。即“能相使者”。⑱知——有知識的人。之與——猶連同。能——有才能的人。“知”與“能”指的是鄧析一類的執政者。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①，堂谿公言之于周宣王^②，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zhōng, 鍾)之股^③，堪秋蟬之翼^④。”王作色曰^⑤：“吾之力能裂犀兕(sì, 四)之革^⑥，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⑦，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⑧，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

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⑨。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眎者先見輿薪^⑩，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子內者無難于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⑪？”

①公儀伯——周朝時的隱者。 ②堂谿公——周朝時的隱者。

③春蠶——蠶斯。一種樣子像蚱蜢，身體草綠或褐色的昆蟲，以翅摩擦發音。股——大腿。 ④堪——勝任。此處指能够負荷。 ⑤作色——變臉色。

⑥兕——古代犀牛一類的獸名，皮厚，可以製革。

⑦長息——深深嘆息。退席——猶避席，離座。古人常用“避席”來表示尊敬或鄭重。 ⑧商丘子——與《黃帝篇》中的老商氏當爲一人。是虛構的有道術之人。

⑨以死事之——死心塌地地侍奉他。死，意猶忠心耿耿，至死不相負。 ⑩眎——同“視”。輿薪——滿車子的柴火。比喻大而易見的事物。

⑪愈——勝過。

中山公子牟者^①，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②，而悅趙人公孫龍^③。樂正子與之徒笑之^④。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與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jì, 擠)而不中^⑤，漫衍而無家^⑥，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yì, 意)之^⑦。”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⑧？請聞其實。”子與曰：“吾笑龍之詒孔穿^⑨，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⑩，發發相及，矢矢相屬(zhǔ, 煮)^⑪，前矢造準而無絕落^⑫，後矢之括猶銜弦^⑬，視之若一焉^⑭。’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páng, 旁)蒙之弟子曰鴻超^⑮，怒其妻而怖之^⑯。引烏號(hào, 豪)之弓^⑰，

綦(qí, 臍)衛之箭^⑮，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⑯，矢墜(zhuì, 墜)地而塵不揚^⑰。’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⑱。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⑲。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⑳？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㉑：‘有意不心^㉒。有指不至^㉓。有物不盡^㉔。有影不移^㉕。髮引千鈞^㉖。白馬非馬^㉗。孤犢未嘗有母^㉘。’其負類反倫^㉙，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論至言而以爲尤也^㉚，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㉛。無指則皆至^㉜。盡物者常有^㉝。影不移者，說在改也^㉞。髮引千鈞，勢至等也^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㊱。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㊲。”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㊳。設令發于餘竅^㊴，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 ①中山公子牟——戰國時期人。即魏牟，魏國公子，因封于中山，故名中山公子牟。與公孫龍交好。 ②恤——關心。 ③悅——悅服。公孫龍——戰國時期名家的代表人物，趙國人，大約生活在公元前325年至前250年之間。曾做過平原君趙勝的門客。他的名辯論題有“離堅白”、“白馬非馬”等。着重分析了概念的規定性和差別性。 ④樂正子輿——樂正爲複姓。其人無考。 ⑤佞——有口才。給——敏捷。不中——不合情理。 ⑥漫衍——指思想散漫不受拘束。無家——無固定流派。 ⑦韓檀——人名，也作“桓團”。戰國時趙人。與公孫龍等一起做過平原君的門客，同以善辯著稱。肄——研習。 ⑧狀——陳述，申訴。這裏有列數罪過的含義。 ⑨孔穿——孔子的六世孫，字子高。因不同意公孫龍的名辯學說，曾往辯論，後成爲公孫龍的弟子。 ⑩括——箭的末端。 ⑪相屬——相連接。 ⑫造準——射中箭靶。絕落——斷落。 ⑬猶銜弦——箭的尾端正好搭在弓弦上。 ⑭若一——指最前一支箭射在靶上，最後一支箭搭在弓上，中間支支相連，象一支長箭。 ⑮遙

蒙——亦作“逢門”，人名。夏代善于射箭的人。鴻超——逢蒙的學生，也善射箭。 ⑩怖——恐嚇。 ⑪烏號之弓——古代良弓名。 ⑫綦衛之箭——也作“淇衛之箭”。古代的一種良箭。出產于衛國淇園（今河南省北部），故名。 ⑬矢來——當為“矢末”之誤。矢末，即箭的尖端。注——射。一說“注”義同“至”，即達到。眸——眼珠。睫——通“眵”，眨眼。 ⑭隧——通“墜”。掉落。 ⑮鈞後于前——使后射的箭均同于前射的箭。意即每一發箭的用力和瞄準點都相同不變。鈞，通“均”，均同。 ⑯盡矢之勢——飛箭的衝力用盡了。意即掌握一定的距離和擊發力量，使飛箭的衝力剛好射到眼睛前面就窮盡了。 ⑰闕——缺點，錯誤。 ⑱魏王——當指魏襄王。公元前318年——前296年在位。據《藝文類聚》中《莊子·逸文》載，公孫龍曾游魏，偕魏王出獵。 ⑲有意不心——思慮不等于本心。據《禮記·大學》孔穎達疏：“總包萬慮謂之心，為情所意念謂之意。”所以“心”與“意”是有區別的，這裏的“心”，指人的思維器官和能力。而“意”則由“心”動所生，包含着人的情感、欲念和偏見等等。“心”產生“意”，“意”是“心”的一種表現，所以“意”不等于“心”。 ⑳指不至——從事物的名稱得不到事物的實際。指，原義為以手指物，引申為事物的名稱、概念或共相。“指”是從事物中抽象出來的共相，是不能感覺的；人們所能感覺的只是具體事物，所以說“有指不至”。這裏表達了抽象概念同具體事物之間的差別關係。 ㉑有物不盡——物體永遠分割不盡。名家學派的又一個名辯命題。如《莊子·天下》所載：“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臆測到了物體無限分割的可能性。 ㉒有影不移——影子從來就不移動。《莊子·天下》作：“飛鳥之景，未嘗動也。”意即，鳥飛時，其影子時時改換，後影並非前影，連續的影子是由一現即滅的影子構成的，每個一現即滅的影子在剎那間都可看成是固定不動的，故曰“有影不移”。這條命題實際上接觸到運動的辯證法，但割裂了運動是連續性與間斷性的統一這個原理。 ㉓髮引千鈞——頭髮絲能懸引千鈞重物。頭髮絲屬於一種脆性材料，但能夠懸起千鈞重物而不斷絕，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于每根頭髮絲所產生的拉應力都是相等的，並且不超過它自身的破斷應力。在這個情況下，所有頭髮的總拉應力也必須與重物的重量是相平衡的。這個命題接觸到力學上的一些原理。 ㉔白馬非馬——也是公孫龍學派的名辯命題。即“白”是命“色”的，“馬”是命“形”的，形、色各不相干，因此“白馬”就是“白馬”，不能說“白馬”是“馬”。這裏，他們看到了屬概

念和種概念之間的區別，發現了一般和個別的差異。 ③孤犢未嘗有母——孤牛犢未曾有它的母親。這句意爲，所謂“孤”，就是沒有母親。既然叫做孤犢，那就可以說它未曾有母。這個命題割裂了時間的前後聯繫，流於詭辯。 ④類——指事物具有共同特徵的個體的集合，是古代邏輯關於推理原則的一個基本概念。“負類”即指無類比附，違反邏輯。倫——這裏指人所公認的常理。 ⑤尤——過失，錯誤。 ⑥無意則心同——泯滅了意慮，它就和本心相同了。事實上這個回答並沒有解答“有意不心”的邏輯矛盾判斷。它在全稱肯定判斷之下，採用了特稱否定式來建立矛盾命題，犯了邏輯上換質的錯誤。下面用“無指則皆至”來回答“有指不至”，也犯了同樣錯誤。 ⑦無指則皆至——取消了事物的名稱，就能得到事物的實際。 ⑧盡物者常有——分割到最後的物體也是客觀存在的。意即，要麼物體是可以無限分割的；倘若不能無限分割，則最后剩下的質點總還是客觀存在的物體，因爲每一次分割總是分割一定的實體的一部分。 ⑨影不移者，說在改也——影子不移動的原因，推理的結果是影子在不斷地改換。說，推理。 ⑩髮引千鈞，勢至等也——頭髮能懸千鈞重物，在於它們受力絕對均衡。 ⑪白馬非馬，形名離也——白馬之所以不是馬，是因爲事物同名稱有分別。 ⑫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意即孤犢未曾有母親，要是有母親，那它就不叫孤犢了。此句中當脫漏“有母”兩字。俞樾《諸子平議》：“‘有母’下當更疊‘有母’二字。本云‘孤犢未嘗有母，有母，非孤犢也’。” ⑬鳴——對公孫龍言論的貶語，將它當作鳴叫。條——條貫，條理。 ⑭餘竅——指肛門。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①？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②，外朝不知。問在野③，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④，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⑤，莫匪爾極⑥。不識不知⑦，順帝之則⑧。”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⑨。舜不辭而受之。

①億兆——指黎民百姓。戴——擁戴。 ②外朝——帝王近臣以

外的官員。③在野——舊指不在朝做官。此處當指不做官的賢人。④微服——爲了隱藏自己的身分而改穿平民的服裝。康衢——四通八達的大路。《爾雅·釋宮》：“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⑤立——通“粒”，指米食。此處謂有谷米可食，作動詞用。蒸——通“烝”，衆。按《詩·周頌·思文》中有此句，作“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是歌頌教民植稼的后稷的。⑥莫匪——莫非。“匪”通“非”。極——中正的準則，本句指使得萬物各得其宜，順其自然。⑦知——通“智”。智謀。⑧帝——原指天帝，古人想像中宇宙萬物的主宰。這裏譯作“自然”。則——榜樣；準則。⑨禪——禪讓。堯爲部落聯盟首領時，四方部落酋長推舉舜爲繼承人。堯對舜進行三年考核后，即讓舜協理國事。堯死後，舜便繼任。舜後來又以同樣方式把王位讓給禹。這種原始的民主制度，歷史上稱爲“禪讓”。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①，形物其箸②。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③。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④，廢之莫知其所⑤。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⑥，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⑦。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⑧。知而亡情，能而不爲，真知真能也。發無知⑨，何能情⑩？發不能⑪，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⑫。”

①居——固定，偏執。②形物——此處指事物之理。其——當作“自”。《莊子·天下篇》即作“形物自著”。箸——通“著”，顯明。

③若——順從。④用——指道發生作用。六虛——同“六合”，指上下四方。⑤廢——棄置不用。其所——道所在之處。⑥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也並非有心求道的人能够同它疏遠。也就是說，有心求道的人反而離道愈遠，這並非道要同他疏遠，也不是有心求道的人要同道疏遠，而只是自然而然的罷了。下句的意思亦同此。⑦無心者——指無心求道但反而同道契合的人。⑧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只

有虛心體會和窮盡本性的人能够獲得它。“而性成之”或爲“性而成之”之誤，見下《湯問篇》，有同樣句子。⑨發——啓發。無知——指下文所說的“聚塊”、“積塵”一類無知之物。⑩何能情——指木石等無知之物是不能產生情感的。⑪不能——亦指那些無生之物。按以上兩句話歷來解釋不一，注家往往無法自圓其說。⑫雖無爲而非理也——土塊和積塵等無知之物，雖然都是沒有作爲的，但並不屬於體道無爲的至理。《列子》認爲，道的“無爲”應該是“有爲”和“無爲”的辯證統一，必須做到“有爲”而“無爲”，即“知而亡情”、“能而不爲”，然後才能無所不爲。因此道的“無爲”決不是泥塑木雕一般泯滅矛盾的“無爲”。

今 譯

孔子獨自坐在屋裏，子貢進去侍候他，看見他面露憂愁的神色。子貢不敢發問。出來告訴了顏回。顏回便取琴而彈，唱起歌來。

孔子聽見了，果然把顏回召進屋去，問道：“你爲什麼獨自快樂？”

顏回說：“先生爲什麼獨自憂愁？”

孔子說：“先說說你的意思。”

顏回答道：“我過去聽先生說：‘樂天知命所以不憂愁’，這就是我快樂的原因。”

孔子淒然動了容色，過了一陣，說：“有這樣的話嗎？你的理解錯啦！這不過是我從前的言論罷了，讓我用現在的話來糾正吧。你只知道樂天知命沒有憂愁，不知道樂天知命還有着很大的憂慮呢。現在我告訴你其中的道理：修養個人的身心，不管什麼窮困還是顯達，知道人生的變遷不由自我決定，抑制心中的變動混亂，這就是你所謂的樂天知命而沒有憂愁。從前我修訂《詩》、《書》，端正禮樂，準備用它來治理天下，遺留后世，不僅僅是爲了修養個人，治理魯國而已。但魯國的君主臣民日復一日地喪失應有的等級秩序，仁義

更加衰落，人情愈發澆薄。這種政治主張在我活着的時候都無法在一個國家推行，更何況施於天下和後世呢？

“于是，我才明白《詩》、《書》、禮樂無救于治理社會和人心的混亂，但又不知道改革它的方法。這就是樂天知命產生憂慮的原因。盡管如此，我現在已經得到方法啦。如今的樂天知命，並非古人所說的樂與知。無樂無知，才是真樂真知；因此便能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做到這一步，那麼《詩》、《書》、禮樂還有什麼必要拋棄呢？為什麼還要改革它呢？”

顏回面北下跪叩拜道：“我也懂得啦！”

他出來告訴子貢。子貢茫然自失，回家深思七天，不吃不睡，以至于骨瘦如柴。顏回又去向他重新解釋，他才返回孔子門下，從此弦歌誦讀，終生不輟。

陳國的大夫出使訪問魯國，私下去拜會了叔孫氏。叔孫氏說：“我們國家有聖人。”

陳國大夫說：“不就是孔丘嗎？”

叔孫氏說：“是呀！”

陳國大夫問：“憑什麼知道他是聖賢呢？”

叔孫氏回答：“我經常聽顏回說，孔丘處世接物能够不用思慮而只用形迹。”

陳國大夫說：“我們國家也有聖人，您不知道嗎？”

叔孫氏問：“聖人是誰？”

陳國大夫回答：“老聃有一個弟子叫亢倉子，他掌握了老聃的道術，能够用耳朵看東西，用眼睛聽聲音。”

魯侯聽說這件事，大為驚奇，派了上卿帶着厚禮去邀請亢倉子。亢倉子接受邀請，來到魯國。魯侯非常謙虛誠懇地向他請教道術。

亢倉子說：“那些傳話的人都傳錯了。我可以視聽不用耳目，却不能互換耳目的功用。”

魯侯說：“這就更加稀奇啦！這種道術是怎麼一回事？寡人實在想聽聽。”

亢倉子回答：“我的形體契合于心智，心智契合于元氣，元氣契合于精神，精神又契合于虛靜。如果有極其細微的東西，有輕輕的聲音，即便遠在八方荒遠之地，或是近在眉睫之間，只要是沖我而來的，我必定能夠察覺。竟不知是我七竅四肢所感覺到的，還是心腹六臟所察知的，不過是它自然而然地知道罷了。”

魯侯十分高興。過些日子，他把這件事告訴了孔子。孔子聽了，笑而不答。

宋國太宰看見孔子說：“你是聖人嗎？”

孔子回答：“聖人我怎麼敢當？然而我是博學多識的人。”

太宰問：“三王是聖人嗎？”

孔子回答：“三王是善于運用智勇的人，是不是聖人我不知道。”

太宰問：“五帝是聖人嗎？”

孔子回答：“五帝是善于推行仁義的人，是不是聖人我不知道。”

太宰又問：“三皇是聖人嗎？”

孔子回答：“三皇是善于順應時勢的人，是不是聖人我也不知道。”

太宰大驚，說：“那麼誰是聖人呢？”

孔子動了容色，過了一陣，才回答道：“西方有個聖人，不實行治理而國家不會混亂，不發表言論而自然得到人民的信任，不施行教化而政教自然地流行。真偉大啊！人民無法用語言稱頌他。我

懷疑他就是聖人。但不知道他真是聖人呢？真不是聖人呢？”

宋國太宰聽了，心中默默地思忖道：“孔丘在欺騙我啊！”

子夏問孔子說：“顏回的爲人怎樣？”

孔子回答：“顏回的仁愛勝過我。”

子夏問：“子貢的爲人怎樣？”

孔子回答：“子貢的口才勝過我。”

子夏問：“子路的爲人怎樣？”

孔子回答：“子路的勇敢勝過我。”

子夏又問：“子張的爲人怎樣？”

孔子回答：“子張的嚴肅莊重勝過我。”

子夏離座問道：“既然如此，那麼這四個人爲什麼要拜您爲師呢？”

孔子說：“坐下！我告訴你。顏回能以仁愛待人但不會因時變通；子貢擅長巧言辯說但講話不够謹慎；子路爲人勇敢但不知適時退讓；子張爲人嚴肅莊重但不能謙同隨和。即使誰兼有這四個人的特長來交換我的長處，我也不會答應，因爲我有着他們四人都不具備的東西。這就是他們拜我爲師而從不三心二意的原因。”

列子拜壺丘子林爲師、與伯昏瞀人爲友以後，就居住在外城的南面。跟他相處的人多得天天計點人數都來不及。盡管這樣，但列子的道術精微，仍能從容應付，天天在一起談講論辯，遠近聞名。

可是，他與南郭子隔牆而居二十年，却從來不相交往。在路上碰見，眼睛都好像不曾看見對方。弟子們都以爲列子同南郭子一定有仇隙。有個從楚國來的人問列子道：“先生與南郭子有什麼仇呢？”

列子回答：“南郭子容貌豐滿，內心虛靜，耳朵無所聽聞，眼睛

無所視見，嘴裏無所言談，心中無所知覺，形體無所變易。我去探望他又有什麼可幹的呢？雖然這樣，我還是試着同你一起去看看吧。”

于是，列子挑選了四十名弟子同行。來到南郭子家，見他果然如同泥塑木雕，旁人無法同他接觸交際。他回頭看看列子，形體和神智似乎是分離的，而別人根本不可能與他相處。過了一會兒，南郭子指着列子弟子中站在末行的一位，同他說話，侃侃而談，露出一副專于辯論，爭雄求勝的樣子。

列子的門徒爲之驚駭。回到住所，臉上都有疑懼的神色，以爲南郭子還未忘懷勝負之心。列子對他們說道：“領會旨意的人無需言說，盡知一切的人也無需言說；以無言作爲表示也是言說，以無知作爲知道也是有知；而以無言作爲不加表示，以無知作爲不知道，也是一種言說和有知。于是，就沒有什麼不能說的，沒有什麼不知道的；也就沒有什麼要說的，沒有什麼要知道的。道理如此而已，你們爲何要大驚小怪呢？”

列子學習道術，三年之後，內心不敢存念是非，口裏不敢言說利害，方才得到老商氏斜眼看一看而已。

五年之後，心中愈加存念是非，口裏愈加言說利害，老商氏方才解顏而笑。

七年之後，任憑心中所想，再也沒有是非；任憑口裏所說，再也沒有利害。先生才讓列子同他並席而坐。

九年之後，放縱心裏去想，放縱口裏去說，也不知道自己的利害是非是什麼，也不知道別人的利害是非是什麼，內心了無存想，外界的事物也好像不復存在了。

這以後，他眼睛的作用像耳朵，耳朵的作用像鼻子，鼻子的作用像嘴巴，全身各部沒有什麼不同。于是心意凝聚，形體似乎不復存在，骨骸血肉全與自然融爲一體；感覺不到身體所倚靠的，脚下

所踩踏的，心中所存念的，言語裏所包含的。就這樣，任何幽微的道理在他面前都沒有什麼可隱藏的了。

列子初學道術的時候，很喜愛外出游覽。壺丘子林便問他說：“你喜歡游覽，游覽中愛好的是什麼呢？”

列子回答：“游覽的快樂，在於所玩賞的事物都是新鮮的。凡人游覽，只欣賞事物的表面；我的游覽，却觀察事物的變化。游覽啊！游覽啊！沒有人能辨別這兩種游覽的不同。”

壺丘子林說：“你的游覽，本來就與別人相同，為什麼說與別人不同呢？凡是所看見的事物表面，別人同樣也能經常從中看出內在的變化。你只知玩賞事物的時時變化，却不知自身也是時時變化的。只顧一心游覽外物，不知勉力觀察自身。游覽外物，有求于外物的齊全；觀察自身，取足于自身的完備。取足于自身的完備，是最理想的游覽；而有求于外物的周全，是不完美的游覽。”

列子聽了這番話，於是終身不再外出游歷，自以為還不懂得游覽的道理。壺丘子林說：“這樣的游覽真完美啊！最完美的游覽，不知道所去的地方；最深刻的觀賞，不知道所看的東西。萬事萬物都可以游覽，萬事萬物都能夠觀賞，這就是我所謂的游覽，我所謂的觀賞。所以說：這樣的游覽多麼理想啊！這樣的游覽多麼理想啊！”

龍叔對醫生文摯說：“您的醫術高超得很啦！我有疾病，您能治愈嗎？”

文摯回答：“只要是您的吩咐，我一定聽從。不過請先談談您患病的症狀。”

龍叔說：“我的家鄉受到稱譽，我不以為榮，國家遭到毀滅，我不以為辱；獲得而不歡喜，喪失而不憂慮；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豬，視己如他人。住在自己家裏，好像是在旅舍；看我自己家鄉，好

像是僻遠蠻荒之國。這種種病症，爵位賞賜不能勸止，酷刑嚴罰不能威服，盛衰利害不能改變，喜怒哀樂不能移易。當然就不可服事國君，交結親友，管教妻兒，控制奴仆。這是什麼病呢？什麼藥方能治好它呢？”

文摯便吩咐龍叔背向光亮站着，他在後面對着光綫仔細觀察。過了一會兒，他叫道：“呀！我看見您的心啦！心已經空虛了，幾乎要成為聖人啦！您的心中，六孔已經流通，還剩一孔沒有暢達。現在你把這種聖人的智慧當作疾病，或許就是由于這一孔尚未暢達的原因啊！這絕非我淺陋的醫術所能治癒的。”

無所憑藉而永遠生存的，是道。順從這條生存規律而生存，所以生命雖然終結但為生之道不會滅亡，這是常理。順從這條生存規律應該生存而却死亡的，是出于不幸的原因。

有所憑藉而經常死亡的，也是道。根據這條死亡之道而死亡，所以生命雖未終結但為生之理已經死亡，這也是常理。根據這條死亡之道應該死亡却得以生存的，是由于幸運而已。

所以無所憑藉而生存的叫做法道，依從道的規律而死的叫做常理；有所憑藉而死亡的也叫做法道，依從道的規律而死亡的也叫做常理。季梁死了，楊朱望着他家的門口唱歌；隨梧死了，楊朱撫着他的尸體痛哭。老百姓出生了，死亡了，衆人或是歌唱，或是嚎哭。

眼睛即將瞎掉的人，先能察見纖微的毫毛；耳朵即將聾掉的人，先能聽到蚊子飛的聲音；口味即將傷敗的人，先能辨別淄水和澆水的差異；鼻子即將窒塞的人，先能嗅到火焦木朽的氣息；身體即將僵仆的人，先急着要奔馳；心神即將迷亂的人，先能明辨是非，所以事物不發展到極端，就不會走向反面。

鄭國的圃澤居住着很多潛心學道的隱士，東里聚集着很多濟世治國的人才。圃澤的弟子中有一個名叫伯豐子的，外出經過東里，遇見了鄧析。

鄧析回頭對同伴笑道：“我爲你們去戲弄戲弄那個走來的人怎麼樣？”

同伙說：“這正是我們所想的呀！”

鄧析便對伯豐子說：“你知道受人供養和自力謀生的含義嗎？受人供養而不能自力謀生，便是猪狗之類；供養他物，使之爲我所用，這便是人的能力。讓你們這些家伙吃得飽飽的，穿得暖暖的，睡得好好的，這都是我們這些掌理國事人的功勞。而你們只會老老小小羣居終日，經營些睡覺用的欄圈墊草，料理些填肚皮用的飯菜食物，這同猪狗之類有什麼區別？”

伯豐子不予理睬。跟在他後面的一個隨員走上前來回答道：“大夫，你没有聽說齊、魯兩國多有巧能之人嗎？他們有的擅長從事土木建築，有的擅長製造兵器鎧甲，有的擅長音樂舞蹈，有的擅長書法術算，有的擅長指揮軍隊兵馬，有的擅長主持宗廟祭祀，真是羣才畢備。但是他們相互之間却没有誰能制宰誰，没有誰能役使誰的。相反，能駕臨他們之上的人倒没有知識，能役使他們的人倒没有才能，但有知識同有才能的人都被他所使用。你們這些自命有知識有才能的執政者，也正是被我所使用的呀。你還有什麼值得驕傲自負的呢？”

鄧析聽罷，無言以對，只好羞愧地瞅着自己的同伙退了回去。

公儀伯因力氣大而聞名諸侯，堂谿公告訴了周宣王。周宣王就備下厚禮去聘請他。公儀伯來後，看他的外貌，却是個懦弱無力的人。周宣王滿心疑惑，問道：“你的力氣怎麼樣？”

公儀伯回答：“我的力氣能够折斷春蠶的大腿，舉起秋蟬的翅膀。”

周宣王沉下臉色說：“我的力氣能够撕裂犀牛的皮革，拖住九牛的尾巴。這樣，我還恨自己的力氣太小。而你只能折斷春蟲的大腿，舉起秋蟬的翅膀，却以力大而聞名天下，這是什麼道理？”

公儀伯深深嘆息着離座而起說：“大王問得好啊！讓我把實情告訴您吧。我有一位老師名叫商丘子，力氣無敵于天下，但他的父母兄弟妻子都不知道，這是因為他從不使用自己力氣的緣故。我死心塌地地侍奉他，他才告訴我說：‘一個人想看見人們所看不見的東西，就應該去觀察別人所不看的東西；想得到人們所得不到的東西，就應該去從事別人所不幹的事情。所以練習看東西的人應該先看滿車子的柴薪，學習聽聲音的人應該先聽敲打銅鐘的巨響。在自己內部做到容易了，在外面就不會困難。在外面做到不困難了，因此名聲就傳揚不出自己的家庭。’如今我的名聲傳聞于諸侯，原因是我違背了老師的教導，顯露了我的能力。但是我的名聲不是靠力氣獲得的，而是以善于使用自己的力氣而獲得的，這不是更勝過以力氣自負嗎？”

中山公子牟，是魏國一個賢能的公子，喜歡同有才學的士人交游，而不關心國事。他特別佩服趙國人公孫龍。樂正子與一伙人却嘲笑他。公子牟問道：“你們為什麼要笑我佩服公孫龍呢？”

子輿回答：“公孫龍為人，辦事情不拜老師，做學問沒有朋友，善于巧辯而不合情理，思路散漫而不成流派，標新立異而出言荒誕，總想迷惑別人的心智，折服別人的口舌，與韓檀等人在一起專門研習這一套。”

公子牟沉下臉色說：“你為什麼把公孫龍形容得這麼過分？請講出你的理由來。”

子輿道：“我是笑公孫龍的欺騙孔穿呀。他說：‘善于射箭的人能使後面的箭頭射中前面的箭尾，一發發緊追，一箭箭相連。前面的

箭射着靶子，中間沒有斷絕墜落的，最後一枝箭尾正好搭在弓弦上，看去好像一根相連的直線。’孔穿聽了，大為驚駭。公孫龍却說：‘這還不算最奇妙的。夏朝神箭手逢蒙的弟子名叫鴻超，對老婆發怒，就恐嚇她；拉開黃帝的烏號之弓，搭上衛國的綦衛之箭，直射老婆的眼睛。箭飛到眼珠前，眼皮都不眨一眨；落到地面上，灰塵都不揚起一點。’你聽聽，這難道是聰明人說的話麼？”

公子牟回答：“聰明人說的話本來就不是傻瓜所能懂的。我告訴你，後面的箭頭能射中前面的箭尾，是因為每一發箭的用力和瞄準點都均衡不變。箭飛到眼珠前而眼皮不眨，是因為箭到達眼睛前，箭力剛好使盡了。你有什麼可驚疑的呢？”

樂正子興道：“你是公孫龍的門徒，怎能不幫他掩蓋錯誤呢？我還要說說他更加荒謬的地方。公孫龍誑騙魏王說：‘意念不是本心；從事物的名稱得不到事物的實際；物體永遠分割不盡；影子從來就不移動；頭髮絲能懸千鈞重物；白馬不是馬；孤牛犢未曾有母親。’他種種背離事物類別，違反世人常識的言論，真是舉不勝舉啊！”

公子牟說：“你不懂這些最高深的言論，却以為它們是荒謬的。荒謬的恰恰就是你啊！我告訴你，意念泯滅，就和本心相同；取消事物的名稱，就能得到事物的實際；物體分割到最後，剩下的也是客觀存在的物體；影子不動，是由于它們在不斷改換；髮懸千鈞，在于它們的受力均衡；白馬非馬，因為實體和名稱不相同；孤犢未曾有母親，要是有母親，那它就不叫孤犢啦。”

樂正子興說道：“你把公孫龍的奇談怪論都奉為金科玉律，假如他放個屁，你也會去奉承的。”

公子牟默然不語好一陣，然後告辭說：“請你等幾天，我再找你辯論。”

堯治理天下五十年，不知道社會是安定了呢，還是不安定？不知

道民衆是願意擁戴自己呢，還是不願擁戴自己？他詢問左右近臣，近臣說不知道。詢問外朝官員，外朝官員說不知道。又詢問在野的賢人，在野的賢人也說不知道。

于是，堯就改裝去四通八達的大路上私訪。他聽見兒童在唱歌謠：“使我百姓吃飽，無非是那中正的德操；除去智謀技巧，順從自然之道。”

堯高興地問他們：“誰教你們唱這支歌的？”

兒童回答：“我們從大夫那兒聽來的。”

堯又去問大夫。大夫回答：“這是古詩。”

堯回到宮廷，便把舜召來，將王位禪讓給他。舜沒有推辭就接受了。

關尹喜說：“自己能做到無所偏執，外界的事理就自然顯明。行動時像流水一樣自然，安靜時像鏡子一樣明淨，反映外物時像回音一樣忠實。所以說，道是順從事物的，只有事物自己去違反道，而道是不會違反事物的。善于體悟道的人，也不用耳朵，也不用眼睛，也不用力氣，也不用心智。想用視覺、聽力、形象、智慧去求得道，那是不恰當的。

“有時看見道在前面，倏忽之間它又出現在後面；發生作用時，它充滿天地四方；不起作用時，它又不知到哪里去了。也並非有心求道反而離道更遠的人所能同它疏遠的；也並非無心求道但同道偶合的人所能同它親近的。唯有虛心體會和窮盡本性的人能夠獲得它。

“知道一切但泯滅情感，十分能幹但不去作為，才是真正的知道，真正的能幹。啟發那些無知之物，它又怎能產生情感？發動那些無能之物，它又怎能有所作為？土塊呀，積塵呀，雖然都是沒有作為的，但這並不是無為的至理。”

湯 問 篇

掌握“道”最大的障礙便是囿于一孔之見，固執於名言概念。本篇的宗旨，便是打破人們的智力局限，開拓眼界，因此一連講了十五個恢詭奇譎的海外奇談。

在“殷湯問于夏革”的故事中，它針對人們只知“今之有物”的局限，提出“物之始終，初無極已”；針對“上下八方有極盡”的局限，提出宇宙“無極無盡”；針對當時只知“四海之內”的局限，提出萬物“大小相含，無窮極也”；針對人們強自分辨事物的巨細修短，提出無限豐富的萬有，雖然形氣各異，但是各自情性相對於生態都是均衡的。莊子“齊物”以強調事物的相對性最終導致抹殺事物之間的差別，但《列子》強調的“均”則是指事物在相互作用中所產生的均衡，這就是“南入祝髮裸身”，雖風俗迥異，但各有至當，詹何垂釣以輕制重，以及公扈、齊嬰各有其均而不得以心相易等故事的主旨。可以說，這裏包含着很深刻的樸素辯證法思想。

“大禹迷塗”、“小兒辯日”、“火浣之布”等故事說明天下之大，雖聖人也有不知之事，斷不可固執己見、徒憑經驗。“匏巴鼓琴”、“薛譚學謳”、“鍾期知音”、“甘蠅善射”、“偃師造倡”、“造父學御”等故事則告訴人們，強中自有強中手，不可自以為是。特別是這裏將“愚公移山”和“夸父追日”兩個故事相並提出，更有深意。“愚公移山”原意在于打破世人急功近利的眼光，應像愚公那樣忘懷以造事，無心而為功；而“夸父追日”則是“恃能以求勝”，徒有勇力而無理智。褒貶判然，兩者差別在于是違道還是順道。

殷湯問于夏革（jī，積）曰^①：“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wū，烏）得物^②？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

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③？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④。”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⑤，有則有盡⑥，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⑦，無盡之中復無無盡⑧。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⑨。”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⑩，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bing,兵）⑪，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⑫。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⑬？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鰲之足以立四極⑭。其後共工氏與顓頊（zhuān-xù, 磚序）爭爲帝⑮，怒而觸不周之山⑯，折天柱⑰，絕地維⑱；故天傾西北⑲，日月辰星就焉；地不滿東南⑳，故百川水潦（lǎo,勞）歸焉㉑。”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㉒，實惟無底之谷㉓，其下無底，名曰歸墟㉔。八紘九野之水㉕，天漢之流㉖，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㉗，二曰員嶠㉘，三曰方壺㉙，四曰瀛洲㉚，五曰蓬萊㉛。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㉜，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台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㉝。珠玕

之樹皆叢生⑭，華實皆有滋味⑮，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箸⑯，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極，失羣仙聖之居，乃命禺强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⑰。迭爲三番⑱，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⑲，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⑳。于是岱輿、員嶠二山流于北極，沉于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㉑，侵滅龍伯之國使阨(ài,礙)㉒，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㉓，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㉔，長九寸。荆之南有冥靈者㉕，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㉖，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于朝，死于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北之北有溟海者㉗，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chèn,趁)焉㉘，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㉙，夷堅聞而志之㉚。江浦之間生麼蟲㉛，其名曰焦螟㉜，羣飛而集于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眚(zì,自)揚眉而望之㉝，弗見其形；魘(zhì,治)俞、師曠方夜擗(zhì,治)耳俛首而聽之㉞，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㉟，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㊱；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櫟(yòu,右)㊲，碧樹而冬

生^③，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④。齊州珍之^⑤，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⑥。鸛鵒不踰濟^⑦，貉踰汶則死矣^⑧，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⑨，無相易已。生皆全已^⑩，分皆足已^⑪。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①殷湯——又稱成湯、湯武、天乙。姓子，名履，原爲商族部落領袖，後經十一次出征，成爲當時強國，一舉攻滅夏桀，建立商朝。夏革——字子棘，湯武的大夫。 ②惡——何，怎麼。 ③紀——頭緒。

④朕——通“身”，古人自稱之詞。 ⑤無——指虛空能容受處，即空間。 極——極限，盡端。 ⑥有——指普遍存在的事物。有盡——

按下文意思，“有盡”當爲“無盡”之誤。據陶鴻慶《讀列子札記》：“‘有則有盡’下‘有’字亦當作‘無’。” ⑦無極之外復無無極——沒有極限之外連

“沒有極限”也沒有。此處從宏觀說明無限。《列子》認爲，宇宙是絕對無限的。所以不說在“無極”之外還有“無極”，而說在“無極”之外連“無極”也沒有，因爲“無極”所描述的“無極”總還作爲一個“無極”存在着，這便不符合

道家的自然觀的精神了。意同于莊子的“無無”。 ⑧無盡——指事物的層次結構是無窮盡的。“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是從微觀角度說明物質的無

限性。 ⑨齊州——齊，同“臍”，是中央的意思。齊州，根據古人的地域概念，相當于“中央之州”或“中央之國”，即泛指的中國。 ⑩營——營

州，古十二州之一，指今遼寧一帶。 ⑪幽——同“邠”。古邑名。在今陝西省旬邑縣西。 ⑫四海——猶言全國各處。四荒——四方邊荒之地。

四極——四方極遠的地方。 ⑬表——外面。 ⑭鼇——古代傳說中的海中大龜。 ⑮共工氏——古代神話人物。傳說爲人面蛇身赤髮，身

乘二龍。顓頊——傳說中古代部族首領。號高陽氏。爲“五帝”之一。 ⑯不周之山——古代傳說中的山名。不周，即有缺口的意思。《山海經·大

荒西經》：“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 ⑰天柱——古人認爲天圓地方，天有九柱支撐着。 ⑱地維——地的四角。古人認爲地是方

的，四角有大繩維繫，使不傾陷。 ⑲天傾西北——天穹向西北方傾斜。 ⑳地不滿東南——土地布不滿東南部。以上兩句話描述了中國西北高、

東南低的地貌，並對江河自西向東流動，星辰自東南向西北運轉的自然現象作出了樸素的解釋。

②潦——積水。

②大壑——指大海。

②惟——爲，是。

②歸墟——亦作“歸塘”，意謂衆水之所歸，指大海最深之處。

⑤八紘——即“八紘(hóng)”。古人認爲，九州之外有“八殫(yīn，荒遠之地)”；“八殫”之外有“八紘”，是大地的極限。九野——古代指天的中央和八方，即鈞天、蒼天、變天、玄天、幽天、顯天(昊天)、朱天、炎天、陽天。

⑤天漢——即銀河。神話中認爲銀河與大海相通。

⑦岱輿——古代傳說中的仙山。

⑧員嶠——古代傳說中的神山。嶠，山銳而高，故以形而名。

⑨方壺——古代傳說中海上神山。又名方丈。

⑩瀛洲——古代傳說中海上神山。

⑪蓬萊——古代傳說中海上神山。

⑫高下周旋——上下周圍。

⑬純縞——純白色。

⑭玕——一種類似玉的美石。

⑮華實——指各種瓜果。

滋味——美味。

⑯箸——通“著”、“着”。

⑰禺強——古代傳說中的北方之神，人面鳥身。

⑱迭——輪流。

番——更代。

⑳龍伯之國——古代神話中的大人國。

㉑數——占卦。即用火灼龜甲，視灼開的裂紋來推測行事的吉凶。

㉒憑——通“馮”，《揚子方

言·第二》：“馮，怒也，楚曰馮。”引申爲盛怒貌。

㉓侵滅——逐漸減少。

阨——通“隘”，狹小。

㉔僬僥國——亦作“焦僥國”。古代傳說中的矮人國。

㉕詵人——古代傳說中的小人。《山海經·大荒東經》作“靖人”，稱：“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小人國·名靖人。”

㉖荆——即古九州之一的荊州。《書·禹貢》：“荆及衡陽惟荊州。”當指荊山(今湖北省南漳縣西)至衡山之間地域。

冥靈——神話傳說中的樹木名。

㉗大椿——樹木名。

㉘終北——傳說中的國名。傳說是不毛之地。

溟海——即《莊子·逍遙游》中的“北溟”。是古人傳說中極北處的大海。

㉙稱——相副。

㉚伯益——亦稱“大費”。古代嬴姓各族的祖先。相傳善於畜牧和狩獵，被舜任爲“虞”(掌管山澤的官)。

㉛夷堅——古代傳說中博覽多聞的人。

㉜江浦——長江的水濱。

麼蟲——細小的昆蟲。麼，微小。

㉝焦螟——古代傳說中一種極小的蟲。

㉞離朱——亦作“離婁”。古代傳說中黃帝時代的人。目力極好，能在百步之外看見秋毫之末。

子羽——當爲傳說中的古代明目者。並非孔子“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那一位澹台子羽。

拭眚——擦拭眼眶。眚，同“眦”。眼眶。

㉟魍魎——古代聽覺特靈的人。

師

曠——春秋時代晉平公的樂師，目盲，善彈七弦琴，辨音能力極強。相傳古樂《陽春》、《白雪》即為師曠所作。夏革為商代人，却提及春秋時人，顯見此為作者虛構。 撻耳——搔耳朵。 ⑤容成子——人名。《莊子·在宥》作“廣成子”。一說“廣成子”或“容成子”即老子的別號，如《釋文》：“廣成子，或云即老子也。”此當為後人的附會。 空峒——山名。

亦作“空同”或“崆峒”。在今甘肅省平涼市西。南北走向。是涇河的發源地。 ⑥崑崙——五嶽之一，在今河南省登封縣北。 阿——大的丘陵。 ⑦櫟——同“柚”。屬芸香科的常綠喬木，果大可食。 ⑧冬生——“生”當為“青”字之誤。指冬天常青。 ⑨憤厥之疾——由於體氣鬱結造成的痙攣昏厥。憤，鬱結。厥，痙攣昏厥。 ⑩齊州——此處當指中原地區。 ⑪淮——淮河。枳——也稱“枸桔”，芸香科灌木或小喬木，性耐寒。果實小而味酸，不堪食用。 ⑫鸚鵡——鳥名，即“八哥”。

體羽黑色，喙足黃色。雄鳥善鳴，能效人言。 濟——濟水。古四瀆之一，以黃河為界，分成南北兩部分。北部源出今河南省濟源縣王屋山，注入黃河。南部從黃河東出經山東省定陶、濟南等地入海。現已湮或改道易名。 ⑬貉——亦稱“狗獾”，外形如狐。雜食魚蝦蟹鼠和野果雜草，穴居土洞。 汶——汶水，今名大汶水或大汶河，源出山東省萊蕪縣北，北入黃河。據殷敬順《釋文》說“汶”讀如“岷”，又據《山海經·海內東經》云“大江出汶山”，此“汶山”即今四川北部的岷山。按山東省大汶河南北兩岸的自然環境無甚相差，不可能“貉踰汶則死”。故此處“汶”當指四川省的岷江。 ⑭性——指生物個體為了適應自然環境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生理生態特性。鈞——通“均”，均衡。已——同“矣”。

⑮生——生理。全——完備。 ⑯分——天分。以上兩句指各種生物都已在長期生存中同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達到和諧平衡，在這個意義上，談不上種與種之間有何好壞高下之分。

⑮生——生理。全——完備。 ⑯分——天分。以上兩句指各種生物都已在長期生存中同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達到和諧平衡，在這個意義上，談不上種與種之間有何好壞高下之分。

⑮生——生理。全——完備。 ⑯分——天分。以上兩句指各種生物都已在長期生存中同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達到和諧平衡，在這個意義上，談不上種與種之間有何好壞高下之分。

太形(háng, 杭)、王屋二山①，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②，河陽之北③。北山愚公者④，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⑤，出入之迂也⑥，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⑦，達于漢陰⑧，可乎？”雜然相許⑨。其妻獻疑曰⑩：“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⑪，如太形、王屋

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⑫，隱土之北^⑬。”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于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⑭，始齔（chèn，趁）^⑮，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⑯。河曲智叟笑而止之^⑰，曰：“甚矣汝之不惠^⑱！以殘年余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⑲，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㉑，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㉒？”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㉓，懼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㉔，一厓（cuò，錯）朔東^㉕，一厓雍南^㉖。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㉗。

①太行——山名，即太行山。位於山西高原與河北平原之間。

王屋——山名。在今山西省陽城、垣曲兩縣之間。 ②冀州——現河北、山西、河南的黃河以北和遼寧的遼河以西地區。為古九州之一。

③河陽——古縣名。治所在今河南省孟縣西。 ④愚公——虛構的人物。這裏所謂“愚”，乃是世俗眼中的“愚”，實際上倒未必不是一位智者。

⑤懲——苦于。 ⑥迂——曲，遠。此處指出入繞遠路。 ⑦指通——直通。 豫南——豫州的南部。即今黃河以南的河南一帶。

⑧漢陰——漢水南邊。漢水也稱漢江。源出陝西省西南部，在武漢注入長江。 ⑨雖然相許——紛紛表示贊成。 ⑩獻疑——提出疑問。

⑪魁父——小土山名。在今河南省開封市境內。 ⑫渤海之尾——渤海的邊上。一說“尾”當訓“底”。今從前說。 ⑬隱土——古地名。地處中原的東北。 ⑭京城氏——姓氏。遺男——指父親死後遺下的男孩。

⑮齔——同“齠”。兒童脫去乳齒，長出恒齒，當在七、八歲之際，因以指童年。 ⑯一反——猶言一個往返。 ⑰智叟——虛構的人物。

⑱惠——通“慧”。聰明。 ⑲毛——小草。

㉑徹——貫通。 ㉒苦——患，憂慮。 ㉓操蛇之神——山神。傳說山神手裏拿着蛇。 ㉔夸娥氏——一本作“夸蟻氏”，傳說中大力的天

神。 ④厓——通“措”，安置。朔——朔方，在今山西省北部、內蒙古自治區一帶。 ⑤雍——雍州，古九州之一，地在今山西、陝西一帶。 ⑥隴——通“壟”，土丘。斷——阻隔。

夸父不量力^①，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際^②。渴欲得飲，赴飲河、渭^③。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④。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⑤，生鄧林^⑥。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①夸父——神話人物。又稱“博父”。《山海經》等書記載有他的事迹。 ②隅谷——古代傳說中的日落的地方。也作“虞淵”。 ③河——黃河。渭——渭河，在今陝西省境內，是黃河的大支流之一。 ④走——疾行，即跑。大澤——大湖。神話傳說在雁門山以北，縱橫千里。 ⑤膏肉——脂膏和筋肉。浸——滋潤。 ⑥鄧林——即桃林。古代神話傳說中的樹林。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①，紀之以四時^②，要（yāo，腰）之以太歲^③。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④，不待五谷而食，不待繒纈而衣^⑤，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①經之以星辰——指古代人民通過細緻的天象觀測，以星辰在天上的運動規律，作為提供時間尺度、方位測量、季節分辨和農時安排等生產生活活動的標準。經，測量，計度。 ②紀之以四時——指人們以春、夏、秋、冬四時交替作為一年的秩序，如春種，夏耘，秋收，冬藏。紀，原指整理，這裏引申為安排秩序。 ③要——約定。太歲——也稱“歲星”，即木星。木星繞日一周約為十二年，古人因分黃道帶為十二等分，每經過一格，即定為一年，所以說“要之以太歲”。 ④將迎——猶言將養，保養。

⑤繒——絲織品的總稱。 纊——亦作“統”。絮衣服的新絲棉。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①，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②，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③，不知際畔之所齊限^④。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zhì，至）^⑤。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⑥，狀若甌甄（dān-zhuī，擔墜）^⑦。頂有口，狀若員環^⑧，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fèn，憤）^⑨，臭（xiù，袖）過蘭椒^⑩，味過醪醴^⑪。一源分爲四埒^⑫，注于山下。經營一國^⑬，亡不悉遍。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⑭，不驕不忌；長幼儕（chái，柴）居^⑮，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⑯，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謠^⑰，終日不輟音，飢倦則飲神瀆，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瀆，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愾（chāng，敞）然自失^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⑲，俱之其國，幾尅舉^⑳。隰（xí，席）朋諫曰^㉑：“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㉒，妖靡盈庭^㉓，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㉔，視擣（huī，灰）則諸侯從命^㉕，亦奚羨于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㉖，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㉗。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

①塗——通“途”。道路。

②濱——通“瀕”。臨近。

③終

北——也作“窮髮”，傳說中的國名。④齊限——定限。⑤周——環繞。喬——高大。陟——層疊的山。⑥領——通“嶺”。⑦甔甔——小口的水盆。甔，墜子一類瓦器的總稱。甔，小口盆。⑧員環——團環。“員”通“圓”。⑨神潢——神水。神，言其神奇。潢，指由地底噴出的泉水。⑩臭——氣味。蘭椒——蘭草和花椒，為兩種香草。⑪醪醴——香甜的美酒。⑫埒——山上的水道。⑬經營——猶往來，指流水循環盤繞。古人以南北為“經”，以東西為“營”。⑭骨——指人的品質氣概。⑮儕居——同輩共居。⑯蓁——繁殖。阜——盛多，豐富。⑰迭謠——輪流唱歌。⑱徹然自失——精神悵悵恍惚。形容失意的樣子。⑲管仲——春秋初期政治家，曾相齊桓公，使齊國成為春秋時第一個霸主。齊桓公——名小白，春秋時齊國君。公元前685年——643年在位。遼口——當為虛構的地名。遼，喻其遙遠。⑳幾——幾乎。尅——通“克”。能够，勝任之意。舉——行動，辦理。這句意思說，快要付諸實行。㉑隰朋——齊國大夫。與管仲同為齊桓公的輔臣。㉒章服——古代以日、月、星辰、龍、蟒、鳥、獸等圖文作為等級標志的禮服。㉓妖靡——妖豔的美女。㉔肆咤——當作“叱咤”。徒卒——即步兵。㉕視撝——即指揮。“視”通“指”；“撝”同“揮”。㉖仲父——齊桓公尊管仲為“仲父”。耄——昏亂。㉗恐彼國之不可知之——此句意為，恐怕關於那個國家的傳說還不可靠。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①，北國之人鞞（mò，沫）巾而裘②，中國之人冠冕而裳③。九土所資④，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⑤，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沐之國⑥，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⑦，謂之宜弟⑧。其大父死⑨，負其大母而棄之⑩，曰：“鬼妻不可以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⑪，其親戚死，⑫，殂（guā，寡）其肉而棄之⑬，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⑭，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煙上，謂之登遐⑮，然後成為孝子。此

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 ①祝髮——剃去頭髮。祝，通“劓”，削斷。②鞞巾——古代男子束髮的頭巾，此處“鞞”作動詞用，猶“裹”。③冠冕——戴帽子。
④九土——九州之土地。據《書·禹貢》，九州之土分別爲：冀州白壤，兗州黑墳，青州白墳，徐州赤墳，揚州塗泥，荊州塗泥，豫州壤，梁州青黎，雍州黃壤。資——供給，提供資源。⑤葛——葛衣，蠶絲織物。
⑥越——即越國。輒沐之國——古代傳說中國名，亦作“駭（kai）沐之國”。舊注家認爲即是“儋耳”，在今海南島。⑦鮮——通“解”，剖開。⑧宜弟——多生兒子。意同“宜男”。⑨大父——古人稱謂祖父。⑩大母——古人稱謂祖母。⑪炎人之國——炎人，也有作“啖人”（噉人）的。據《墨子·魯問》孫詒讓注引《後漢書·南蠻傳》云：“交阯其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⑫親戚——此處專指父母。
⑬彘——割肉離骨。⑭儀渠——亦作“義渠”，西戎之一，分布于岐山、涇水之北今甘肅省慶陽、涇川縣一帶。春秋時地近秦國。⑮登遐——升天成仙。遐，是“霞”的通借字。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鬥。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①，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②？”

- ①車蓋——古代車子上的圓形傘蓋，用以遮陽蔽雨。②爲——通“謂”。

均，天下之至理也，連于形物亦然①。均髮均懸，輕重而髮絕②，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③。人以爲不然，自有知

其然者也。詹何以獨繭絲爲綸^④，芒針爲鈎^⑤，荆篠(xiǎo,小)爲竿^⑥，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于百仞之淵、汨(gǔ,古)流之中^⑦，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⑧，蒲且子之弋也^⑨，弱弓纖繳(zhuó,濁)^⑩，乘風振之，連雙鵠于青雲之際^⑪。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⑫，放(fàng,仿)而學釣^⑬，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于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①連於——屬於。 ②輕重而髮絕——受力有輕重而頭髮斷絕。

③其絕也莫絕——原來會斷絕的也不斷絕了。以上幾句當出自《墨子·經說下》。

④詹何——戰國時期哲學家。楚國人。繼承了楊朱的“爲我”思想。和道家思想接近。綸——絲綫，常指釣絲。 ⑤芒針——針身纖細而長，形如麥芒，故名。 ⑥荆篠——細荆條。篠，小竹。

⑦汨流——激流。 ⑧先大夫——當爲詹何已故世之父。 ⑨蒲且子——古代楚國善於射鳥的人。弋——以細繩繫在箭上射。

⑩繳——繫在箭上的生絲繩，射鳥用。 ⑪鵠——即“鵠鵠”，亦稱“黃鵠”，體羽黃色，翼尾中央黑色，鳴聲婉轉動聽。 ⑫因其事——根據這件事。 ⑬放——通“仿”，仿效。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①，同請扁鵲求治^②。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③，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④。”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⑤，故足于謀而寡于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于

慮而傷于專^⑥。若換汝之心，則均于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⑦，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于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⑧，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于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 ①公扈，齊嬰——一為魯國人，一為趙國人。事迹無考。 ②扁鵲——戰國時名醫。姓秦，名越人。精通各科醫學。 ③府藏——腑臟。
④驗——症狀，征兆。 ⑤志——意志。氣——氣質，身體素質。
⑥傷——妨害。專——任性，固執。 ⑦毒酒——指用作麻醉劑的藥酒。 ⑧有——據有。

匏巴鼓琴而鳥舞魚躍^①。鄭師文聞之^②，棄家從師襄游^③。柱指鈞弦^④，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于心，外不應于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⑤，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于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⑥，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⑦，溫風徐迴，草木發榮^⑧。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⑨，霜雪交下，川池暴沍(hù,戶)^⑩。及冬而叩徵(zǐ,子)弦以激蕤(ruí)賓^⑪，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⑫，則景風翔^⑬，慶雲浮^⑭，甘露降，醴泉湧^⑮。師襄乃撫心高蹈曰^⑯：“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⑰，鄒衍之吹律^⑱，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①匏巴——傳說中的音樂家，善鼓琴。

②師文——春秋時鄭國

的樂師，善彈琴瑟。 ③師襄——春秋時魯國的樂官，善彈琴、擊磬。孔子曾跟他學琴。 ④柱指——確定音位。柱，亦稱“品”，為琴、瑟等撥弦樂器的指板上的弦枕，用以確定音位。鈞弦——調諧琴弦。“鈞”通“均”，調和。 ⑤且——姑且。小——通“少”。稍稍。假——猶“假貸”，寬容。 ⑥商——我國傳統五聲音階以宮、商、角、徵、羽為五個音級。古人以商為五音中的金音，聲淒厲，與肅殺的秋色相應。召——招致。這裏指撥動琴弦，奏出某律的曲調。南呂——十二律中的第十律，相對於一年中的陰曆八月份（以下注皆以陰曆計），故作為秋聲與商弦相配合。十二律為我國古代律制，偶數各律稱“呂”，奇數各律稱“律”。 ⑦角——五音之一。屬木音，與春天相應。激——激發。這也與“召”相同，表示扣動琴弦，奏出某律的曲調。夾鐘——第四律，相對於二月份，故與角弦相配合。 ⑧發榮——開花。 ⑨羽——五音之一。屬水音，與冬天相應。黃鐘——第一律，相對於十一月份，故與羽弦相配合。 ⑩暴——突然。沍——冰凍。 ⑪徵——五音之一。屬火音，與夏天相應。蕤賓——第七律，相對於五月份，故與徵弦相配合。 ⑫命——任命，引申為使用。宮——即宮調，指以七聲之一的宮聲為主的調式。七聲，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配以十二律，可得八十四宮調。 ⑬景風——祥和之風。翔——迴旋而飛。 ⑭慶雲——一種彩雲，古人以為祥瑞之氣。 ⑮澧泉——甘美的泉水。澧，通“醴”。 ⑯撫——通“拊”，拍擊。高蹈——跳躍。形容驚喜。 ⑰師曠之清角——傳說春秋時樂官師曠為晉平公用琴彈奏清角，始奏，有白雲從西北方升起；再奏，狂風暴雨驟至；三奏，大地震動，撕裂帷幕，席卷房瓦，震碎祭器。結果晉國大旱，赤地三年。這裏用來形容音樂對外物的感化。清角，用角音獨奏的樂曲。 ⑱鄭衍——齊國人，戰國末期哲學家，陰陽家的代表人物。吹律——用管、笙、竽等簧管樂器吹奏樂律。律，即十二律當中屬於奇數的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相傳鄭衍吹律，使北方不毛之地得到暖氣，滋生五穀。

薛譚學謳于秦青^①，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錢于郊衢^②，撫節悲歌^③，聲振林木，響遏行雲^④。薛譚乃謝求反^⑤，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

娥東之齊^④，匱糧，過雍門^⑤，鬻歌假食^⑥。既去而餘音繞梁欂^⑦，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⑧，一里老幼悲愁，垂淚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biàn,變)舞^⑨，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⑩。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fàng,訪)娥之遺聲^⑪。”

①薛譚，秦青——古代傳說中秦國的兩名善歌的人。謳——歌唱。

②郊衢——城外的大路。③撫——通“拊”，拍打。節——一種古代樂器，用竹編成，上合下開，形狀像箕，可以拍打成聲，用作歌唱的伴奏。

④響遏行雲——形容歌聲嘹亮，高入雲霄，把流動着的雲朵也阻住了。遏，阻止。⑤謝——認錯，道歉。⑥韓娥——古代傳說中韓國善歌的人。⑦雍門——齊國的城門。⑧鬻——賣。假——借。

⑨梁欂——棟梁。⑩曼聲哀哭——長聲哀哭。⑪抃舞——因歡欣而鼓掌舞蹈。抃，兩手拍擊。⑫厚賂——多多地贈送財物。

發——遣送。⑬放——通“仿”，仿效。

伯牙善鼓琴^①，鍾子期善聽^②。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③！”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陰^④，卒(cù,醋)逢暴雨^⑤，止于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林之操(cáo)^⑥，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⑦。伯牙乃舍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像猶吾心也。吾于何逃聲哉？”

①伯牙——古代傳說中春秋時代人，善彈琴。②鍾子期——傳說中春秋時代人，極善知音。③洋洋——形容浩大的樣子。④泰山之陰——泰山北麓。

⑤卒——同“猝”。突然。⑥霖雨——連綿大雨。操——琴曲的一種，曲調淒婉，一般爲表達內心憂慮，處世困窮

而作。 ⑦趣——意旨。 ⑧逃聲——隱匿自己的聲音。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①。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②。穆王薦之^③，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④，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荐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⑤。”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⑥。巧夫鎖(hàn, 漢)其頤^⑦，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⑧。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⑨。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⑩。王諦料之^⑪，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⑫，則口不能言^⑬；廢其肝，則目不能視^⑭；廢其腎，則足不能步^⑮。穆王始悅而嘆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⑯。夫班輸之雲梯^⑰，墨翟之飛鳶^⑱，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gǔ, 古)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⑲，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⑳。

①不至弇山——弇山，即崦嵫山，在今甘肅省天水縣西境。古代常用來指日沒的地方。此句的“不”字當爲衍文。考本書《周穆王篇》以及《穆天子傳》都載有穆王“升於弇山”或“西觀日之所入”之事，故應正爲“至弇山”。

②獻工——奉獻技藝。 工，指工巧，技藝。 偃師——虛構的人物。

③薦——接見。 ④日——他日。 以——與。 ⑤倡——倡優，古代以樂舞戲謔爲業的藝人。這裏指歌舞戲謔，作動詞。 ⑥信

人——真人。 ⑦鎖——通“掇”，抑下。 ⑧盛姬——周穆王的寵姬。

⑨瞬——眨眼睛。 招——勾引。 ⑩傳會——同“附會”，湊合。 白、黑、丹、青——皆為可作顏料的礦物，如白堊、黑炭、丹砂和青礬(huò)。

⑪諦——注意，仔細。 料——計點，檢視。 ⑫廢——這裏作“除掉”、“拿去”解。 ⑬口不能言——古人認為心主思，無心則無思，無思則不能言。

⑭目不能視——古人認為肝經主目，無肝則目不能視。 ⑮足不能步——古人認為腎者精神之舍，性命之根，廢其腎故不能行。 ⑯貳車——副車。 古代帝王外出時的從車。

⑰班輸——即魯班，姓公輸名班。春秋時魯國人。我國古代著名的建築工匠。 雲梯——古代攻城時攀登城牆的長梯。傳說為魯班所創。

⑱飛鳶——傳說墨翟用木頭製成飛鳶，能飛翔。 ⑲東門賈——魯班的弟子。禽滑釐——戰國初人。初受業於子夏，後學於墨子，盡傳其學，尤精研攻防城池的戰術。 ⑳規矩——校正圓形和方形的兩種木工用具。 本句謂魯班和墨翟兩人自愧不如，拿着規和矩，老老實實地從頭學起。

甘蠅①，古之善射者，彀(gòu，够)弓而獸伏鳥下②。弟子名飛衛③，學射于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④，又學射于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⑤，以目承牽挺⑥。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眦⑦，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鼈懸虱于牖⑧，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睹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箛(gǎn，感)射之⑨，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撫膺曰⑩：“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于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于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hàn，汗)之⑪，而無差焉。于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于塗，請

爲父子。尅臂以誓^⑫，不得告術于人。

①甘蠅——古代傳說中善於射箭的人。 ②彀弓——拉滿弓弦。

③飛衛——古代傳說中的善射者。 ④紀昌——古代傳說中的善射者。

⑤偃卧——仰卧。機——這裏專指織布機。 ⑥牽挺——織布機上提綜的踏腳板。因其上下動作，故可練目不瞬。

⑦錐末——錐尖。 例——通“到”。 ⑧羴——牛尾毛。 ⑨燕角之弧——用燕國出產的牛角做襯的弓。

朔蓬之箛——用楚國蓬梗做成的箭。朔，當爲“荆”字之誤。荆，楚國，出產良竹。蓬，蓬草，幹可做箭。箛，箭幹。

⑩膺——胸膛。 ⑪棘刺——荆棘的尖刺。扞——“捍”的異體字。防衛。

⑫尅臂——在臂上刻劃下記印。尅，通“刻”。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①。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②，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③；良冶之子，必先爲裘^④。’汝先觀吾趣^⑤。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⑥，六馬可御^⑦。”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嘆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于足，應之于心。推于御也^⑧，齊輯乎轡銜之際^⑨，而急緩乎唇吻之和^⑩；正度乎胸臆之中^⑪，而執節乎掌握之間^⑫。內得于中心，而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⑬，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⑭，誠得其術也。得之于銜，應之于轡；得之于轡，應之于手；得之于手，應之于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⑮；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⑯；迴旋進退，莫不中節^⑰。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⑱，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⑲；未嘗覺山谷之嶮^⑳，原隰之夷^㉑，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zhì,志)之！”

- ①泰豆氏——古代傳說中善於駕馭馬車的人。也作“大(tài)豆”。
- ②執禮——遵行禮節。 甚卑——指態度十分謙卑。 ③良弓——指善于製弓的人。 箕——柳條編製的簸箕。 ④良冶——善于鑄造金屬器具的人。 裘——這裏指補綴皮袍。“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句見於《禮記·學記》，其意謂學習專業必須先練好有關的基本功。 ⑤趣——通“趨”，疾走。 ⑥六轡——古代一般是一車四馬，共有八轡，但外側兩驂馬的內轡是拴在車身上的，所以御者手中持有六根轡。轡，纏繩。 ⑦六馬——古代天子大駕以六馬馭車。
- ⑧推——推求，類推。 ⑨齊——協調。 輯——原指車輿。這裏指駕車的馬匹。 銜——橫在馬口中備策勒的鐵片。殷、周時代用青銅製作。 ⑩急緩乎脣吻之和——指車速快慢，與吆喝聲的輕重相合。
- ⑪正度——掌握適當的分寸。謂心中有數。 ⑫執節——控制一定的節奏。 掌握之間——指手掌中握持的纏繩的鬆緊。 ⑬履繩——意謂循着準繩。繩，直，正。旋曲中規矩——指車馬在行進中迴曲盤旋合乎法度。規矩，即規則，法度。 ⑭致遠——到達遙遠的地方。
- ⑮策——馬鞭。 ⑯二十四蹄——造父習御，當以天子六馭爲準，所以有二十四蹄之說。 ⑰中節——合於節度。 ⑱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意即在僅僅能容下車輪的小路上行駛車輛。 ⑲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意即在僅僅能容下馬蹄的險道上駕馭馬匹。 ⑳嶮——即“嶮巖(xī)”。形容道路艱險崎嶇。 ㉑原——平原。 隰——低下的濕地。 夷——平坦。

魏黑卵以睚嫌殺丘邴章^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仇。丹氣甚猛^②，形甚露^③，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④。恥假力于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節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刀，披胸受矢^⑤，鏖鏖摧屈^⑥，而體無痕撻^⑦。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鷺也^⑧。來丹之友申他曰^⑨：“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⑩，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

“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①，一童子服之^②，却三軍之衆^③，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④，請先納妻子^⑤，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⑥，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⑦，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yàn,宴)焉若有物存^⑧，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⑨，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騄(huò)然而過^⑩，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于事^⑪，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⑫，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于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于門，擊之三下，如投虛^⑬。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⑭？”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嘆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yī,誼)疾而腰急^⑮。”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⑯，遇我于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強(qiǎng,搶)^⑰。彼其厭(yā,鴨)我哉^⑱！”

①黑卵，丘邴章——傳說中春秋時代的人。睚嫌——私恨。

②氣——膽氣。 ③形——身體。露——即瘦弱。 ④稱兵——舉起兵器。 ⑤披——敞開。 ⑥鉞鏑摧屈——刀箭的尖鋒摧折彎曲。

鉞，鏑，都是指刀劍等銳器的刃端。 ⑦體無痕撻——身體上不留下傷痕。“痕撻”當為“撻痕”之倒誤。一說“撻”為衍文。 ⑧雛鷇——

雛鷇小鳥。尚待母禽哺食的小鳥叫做“鷇”。 ⑨申他——傳說中春秋

時人。 ⑩易——輕賤，蔑視。 ⑪孔周——傳說中春秋時的衛國人。殷帝——即成湯。商朝第一個帝王。 ⑫服——佩帶。 ⑬三軍——春秋時，大國多設三軍，如楚國稱為中軍、左軍、右軍。 ⑭僕御之禮——僕役馬夫等下等人所應遵行的禮節。 ⑮納——進獻。這裏有做抵押的意思。 ⑯泯然——形容事物盡滅，不見踪影的樣子。泯，盡。 際——原指兩牆相合處的縫。這裏泛指“縫隙”。 ⑰旦——天亮。 昧爽之交——指黎明，天色將亮未亮時。昧，暗昏，爽，明亮。 ⑱淡淡焉——隱隱約約地。形容像水晃動的影子。 ⑲竊竊然——猶“察察”，形容音量不大但很清晰的響聲。 ⑳蹷然——刀裂物的聲音。 ㉑無施於事——沒有使用過。 ㉒晏陰之間——指天氣半晴半陰。晏，天色清明無雲。 ㉓投虛——落在虛空裏。 ㉔蚩——通“嗤”，譏笑。 ㉕噬疾——咽喉疼痛。噬，咽喉。腰急——腰部痠痛。急，即痛苦。 ㉖疇昔——剛才，日前。 ㉗支強——四肢僵硬。支，通“肢”。強，僵直。 ㉘厭——即“厭勝”。古代方士的一種巫術，謂能以詛咒制服人或物。

周穆王大征西戎^①，西戎獻鍔鍔之劍^②，火浣之布^③。其劍長尺有咫^④，練鋼赤刃^⑤，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⑥，傳之者妄。蕭叔曰^⑦：“皇子果于自信^⑧，果于誣理哉^⑨！”

①西戎——古西北戎族的總稱。 ②鍔鍔——也作“昆吾”，古劍名。 ③火浣之布——石棉布的舊稱。由于可以用火燒除去石棉布上的污漬，故名。 ④咫——古代長度單位，周制八寸，合今制市尺六寸二分二釐。 ⑤練鋼——即是純鋼。練，通鍊，謂除去雜質，使物純淨或堅韌。赤刃——鋒利的刀刃。赤，喻刀鋒鋼質真純。 ⑥皇子——即皇太子。歷代注家皆以“皇子”爲魏文帝曹丕。《抱朴子·論仙》：“魏文帝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末期二物畢至，帝乃嘆息，遽毀斯論。” ⑦蕭叔——當爲與魏文帝曹丕同時代的人。 ⑧果——敢於決斷。此處指固執妄斷。 ⑨誣理——不

信客觀事理。誣，作動詞用。即歪曲，不相信。

今 譯

殷湯問夏革道：“遠古之初有物存在嗎？”

夏革回答說：“遠古時代沒有物存在，現在怎麼會有物存在呢？今後的人如果說現在沒有物存在，可以嗎？”

殷湯又問：“這樣說，事物的產生就沒有先後之分了嗎？”

夏革回答：“事物的開端和終結，本來就沒有固定的準則。開端或者就是終結，終結或者就是開端，又如何知道它們的究竟呢？但是如果說物質存在之外還有什麼，事情發生之先又是怎樣，我就不知道啦。”

殷湯再問：“那麼天地八方有極限和窮盡嗎？”

夏革回答：“不知道。”

殷湯一個勁地問。夏革才回答道：“既然是空間，就沒有極限，既然是事物，就沒有窮盡，那麼我憑什麼知道呢？因為空間的沒有極限之外肯定連‘沒有極限’也沒有，事物的沒有窮盡之中肯定連‘沒有窮盡’也沒有。沒有極限又連‘沒有極限’也沒有，沒有窮盡又連‘沒有窮盡’也沒有，於是我從這裏知道空間是沒有極限的，事物是沒有窮盡的，而不知道它們是有極限有窮盡的。”

殷湯聽罷又問：“四海的外面有什麼呢？”

夏革回答：“像四海之內一樣。”

殷湯追問道：“你用什麼來證明呢？”

夏革回答：“我向東方行走到達營州，見那裏的人民像這裏的一樣；我問營州以東的情況，他們說也像營州一樣。我朝西方行走到達幽州，見那裏的人民像這裏的一樣；我問幽州以西的情況，他們說也像幽州一樣。我以此知道四海之內、四方蠻荒、大地極邊都

沒有什麼差別。所以事物大小遞相包含，沒有窮盡和極限。包含萬物，如同包含天地一樣；包含萬物因此不窮不盡，包含天地因此無極無限。我又怎麼知道天地之外沒有比天地更大的東西存在呢？這也是我所不知道的。但是天地也是事物，事物總有不足，所以從前女媧氏燒煉五色石來修補天地的殘缺；斬斷大龜之足來豎立四方的極邊。後來共工氏與顓頊爭帝，一怒之下，撞着不周山，折斷了支撐天空的大柱，斷絕了維系土地的巨繩。結果天穹傾斜向西北方，日月星辰在那裏就位；土地鋪填不滿東南部，百川積水朝那裏匯集。”

殷湯又問道：“事物有巨細之分嗎？有長短之分嗎？有同異之分嗎？”

夏革回答：“渤海以東不知幾億萬里的地方，有一片浩瀚的海洋，真是無底的深谷。它下面沒有底，叫做‘歸墟’。八方、九天的水流，天際銀河的波浪，無不傾注於此，但它的水位却既不增加也不減少。

“大海上有五座大山，一叫岱輿，二叫員嶠，三叫方壺，四叫瀛洲，五叫蓬萊。每座山上下周圍三萬里，山頂平地九千里。山與山之間，相距七萬里彼此分列着。山上的樓臺亭觀都是金玉建造，飛鳥走獸一色純淨白毛，珍珠寶石之樹遍地叢生，豐盛的瓜果都有美味，吃了可長生不老。山上居住的都是仙聖一類的人，一早一晚，飛來飛去，相互交往，不可勝數。但五座山的根却不同海底相連，經常隨着潮水波濤上下顛簸，來回漂流，不得片刻安止。

“仙聖們爲之苦惱，向天帝申訴。天帝唯恐這五座山流向西極，使仙聖們失去居處，便命令北方之神禺強，派十五只巨大的海龜擡起頭來，把大山頂在上面。分三批輪班，六萬年輪換一次。這樣，五座大山才得以聳立不動。但是，‘龍伯之國’有個巨人，提起腳板不用幾步就來到五座山前，投下釣鈎，一釣就兼得六只海龜，一併負

在肩上，快步走向自己的國家，燒灼它們的甲骨來占卜凶吉。於是岱輿和員嶠這兩座山便漂流到北極，沉沒在大海裏，仙聖們流離遷徙的不計其數。天帝大為震怒，便逐漸減削‘龍伯之國’的版圖，使之狹窄，逐漸縮短龍伯國民的身材，使之矮小。到了伏羲、神農的時代，那個國家的人身高還有數十丈。

“從中國向東四十萬里有一個僬僥國，那兒的人民身長一尺五寸。東北極地有一種人名叫諍人，身長九寸。荊州以南有一種叫冥靈的大樹，以五百歲為春天，五百歲為秋天。上古時候有一種大椿樹，以八千歲為春天，八千歲為秋天。朽木糞壤之上長的野菌靈芝，早晨出生，黃昏死亡。春夏季節有小蟲叫蟻蠓和蚊蚋，每逢下雨而生，一見太陽就死。窮發國的北方有個大海，叫做天池，其中有魚，它體寬數千里，體長與之相副，名叫鯤。那裏還有一種鳥，名叫鵬，翅膀張開就像天邊的雲彩，它的身體也與之相稱。世間的人們難道知道有這種東西嗎？大禹巡游時看到它，伯益知道了，就給它取個名字，夷堅聽說了，就將它記載下來。

“長江的水濱之間生長着一種細小的昆蟲，它們的名字叫做焦螟，成羣地飛聚在蚊子的眼睫毛上，彼此不相觸及。棲宿來去，蚊子都覺察不到。眼力特好的離朱和子羽大白天拭目揚眉仔細望去，也看不見它們的形體。聽覺特靈的魴俞和師曠，深夜時搔耳俯首用心聽去，也聽不到它們的聲音。唯有黃帝和容成子住在空峒山上，一齊齋戒三月，心同死灰，形如枯木，才徐徐以精神來視察，看見它們的形體魁然如同嵩山的大丘，慢慢用元氣來諦聽，聽到它們的聲音砰砰然如同雷霆的巨響。

“吳國、楚國生長着一種高大的樹木，名字叫柚。碧綠的樹葉冬天常青，朱紅色的果實味道酸甜。吃它的果皮和果汁，可以治癒因體氣鬱結而發生的痙攣昏厥。中原一帶的人視為珍寶，但渡過淮河來到北方種植，它就變成了不堪食用的枳實。八哥不飛過濟

水，狗獾渡過岷江就死，是地方水土使它們這樣的。雖然事物的形體氣質都不相同，但各自的情性對於各自生長的環境都是相均衡的，不能相互更換。生理都已完備，天分都已充足。我憑什麼來識別它們之間的巨細之分？識別它們的長短之分？識別它們的同一異之分呢？”

太行、王屋這兩座大山，方圓七百里，高達幾千丈，本來座落在冀州的南部、河陽的北邊。

北山有一位老漢名叫愚公，年紀將近九十歲了，他家門面對高山而住。苦於山北交通的阻塞，來往道路的迂曲，便召集全家人來商議。他說：“我和你們一道竭盡全力削平險阻，使道路直通豫州南部，抵達漢水南邊。行嗎？”

大家一聽，紛紛表示贊成。但他的妻子却疑惑地說：“憑你這點力氣，還不够對付那個名叫魁父的小土丘，怎能搬得掉太行、王屋這兩座大山呢？再說，那些泥土石塊朝哪兒放呢？”

大家異口同聲地說：“把它們扔到渤海的岸邊，隱土的北面去。”

於是，愚公便帶領兒孫之中能挑擔子的三個人，砸石頭，挖泥土，用箕筐把土石運到渤海之濱。他的鄰居京城氏的寡婦，有一個男孩子，剛七八歲，也蹦蹦跳跳地跑去幫忙。他們從冬到夏，才能往返一次。

河曲有個老頭名叫智叟的，嘲笑着勸阻愚公說：“你也傻得太過分啦！憑你這點殘年餘力，還不能拔掉山上的一棵小草，怎能對付那些泥土石塊呢？”

愚公長嘆一聲，回答說：“你太頑固了，頑固得一竅不通，你簡直還不如那個寡婦和不懂事的小孩。即便我死了，還有兒子在呀！兒子生孫子，孫子又生兒子；孫子的兒子又有兒子，他的兒子又有

孫子。子子孫孫，沒有窮盡；但是山上的土石却不會再增加了，還怕挖不平它嗎？”河曲智叟聽罷，無言可對。

山神聽到了，害怕愚公他們沒完沒了地挖下去，便去稟告天帝。天帝被愚公的誠心所感動，就命令大力神夸娥氏的兩個兒子去背起大山，一座放在朔方的東部，一座放在雍州的南部。從此以後，冀州的南部直到漢水的南邊，道路平坦，暢通無阻。

夸父不自量力，想要追上太陽的影子，一直趕到太陽沒落處的隅谷旁邊。他渴極了，想得到水喝，就跑去飲黃河、渭河的水。黃河、渭河的水不夠喝，他又向北奔去，想去喝大湖裏的水。還沒有到達半路上他就渴死了。他丟棄掉的手杖，為尸體的脂膏和肌肉所浸潤，生長成一片茂密的樹林，名叫鄧林。鄧林蔭蔽廣闊，方圓達幾千里。

大禹說：“天地四方之間，四海之內，大自然以日月的光芒來照耀它，以星辰的運行作為它的計度，以四時的變化安排它的秩序，以歲星的循環規定它的紀年。神妙的靈氣所產生的萬事萬物，都具有各自的形狀，或者短命，或者長壽，只有聖人才能通曉它們的規律。”

夏革說：“但是也有不須依靠神靈之氣而產生的，不須依靠陰陽運動而成形的，不須依靠日月光芒而明亮的，不須依靠殺戮而短命的，不須依靠保養而長壽的，不須依靠五谷而飽的，不須依靠絮帛而暖的，不須依靠車船而行的，它的一切都自然而然，不是聖人所能通曉的。”

大禹治理水土，迷失了道路，錯到了一個國家。它瀕臨北海的北邊，不知道距離中國有幾千萬里之遙。這個國家名叫終北，遼闊得不知道邊境的界限。這裏沒有風雨霜露，不生長鳥獸、蟲魚、草木

之類的生物。四方都是一望平川，周圍環繞着層層疊疊的高山。在國土正中有一座山，名叫壺嶺。樣子像只小口的陶罐。山頂有個洞口，形狀像個圓環，名叫滋穴。其中有水噴湧而出，名叫神漢，氣味清香勝過蘭椒，味道甜美賽似醪醴。一個源泉分爲四道水流，灌注到山下，又在國土上循環盤繞，到處流遍。

這兒土氣調和，沒有瘟疫。人民性情委婉隨和，不去競逐，不去爭鬥；心地柔順，品格怯弱，從不驕傲，從不妒忌；老少同居，不分君臣，不分貴賤；男女雜游，不需媒妁，不要聘禮；臨水而居，不耕土地，不種莊稼；土氣溫適，不織布帛，不穿衣服；百年而死，不會短命，不會生病。這兒的人民繁衍興旺，丁口無數，只有喜悅安樂，沒有衰老哀苦。

這兒的風俗愛好歌唱，成羣結隊，輪流唱歌，歌聲終日不停。饑疲倦了就喝神漢的水，力量和心神立刻得到恢復。喝多了就要醉倒，十多天才會醒來。用神漢的水洗澡，膚色潔白光滑，香氣經十多天才消失。

周穆王在北方巡遊時經過這個國家，居住三年，留連忘返。回到本國以後，他思慕“終北之國”，精神悵惘恍惚，不進食酒肉佳肴，不親近嬪妃美女，過了好幾個月才恢復常態。

管仲勸齊桓公趁巡遊遼口之便，一同到那個國家去。幾乎要起行的時候，隰朋勸阻說：“大王身在寬廣的齊國，有着衆多的人民、壯麗的山川、豐富的物產、隆盛的禮義、華美的服飾、衆多的美女、滿朝的忠臣；一聲呼喝就能召集兵卒百萬，隨意指揮便可使得諸侯從命，又爲什麼要羨慕別人而舍棄齊國的社稷，到那些外族人的國家去呢？這是仲父老糊塗了，怎麼能聽從他呢？”

齊桓公便打消了出游的念頭，又把隰朋的話告訴了管仲。管仲說：“這本來就不是隰朋所能理解的。我還怕不能確切地了解那個國家呢。如果真能去成，那麼齊國的富饒又有什麼值得留戀？隰朋

的話又有什麼值得顧及的呢？”

南方的人剪短頭髮，赤身裸體；北方的人包頭束髮，身穿皮襖；中原的人頭戴帽子，穿衣束裙。九州土地擁有的資源，供人們或者務農或者經商，或者種田，或者打魚，這正如冬穿皮襖，夏穿葛衣，下水乘船，上岸坐車一樣，是不學而會的，是靠隨順本性而自然形成的。

越國的東面有個叫輒沐的國家，那裏的人生出第一個嬰兒，就開膛剖肚地拿來吃掉，說這樣能使今後多生兒子。一旦祖父死了，他們就把祖母背到野外去扔掉，說不能同鬼的老婆住在一起。

楚國的南邊有“炎人之國”，他們的父母死了，家裏的人便割下屍體上的肉扔掉，然後把骨骸掩埋起來，這樣才算是孝子。

秦國的西面有“儀渠之國”，父母死了，他們就聚積柴火，焚燒屍體。看見火燄熏騰，煙氣上升，就說是死人登天成仙了，這樣才得稱為孝子。

這些做法，在那裏官方當成政事來抓，在民間作為風俗來做，大家都不感到奇怪。

孔子在東方游歷，看見路旁有兩個小孩在爭辯。孔子問他們爭論的原因。一個小孩說：“我認為太陽剛出來的時候離人最近，到了中午離人最遠。”另一個小孩認為太陽早上離人最遠，中午離人最近。

前一個小孩說：“太陽剛出升的時候有車蓋那樣大，到了中午，却只有盤子那樣大，這不是近大遠小的緣故嗎？”

後一個小孩說：“太陽剛升起時，天氣還涼颼颼的，中午就熱得像在湯鍋裏，這不是近熱遠涼的道理嗎？”

孔子無法判斷誰是誰非。兩個小孩笑着說：“誰說你是一個見

多識廣的人呀？”

均衡，這是天下最公正的道理，對於有形的事物也是如此。譬如頭髮所受的拉力均衡，懸挂重物就不會斷絕。如果輕重不勻，頭髮就會斷絕，這是力量不均衡的緣故。如果力量均衡，則原來會斷絕的也不斷絕了。人們以為不是這樣，但自然有懂得這個道理的人。

詹何用蠶繭上抽下來的獨根絲縷作為釣絲，用纖細的芒針作為釣鉤，用細柔的荊條作為釣竿，剖開飯粒作為魚餌，從幾十丈的深淵和滔滔激流之中，釣起一條就可以裝滿一車子的大魚，而且釣絲不斷，魚鉤不直，釣竿不彎。

楚王聽說這件事，感到十分驚奇，就把他召來，問其中的緣故。詹何答道：“我曾經聽先父說，蒲且子射鳥的時候，拿起柔弱 的 弓箭，系上纖細的絲繩，乘風拉弦，一箭就從高空射下兩只黃鸝。這是用心專一，手力均衡的緣故。我就根據這件事，仿效他的榜樣，學習釣魚。釣了五年，方才掌握其中的規律。當我在河邊拿起釣竿的時候，心中沒有一些雜念，只想着魚；投出釣絲，沉下魚鉤，手力沒有輕重之差，外物不能擾亂我的心神。魚看見我的鈎餌，如同下沉的塵埃、聚攏的泡沫，就毫不懷疑地吞下。這就是我能以弱小制服強大，以輕物招來重物的道理。大王治理國家如果也能像這樣的話，那麼天下都可運轉于手掌之中，還用得着幹其他的什麼事嗎？”

楚王說：“好啊！”

魯國的公扈和趙國的齊嬰這兩個人患有疾病，一同去請名醫扁鵲治療。扁鵲給他們醫治。疾病痊癒以後，扁鵲對公扈和齊嬰說：“你們這種疾病，由于外界侵擾腑臟所造成，本來就是藥物和針石可以治愈的。現在你們還有與生俱來的疾病，同身體一道發

展，現在替你們徹底根治，怎麼樣？”

公扈和齊嬰說：“請先聽你講講這種病的症狀。”

扁鵲對公扈說：“你心志強盛而氣質柔弱，所以善於謀慮，但缺乏決斷。齊嬰則心志薄弱，但氣質強盛，因此缺乏謀慮而過於固執。如果把你倆的心對換一下，那就都得到好處啦。”

於是，扁鵲就給他們兩人灌下毒酒，使他們昏迷三天；接着剖開胸膛，取出心臟，對換安置；然後再給他們服用一種神奇的藥。兩人醒來以後就像以前一樣健康。

他們告別扁鵲，各自回家。於是，公扈回到了齊嬰的屋裏，而且據有了他的妻子兒女。齊嬰的妻子兒女不認識他。齊嬰則來到了公扈的家裏，據有了他的妻子兒女。公扈的妻子兒女也不認識他。結果這兩家人便相互爭吵起來，找到扁鵲，請他辨別。扁鵲說明了事情的原由，這場官司方才平息。

邨巴彈起琴來，鳥兒聞聲翔舞，魚兒聽音跳躍。鄭國的樂師師文聽說了，就拋棄家業，去拜樂官師襄為師。他確定音位，調整琴弦，學了三年都奏不成樂章。

師襄說：“你可以回家啦！”

師文放下琴，嘆口氣說：“我並不是不會調整琴弦，也不是不能彈奏樂章。我所存念的不在於琴弦，所向往的也不在於聲樂。現在我對內還不能掌握自己的心意，對外還不能使樂器與心意相應和，所以就不敢放手去彈動琴弦。請再給我幾天時間，看看我今後的學習效果吧。”

沒過多少時候，師文又去拜見師襄。師襄問道：“你的琴彈得怎樣啦？”

師文回答：“已經掌握啦。請讓我試彈給您聽聽。”

於是，正當春天的時候，他叩響了屬於金音的商弦，彈奏出代

表八月的南呂樂律。琴聲響處，忽然刮來了涼爽的秋風，草木都結出了豐碩的果實。

面對秋色，他又叩響了屬於木音的角弦，彈奏出代表二月的夾鐘。一時間，溫暖的春風徐徐吹拂，綠樹青草開花吐豔。

面對夏日，他又撥動屬於水音的羽弦，奏出代表十一月的黃鐘。忽然間，霜雪交加，河水凍結。

面對冬景，他再撥動屬於火音的徵弦，奏出代表五月的蕤賓，只看見陽光熾烈，堅冰立散。

樂曲將終，他換用宮調，合奏四弦，頓時祥和之風徐徐迴翔，吉慶彩雲冉冉浮現，清涼甘露從天而降，甜美泉水自地湧出。

師襄高興得拍胸雀躍地說：“你的演奏太精妙啦！即使是師曠彈奏的清角之曲，鄒衍吹出的笙管樂律，也比不上你的高超。他們都將要挾着琴瑟、拿着笙管跟在你後面跑啦！”

薛譚向秦青學習唱歌，還未曾學完秦青的技巧，就自以為已經完全掌握了，便告辭回家。

秦青也不挽留，在城外的大路旁爲他餞行，在席上敲起拍板，慷慨悲歌。歌聲振動林木，連飄動的浮雲也停住了。薛譚聽了，便向他認錯，請求返回重新學習，從此再也不敢說回家的事了。

秦青回頭對他的朋友說：“從前韓娥東去齊國，路上糧食吃完了，經過雍門的時候，她就靠賣唱來換取食物。她離開以後，歌聲的餘音還在房屋的棟梁上久久縈繞，三天都不斷絕，附近的居民還以為她並沒有離去。

“她經過旅店的時候，旅店裏的人侮辱她。韓娥便拖長聲音，哀哀地哭泣。全鄉的男女老少無不爲之悲愁，垂淚相對，整整三天吃不下東西，急忙去追趕她。韓娥回來後，又爲大家引吭高歌，全鄉的男女老少無不爲之歡欣雀躍，鼓掌舞蹈，不能自禁，都忘

掉了先前的悲哀。于是大家贈給她許多財物，送她回家。所以齊國雍門一帶的人至今還擅長唱歌和悲哭，就是仿效了韓娥傳留下的聲音啊。”

伯牙擅長彈琴，鍾子期善於欣賞。伯牙彈琴，內心向往着登臨高山。鍾子期便嘆道：“好極了，巍巍峨峨就像泰山一樣！”伯牙又向往着滔滔流水。鍾子期又喝彩道：“絕妙啊！浩浩蕩蕩就像長江大河一樣！”凡是伯牙心中所想的，鍾子期都能够知道。

有一次，伯牙漫游到泰山北麓，突然遇上暴雨。他被困在巖石下面，一時悲從中來，就取琴彈奏起來。起初他彈了悲感于連綿大雨的琴曲，接着又奏出了高山崩坍的壯烈之音。每奏一曲，鍾子期立即就悟透其中旨趣。于是，伯牙便放下琴，長嘆道：“好啊，好啊，你的鑑賞力！意向和思想都像我內心的一樣。我如何能隱匿自己的心聲呢？”

周穆王去西方巡視，越過崑崙，登上弇山。在他返回的時候，還沒到達國境，路上碰見一個自願奉獻技藝的人名叫偃師。

穆王召見了他，問道：“你有什麼本領？”

偃師回答：“只要是大王的命令，我都願意嘗試。但我已經製造了一件東西，希望大王先觀看一下。”

穆王說：“明天你把它帶來，我和你一同看看。”

第二天，偃師進見周穆王。穆王召見他，問道：“跟你同來的是什麼人呀？”

偃師回答：“是我製造的歌舞伎。”

穆王驚奇地看去，只見那歌舞伎疾走緩行，彎腰擡頭，完全像個真人。巧妙啊！它抑低下巴就歌唱，歌聲合乎樂律；它擡起兩手就舞蹈，舞步符合節奏。其動作千變萬化，隨心所欲。穆王以為他

是個真的人，便叫來自己寵愛的盛姬和妃嬪一道觀看它的表演。

快要演完的時候，歌舞伎眨着眼睛去挑逗穆王身邊的妃嬪。穆王大怒，立即要殺死偃師。偃師嚇得半死，立刻把歌舞伎拆散，展示給穆王看，原來整個兒都是用皮革、木頭、樹脂、油漆和白堊、黑炭、丹砂、青腹之類的東西湊合而成的。穆王又仔細地檢視，只見它裏面有着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部則是筋骨、肢節、皮毛、齒髮，雖然都是假物，但沒有一樣不具備的。把這些東西重新湊攏以後，歌舞伎又恢復原狀。穆王試着拿掉它的心臟，嘴巴就不能說話；拿掉肝臟，眼睛就不能觀看；拿掉腎臟，雙腳就不能行走。穆王這才高興地嘆道：“人的技巧竟能與天地自然有同樣的功效嗎！”他下令隨從的馬車載上這個歌舞伎一同回國。

魯班造的雲梯，墨翟做的木鳶，他們都自認為是技能的最高水平了。他們的學生東門賈和禽滑釐聽說了偃師的技巧，就分別告訴自己的老師。於是，這兩位老師便終身不敢再談論技藝，而只有時刻老老實實地守着他們做木工用的規和矩。

甘蠅，是古代的神箭手，只要一張弓發射，就能擊落飛鳥，射殺走獸。他的學生名叫飛衛，向甘蠅學習射箭，而技巧超過了老師。

有個人名叫紀昌，又來向飛衛學習射箭。飛衛對他說：“你首先要學會不眨眼睛的本領，然後才談得上射箭。”

紀昌回到家裏，就仰面朝天躺在他妻子的織布機下，雙眼死死盯住織機的踏板。兩年之後，即使鋒利的錐尖刺到眼眶邊，他都不眨一眨眼。於是就去告訴飛衛。

飛衛說：“還不行，你必須練好眼力才可以。當你能把極小的物體看得很大，將模糊的目標看得很顯著，那時候，你再來告訴我。”

紀昌用牛尾巴毛拴住一只虱子，吊在窗口上，天天面朝南方目不轉睛地瞪着。十多天之間，虱子在眼中漸漸顯得大了起來；三年以

後，竟顯得有車輪一般大。再看看其他東西，都如山丘一樣。他使用燕國牛角加固的弓，楚國蓬幹製成的箭，朝虱子射去，利箭穿透虱心，而牛尾毛却没斷絕。於是，紀昌又跑去告訴飛衛。飛衛高興得跳將起來，拍着胸膛說：“射箭的奧妙你已經得到啦！”

紀昌完全學到了飛衛的箭術以後，算算天下能够同自己相匹敵的，不過一人而已，就圖謀殺害飛衛。兩人在野外相遇，便張弓搭箭對射起來。箭鋒在半路上相互觸碰，紛紛墜落到地下，却不揚起灰塵。飛衛的箭先射盡了，紀昌還剩下一枝。他張弓發箭，飛衛用棘刺的尖端來抵擋迎面而來的飛箭，竟無絲毫差失。

於是，兩個人激動得哭着扔掉弓，在路上相對跪拜，請求結為父子。他們在胳膊上刻下記印，發誓不把射箭的技巧告訴別人。

造父的老師名叫泰豆氏。造父剛開始跟他學習駕馭馬車的時候，對老師的態度十分謙卑恭敬，但三年過去，泰豆却不肯告訴他一點技術。於是造父更加謹慎恭謙地侍奉老師，泰豆才對他說：“古詩說：‘製弓好手的兒子，必定先學習編織簸箕；打鐵良匠的兒子，必定先學習補綴皮袍。’你先觀察我是怎樣走路的，等你走得像我一樣了，然後就可以執掌六根繮繩，能够駕馭六匹駿馬了。”

造父說：“我完全聽從您的吩咐。”

泰豆便立起一根根木樁，作為道路，每根木樁上僅够容下一只腳；又計算步距來安排木樁的間隔，然後踩在木樁上行走。只見他奔走往還，既不跌跤，也無差失。

造父向他學習，三天就全部掌握了這種技巧。泰豆贊嘆道：“你怎麼這樣聰敏？學得多迅速啊！大凡駕馭車馬，道理也同這一樣。方才你在木樁上行走，落腳得當，與心相應。把這個道理類推到駕馭車馬上，就是在繮繩和銜鐵之間協調駕車的馬匹，而在嘴裏吆喝的輕重之中掌握行車速度的快慢；在自己的胸中端正適當的尺

度，而在手掌中掌握一定的節奏。在內得之於心，在外則同馬的意願相契合。這樣，進退就像踩着準繩一般正直，盤旋就像照着圓規一樣準確，就能走得遠而氣力有餘，這便是真正掌握了駕馭車馬的技術。

“與銜鐵相得，就能與繮繩相應；與繮繩相得，就能與手掌相應；與手掌相得，就能與心神相應。于是不必依靠眼睛來視察，不必依靠馬鞭來驅趕；心神閑靜，身體端正，六繮不亂，而二十四只馬蹄所落下的地方沒有絲毫差失；迴旋進退，無不合于節度。然後就可以在除了車輪之外便容不下其他車轍的小路上行駛，可以在容下馬蹄之外便沒有多餘地盤的險道上駕馭；根本不覺得高山深谷的危險，也感不到原野洼地的平坦，看上去它們都是一樣的。我的技術都在這兒啦，你牢牢地記住吧！”

魏國人黑卵因為私仇而殺害了丘邴章。丘邴章的兒子來丹想報殺父之仇。來丹的膽氣很猛，但身體却相當孱弱，數着飯粒吃飯，順着風勢行走；雖然怒火滿腔，但無力舉起兵器來報仇。可是他又恥于去依靠別人的力量，發誓要親手用劍殺死黑卵。

黑卵凶悍勇猛，超越常人，以一可以當百。他的筋骨皮肉，都和一般人不同。伸長脖頸承受刀斧，袒露胸膛任憑箭射，刀箭的鋒刃都摧折彎曲了，而他的身體上卻沒有一點傷痕。黑卵倚仗自己的材力，把來丹看得不過像一只雛鳥。

來丹的朋友申他說：“你對黑卵仇恨極了，而黑卵輕視你也太過分啦！你打算怎樣報仇呢？”

來丹流着眼淚說：“希望你替我出出主意。”

申他說：“我聽說衛國人孔周的祖上得到商朝帝王的寶劍，一個小孩子佩着它都可以嚇退三軍人馬，你為什麼不去請來用用呢？”

于是，來丹就來到衛國，拜見孔周，態度非常卑謙。他請孔周先收下自己的妻子兒女作為抵押，然後再把自己的要求講了出來。

孔周說道：“我有三把寶劍，聽任你選擇一把。但這三把寶劍都不能殺死人，且讓我先說說它們的特點。

“第一把劍名叫含光，看上去見不着它的形狀，揮動時感不到它的存在。劍鋒過處，絲毫沒有縫隙，刺過身體而身體感覺不到。

“第二把劍名叫承影，在早晨天色將亮未亮之時，當黃昏光綫半明半暗之際，對着北面仔細觀察它，可以看見隱隱約約似乎有物體存在的樣子，但不能分辨出它的形狀。劍鋒過處，只發出輕微的聲音，經過身體而感不到疼痛。

“第三把劍名叫宵練，白天時只見它的影子而不見它的光芒，夜晚時只見它的光芒而不見它的影子。用它砍削身體，嘩然而過，劍鋒隨過，傷口隨合，雖然感到疼痛，但血水不沾刀口。這三件寶物，已經祖孫相傳十三代了，但沒有派過用場，裝在匣子裏收藏着，還不曾啓封哩。”

來丹懇求說：“雖然這樣，我還是一定要求用下的那一把。”

孔周便歸還了來丹的妻子兒女，又與他清心齋戒七天；然後當天色半晴半陰的時候，孔周跪下傳授寶劍。來丹再拜，受劍而歸。

來丹回來後，就拿着寶劍跟踪黑卵。一天，當黑卵喝醉酒仰臥在窗下的時候，來丹竄上去將他從頭頸到腰部連砍三劍。黑卵毫無知覺。來丹以為黑卵已經死了，急忙離去。在門口碰見黑卵的兒子。來丹又揮劍連砍他三下，如同砍在虛空裏。黑卵的兒子笑道：“你為什麼戲弄我對我招了三次手？”來丹聽了，知道這種寶劍確實是不能殺死人的，只得長嘆着回去了。

黑卵酒醒過來，對老婆發脾氣說：“我喝醉酒，你却讓我睡在露天，害得我喉嚨又疼，腰桿又酸。”

他兒子說：“剛才來丹到過這裏，在門口遇上我，對我招了三次

手，也使得我身體疼痛而四肢僵直。這傢伙一定是在詛咒我們呀！”

周穆王西征犬戎。犬戎人進貢鍬鍬之劍和火浣之布。鍬鍬劍長一尺八寸，純鋼鍛就，鋒利無比，用它來切玉石，如同削泥。而火浣之布，清洗時必須投進火中，布燒成火紅色，而污垢則呈現布色。從火中取出後抖一抖，皓然生光，竟像白雪一般潔淨。

皇太子認為世界上不可能有這些東西，傳說的人一定是胡說。有位大臣名叫蕭叔的說：“皇太子也過份自信，過份不相信客觀事理啦！”

力 命 篇

本篇反映《列子》的命定論思想，共有十三節文字，包含兩層意思。

其一，它看到社會上存在着大量不平等不合理和事與願違的現象，在“力命問難”、“北宮與西門”、“管仲與鮑叔”、“子產誅鄧析”等故事中，通過賢德之人與凶頑之徒善無善報、惡無惡報的比較，揭露了“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的事實。這種種吉凶禍福、壽夭貴賤本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但它却認為“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將原因歸咎於“命”，亦即人對之莫可奈何的某種必然性。

雖然，《列子》命定論的出發點同相信天能賞善罰惡、因果報應的宿命論又有不同，它反對有人格神的上帝，只是過分強調了必然性，其結果却難免與後者殊途同歸，都勸導人要“知命安時”，這便是本篇的第二層意思。“季梁請醫”、“楊布問難”、“東門吳喪子”等故事提出，只有相信命運，才能忘懷壽夭、榮辱、安危；而要信命，則必先“于佻而不昧然”，亦即不迷惑于社會上大量的偶然現象，須洞察其中包藏的必然性。

篇末最後一節，是總結全文旨意之語。它認為士、農、工、商各趨利而逐勢，是人力所能為的，至於水旱、成敗，否泰則非力所能，乃命使然。簡言之，便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可見，《列子》命定論還沒有走到全盤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地步。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①，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

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于陳、蔡^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③，而居君位。季札無爵于吳^④，田恆專有齊國^⑤。夷、齊餓死首陽^⑥，季氏富于展禽^⑦。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于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①彭祖——古代傳說中的長壽者。說法不一。有謂彭祖姓篯名鏗，顓頊玄孫，至殷末時已有七百六十七歲。一說彭祖爲國名，即大彭，虞夏時封國，傳數十世，商武丁時滅，歷時八百年；後世傳說彭祖年壽八百，蓋由此附會。

②困于陳、蔡——魯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孔子游于陳國和蔡國之間。楚國派人聘請他。陳、蔡兩國大夫知道了，認爲“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見《史記·孔子世家》）於是一齊派兵把孔子圍困在陳、蔡之間的荒野，斷糧多日。陳，古國名，國在今河南淮陽和安徽亳縣一帶。蔡，古國名，都城先在今河南省新蔡，後累有遷徙。陳、蔡兩國先後爲楚所滅。

③三仁——指微子、箕子、比干。微子，商紂的庶兄。因見商代將亡，數諫紂王，紂王不聽，他便出走。後被周封爲宋國之君。箕子，商紂王的諸父（叔、伯輩），官爲太師。曾勸諫紂王，紂王不聽，被囚禁。武王滅商後獲釋。比干，商紂王的諸父，官爲少師。因屢次勸諫紂王，被剖心而死。

④季札——又稱公子札，春秋時吳王諸樊之弟。多次推讓君位，以賢而有遠見著稱。

⑤田恆——即陳成子，春秋時齊國的執政。他收買人心，逐漸擴充勢力，殺死齊簡公，由陳氏專擅齊國的政權。

⑥夷、齊——即伯夷與叔齊，商末孤竹君的兩個兒子。孤竹君死後，兩人謙讓王位，後一同放棄國政，逃跑到周。曾反對周武王討伐暴虐的商紂王。商滅後，他們又逃到首陽山，不食周粟而死。首陽山——在今山西省運城縣南。一稱“雷首山”。

⑦季氏——即季孫氏，春秋、戰國時魯國掌握政權的貴族。展禽——即柳下惠，春秋時魯國大夫。以道德高尚著稱。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①：“朕與子並世也②，而人子達③；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④；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shù,庶)褐⑤，食則粢糲⑥，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櫬⑦，出則結駟⑧。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⑨，在朝譔然有敖朕之色⑩。請謁不及相⑪，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⑫，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⑬？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yǔ)偶而步⑭，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shì,釋)汝之愧⑮，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⑯。”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北將厚薄之驗歟⑰？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于是矣。夫北宮子厚于德，薄于命；汝厚于命，薄于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⑱。”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⑲；進其莢(róng,榮)菽(shū,書)⑲，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簞輅(lù,路)⑲，若文軒之飾。終身適(yóu,油)然⑲，不知榮辱之在

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言而能寤，易悟也哉②！”

①北宮子，西門子——虛構的人物。 ②並世——同輩。

③人子達——人們給你顯貴的地位。“人子達”為“人達子”的賓置動前結構。

④庸——通“用”。這裏指用其言。 ⑤裋褐——粗陋的衣服，古代多為賤者所穿。

⑥粢糲——指粗劣的飯食。粢，飯團。糲，粗米。

⑦連櫺——高屋大廈。櫺，屋棟。 ⑧結駟——四匹馬挽引的車輻。

⑨熙然——和樂貌。 粲——指故意地冷落。 ⑩諤然——直言爭辯的樣子。敖——通“傲”。輕慢。

⑪請謁不及相——相互間不拜訪往來。

⑫造事——遇事。 ⑬厚薄——指德行好壞。驗——猶報應，應驗。

⑭僂僂——同“踽踽”。孤獨行走的樣子。 ⑮舍——通“釋”，消除。

⑯固且——姑且。 ⑰將——抑或，恐怕是。 ⑱固然之理——本然之理。一說“固然”為“自然”之誤。

⑲貉——指貉皮制成的衣服。貉是一種似狐而尾較短的動物，俗稱狗獾。

⑳菽菽——大豆。

㉑簞輅——亦作“簞路”，柴車。 ㉒逌然——舒適自得貌。

㉓易悟——謂北宮子容易覺悟。“悟”，“道藏本”、“世德堂”本作“但”，字義相近。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①，同處于齊。管夷吾事公子糾②，鮑叔牙事公子小白③。齊公族多寵④，嫡庶並行⑤。國人懼亂。管仲與召(shào,紹)忽奉公子糾奔魯⑥，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jǔ,舉)⑦。既而公孫無知作亂⑧，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于莒，道射中小白帶鉤⑨。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⑩，召忽死之⑪，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讐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wàng,旺)，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shì,釋)之⑫！”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⑬。桓公禮之，而

位于高、國之上^⑭，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嘆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gǔ, 古）^⑮，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讐，不得不用。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⑯，可不諱^⑰。云至于大病^⑱，則寡人惡乎屬（zhǔ, 主）國而可^⑲？”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也，潔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人^⑳，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鈎乎君^㉑，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㉒，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㉓，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國有不聞也^㉔，其于家有不見也^㉕。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于始，或薄之于終；薄之于終，或厚之于始^㉖。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①管夷吾——即管仲。名夷吾，字仲。鮑叔牙——春秋時齊國大夫，以知人著稱。戚——親近。 ②公子糾——呂氏，名糾，齊襄公之弟，齊桓公之兄。 ③小白——即齊桓公。呂氏，名小白，齊襄公及公子糾之弟。 ④公族——諸侯的同族。 ⑤嫡庶並行——嫡系和旁支的人都享有同樣地位。這裏指齊僖公十分喜愛母弟夷仲年之子公孫無知，令其禮遇同於太子。封建宗法社會中由正妻所生子女為嫡生，妾媵所生子女為庶出，“嫡庶並行”被看作是禮法混亂的表現。 ⑥召忽——齊國的大臣。 ⑦莒——古國名。有今山東省安丘、諸城、沂水、莒、日照等縣間地。公元前431年為楚所滅。 ⑧公孫無知——齊釐公母弟夷仲年的兒子。曾殺齊襄公，篡奪王位。後被渠丘大夫雍林所殺。 ⑨帶鉤——腰帶上的鉤，多用青銅制。 ⑩脅——脅迫。 ⑪死之——指為某人、某事而戰死或自殺。 ⑫舍——通“赦”，赦免。 ⑬囚——當指桎梏，即古代腳鐐手銬。 ⑭高、國——齊國的兩家當政的卿大夫。 ⑮賈——做買賣，經商。 ⑯病病——病加重，後“病”，作動詞，謂病勢加重。 ⑰可不諱——亦作“不諱”或“不可諱”。將死的婉辭。 ⑱云——這裏作或許、如果解。大病——死。 ⑲屬——通“囑”，托付。 ⑳比——親近。人——無義，疑為衍文。或為“又”字之誤，與下句“一聞人之過”連文。《莊子·徐無鬼》上句中正無此“人”字，下句作“又一聞人之過”。 ㉑鈞——鈞距，即對人輾轉推問，究其情實。這裏含有求全責備的意思。 ㉒上忘——指在上則忘記自己身處高位。下不叛——謂對下則不驕橫跋扈。叛，即“叛換”，同“畔援”，暴橫，跋扈。 ㉓以賢臨人——因自己的賢明而臨駕於別人之上。 ㉔國——指國事。 ㉕家——指家事。這兩句意即對於國事和家務不是事必躬親，求全責備，而是有所放任。 ㉖據陶鴻慶說這兩句應為“薄之於始，或厚之於終”，否則即與上句意義重複。

鄧析操兩可之說①，設無窮之辭②，當子產執政③，作《竹刑》④。鄭國用之，數(shuò,朔)難子產之治⑤。子產屈之⑥。子產執而戮之⑦，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

誅也。

①鄧析——春秋時法家、名家。鄭國大夫。主張法治，曾著《竹刑》，為鄭國採用。據《左傳》記載，定公九年，鄧析被鄭國駟顓所殺。此處說子產誅鄧析，當為舛誤。事實上子產卒於公元前522年，而鄧析卒於公元前501年，比子產晚死20年。兩可之說——可彼可此，無所可否的學說主張。

②無窮之辭——指巧言辯說的圓滑辭令。③子產——春秋時政治家，鄭國貴族子國之子。曾任鄭簡公的卿。公元前543年執政，立丘賦，鑄刑鼎，實行改革。④《竹刑》——子產公布《刑書》後三十餘年，鄧析又根據當時的新情況，改訂刑法，刻在竹簡上，稱《竹刑》。

⑤數——屢次。難——為難，詰難。⑥屈——理虧。⑦執而戮之——捕捉來後羞辱他。戮，羞辱。《爾雅·釋詁》郭璞注：“相戮，辱。”一說此處“戮”即“殺”。如訓“殺”，則詞意與下文的“誅”重複。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①，不可以死②，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yǎo，咬）然無際③，天道自會④；漠然無分⑤，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⑥，聖智不能干⑦，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⑧，將之迎之⑨。

①不可以生——當為“可以生”。②不可以死——當作“可以死”。據陶鴻慶說：“兩‘不’字衍文，本作‘可以生，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言可以生而或死，可以死而或生也。”這裏當從陶說，否則句意同上句重複。

③窈然無際——深奧幽遠，沒有邊際。④天道——自然規律。

會——融會貫通。謂各種運動的相合和相通。⑤漠然無分——寂靜無聲，沒有分別。漠，通“寞”，無聲。⑥犯——違犯，抵觸。

⑦干——干擾。⑧平之寧之——這裏是無所施為的意思。句中的“之”為音節助詞，無實義。⑨將之迎之——將，送。迎，接。此處含有“將順迎合”的意思。意指自然規律先物而動，隨物而往，順勢助成，而無

一遺漏。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病，七日大漸^①。其子環而泣之，請醫^②。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③，人胡能覺？匪祐自天^④，弗孽由人^⑤。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⑥？”其子弗曉，終謁三醫^⑦。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⑧，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⑨。亟屏（bīng，柄）之^⑩！”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湏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sì，四）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⑪，亦有知之者矣^⑫，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kuàng，曠）遣之^⑬！”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①漸——（病情）加劇。 ②請醫——一本作“請謁醫”。即請爲其父延醫。

③天其弗識——天無意志，因而不能知曉人得疾病的原因。《列子》是否認人格神上帝的，“天其弗識”便表達了這種思想。天，指自然的天。

④匪——通“非”。 ⑤孽——罪惡。 ⑥其——副詞表反詰，通“豈”，難道。

⑦終——到處，周遍。蔣伯超《南溥苦語》：“終，周也。‘終謁三醫’謂‘徧謁三醫’也，不作竟字解。” ⑧虛實——此處爲中醫學名詞。指病人正氣與病邪相互抗衡的情況。虛證多爲正氣不足，實證多爲邪氣有餘。

⑨衆醫——醫術平庸的醫生。 ⑩屏——也作“摒”。排除，逐走。

⑪制之者——人的生命與形體內在變化的東西。這裏所謂“制之者”、“知之者”指的是“命”。盧氏醫生認爲病由于命，命當病即病，命當癒則癒。

⑫知之者——通曉人的生命與形體內在變化的東西。這裏所謂“制之者”、“知之者”指的是“命”。盧氏醫生認爲病由于命，命當病即病，命當癒則癒。

⑬貺——猶“賜”，贈送禮物。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①？”老聃語闕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②？”言迎天意③，揣利害，不如其己。

①算——推測，籌劃，引申為智謀。 若何——奈何。 ②“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語出《老子》七十三章。這裏並非說天有喜惡情感，而是指天或喜或惡，皆屬必然，而必然性的規律是一般人無法逆料的。

③迎——推測未來。

楊布問曰①：“有人于此，年兄弟也②，言兄弟也③，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④，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zhì，志）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⑤，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慤（què，雀）矣⑥，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⑦，動若械⑧。’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⑨。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①楊布——戰國時哲學家楊朱之弟。 ②年兄弟也——年紀相當。“兄弟”，比喻差別不大。下同。 ③言——殷敬順《釋文》本作“訾”，謂“訾”通“貲”，即錢財。俞樾謂“訾”應釋為“訾程”，即資歷。按下文“貴賤父子也”以地位“貴賤”與此“訾兄弟也”相應，故應釋“資歷”為是。 ④壽夭父子也——長壽或短命相差懸殊。“父子”，喻差別懸殊。下同。 ⑤紛紛若若——指自然或人世變化的紛紛紜紜的面貌。紛紛，紊亂煩忙貌。若若，盛多貌。 ⑥慤——誠篤，忠厚。 ⑦居若死——指得道的人心如死灰，故其“居若死”，即靜坐時如同死人一般。 ⑧動若槭——因得道之人形如槁木，故其“動若槭”，即行動時如同木偶一般。槭，指機關木人。 ⑨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據陶鴻慶說，此句中“不謂”當作“不以”，否則意思即與上句重複。

墨戾（méi-lì，煤逆）①、單至（zhān-dié，站蝶）②、皤皤（chǎn-xuān，産宣）③、慤慤（fū，膚）四人相與游于世④，胥如志也⑤。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⑥、愚直⑦、嬖斫（àn-zhuó，暗濁）⑧、便（pián，胼）辟四人相與游于世⑨，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yù，預）術，自以巧之微也。繆忤（jiǎo-jia，角加）⑩、情露⑪譏（qiān，謙）極⑫、凌碎（suì，碎）四人相與游于世⑬，胥如志；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挺（tiǎn，忝）⑭、誣諉⑮、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于世⑯，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謫發⑰，自以行無戾（lì，立）也⑱。多偶⑲、自專⑲、乘權⑲、隻（zhī，支）立四人相與游于世⑳，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于道㉑，命所歸也。

①墨戾——表面愚蠢而內心狡詐。即以人的情貌作為寓言中的人名。 ②單至——輕舉妄動的樣子。這裏借作人名。 ③皤皤——迂闊緩慢的樣子。這裏借作人名。 ④慤慤——急速貌。這裏借作人名。

⑤胥——皆，都。如——依照，順遂。 ⑥巧佞——巧言邪佞。借作人名。 ⑦愚直——質朴憨厚。借作人名。 ⑧婢斫——懵懂不悟的樣子。借作人名。 ⑨便辟——善於逢迎諂媚的樣子。借作人名。 ⑩謬忤——也作“忍忤”。即哀怒郁結于心而不肯吐露的樣子。借作人名。 ⑪情露——內情暴露，無所隱藏的樣子。借作人名。 ⑫譏極——性急口吃的樣子。一本作“譏極(jī)”或“蹇吃(jī)”。譏，口吃。極，同“急”，迫切，性急。借作人名。 ⑬凌誅——殷敬順《釋文》：“凌誅，謂好陵辱責罵人也。”凌，欺凌。誅，責罵。借作人名。 ⑭眠挺——害羞不開通的樣子。借作人名。 ⑮誣諉——即以重負推諉他人。引申為形容煩重不堪的樣子。借作人名。 ⑯怯疑——懦弱不決。借作人名。 ⑰謫——責備。發——揭發，暴露。 ⑱戾——違反。 ⑲多偶——隨順和諧。借作人名。 ⑳自專——獨斷專行。借作人名。 ㉑乘權——倚仗權勢。借作人名。 ㉒隻立——孤獨自立。借作人名。 ㉓咸之于道——都符合於道。

倥(guī,鬼)倥成者①，俏成也②，初非成也③。倥倥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于俏④，俏之際昧然⑤。于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于彼我無二心⑥。于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yǎn,眼)目塞耳⑦，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⑧。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⑨。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⑩，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⑪，亡亦中⑫。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⑬。亦非知全⑭，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①倥倥成者——偶然成功的事情。倥，出於偶然。也有將“倥倥戚”解作“將要成功”的，此處採用前說。 ②俏——通“肖”，相似。

③初——本來。 ④故迷生于倖——所以迷惑往往產生於事情似成似敗的時候。指人們只看見事情偶然的表面的成敗，而不能洞察其中必然的本質的原因。 ⑤昧然——昏暗難辨的樣子。 ⑥二心——指喜懼之情。 ⑦揜——掩蓋。 ⑧背坂——即背對城牆。陞——護城壕。 ⑨貧窮——據陶鴻慶說，“貧窮”當作“貧富”，與上句“死生自命也”語義一律。 ⑩其——猶“若”，作連詞表假設。 ⑪得——指預料正確的。中——一半。 ⑫亡——指預料錯誤的。 ⑬全——指保全自然賦于人的本性。 ⑭知全——靠智力來保全。知，通“智”。下文“知喪”的“知”亦同。

齊景公游于牛山^①，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②，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③？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④：“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⑤，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⑥，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于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⑦：“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⑧；使有勇者而（néng，能）常守之^⑨，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⑩。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簞笠而立乎畎（quǎn，犬）畝之中^⑪，唯事之恤^⑫，行假念死乎^⑬？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⑭。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①齊景公——春秋時代齊國的國君。名杵臼。齊莊公的異母弟。公元前548——前490年在位。牛山——在今山東省臨淄南。 ②鬱鬱芊芊——草木繁盛貌。 ③滴滴——爲“滂滂”之誤。《晏子春秋》中亦有此段文字，即爲“滂滂”。大水湧流貌。此處用以形容時光流逝，人的

生命如江河日下。 ④史孔——一作“艾孔”，人名。梁丘據——復姓梁丘，人名。以上兩人同為齊景公的大臣。 ⑤疏食——粗糙的食物，疏，糙米。 ⑥駑馬——劣馬。稜車——當為“棧車”之誤。《釋文》：“稜當作棧”。棧車，古代用竹木做成的簡陋車子。一般供士人所乘。 ⑦雪涕——揩去眼淚。雪，拭。 ⑧太公——齊太公。周代齊國的始祖。姜姓，呂氏，名望，俗稱姜太公。桓公——即齊桓公。 ⑨而——通“能”，能够。 ⑩莊公——齊莊公，名光，為齊靈公之子。春秋時齊國國君，公元前553年—前548年在位。靈公——齊靈公，名環，春秋時齊國君主，公元前581—前554年在位，曾攻滅萊國，擴展疆土。 ⑪畎畝——田畝。 ⑫事——從事。這裏指耕耘等農事。恤——擔憂。 ⑬行假——張湛注：“行假當作何暇。” ⑭迭處之，迭去之——指君主輪流登居王位，又輪流離位死去。

魏人有東門吳者①，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②：“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③，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臣奚憂焉？”

①東門吳——人名。東門，複姓。 ②相室——亦稱“家相”。即管家。一說“相室”為妻子。 ③常——通“嘗”。曾經。

農赴時，商趣利①，工追術，仕逐勢②，勢使然也③。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pI，匹）④，命使然也。

①趣——通“趨”。 ②仕——做官的。 ③勢——情勢。指人力所能為的。 ④遇——契合，順通。否——不通，阻滯。

今 譯

人力對命運說：“你的功勞怎能比得上我呢？”

命運反問道：“你對事物有什麼功勞，竟然來同我相比？”

人力回答：“人的長壽或短命，窮困或顯達，尊貴或低賤，貧窮或富有，這些都是我的力量所能辦到的。”

命運說道：“彭祖的智慧超不過堯和舜，但活到八百歲；顏淵的才能不出衆人之下，却只活了十八歲。孔子的德性遠高於諸侯之上，但受困在陳國和蔡國之間的荒野裏；殷紂王的品行遠不如微子、箕子和比干，却高居於國君之位。季札雖賢但在吳國沒有爵位；田恒雖詐却專擅齊國的政權。伯夷和叔齊在首陽山上挨餓，季孫氏比柳下惠富貴。如果你的力量能決定他們的遭遇，又爲什麼讓那個人長壽而使這個人短命，讓有道德的人窮困而使倒行逆施的人顯達，讓賢明的人低賤而使愚蠢的人尊貴，讓善良的人貧窮而使邪惡的人富有呢？”

人力答道：“如果象你所說的，我固然對事物沒有什麼功勞；但事物造成這種狀況，難道是由你所制宰的嗎？”

命運說道：“既然把我叫做命運，又有什麼可制宰的呢？是非曲直，我都聽任它自然發展。它們自然長壽自然短命，自然窮困自然顯達，自然尊貴自然低賤，自然富有自然貧窮，其中的道理，我怎能知道呢？我怎能知道呢？”

北宮子對西門子說：“我與你同屬一輩，但人們只給你顯要的地位；與你同生一族，但人們只對你十分敬重；與你容貌一般，但人們只對你很愛戴；與你一同說話，但人們只采用你的意見；與你一道辦事，但人們只信任你；與你一齊做官，但人們只以你爲尊貴；與你一同務農，但人們只讓你富有；與你一道經商，但人們只使你獲利。我穿的是粗布衣裳，吃的是糙米麥餅，住的是草屋茅棚，外出只能徒步行走。而你穿的是綾羅錦緞，吃的是精米魚肉，住的是高樓大廈，外出有駟馬大車。在家裏你怡然自得，有看不起我的意思；在

朝廷你侃侃而談，一付對我傲慢的神氣。你我之間，相互不來往，遨遊不同行，已經有好些年啦！你自以為自己的德行要勝過我嗎？”

西門子回答：“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你遇事總是窮困多磨，我遇事總是順利通達，這恐怕是德行好壞的效驗吧？而你却說自己的一切都與我相同，你的臉皮也太厚啦！”

北宮子無言以答，只得神情恍惚地往家走。半路上遇見了東郭先生。東郭先生問道：“你從哪裏回來呀？為什麼孤伶伶地行走，臉上帶着非常羞愧的神色呢？”

北宮子就把剛才的事情告訴了他。東郭先生聽了說：“我將解除你的羞愧，與你再到西門子家去問個明白。”

於是，東郭先生便問西門子：“你為什麼這樣過分地污辱北宮子呢？且講講你的道理。”

西門子說：“北宮子剛才說他的輩份、家族、年齡、容貌、言行都與我相同，但賤貴、貧富却與我兩樣。我對他說：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你遇事窮困，我遇事通達，這或許是兩人德行好壞的應驗吧？而你却說自己一切都與我相同，你的臉皮也太厚啦。”

東郭先生說：“你說的好壞不過是指才幹德行上的差異，我所說的好壞就不同于這樣啦。北宮子德行很好但命運很壞；你命運很好但德行很壞。你的顯達，並非依靠個人的智力所獲得的；北宮子的窮困，也不是他愚蠢帶來的過失。這都是命運所致，並非人力所為。但你却以命運好而自矜，北宮子却以德行好而自愧，你們都不懂得自然的道理啊。”

西門子說：“先生不要講啦！我不敢再說這樣的話了。”

北宮子回家以後，穿他的粗衣布裳，覺得有狐裘貉袍一樣的溫暖；吃他的大豆，感到有稻米細糧一般的滋味；住在他的茅舍之下，仿佛得到高樓大廈的蔭蔽；乘坐在他的柴車之上，好象坐在華麗的車輛裏。終生怡然自得地，不知道榮耀和恥辱在別人那裏，還是在

自己這裏。

東郭先生知道了，高興地說：“北宮子昏然若睡很久啦，一句話就能使他清醒過來，真是容易覺悟啊！”

管仲與鮑叔牙二人相交爲友，十分親密。他們一同住在齊國。管仲事奉公子糾，鮑叔牙事奉公子小白。當時齊國公族的子弟多受到齊僖公的寵愛，嫡系和旁支的人都享有同等的禮遇。百姓爲此而憂懼齊國會發生內亂。於是，管仲與召忽陪着公子糾逃到魯國，鮑叔陪着公子小白投奔莒國。

不久，公孫無知發動叛亂，殺了齊襄公，齊國沒有了君主。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爭着趕向齊國搶奪王位。管仲和小白在莒國交戰。半路上射中了小白的腰帶銅鉤。小白即位以後，就脅迫魯國殺死了公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被囚。

鮑叔牙對齊桓公小白說：“管仲才能出衆，可以治理國家。”

桓公說：“他是我的仇人，我要殺了他。”

鮑叔牙說：“我聽說賢明的君主不能有私人的仇怨；況且一個人能忠心地爲他的主人辦事，也一定能忠心地爲君王效力。如果您想要君臨諸侯，成爲霸主，沒有管仲就不能成功。您一定要赦免他！”

齊桓公於是派人去召回管仲。魯國放他歸還齊國。鮑叔牙到郊外迎接，解除了他的桎梏。齊桓公用隆重的禮節接待了他，把他的地位安排在高、國兩家貴族之上，鮑叔牙甘居下位，把國政委托給他，稱他爲仲父。齊桓公因此成爲霸主。

管仲曾經嘆道：“我年輕窮困的時候，曾與鮑叔合夥做買賣，在分紅時往往自己多分一些，鮑叔不以爲我是貪心，而是知道我家境貧窮。我曾爲鮑叔謀事但弄得大爲窘困，鮑叔不以爲我是愚蠢，而是知道時機有順利也有不順利的時候。我曾三次做官，三次被君主驅逐出來，鮑叔不以爲我是沒有出息，而是知道我没有遭逢好機會。

我曾三次作戰三次敗逃，鮑叔不以爲我是膽怯，而是知道我上有老母。公子糾失敗，召忽自殺，我却甘願被囚受辱，鮑叔不以爲我是無恥，而是知道我不羞於小節而恥于名聲不能顯揚于天下呵。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鮑叔啊！”

這就是世人所稱道的管、鮑善于結交朋友，小白善于任用賢能的故事。但是，實質上無所謂善于結交，無所謂善于任賢。實質上無所謂善于結交、無所謂善于任賢的原因，在于根本就没有什麼善于結交，根本就没有什麼善于任賢。召忽並非要自殺，而是不得不自殺；鮑叔並非能推薦賢者，而是不得不推薦；小白並非能任用仇人，而是不得不任用。

到了管仲患病的時候，小白前往探望，對他說：“仲父的病勢很重啦，我也用不着隱瞞了。如果你去世了，寡人把國政托付給誰才好呢？”

管仲問道：“您想托付給誰呢？”

小白回答：“可以托付給鮑叔牙。”

管仲說：“那不可以。鮑叔牙爲人清廉高潔，是一個賢良之士，他對於德行才干不如自己的人，就不屑同他們交往，一聽見別人的過錯，就耿耿於懷終生不忘。假如讓他治理國家，對上則求全責備于君主，對下則違逆人情於百姓。他得罪您的時候不會太久啦。”

小白問道：“那麼誰可以呢？”

管仲回答：“如果我的病不能治癒，那隰朋可以接任。他的爲人，在上則忘懷自己身處高位，對下則毫不驕橫跋扈，只慚愧自己的德才不如黃帝，而能哀憐那些不如自己的人。以德行來感化他人的叫做聖人，用財物來濟施他人的叫做賢人。因賢能而傲氣臨人的，從來就沒有能够得取人心的；以賢能而謙虛待人的，從來就沒有不得人心的。這樣的人順應自然，對於國事有所不聞，對於家務有所不見。如果我的病不能治癒，那麼隰朋可以擔當國政。”

但是，管仲並非有意鄙薄鮑叔，而是不得不鄙薄；也並非有意推重隰朋；而是不得不推重。開始推重，或許到最後就變成了鄙薄；開始鄙薄，或許到最後就變成了推重。推重和鄙薄的相互轉化，都不是由個人的意志所決定的。

鄧析主張模稜兩可的學說，編了一套巧辯圓滑的辭令，在子產掌理國政的時候，他制訂了《竹刑》。鄭國採用了《竹刑》，常常妨礙子產的治理。子產爲之理屈，便把鄧析抓來加以羞辱，不久又依據《竹刑》把他誅殺了。

但是子產並非樂意採用《竹刑》，而是不得不採用；鄧析並非能使子產理屈，而是不得不使子產理屈；子產並非要殺鄧析，而是不得不殺死他。

可以生存而得以生存，是上天的賜福；可以死亡而得以死亡，也是上天的賜福。可以生存而不得生存，是上天的懲罰；可以死亡而不得死亡，也是上天的懲罰。可以生存，可以死亡，因而得以生存，得以死亡，這種情形是有的；可以生存，可以死亡，却不得不死亡，不得不生存，這種情形也是有的。

然而生生死死，並非聽憑外物，並非順隨己願，而都是命運的制宰，人的智力對它是無可奈何的。所以說，那深奧幽遠，沒有邊際的自然規律是自行變通的；那寂靜無聲，沒有界限的自然規律是自行運動的。天地不能違犯它，聖智不能幹擾它，鬼魅不能欺詐它。自然規律，在靜默之中暗暗成就着，平和寧靜無所施爲，順迎萬物而無遺漏。

楊朱的朋友名叫季梁。季梁得病，七天而病情加劇。他的兒子們圍着病榻痛哭，請求爲他去延請醫生。

季梁對楊朱說：“我的兒子太不明事理啦，你幹嘛不爲我唱支歌來開導他們呢？”

楊朱便唱道：“老天不知道，人何能知曉？福氣非天佑，罪孽非人造。我啊與你啊，都不能知道！醫生和巫師，豈能識分曉？”

季梁的兒子們不解歌意，到處尋訪，請來三位醫生，一位姓矯，一位姓俞，一位姓盧，爲季梁診斷病因。

姓矯的醫生對季梁說：“你寒溫不能調節，虛實失去限度，病因在於饑飽色欲，導致精慮煩擾散亂，這不是天也不是鬼所造成的。雖然病勢嚴重，但還是可用藥治療的。”

季梁說：“庸醫呀，馬上給我攆出去！”

姓俞的醫生診斷道：“你生下來就胎氣不足，乳汁有餘。這種病並非一朝一夕所致，它是逐漸發展而成的，已經治不好啦。”

季梁說：“良醫啊，姑且留他吃飯！”

姓盧的醫生對他說：“你的生病不由天，不由人，也不由鬼。一個人從天裏承了生命，接受了形體，既有制宰它的，也有知曉它的，這便是命運。藥石對你又有什麼用呢？”

季梁聽罷，叫道：“神醫啊，用貴重的禮物發送他！”

不久之後，季梁的疾病就自行痊癒了。

生命並不因珍惜它就能長存，身體並不因愛惜它就能健壯；生命也並不因賤待它就會夭折，身體也並不因輕視它就會瘦瘠。所以珍惜它或許就不能生存，賤待它或許就不會死亡；愛惜它或許就不健壯，輕視它或許就不瘦瘠。這裏的因果似乎是相反的，其實並不相反，它們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者珍惜它就能生，賤待它就會死；或者愛惜它就能健壯，輕視它就會瘦瘠。這裏的因果似乎是相順的，其實並不相順，它們同樣也是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鬻熊對周文王說：“事物自身的發展，不是外力所能增加的；本

身的衰亡，也不是外力所能減損的。智謀對此又有什麼辦法呢？”

老聃對關尹說：“天所討厭的，誰知道是什麼原因？”意思就是說，誰要推測天意，揣摹利害，還不如趁早罷休。

楊布問道：“這裏有兩個人，他們年紀相仿，資歷相仿，才能相仿，容貌相仿；但他們却壽夭懸殊，貴賤懸殊，名譽懸殊，愛憎懸殊。我對此感到迷惑不解。”

楊朱回答說：“古代人有句話，我記下了，就告訴你吧。不知為什麼會這樣而這樣，就叫做命。如今萬物昏昏昧昧，紛紛紜紜，任隨所為，任隨所不為，日去日來，運行無窮，誰能知道其中的原因呢？都是命啊！相信命的，心裏就不考慮長壽短命；相信理的，心裏就無是非；相信心的，就不考慮處境的逆順；相信性的，就不考慮自身的安危。這就叫做什麼都不相信，什麼都相信。真率啊！誠篤啊！何去何從？何哀何樂？何為何不為？

“《黃帝書》上說：‘道德最高的人，靜坐時如同死人，行動時如同木偶。’也不知為什麼靜坐，也不知為什麼不靜坐；也不知為什麼行動，也不知為什麼不行動。也不因為衆人的視聽而改變他的情貌，也不因為衆人的視聽而不改變他的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有誰能夠妨礙他呢？”

虛偽狡詐的墨屎、輕舉妄動的單至、迂闊遲緩的啍咍、性子急躁的慙慙，四人同在世上游逛，各各隨順己意，終年不相了解，都以爲自己的智慧是最高深的。

能說會道的巧佞、質朴憨厚的愚直、懵懂不悟的婞斨、拍馬溜鬚的便辟，四人同在世上游逛，各各隨順己意，終年不相探討，都以爲自己的技巧是最精妙的。

憤懣鬱結的鴳怗，胸懷坦蕩的情露，心急口吃的讒極、惡語傷人

的凌詈，四人同在世上游逛，各各隨順己意，終年不相啓發，都以爲自己的才能是最出色的。

羞澀閉塞的眠姘、煩重遲鈍的誑諉、果敢剛強的勇敢、懦弱多疑的怯疑，四人同在世上游逛，各各隨順己意，終年不相指責，都以爲自己的行爲是正確的。

謙虛隨和的多偶、獨斷專行的自專、趨炎附勢的乘權、孤芳自賞的隻立，四人同在世上游逛，各各隨順己意，終年不相顧視，都以爲自己是適時走運的。

這些千姿百態，他們的情貌雖然不一，但同樣都合于道，這是命運所導致的結果啊。

偶然成功的事情，表面上似乎成功了，實質上並沒有成功。偶然失敗的事情，表面上似乎失敗了，實質上並沒有失敗。所以迷惑往往產生于事情似成似敗的時候。似成和似敗的界限冥昧難辨。對於表面的成敗毫不迷惑，那就不會對外來的禍害感到恐駭，不會對自身的幸福感到欣喜，隨順時宜而動，隨順時宜而止，靠智力是無法知曉的。恪信命運的人對於外物和自身沒有喜懼之情。對於外物和自身懷有喜懼之情的人，不如掩着眼睛，塞住耳朵，這樣即使背對城牆，面向壕溝，也不會跌扑下去。因此說：死生來自命運，貧富由於時會。抱怨夭折的人，乃是不知命運；抱怨貧窮的人，乃是不知時會。面對死亡而不恐懼，身處窮困而不悲戚，乃是知命安時。如果讓足智多謀的人去估量利害，料算虛實，猜度人情，所得爲一半，所失也爲一半。那些缺智少謀的人不估量利害，不料算虛實，不猜度人情，所得爲一半，所失也爲一半。估量與不估量，料算與不料算，猜度與不猜度，兩者之間又有什麼差別呢？唯獨沒有什麼估量的，也沒有什麼不估量的，才能保全本性而無所喪失。也不靠智力來保全本性，也不因智力而喪失本性，它們都自然保全，自然消亡，

自然喪失。

齊景公登臨牛山游玩，面向北方，眺望都城，泪水盈眶地嘆道：“我的國土多麼美好啊！草木茂盛，鬱鬱蔥蔥，可是人的生命就象江河流逝，總有一天我會離開這座都城而死去，對此又有什麼辦法呢？如果自古以來就沒有死亡這回事，寡人還會離開這兒再到哪裏去呢？”

他身後兩位侍臣名叫史孔和梁丘據的都跟着聲淚俱下地說：“小臣仰仗吾王的恩賜，有粗劣的飯食可吃，有駑馬棧車可乘，尚且還不願意死，更何況我們的君主呢？”

唯獨晏子在一旁暗笑。景公擦去眼淚，望着晏子責問道：“寡人今日游覽心中悲傷，史孔和梁丘據都跟着寡人哭泣，你却獨自發笑，這是什麼道理？”

晏子回答說：“如果讓賢明的君主永遠掌管這個國家，那麼太公和桓公就能永遠掌管它；如果勇武的君主能永遠鎮守這個國家，那麼莊公和靈公便可永遠鎮守它；如果這幾位君王永遠掌守國家，那麼您大概只能做一個農夫，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站在田野之中，成天只顧擔憂耕田種地的事，還有什麼閒暇去考慮死呢？您又怎能得到這王位呢？正是因為歷代君主一個接一個地登位，又一個接一個地死去，才輪到您的呀。現在唯獨您却因為死亡而痛哭流涕，這是沒有仁德的表現。看到不仁的君主，看到阿諛諂媚的臣子，我看見了這樣二種人，這便是我獨自好笑的原因呀！”

景公十分慚愧，便舉酒罰飲，同時又罰那兩位侍臣每人各飲兩杯。

魏國有一個人名叫東門吳，兒子死了，但他却毫不憂傷。他的管家問道：“您寵愛兒子，真是天下少有。現在兒子死了，您却毫不

憂傷，是何道理？”

東門吳回答：“我曾經沒有兒子，沒有兒子的時候我不憂傷。如今兒子死了，就同過去沒有兒子一樣，我有什麼值得憂傷的呢？”

務農的人搶趕時令，經商的人趨逐財利，做工的人追求技術，當官的人爭奪權勢，這是情勢使得他們這樣的。然而務農有水旱，經商有得失，做工有成敗，當官有順滯，這就是命運所造成的了。

楊 朱 篇

楊朱學說連同儒、墨，曾是戰國初年的三大顯學。但本篇論旨往往與前期楊朱派不盡相同，它直接反對禮義綱常，強調順從人的本性，享受當生的快樂，故應該是楊朱“爲我”論在魏晉時代特定條件下的一種反映。

全文可分四個層次。首先，它針對與禮教綱常互爲補充的功名利祿，以堯、舜、伯夷、叔齊、管仲、田恒等人的不同遭遇，說明“實名貧，偽名富”；因此，“名者，偽而已矣”；禮義榮祿不過是人生的“重囚累梏”。人的本性在於享樂，而生命短促，即使賢如堯舜，或惡如桀紂，死後都是腐骨一堆，因此便應該“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其次，享樂的目的在於重生貴己，既不以窮損生，也不以富累生，因此，它提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在此前提下，它提出“智之所貴，存我爲貴”，表明，每個人任“智”即發揮主觀能力以保存自己是合理的。

再次，承認人是感性實體，有追求享樂的權利，這是對的，但人人縱情所好，在現實社會中又行不通，不過是一種幻想。於是，它只能把人的欲望向內收斂，以“負曝”、“獻芹”等寓言，要人各安其性，制命在內。這裏，本是從貴己非命出發，不意又落入了命定論的圈套。歷來對本篇與《力命篇》宗旨相反却又前後雙出的用意，異議頗多，劉向《列子新書目錄》致疑道：“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另有人則曲爲之解，如張湛認爲此意在：“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其實，在這一層意思中可以看出，兩篇旨義並非乖背，在“爲我”與“知命”之間沒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最後，作爲第一層意思的補充，它申明“名”也非空無一物，“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而憂苦便違反了人性。因此，名不可執着也不可拋棄，全以是否遂順人性作爲取舍的標準。

楊朱游于魯，舍于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①？”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于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jiāo，交）其心②。乘其名者③，澤及宗族，利兼鄉黨④，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⑤；為名者必讓⑥，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⑦。田氏之相齊也⑧，君盈則已降，君歛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⑨，偽名富⑩！”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⑪，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⑫。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⑬，餓死于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xǐng，醒）也⑭。”

①名——名譽。 ②焦——通“焦”，焦灼，煩躁。據陶鴻慶說，此句“名乃苦其身，焦其心”八字當在上文“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之下，以說明名譽的害處和為名者的愚蠢，否則語氣不貫通。

③乘——趁，因。 ④鄉黨——周朝制度以五百家為黨，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後因以“鄉黨”泛指鄉里。 ⑤斯——乃，則。 ⑥讓——謙讓。

⑦管氏而已——管氏就衰落了。意為管仲不求名，所以死了以後，子孫沒有得到富貴。而，於是，已，停止，這裏作衰落解。 ⑧田氏——田常，即陳成子。春秋時齊國大臣。公元前481年，他殺死齊簡公，擁立齊平公，自任相國，齊國便由田氏專權。最後，田常的曾孫田和升格為諸侯，取代姜氏，成為齊的國君。

⑨若——應為“若然”，即如果這樣。這是孟氏的問難辭。實名——指為善而不求名利，有其實而無其名。 ⑩偽名——指欺世盜名，徒有虛名而無其實。 ⑪許由——相傳是堯時隱士，堯想把君位讓給他，他不受而逃到箕山下，農耕而食。堯又請他做九州的長官，他便到潁水邊洗耳，表示不願聽到。善卷——相傳舜時隱士，舜曾將君位讓給他，他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拒

絕不受。見《莊子·讓王篇》。 ⑫祚——指王位、國統。 ⑬孤竹——古國名。在今河北省盧龍縣一帶。存在於商、周之時。君讓——以君位相讓。 ⑭省——明白。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①。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mǐ，米）②，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yóu，油）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③，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玩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④；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⑤；偶（yǔ，羽）偶爾順耳目之觀聽⑥，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于一時⑦。重囚累梏⑧，何以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zòng，縱）心而動⑨，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⑩。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①齊——定限。 ②弭——消逝，止息。 ③介——通“芥”，小草。引申爲微細。 ④名法——指等級名分和禮法規矩。進退——指束縛。 ⑤規——謀劃，打算。 ⑥偶偶——同“踽踽”，獨行貌。順——“順”與“慎”相通假，即謹慎小心。 ⑦肆——放縱。 ⑧重囚——嚴加囚禁。累梏——沉重的手銬。 ⑨從——通“縱”，放任。 ⑩不爲刑所及——不會觸犯刑罰。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①，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②，死

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③，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后④？”

①非所能——不是自己所能作主的。能，指主觀能力的作用。

②非所生——疑此句脫一“能”字，應作“非所能生”，意即生存並不是自己所能作主的。下文“非所死”、“非所賢”、“非所愚”等皆應有“能”字。

③齊——相等，等同。這裏是從萬物皆歸于自然的角度的來談論“齊生齊死”的，與《莊子》的“齊物”論有所不同。④遑——閑暇。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①，以放（fāng，訪）餓死②。展季非亡情③，矜貞之郵④，以放寡宗⑤。清貞之誤善之若此⑥！”

楊朱曰：“原憲窶（jù，拒）于魯⑦，子貢殖于衛⑧。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①矜清——矜持清高。指伯夷與其弟叔齊以孤竹國君位相讓、不食周粟之事。郵——同“尤”，最。②放——至，到。③展季——即展禽，亦叫柳下惠。④矜貞——矜持貞節。指柳下惠嚴守貞節，曾有“坐懷不亂”之譽，事見《荀子·大略篇》。⑤寡宗——宗支不繁。謂子孫很少。⑥善——大。⑦原憲——春秋時魯國人（一說為宋人）。字子思。孔子學生。窶——貧寒。⑧殖——貨殖，經商。指子貢經商於魯、衛之間，富至千金，故“殖”在此有“發財”之義。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①。’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

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②，不服文錦，不陳犧牲^③，不設明器也^④。晏平仲問養生于管夷吾^⑤。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è,扼）^⑥。’晏平仲曰：‘其目奈何^⑦？’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shān,山）^⑧；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虐之主^⑨。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⑩，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⑪？’晏平仲曰：‘送死略矣^⑫，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yì,意）之亦可^⑬，露之亦可，衣（yì,意）薪而棄諸溝壑亦可^⑭，衾（gǎn,滾）衣綉裳而納諸石椁（guǒ,果）亦可^⑮，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⑯：‘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⑰。’”

- ①捐——含棄。 ②不含珠玉——古時入殮，以珠、玉、貝、米等物放在死者口中，因死者身份不同而有所區別。此處因謂“死相捐”，故不給死者嘴裏含上珠玉。 ③犧牲——古時祭祀用的牲畜。 ④明器——即“冥器”，殉葬的器物。一般用陶或木、石制成。 ⑤晏平仲——即晏嬰。春秋時齊國卿相。 ⑥闕——阻塞。 ⑦目——細目。 ⑧顛——通“膾”。審辨氣味。 ⑨廢虐——大殘害。廢，《詩·小

雅》毛傳：“廢，大也。”主——主要原因。⑩錄——檢束。⑪送死——送葬，即以禮葬死者。⑫略——簡略。⑬瘞——埋葬。⑭衣薪——用柴草遮蓋。衣，遮蓋。⑮衰衣——古代公卿的禮服，繡有龍形。石椁——石頭的套棺。⑯黃子——與管仲同時的齊國大臣。⑰進——借爲“盡”。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qū,屈)成封^①，望門百步^②，糟漿之氣逆于人鼻。方其荒于酒也^③，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④，室內之有亡^⑤，九族之親疏^⑥，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于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姦媾(wō-tuō,我妥)者以盈之^⑦。方其耽于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于後庭，以晝足(jù,據)夜^⑧，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姁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⑨。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⑩，治家以及國，此言自于近至于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⑪！”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⑫，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⑬，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于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

哉^⑭？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⑮，吾以此爲弗若死矣。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怠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suì，碎）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⑯。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于一國，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⑰。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⑱，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 ①封——土堆。麴——酒麴。 ②望——至。這裏表示距離的意思。 ③荒——沉湎，迷亂。 ④悔吝——悔恨。 ⑤室內——泛指家內眷屬財產等。 ⑥九族——指本身以上的父、祖、曾祖和以下的子、孫、曾孫、玄孫。古時立宗法，以此爲准。也有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爲“九族”。 ⑦稚齒——謂年少。姢姢——豔麗美貌。 ⑧足——補足。 ⑨弗獲而後已——當爲“必獲而後已”之誤。 ⑩僑——子產姓公孫，名僑，字子產。 ⑪詔——本用作上對下的告語，這裏泛指“告訴”。 ⑫時其治——及時地管治。 ⑬將——扶持。 ⑭可孰念哉——爲“孰可念哉”的倒裝句。意謂，還有什麼可牽挂于心呢？ ⑮矯——勉強克制。 ⑯別——分辯。 ⑰忙然——茫然。 ⑱真人——道家稱謂修真得道的人。但此處是指本性率直天真的人。

衛端木叔者^①，子貢之世也^②。藉其先貲^③，家累萬金。不治世故^④，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

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⑤，非齊土之所產育者^⑥，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途逕修遠，無不必之^⑦，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⑧，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⑨。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⑩，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ying，映）^⑪。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zàng，葬）之^⑫，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⑬，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

①端木叔——人名。孔子弟子端木賜（即子貢）的後代。

②世——後嗣。③藉——通“借”，憑借。先——祖先。貲——財產。

④世故——這裏指生計、生產。⑤殊方偏國——異域和偏僻的國家。

⑥齊土——猶中土，指中原地域。⑦之——至。⑧日百住——

俞樾《諸子平議》：“‘住’當爲‘數’，聲之誤也。”⑨廡——堂周的廊屋。⑩氣幹——氣血軀幹。指身體狀況。⑪妾媵——古代

諸侯之女出嫁，以妹妹和堂妹從嫁，稱爲“妾媵”。後亦泛指小老婆。

⑫賦——按人口出錢。藏——埋葬。⑬段干生——一本作“段干木”。戰國初年魏國學者。姓段干，名木。魏文侯曾給以爵祿官職，他堅辭不受。

孟孫陽問楊朱曰^①：“有人于此，貴生愛身，以斬（qī）不死^②，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斬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

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③，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于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④，究其所欲，以俟于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于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于其間乎^⑤？”

①孟孫陽——楊朱的學生。 ②齋——通“祈”，祈求。

③更——經歷。 ④廢——棄置不顧，有放任的意思。 ⑤遽——惶恐，窘急。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①，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②。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③：“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④，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⑤，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于肌膚，肌膚微于一節，省（xǐng，醒）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①伯成子高——即伯益，亦稱大費。古代嬴姓各族的祖先。相傳善

于畜牧和狩獵，被舜任爲虞（掌管山林之官）。一說他爲禹所提拔，曾因助禹治水有功，禹去世時傳位於他，但他固辭不受，故下文說他“舍國而隱耕”。②偏枯——亦稱“半枯”或“偏癱”，即半身不遂。③离子——即禽骨鯀。他屬墨家，主兼愛，故此文中有詰難楊朱“貴生”之辭。

④假——假設。⑤一節——一段肢體。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①，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于河陽②，陶于雷澤③，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④，弟妹之所不親⑤。行年三十，不告而娶⑥。及受堯之禪，年已長⑦，智已衰。商鈞不才⑧，禪位于禹，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⑨。鮌（gǔn，滾）治水土⑩，績用不就，殛諸羽山⑪。禹纂業事讐⑫，惟荒，土功⑬，子產不字⑭，過門不入⑮；身體偏枯，手足胼胝（pián zhī，皸知）⑯。及受舜禪，卑宮室⑰，美紱（fú，扶）冕⑱，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⑲，周公攝天子之政⑳。邵公不悅㉑，四國流言。居東三年㉒，誅兄放弟㉓，僅免其身㉔，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㉕，應時君之聘㉖，伐樹于宋㉗，削迹于衛㉘，窮于商周㉙，圍于陳、蔡㉚，受屈于季氏㉛，見辱于陽虎㉜，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㉝。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㉞，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于傾宮㉟，

縱欲于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于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⑧，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⑨，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于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于死矣。”

①周——這裏指周公旦，周武王之弟。曾助武王滅商。武王去世，成王年幼，由他攝政。 孔——指孔子。

②河陽——古地名，在今河南省孟縣西。但據《史記·五帝本紀》載：“舜耕歷山。”則舜耕田在歷山。不在河陽。

③陶——作動詞用。制造陶器。雷澤——古澤名，又稱“雷夏”，在今山東省荷澤東北，久已湮沒。《史記·五帝本紀》載：“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據此則舜當在雷澤打魚，而在河濱制作陶器。

④父母之所不愛——指舜的父親瞽叟寵愛後妻所生的兒子象，常常想謀殺舜。

⑤弟妹之所不親——指舜的異母弟象嫉恨其兄，曾夥同其父縱火燒房以及投井下石，圖謀殺害舜。

⑥不告而娶——指舜三十歲時娶了堯的兩個女兒娥皇和女英，沒有經過他父親和後母的同意。

⑦年已長——《史記·五帝本紀》：“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故舜接受帝位時，年紀已經很老了。

⑧商鈞——舜的長子。因商鈞缺乏才能，所以舜把天下禪讓給了禹。

⑨天人——猶言天下之人。窮毒——猶言受苦難最多。窮，極。毒，苦害。

⑩鯀——同“鯨”，傳說中我國原始時代的部落酋長，為禹的父親。他曾奉堯命治水，因用築堤堵塞的方法，九年未成。後被舜殺死在羽山。

⑪殛——誅殺。羽山——在今山東省郯城東北。

⑫纂業——繼承事業。纂，通“繼（zuǎn）”，繼承。事瞽——服事瞽人。“瞽”，指舜。舜殺禹父鯀而任用禹。

⑬惟荒土功——意思是專心平治水土。荒——迷亂沉溺。

⑭不字——不加撫養。這裏指禹妻塗山氏生下兒子啟，禹忙於治水而無心照管。

⑮過門不入——傳說禹治水土在外十三年，三過家門都不入內。

⑯胼胝——手脚因勞作而形成的老繭。

⑰卑宮室——建造低矮簡陋的宮室。即指禹不顧享樂，而把國帑多用於治水。

⑱美絺冕——絺，通“黻

(fú)”，敝冕，古代祭服。指禹生活儉節，却把祭祀的衣冠做得十分華美。

⑩成王——周成王，名誦。其父武王去世時，他尚年幼，由叔父周公旦攝政七年。

⑪攝——代理。

⑫邵公——也作召公。姓姬名奭，周代燕國的始祖。周成王時任太保之職，因懷疑周公旦名為代政，實為篡政，故而很不高興。

⑬居東——周公因管蔡流言曾避居東都洛陽三年。

⑭誅兄放弟——周公旦攝政後，他的兄弟管叔鮮和蔡叔度心懷猜忌，便聯合殷紂王之子武庚作亂。周公奉成王命令討伐，誅殺了叔鮮和武庚，放逐了叔度，三年平定內亂。故云“誅兄放弟”。

⑮僅免其身——謂周公“誅兄放弟”，才得以保全自身。

⑯帝王之道——指用政教、禮樂來治國的道理。

⑰應時君之聘——指孔子曾多次受當時君主如魯定公、衛靈公、楚昭王等人聘用，但往往因別人造謠中傷而不得見用。

⑱伐樹于宋——指孔子在宋國被大司馬桓魋驅逐一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

⑲削迹于衛——衛靈公原來想聘用孔子，後聽信讒言，改變了態度。孔子恐遭禍害，便躲藏起來，又悄悄離開了衛國。削迹，匿迹，也指隱居。

⑳窮于商周——孔子去陳國，途經匡。匡人曾遭受魯國陽虎的暴凌，見孔子貌似陽虎，便誤將他抓住，囚禁了五天。窮，這裏指困厄。商周，古地名，即今河南省商丘一帶的商朝舊地。這裏專指“匡”。

㉑圍于陳、蔡——楚昭王派人聘請孔子。陳、蔡兩國大夫怕孔子大用于楚，便一道出兵把孔子圍困在陳、蔡之間的野地裏。

㉒受屈于季氏——季孫氏當時為魯國三卿之中權勢最大的一家。孔子曾經擔任季氏手下管理牲畜的小官，所以說“受屈”。

㉓見辱于陽虎——陽虎，一作陽貨，春秋後期季孫氏的家臣，要挾季氏，掌握國政，權勢很大。季氏曾經設宴招待魯國士人。孔子前去，被陽虎擋駕，說：“季氏飧士，非敢飧子也。”所以說孔子“見辱于陽虎”。

㉔株塊——樹根、土塊。

㉕距——通“拒”，抗拒。

㉖傾宮——謂很大的宮殿。《淮南子·地形訓》：“傾宮旋室。”傾，形容高聳。

㉗從——通“縱”，放縱。

㉘雖稱之弗知——據俞樾《諸子平議》，此句當作“雖罰之弗知”。

楊朱見梁王①，言治天下如運諸掌②。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③，而言治天下如運

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④，欲東而東，欲西可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⑤；鴻鵠高飛，不集污池^⑥，何則？其極遠也^⑦。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⑧，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①梁王——梁惠王，戰國時魏國國君。 ②諸——“之于”的合音。

③芸——通“耘”，除草。 ④箠——“撻”之異體字，鞭子。 ⑤枝流——即支流。指小河。 ⑥污池——這裏指水停積不流的池塘。

⑦其極遠也——一說當作“其志極遠也”。 ⑧黃鐘大呂——分別為古代十二律中的第一、第二律。音頻很低，發聲稀疏、緩慢。煩奏之舞——用繁劇複雜的音樂伴奏的舞蹈。即節奏很快的舞蹈。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余萬歲^①，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矜一時之毀譽^②，以焦苦其神形，要(yao, 妖)死後數百年中餘名^③，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①但——僅，只。 ②矜——顧惜，拘謹。 ③要——追求。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①，懷五常之性^②，有生之最靈者也^③。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從利逃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④，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

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hèng）私天下之身⑤，橫私天下之物。不橫私天下之身，不橫私天下物者，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⑥。”

①肖天地之類——指人類男女之別相似于天地的陰陽類別。 ②五常——五行；金、木、水、火、土。古人謂萬物皆有五行之性，而人的性情也反映出五行的德性，即仁、義、禮、智、信。 ③有生——指一切生物。 ④資——憑借，依靠。 ⑤橫——粗暴，不循正理。私——占為己有。 ⑥至至——道德的最高境界。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民也①。可殺可活，制命在外②。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yāo，妖）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③。天下無對④，制命在內⑤。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⑥。’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⑦，自以味之極；肌肉粗厚，筋節憊（kuì，愧）急⑧，一朝處以柔毛絳幕，薦以梁肉蘭橘⑨，心痛（yuān，冤）體煩⑩，內熱生病矣⑪。商、魯之君與田父侔（móu，謀）地⑫，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⑬，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屨（yùn-fēn，韻墳）⑭，僅以過冬。暨春東作⑮，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陰室⑯，綿纊狐貉⑰。顧謂其妻曰：‘負日之

暄^⑮，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xī，喜）莖芹萍子者^⑯。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于口^⑰，慘于腹^⑱，衆哂（shěn，審）而怨之^⑲，其人大慚。子，此類也。’”

①遁民——違反自然之性的人。 ②制命在外——指受外物支配，自己不能作主。 ③順民——順從自然之性的人。 ④對——敵手。

⑤制命在內——支配命運在于自身內部。 ⑥田父可坐殺——謂老農有勞動習慣，假如使他總是閑坐，反而致病而死。 ⑦啜菽——吃大豆。茹藿——吃豆葉。茹，食。

⑧醢——當作“臠”。臠，《集韻》：“音喟，筋節急也。”臠急，謂筋節緊張。 ⑨蘭橘——指香甜的水果。蘭，香草。這裏取其香義。 ⑩瘡——憂鬱。 ⑪內熱——內心焦灼。

⑫商——指春秋時宋國。侔地——處在相同的境地。意即過同樣的生活。侔，等同。 ⑬野人——古代對從事農耕的奴隸或平民的稱呼。

⑭緼絮——麻絮衣。 ⑮東作——指從事農耕。 ⑯陳——本義為避寒就暖，引申為溫暖。 ⑰縊——絲棉。 ⑱暄——暖和。

⑲戎菽——也作“菽菽”，大豆。泉莖——胡麻莖。芹萍子——即“莘”，也叫“蕮蒿”，嫩苗可食。 ⑳蜇——刺。 ㉑慘——劇痛。

㉒哂——譏笑。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①。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于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于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②。’而悠悠者趨名不已^③。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④。名胡可

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⑤，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①陰陽之蠹——自然界的害物。 ②名者實之賓——這句話見于《莊子·逍遙游》。意即，實是主，名是客，名是實的附從。 ③悠悠——衆多的樣子。 ④斯——此。指名。係——依靠。 ⑤恤——憂慮。

今 譯

楊朱在魯國游歷，住宿在姓孟的家裏。姓孟的問道：“老老實實做人就够啦，要名聲幹什麼呢？”

楊朱回答：“靠名聲來發財致富。”

“已經富有啦，為什麼還不肯罷休呢？”

“還要謀個顯貴地位。”

“已經顯貴啦，怎麼還不肯罷休呢？”

“爲了身死之後。”

“人都已經死啦，還要名幹什麼呢？”

“爲了子孫。”

“名聲怎麼還對子孫有益呢？”

“名聲就是使肉體勞苦，使精神焦慮。獲取名聲的，便能讓恩澤遍及宗族，利益兼顧鄉里，更何況對於子孫呢？”

姓孟的說：“大凡爲名的人一定廉潔，廉潔便會貧困；爲名的人一定謙讓，謙讓地位就不高。”

楊朱說：“管仲擔任齊國的國相，君王淫逸他也淫逸，君王奢侈他也奢侈，順合君王的意願，聽從君主的言語，政治得以推行，國家得以稱霸。但是他死之後，管氏家運就從此衰落。田成子擔任齊國的國相，君主驕盈他就謙虛，君主聚斂他就施舍，因而民心悉皆歸附，他便據有了齊國，子孫得以享用，至今不曾中斷。”

“照這麼說來，真名聲使人貧賤，而假名聲倒使人富貴囉。”

“務實的沒有名，求名的沒有實。所謂名聲，都是虛假的罷了。從前，堯、舜假裝把君位讓給許由、善卷，因而不失天下，得以長久享受天子之位。伯夷、叔齊真的謙讓孤竹君位，因而終於亡國，餓死在首陽山上。真實和虛偽的區別，就是這樣明白啊。”

楊朱說：“一百歲，是壽命的最高定限。享壽百年的，一千人當中挑不出一個。假設有一個人能活到百歲，那麼他處在孩提和衰老的時間，就幾乎佔據了其中的一半。夜晚睡眠所消耗，白天覺醒所遺誤的時間，也幾乎佔據了剩餘的一半。至於疾痛哀苦，亡失忧懼，幾乎又佔據了一半剩下的時間。算算僅剩的十幾年，能够舒適自得而毫無掛慮的時間，怕連一天也沒有啊。

“那麼人的一生究竟爲了什麼？究竟有什麼快樂呢？就是爲了錦衣美食，爲了歌舞女色呀。然而美食錦衣並不能常常得到滿足，歌舞女色也不能時時得到玩賞。而人們又要動輒遭到刑罰獎賞的禁勸，受到名分禮法的束縛。惶惶不安地競取一時的虛名，謀算死後的遺榮。孤伶伶地審慎耳目的觀聽，注意思想行動的是非。白白丟失了有生之年的最高快樂，不能放縱自己的身心哪怕一時一刻。這樣同關進死牢戴着重枷又有什麼不同呢？

“遠古時代的人知道生命不過是暫時的存在，死亡不過是暫時的消逝；因此放縱心意而行動，不違反自然的本性，並不拋棄當身的歡娛，所以不爲名譽所勸誘。放縱本性而游歷，不背逆萬物的好惡，不去追求死後的名聲，所以不會觸犯刑罰。名譽的大小，壽命的長短，都不是他們所考慮的。”

楊朱說：“萬物的差異在於生存，相同在於死亡。活着便各分賢愚、貴賤，這就是差異；死了便同歸臭腐、消滅，這就是相同。即使這

樣，但造成賢愚、貴賤不是自己所能作主的；歸於臭腐、消滅也不是個人所能決定的。所以生存並非自己作主就能生存，死亡並非自己作主就能死亡，賢明並非自己作主就能賢明，愚笨並非自己作主就能愚笨，顯貴並非自己作主就能顯貴，卑賤也並非自己作主就能卑賤的。

“這樣，對萬物來說，生與死是齊等的，賢與愚是齊等的，貴與賤是齊等的。活了十年是死，活了百年也是死；仁人聖者要死，惡棍笨蛋也要死。活着象堯、舜一樣賢明，死了就是一堆腐骨；活着像桀、紂一樣殘暴，死了也是腐骨一堆。腐骨都是一樣的，有誰能知道它們的差別呢？姑且追求當生的快樂吧，哪有閒暇去考慮死後的事情呢？”

楊朱說：“伯夷並非沒有慾望，但清高過分了，以至於餓死山中。展禽並非缺乏感情，但堅貞過分了，以至於寡子少孫。清高和堅貞的失誤竟是如此之大啊！”

楊朱說：“原憲在魯國挨餓受凍，子貢在衛國經商發財。原憲的貧寒損害生命，子貢的財富勞累身心。”

有人問道：“這麼說來，貧寒也不合宜，發財也不合宜，那合宜的事在哪裏呢？”

楊朱回答：“在於使生命快樂，在於使身心安逸。因此善於使生命快樂的人不會感到貧寒，善於使身心安逸的人不去經商發財。”

楊朱說：“古代有一句話：‘活着相互憐惜，死了相互捐棄。’這真是至理名言呀。相互憐惜的道理，並非只是動之以情，而且能使勞苦的得到安逸，饑餓的得到飽足，寒冷的得到溫暖，窮困的得到顯達。相互捐棄的道理，並非對死者不表示悲哀，而是不給他嘴裏含入珠玉，不給他身體穿起錦衣，不給他祭禮供上犧牲，不給他墓裏

擺進冥器。

“晏子向管仲請教養生之道。管仲說：‘養生之道 不過 放縱而已，對身心欲望不要阻礙，不要遏制。’

晏子問道：‘具體的怎樣呢？’

管仲回答：‘放任耳朵所想聽的，放任眼睛所想看的，放任鼻子所想聞的，放任嘴巴所想說的，放任身體所想處的，放任意願所想干的。耳朵所想聽的是聲音，但不得聽，這叫做阻塞聽覺的靈敏；眼睛所想看的是美色，但不得看，這叫做阻塞視力的明亮；鼻子所想聞的是香氣，但不得聞，這叫做阻塞氣味的審辨；嘴巴所想講的是是非，但不得講，這叫做阻塞頭腦的智慧；身體所想處的是舒適，但不得處，這叫做阻塞人身的安樂；意願所想做的是放逸，但不得做，這叫做阻塞天生的本性。凡這種種阻塞，都是殘害身心的根本原因。擯去這些殘害身心的根本原因，和和樂樂地以待命終，即便能活上一日、一月、一年、十年，也是我所謂的養生之道。拘泥於這些殘害身心的根本原因，受它束縛而不肯舍棄，悲悲戚戚地以至長壽，即便能活上百年、千年、萬年，也不是我所謂的養生之道。’

管仲說罷，又反問晏子道：‘我已經把養生之道告訴你啦，那麼給死者送葬又該怎樣呢？’

晏子回答：‘送葬的事就簡單啦，我將怎樣對你說呢？’

管仲說：‘我就是想聽你說說。’

晏子便答道：‘已經死了，難道還由得自己嗎？把屍體放火燒了也可以，下水沉了也可以，用土埋了也可以，扔到野外也可以，丟進溝壑裏拿柴草遮住也可以，穿着禮服錦衣裝進石頭棺槨也可以，隨便別人怎麼處置啦。’

管仲回頭對鮑叔牙和黃子說：‘生死的道理，我和他已經完全領悟啦！’”

子產擔任鄭國的國相，獨攬政權三年，好人順服他的教化，壞人畏懼他的禁令，鄭國因此得以安定，諸侯爲之感到害怕。

但子產有個哥哥名叫公孫朝，有個弟弟名叫公孫穆，一個好酒，一個好色。公孫朝的家裏藏有上千罇好酒，陳麴堆積成山，離大門百步之遠，糟漿的氣味就直沖人鼻。當他沉湎于飲酒的時候，根本不顧世道的安危、人事的紛爭、家室的有無、九族的親疏、存亡的哀樂，即使水火刀斧交加于前，也茫然無知。

公孫穆的後庭並列有數十間房間，都選擇少年美貌的女子住在裏面。當他耽迷于女色的時候，屏退親友，斷絕交游，躲在後庭，日以繼夜，三個月才出來一次，還感到未能滿足。鄉間凡有嬌美的處女，他必定要用財物招引，派媒人挑誘，不弄到手就不肯罷休。

子產日夜爲此而憂愁，便秘密造訪鄧析，同他商議道：“我聽別人講，治理好自身才能治理好家庭，治理好家庭才能治理好國家，這就是說做事要由近及遠。對於國家我已經治理好啦，但自己家庭却這般混亂，那不是把由近及遠的道理顛倒了嗎？該用什麼辦法來拯救我那兩弟兄呢？你可要出主意呀！”

鄧析回答：“我也奇怪很久啦，但不敢先說。你爲什麼不及時管治，向他們喻以性命的重要，勸以禮義的尊嚴呢？”

子產採納了鄧析的意見，找機會見了這兩兄弟，對他們說：“人比禽獸高貴的地方，就在理智。理智所扶持的東西，就是禮義。禮義具備，就能够得到名譽地位。如果一味感情用事，耽於嗜欲，那性命就危險啦！你們聽我的話，早上悔過自新，晚上我就給你們官做。”

公孫朝和公孫穆答道：“我們早就明白了，也選擇很久啦，難道要等你的教訓然後才知道嗎？大凡生命是難以得到的，而死亡是很快到來的。用難以得到的生命，來等待很快到來的死亡，還有什麼可牽掛于心的呢？如果想借尊重禮義來夸耀于人，用克制情性以招

徠名譽，我們認為這樣還不如死了的好。人活着就要享盡一生的歡娛，窮極當年的快樂；只怕肚子太飽而不得聽任嘴巴去痛飲，精力衰憊而不得放縱情欲於美色，根本沒有時間去擔憂名聲的丑惡，性命的危險。而你卻以治國的才能來炫耀于人，想憑勸說之辭來擾亂我們的心性，用榮華利祿來誘惑我們的意志，豈不是太淺薄又太可憐了嗎？

“我們再爲你把道理分辨一下。善於治理外物的，外物未必能够治好，而自己的身心却與之一道受苦；善於治理內心的，外物未必因此混亂，而自己的性情却與之一道安逸。憑你的治理外物，這種方法雖可暫時在一國推行，但並不符合人心；憑我的治理內心，可以在普天下推行，君臣之道也用不着啦！我們常想拿這種方法來開導你，而你却反而要用你的那套東西來教訓我們嗎？”

子產聽罷，茫然無言可答。第二天他把事情告訴鄧析。鄧析說：“你同本性真率的人相處却不知道，誰說你是個聰明人？鄭國得以治理只是偶然的罷了，並不是你的功勞。”

衛國的端木叔，是子貢的後代，憑借祖遺的財產，家中積聚達萬金之多。但他不經營生產，卻縱性所好，只要是人們所能想到幹的，意念所能想到玩的，他無不去幹，無不去玩。他家高牆深宅、樓臺水榭、獸苑池塘、瓊酒玉食、華車美服、聲樂嬪御，幾乎可同齊、楚兩國的君王相比美了。至於他情意所喜好的、耳朵所要聽的、眼睛所想看的、嘴巴所愛嘗的，即便遠在異域他國，並非國中所產的東西，都一定要弄來，就好像是自己圍牆裏的東西一般。他外出遊覽時，儘管山川險阻，道路漫長，都一定要去到，就象在咫尺之間散步一般。

四方來賓在他家裏做客，每日以百計數。廚房灶下的煙火從不熄滅，廳堂廊房裏的聲樂從不斷絕。奉養門客之餘，先把錢財施散給

宗族；施散給宗族之餘，再施散給鄉里；施散給鄉里之餘，又施散給整個都城的人民。他活到六十歲時，身體即將衰弱，便拋棄家事，把所有的庫藏、珍寶、車服、妾媵統統施散出去。一年之中，施散罄盡，不給子孫留下一點財產。到他重病之際，沒有抓藥求醫的積蓄；到他去世之後，沒有買棺埋葬的錢。都城之中凡是受過他施舍的人得知，一齊計口出錢，把他埋葬了，又把財產退還給了他的子孫。

禽骨鰲聽說這件事，罵道：“端木叔真是個狂人，把他的祖宗都辱沒了！”

段干生聽說這件事，贊道：“端木叔真是個達觀的人，德行超過了他的祖先。他所行的，他所為的，衆人都感到驚駭，但確實是符合自然之理的。衛國的君子多以禮教來約束自己，當然是不足以理解端木叔的用心了。”

孟孫陽問楊朱道：“要是有一個人，珍視生命愛惜身體，以此祈求不死，能辦到嗎？”

楊朱回答：“人沒有不死的道理。”

孟孫陽又問：“以此祈求長久活着，能辦到嗎？”

楊朱回答：“人沒有長久活着的道理。生命並非珍視就能長壽的，身體並非愛惜就能健康的。再說，要長生不死幹什麼呢？人的情感與好惡，古今是一樣的；四肢軀體的安危，古今是一樣的；世間人事的苦樂，古今是一樣的；社會變動和治亂，古今也是一樣的。既然已經聽過啦，已經看過啦，已經經歷啦，活上百年都嫌太多，何況長生不死要經受許多痛苦呢？”

孟孫陽說：“如果這樣，快點死要勝過長生的話，就去觸碰刀鋒斧刃，自投滾湯烈火，那才是符合意願的囉。”

楊朱答道：“不是這樣。人既已活着，就聽之任之，盡量滿足他的慾望，以等待死亡。將要死亡，就聽之任之，他的生命愛到那兒就

讓他到那兒去，直至命終。沒有什麼不可棄置的，沒有什麼不可放任的，爲什麼還要爲生命的長短而擔心呢？”

楊朱說：“伯成子高不肯拔一毛而有利於他人，因此捨棄王位，隱居耕田。大禹不願爲自身謀利，因此勞累過度，半身偏癱。古人損傷自己的一根毫毛來有利於天下是不幹的，而讓普天下來奉養他一人也是不取的。人人都不損傷一根毫毛，人人都不有利於天下，那麼天下就太平啦。”

禽骨釐問楊朱道：“拔去你身上的一根毫毛來救助世道，你願幹嗎？”

楊朱回答：“世道本來就不是一根毫毛所能救助得了的。”

禽骨釐說：“假設可以救助，你願幹嗎？”

楊朱不理睬他。禽骨釐出門告訴了孟孫陽。孟孫陽說：“你不領會先生的用心，我和你談談吧。有人損害你的肌膚給你萬斤黃金，你願幹嗎？”

禽骨釐回答：“願意幹。”

孟孫陽又問：“有人砍斷你一段肢體給你一個國家，你願幹嗎？”

禽骨釐一言不發，默默地呆了一會兒。

孟孫陽接着說：“一根毫毛輕於肌膚，肌膚又輕於一段肢體，這是很明白的。但肌膚是由一根根毫毛構成的，肢體又是由一塊塊肌膚構成的，一根毫毛固然只是身體的萬分之一，但難道可以輕視它嗎？”

禽骨釐說：“我沒有什麼話可回答你。但是拿你這番言論去問老聃、關尹，那麼你的話是正確的；拿我的這番言論去問大禹、墨翟，那麼我的話又是正確的啦！”

孟孫陽聽罷，就回過頭去，和自己的同伴談其他事情了。

楊朱說：“天下的美譽都歸於虞舜、夏禹、周公、孔子，天下的怨毒都歸於夏桀、殷紂。然而當年虞舜在河陽耕田、在雷澤制陶的時候，手脚不得片刻的安閑，口腹不得美味的食物；父母不愛他，弟妹不親他。活到三十歲，不經父母同意就娶了老婆。待到接受唐堯禪讓時，年紀已老，智力已衰。他兒子商鈞又無才能，他只好把帝位禪讓給禹，憂愁鬱悶地直到老死：這真是天下人中受苦受難最多的一個啊。

“鯀治理水土，毫無功績，被舜殺死在羽山。大禹繼承父業，服事仇人，一心平治水土。生了孩子他不照管，路過家門他不進去；弄得身體偏癱，手足胼胝。待到接受虞舜禪讓後，爲了儉省而住低矮的宮室，爲祭鬼神却制作華麗的冠服，憂愁鬱悶地直到老死：這真是天下人中憂愁痛苦最多的一個啊。

“周武王死後，成王還年幼弱小，他叔父周公旦便代掌國政。召公懷疑周公篡權而心懷不滿，流言蜚語四處散播。周公爲此避居東都三年，後來誅殺了叛亂的哥哥，放逐了謀反的弟弟，才得以保全自身。憂愁惶恐地直到老死：這真是天下人中最擔驚受怕的一個啊。

“孔子精通治國的道理，接受君主的聘用，却在宋國遭桓魋砍倒大樹的威脅，只得倉惶出境；在衛國受別人造謠中傷，只能銷聲匿跡。在商周地方被囚禁，在陳、蔡之間被圍困，受季氏的委屈，遭陽虎的侮辱，悲悲戚戚地直到老死：這真是天下人中最淒惶窘迫的一個啊。

“上面這四位聖人，活着沒有一天歡樂，死後却有萬世名聲。所謂名聲，本來就不是實在所要取的，雖然贊揚它，它也不知道，雖然褒賞它，它也不覺曉，同樹樁土塊有什麼兩樣呢？

“夏桀憑借歷代祖宗的基業，高居尊貴的帝位；智謀足以對付羣臣，威力足以震懾海內；盡量滿足耳目的歡娛，爲所欲爲，舒適快活地直到死亡：這真是天下人中最奢逸放蕩的人啊。

“殷紂也憑借歷代祖宗的基業，高居南面之尊；威力沒有哪裏行不通，意志沒有誰個敢不從；在宏大的宮殿中放情歡樂，在漫漫長夜中通宵縱欲；不用禮義來苦害自己，舒適安樂地直到死亡：這真是天下人中最放縱任性的人啊。

“上面的這兩個凶徒，活着有縱欲的歡娛，死後背上愚暴的名聲。所謂實在的東西，本來就不是名聲所能賦予的，雖然詆毀它，它也不知道，雖然懲罰它，它也不覺曉，這同樹椿土塊又有什麼兩樣呢！那四位聖人雖然天下人人贊頌，辛苦一生直到終老，最後都歸於死亡。那兩個凶徒雖然天下人人痛恨，却歡樂一世直至命終，最後也不過同樣歸於死亡而已。”

楊朱拜見魏惠王，自稱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中運轉一般容易。魏惠王說：“你自己家裏有一妻一妾都管教不好，三畝菜園裏的草也鋤不過來，却說治理天下像在手掌中運轉一般容易，這是什麼道理？”

楊朱回答：“王見過牧羊人嗎？百來頭羊一大羣，讓五尺高的孩童提着鞭子跟在後面，要它們向東就向東，要它們朝西就朝西。如果讓堯牽一頭羊走在前面，讓舜提着鞭子跟在後面，那就一步也走不了啦！

“我還聽說：能吞下船隻的大魚，不在江河的支流裏遨遊；高飛長空的鴻雁，不在死水塘裏棲集，為什麼？因為它們的志向極其高遠。黃鐘大呂的音律不能為節奏繁快的舞蹈伴奏，為什麼？因為它們的聲音十分疏緩。將要治理大事的人不治理小事，成就大功的人不成就小功，就是這個道理呀。”

楊朱說：“太古時代發生的事情早就湮滅了，誰還能記得呢？三皇時代的事情至今若有若無，五帝時代的事情至今似醒似夢，三王

時代的事情至今或隱或現，億萬椿事中知道的不到一椿。當代的事情或聞或見，一萬椿事中知道的不到一椿。眼前的事情或存或廢，一千椿事中知道的不到一椿。從太古至于今日，年數本來就數不過來。僅伏羲以來就已三十多萬年，其間的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歸於湮滅，只不過遲早而已。顧惜一時的毀譽，使心神焦慮肉體受苦，以追求死後幾百年中留下的名聲，難道名聲足以滋潤死人的枯骨嗎？這樣活着還有什麼快樂呢？”

楊朱說：“人，類似天地的陰陽之分，稟受萬物的五行之性，是生物之中最有靈性的。人，指甲牙齒不足以用來防衛，肌肉皮膚不足以抵禦外敵，疾行快跑不足以趨利避害，身上沒有毛羽來防寒避暑，就必定要取借外物來作為供養，使用智慧而不依仗氣力。

“因此，智慧之所以可貴，就在于保存人身而可貴，氣力之所以低賤，就在於侵犯外物而低賤。但是，身體並非屬個人所有，既然已經活着，就不得不保全它；外物也並非屬個人所有，既然已經使用了，就不必將它舍去。身體固然是生命的主體，外物也是供養的主體。雖然保全了生命，但不可據有自己的身體；雖然不必舍去外物，但不可據有那些外物。據有外物，據有身體，便是將屬於天下的身體不合理地占為己有，將屬於天下的物不合理地佔為己有。不無理地佔有屬於天下的身體，不無理地佔有屬於天下的物資，只有聖人才能做到吧！把屬於天下的身體化為公有，把屬於天下的物資化為公有，只有道德極高的人才能做到呀！這就叫做最高最高的道德。”

楊朱說：“人們所以不得休息，是為了四件事的緣故：一為長壽，二為名譽，三為地位，四為錢財。有這四件事，就會怕鬼，怕人，怕權勢，怕刑罰；這樣的人叫做違反自然本性的人。他們或者死或者活，都聽任外物的支配。

不違背命運；何須羨慕長壽？不看重顯貴，何須羨慕名聲？不追求權勢，何須羨慕地位？不貪圖富有，何須羨慕錢財？這樣的人叫做順從自然本性的人。他們天下沒有對手，支配在於自身。

“因此有句話說：‘人不婚娶不做官，情欲即可少一半；人不穿衣不吃食，君臣之道可休矣’。周代諺語說：‘農夫累不死，坐着會閑死’。早出晚歸，自己覺得是人之常情；吃豆咽菜，自己感到是美味無比；肌肉粗厚，筋節緊張，一旦躺在柔軟的皮毛上，睡進絲綢的帳幕中，送上精美的飯菜、香甜的水果，倒反而心焦體煩，內熱生病啦。讓宋國、魯國的君王處在與農夫相同的境地，那他們也不消一時三刻就累壞了。所以農夫所安身的地方，農夫所喜歡的東西，他們自認為天下沒有超過的了。

“從前宋國有個種田人，常常穿着破麻絮，勉強熬過冬天。開春時節，他下地幹活，在太陽下晒得暖洋洋的，不知天下還有大廈溫室、絲棉狐裘。他回頭對妻子說：‘晒太陽的暖和，別人沒有一個知道的。我拿這辦法獻給國王，一定會有重賞。’鄉里的一家富戶告訴他：‘過去有一個人喜歡吃大豆、胡麻莖、蕓苔苗，對着鄉里的富豪嘖嘖稱道。富豪就拿來嘗嘗，誰料刺在嘴上，痛在肚裏。大家都譏笑並埋怨那個人，他大為慚愧。你，就是這種人！’”

楊朱說：“高大的房屋、華美的衣服、可口的食物、嬌豔的女色，有這四樣東西，還要向外面追求什麼呢？有了這四樣東西還要向外面追求的，就是貪得無厭的本性。貪得無厭的本性，是自然的害蟲。

“忠誠不足以保護君主，恰恰足以危及自身；正義不足以利于外物，恰恰足以傷害生命。保護君主不依靠忠誠，那忠誠的名聲就息滅了；利于外物不依靠正義，那正義的名聲就絕盡了。君主和臣下都得安處，外物和自身同時有利，這是古代的做法。

“鬻子說：‘擯棄名聲的人無所憂慮。’老子說：‘名聲是實在的皮毛。’但仍有多少人在不停地追逐名聲。名聲本來就不可擯棄嗎？名聲本來就不可當作皮毛嗎？現在，有名聲就安富尊榮，沒名聲就身為卑賤屈辱。享有尊榮就得到逸樂，處身卑賤就飽嘗憂苦。憂苦，是違背人的本性的；逸樂，是符合人的本性的。這樣看來，名聲倒是實在所依附的了，名聲怎麼可擯棄呢？名聲怎麼能當作皮毛呢？但是應該厭惡死守名聲而損害實在。死守名聲而損害實在的，將終日憂慮世事危亡的不可拯救，其痛苦難道僅只是在逸樂和憂苦之間嗎？”

說符篇

《列子》以《天瑞篇》開始，以《說符篇》告終，首尾恰相呼應。所謂“天瑞”即客觀規律，所謂“說符”，即在於解“說”人的主觀意識、行為必須與客觀規律相“符”，以求“心合於道”。故本篇對全書有總結意義。

“符”，原是古代朝廷傳達命令或征調兵將的憑證，用來檢驗真偽，資為信據，引申之就有“符信”、“符驗”等說法。先秦哲學家已經提出“責有符驗”的思想，如《荀子·性惡》所說：“凡論者，責其有辨合，有符驗”，但其主旨在於強調理論要得到事實的驗證。而本篇更把“符”這概念擴大成為事物的普遍聯繫，特別是主客觀之間關係變化的一種必然規律，小而個人的休戚命運，大而國家的存亡興衰，無不決定於人們對客觀規律的從違，其效果與動機，正像影之隨形，響之隨聲，都有若合符節之驗。本篇開首便借列子與壺丘子林問答，闡明了這一觀點。

那麼，怎樣方能“心合於道”呢？本篇認為，首先必須在紛紜萬象中見微知著，察其所以然，以知善惡之來去，禍福之相倚，“關尹教射”、“列子不受粟”、“晉文公伐衛”、“趙襄子攻翟”、“九方皋相馬”、“歧路亡羊”等十來個寓言就著意于此。其次，必須力克驕盛，凡事“持後”才能“處先”，如“河梁濟水”、“詹何論治”、“寢丘之封”、“腐鼠之禍”所反覆告誡的。再其次，還必須像“至為楮葉”、“鄰雍視盜”、“白公問孔”說的那樣，“恃道化而不任智巧”。但本篇又非一概反對“智巧”，相反，通過孟氏二子、宋國蘭子、牛缺等人的遭遇，強調了“智”亦即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指出“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說明人們應該不失時機地主動把握事物變化的條件和環節。

本篇還指出妨礙“心合於道”的種種因素，幾乎涉及到認識論、心理學、倫理學和社會學等各個方面。“爰旌目拒食”、“不死之道”、“正旦獻鵠”等說明勿

貪空名而應求實。“疑人竊斧”、“枯梧之樹”等明確反對主觀主義；而主觀主義認識方法又同個人不正當的欲望大有關係，於是“白公慮亂”、“齊人攫金”便告誡人們切勿縱欲而迷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篇中“人和魚雁”的故事，是我國古籍中難得的一段批判兩漢“天人感應”神學目的論的絕妙文字，更有助於讀者正確地理解和評價《列子》。

子列子學于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①，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②，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③，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①持後——保持謙退，不與人爭先。 ②枉——彎曲。 ③屈——彎曲。申——通“伸”。“屈申”在這裏主要指個人處世的窘困和順利。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①，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②，響也；身也者^③，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④，稽在人^⑤。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⑥。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⑦，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duó,奪)諸法士賢人之言^⑧，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①響——回聲。 ②名——名稱概念，此處指名聲。 ③身——指報應。即行為所造成的與之對應的結果。 ④度——禮度、法度或度量標準。身——自身。 ⑤稽——考察，驗證。 ⑥徑——小路，此處泛指道路。 ⑦神農——古代傳說中農業和醫藥的發明者。有炎——炎帝，傳說中上古姜姓部族首領，號烈山氏，一作厲山氏。 ⑧度——推測，估量。法士——推崇法治的人士。

嚴恢曰①：“所爲問道者爲富②；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鷄狗也。彊（qiáng，搶）食靡角③，勝者爲制④，是禽獸也。爲鷄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

①嚴恢——其人無考，可能是作者所假托。 ②問——學習。

③彊食靡角——爲爭食而相互角鬥。彊，使用強力。 靡，俞樾《諸子平議》：“靡讀爲摩。”這裏的“靡角”，當指以角相摩，即角鬥。 ④制——即操縱，控制。

列子學射中矣①，請于關尹子②。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③。”

①中——指射箭已能命中箭靶。 ②請——告訴。 ③存亡——指表面的結果。

列子曰：“色盛者驕①，力盛者奮②，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③，失，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④，智盡而不亂⑤。故治國之難在于知賢而不在自賢⑥。”

①色——指氣色，血氣。 ②奮——此處謂恃力強幹。 ③班白——同“斑白”，頭髮花白，謂年老。 ④故年老而不衰——指賢者善於用人，所以自己雖然年老，但治事的能力並不衰退。 ⑤智盡而不亂——賢者善于用人，所以自己的智力雖已竭盡，但頭腦並不糊塗。

⑥自賢——自以爲賢。意即恃仗一己的聰明和才能。

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①，三年而成。鋒殺(shài, 曬)莖柯^②，毫芒繁澤^③，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④。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①楮葉——即構樹葉，似桑葉，多有澀毛。 ②鋒殺莖柯——謂楮葉上莖脈和葉柄的肥瘦得體，十分逼真。鋒殺，亦作“豐殺”，意即“增減”，引申爲肥瘦、大小。 ③毫芒繁澤——謂楮葉上的細毛繁密而潤澤。 ④食——指俸祿。這裏有取得俸祿的意思。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①，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②？”鄭子陽即令官遺(wei, 位)之粟^③。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④：“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⑤。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⑥，民果作難而殺子陽^⑦。

①子陽——人名，鄭國之相。 ②無乃——豈非。 ③遺——贈送。 ④望——埋怨，責怪。拊心——拍打胸口。表示氣惱的樣子。 ⑤過——意爲探望。《釋文》作“遇”，意爲對待，款待。這裏從《釋文》的說法。 ⑥其卒——後來，終於。 ⑦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執政嚴酷，國人不堪，以趕逐瘋狗之機殺子陽。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①，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傅^②。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

王^③；王悅之，以爲軍正^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于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趨之方^⑤。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⑥。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官而放之^⑦。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⑧。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⑨，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于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yuè，月）之^⑩，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⑪。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⑫，應事無方^⑬，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⑭，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shì，室）然無愠（yùn，運）容^⑮，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①干——求取。 ②傳——指老師。 ③法——指兵法。

④軍正——軍隊的官長。正，亦作“政”，舊謂主其事者。 ⑤進趨之

方——求取功名的辦法。 ⑥兵食——兵馬和糧草輜重。 ⑦官——

官刑，也稱腐刑。 ⑧攝——迫近，夾迫。 ⑨兵權——用兵的權

謀，策略。 ⑩刖——斷足，古代的一種酷刑。 ⑪叩胸——即拊

心，拍打胸部，表示惱恨。 讓——責備。 ⑫投隙抵時——迎合機

會，行動及時。投，猶迎合；隙，機會；抵，到達；時，適時。 ⑬應事無

方——應付事物不囿於固定的辦法。 ⑭術——此處指用兵之術。呂

尚——即姜太公，周代齊國的始祖。傳說他智勇雙全，精通兵法，曾輔助

滅商有功。 ⑮愠容——含怒、怨恨的面色。

晉文公出會^①，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②，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③，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①晉文公——春秋時晉國君。名重耳。公元前 636 ——前 628年在位，曾在踐土（今河南省滎陽縣東北）大會諸侯，成為霸主。出會——即與諸侯會師出兵。 ②私家——娘家。另據《爾雅·釋親》：“女子謂姊妹之夫曰私。”故“私家”也有指姊妹夫家。 ③寤——通“悟”。

晉國苦盜。有郟（*xī*，稀）雍者^①，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郟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郟雍也。”遂共盜而殘之^②。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郟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③。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于是用隨會知政^④，而羣盜奔秦焉。

①郟雍——人名。 ②殘——殺害。 ③智料——以智慧來料算。 ④隨會——人名。知政——主持政事。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①。有懸水三十仞^②，圓（*huán*，環）流九十里^③，魚鼈弗能游，黿鼉（*tuó*，駝）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④。孔子使人並涯止之^⑤，曰：“此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

難可以濟乎⑥？”丈夫不以錯意⑦，遂度而出⑧。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⑨；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于波流⑩，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zhì,志)之⑪！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⑫，而況人乎？”

①河梁——同《黃帝篇》中的“呂梁”為同一處，酈道元《水經注》：“泗水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謂之呂梁。” ②懸水——即瀑布。 ③圜流——有漩渦的水流。 ④厲——原謂河水深及腰部，可以涉過之處。引伸為涉渡。 ⑤並涯——順着河岸。 ⑥意者難可以濟乎——只怕你是很難渡過的吧？ ⑦錯意——留意，注意。 ⑧度——通“渡”。過河。 ⑨忠——盡心竭力。信——堅定不疑。 ⑩錯——通“措”，安置。 ⑪二三子——猶“你們”，長者對小輩或上對下之稱。 ⑫誠身親之——以真誠的身心去親近它(指激流)。

白公問孔子曰①：“人可與微言乎②？”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zī,資)澠(shénɡ,繩)之合③，易牙嘗而知之④。”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⑤！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⑥。爭魚者濡(rú,如)⑦，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⑧，遂死于浴室⑨。

①白公——白公勝，春秋時楚國大夫，楚平王之孫。楚惠王十年(前479年)，白公勝發動政變，殺死令尹子西、司馬子期，控制楚都。後被葉公擊敗，自縊死。 ②微言——指密謀。微，隱匿。 ③淄——水名，即今山東省境內的淄河。澠——水名，一作“繩水”。源出今山東省

臨淄縣東北，久湮。④易牙——一作“狄牙”。春秋時齊桓公寵幸的近臣，長於烹調。⑤謂——指發言的內在涵意。⑥不以言言也——不用言辭來表達。⑦濡——沾濕。⑧白公不得已——指白公沒有領會孔子說話的意思，殺了令尹子西和司馬子期。⑨遂死于浴室——指白公謀反事敗，被迫自縊死於浴室。

趙襄子使新穉（zhì，治）穆子攻翟（dí，敵）①，勝之，取左人、中人②；使遽人來謁之③。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④，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⑤，日中不須臾⑥。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于積⑦，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⑧！”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⑨，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闢⑩，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⑪，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

①趙襄子——趙無恤，春秋末年晉國大夫，趙鞅之子。新穉穆子——也叫新穉狗，是趙襄子的家臣。翟——通“狄”，古族名。春秋前，長期活動於齊、魯、晉、衛、邢、宋等國之間。②左人、中人——古城名。兩城皆在今河北省唐縣西北。③遽人——傳遞公文的人。④江河之大也——此處指江河漲潮。⑤飄風——旋風，暴風。⑥日中不須臾——指正午時，太陽當空不到片刻就會偏西。⑦施——為衍文。據俞樾《諸子平議》：“施衍字，蓋即‘於’字之誤而復者。”

⑧其——恐怕要。表揣測。⑨齊、楚、吳、越皆嘗勝矣——指春秋時代齊、楚、吳、越等國都經常獲得勝利，稱霸一時。⑩拓——亦作“招”（qiāo，喬），舉起。國門——國都的城門。闢——門門。此句意為，孔子的力氣可以舉起城門上的門闕。據《左傳·襄公十年》：“偏陽人啟門，

諸侯之士門焉。懸門發，聊人紇挾之以出門者。”“紇”即“叔梁紇”，爲孔子之父。故“拓國門之闢”的應是孔子之父，後人誤傳爲孔子。⑪墨子爲守攻——墨子制訂防守策略，挫敗公輸般的攻勢，使公輸般折服。事見《墨子·公輸》。公輸般，即魯班，春秋時魯國人。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①。”居一年，其父無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wú，武）後合②。其事未究③，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④，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⑤，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⑥。

①薦——祭獻。古代以純色牛羊作犧牲，故孔子說此白犢可祭上帝。上帝——天帝。②迕——違背。這裏是不相符的意思。③未究——未見結果。④楚攻宋——指楚莊王二十年（公元前594年），楚軍圍宋之事。⑤乘——升，登。⑥復——平復，指病癒。

宋有蘭子者①，以技干宋元②。宋元召而使見（xiàn，現）其技③；以雙枝長倍其身④，屬（zhǔ，主）其脛⑤，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⑥，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⑦，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①蘭子——以技妄游者。即指走江湖的人。蘭，通“闌”，妄。②宋

元——即宋元君，亦作宋元王。《呂覽·君守篇》“魯鄙人遺宋元王問”，《莊子·外物篇》有宋元君得神龜事，《史記·龜策列傳》載“宋元王時得龜”，並召博士衛平問夢事，可證宋元君，宋元王即為一人。③見——同“現”。

④雙枝——兩根木桿。⑤屬——聯接。經——同“脛”，小腿。

⑥燕戲——古代戲技，因動作輕疾如燕，故名。張湛注：“如今之絕倒投狹者。”投狹，即鑽刀圈。⑦庸——通“用”。

秦穆公謂伯樂曰①：“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②？”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③，若滅若沒④，若亡(wú，無)若失⑤，若此者絕塵弭蹶(zhé，哲)⑥。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縵(mò，沫)薪菜(cǎi，彩)者⑦，有九方皋⑧，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⑨。”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⑩。穆公不說(yuè，月)，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⑪，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kuì，愧)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⑫。若皋之所觀，天機也⑬，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皋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①秦穆公——春秋時秦國國君，公元前660—前621年在位。伯樂——相傳為秦穆公時的孫陽，以善相馬著稱。②子姓——子孫。

③天下之馬——世上稀有的良馬。④若滅若沒——恍惚迷離的樣子。指“天下之馬”的內在神氣在外表的透露，很難把握。⑤若亡若失——似有似無的樣子。這兩句意即，鑒別“天下之馬”，不在它的筋骨毛色，而要洞察本質。⑥絕塵弭蹶——謂馬奔馳極快，四足落地不沾塵

土，車輪過後不見轍印。絕塵，足不沾塵土的樣子。弭，消除。蹶，通“轍”，車輪印。⑦擔纏——挑擔子。纏，本作“縲”，繩索。薪菜——砍柴。薪，柴。菜，通“采”。也是拾取柴草的意思。⑧九方皋——一作“九方堙”。春秋時善于相馬者。⑨沙丘——古地名，在今河北省廣宗縣北。⑩驪——黑色。⑪色——指純色。物——指雜色。⑫千萬臣而無數——超過我千萬倍而不可計數。⑬天機——此處指天賦的靈性或內在祕奧。

楚莊王問詹何曰①：“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于治身而不明于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①楚莊王——春秋時楚國國君，公元前614——前591年在位。詹何——戰國時期哲學家。詳見《湯問篇》注釋。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①：“人有三怨，子之知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②。”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于三怨，可乎？”

①狐丘丈人——據舊注，狐丘是邑名，丈人指地方上的長老。孫叔敖——春秋時楚國人，楚莊王時任令尹。②逮——及，到。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qí，氣）封我矣①，吾不受也。爲我死②，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③！楚越之間有寢丘者④，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⑤，可長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

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①亟——屢次。 ②爲——猶言“如”。 ③利地——肥沃的土地。
④寢丘——古邑名，春秋楚地，在今河南省沈丘縣東南。寢，容貌丑惡。有本認爲“寢丘”之名和“陵寢”、“葬地”相似，故下文說“此地不利而名甚惡。” ⑤楚人鬼——即謂楚人崇拜鬼神。禱——禱祥，祈福禳災之事。

牛缺者①，上地之大儒也②，下之邯鄲③，遇盜于耦沙之中④，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歎然無憂忡(lin, 吝)之色⑤。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⑥。”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⑦，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⑧，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⑨，而追吾不已，迹將箸焉⑩。既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①牛缺——人名。《淮南子·人間訓》作“秦牛缺”。《呂氏春秋·必已》高誘注：“牛，姓也，缺其名。秦人也。秦在西方，故稱下之邯鄲。”

②上地——當爲秦國的地名。 ③邯鄲——古都邑名，戰國時爲趙國都城，故址在今河北省邯鄲市西南。

④耦沙——水名。現稱沙河，在河北省南部。

⑤憂忡——憂傷吝惜之色。忡，古“忡”字，同忡。
⑥不以所養害其所養——意即不因爲身外的財物而損害身心道德。按此句“不以所養”當爲“不以所以養”，《莊子·讓王篇》正作“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呂覽·審爲篇》作“不以所以養害所養”，否則義不可通。“所以養”，用來養護身心的，指衣物錢財等；“所養”，財物所養護的對象，指身心。
⑦使以我爲——派他來對付我們。“爲”下當脫“事”字。

⑧關——此處指函谷關，在今河南省靈寶縣東北。 ⑨弘——意即度量

寬宏。 ⑩箸——通“著”，顯明。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①，錢帛無量，財貨無訾^②。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③。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④，明瓊張中^⑤，反兩檣（tà，榻）魚而笑^⑥。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懂（qín，秦）于天下^⑦。請與若等戮力一志^⑧，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⑨。”皆許諾。至期日之夜^⑩，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①家充殷盛——“充”後當脫一“盈”字。《淮南子·人間訓》便作“家充盈殷盛”。 ②訾——估量，限度。 ③擊博——古代博戲。共十二棋，六黑六白，兩人相博，每人六棋。《釋文》：“擊，打也，如今雙陸碁也。” ④射——此處指投瓊，即擲骰子。 ⑤明瓊張中——瓊，古代遊戲用具，與後來的骰子相似。明瓊，指骰子上有五白齒的一面，即最佳的一面。此句意爲，擲骰子中了彩。 ⑥反兩檣魚而笑——此句意爲，因連勝兩着棋而歡喜大笑。檣，同“榻”，《釋文》作“拈”，通“鰯”《大博經》作“鰈”，都是指比目魚。古代六博局分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放“檣魚”兩枚。吃一魚得二籌，得籌多者爲勝。 ⑦懂——勇。這裏含有勇名的意思，即勇武的名聲。 ⑧戮力一志——協力同心。 ⑨等倫——原指同列的人，這裏指親戚朋輩。 ⑩期日——約定的日子。

▼

東方有人焉曰爰（yuán，元）旌目^①，將有適也^②，而餓于道。狐父之盜曰丘^③，見而下壺餐（sūn，遜）以鋪（bǔ，補）之^④。爰旌目三鋪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謔！汝非盜邪？胡爲而食（sì，四）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歔（ōu，偶）之^⑤，不出，

喀喀然^⑥，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⑦。

- ①爰旌目——人名。《後漢書·張衡傳》作“旌瞽”。 ②適——往。
③狐父——地名。在今安徽省碭山縣附近。 ④餐——也作“飧”，用水泡飯。壺餐，即一壺水泡飯。 餽——通“哺”，以食與人。 ⑤歐——“嘔”的本字。吐。 ⑥喀喀然——形容嘔吐不出的痛苦樣子。喀喀，嘔吐聲。 ⑦是失名實者也——這是顛倒了名稱與實在的位置。意即爰旌目重名而不求實。

柱厲叔事莒(jǔ,舉)敖公^①，自爲不知己，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公辭其友而往死之^③。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④。”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⑤。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⑥。

- ①柱厲叔——人名。 莒敖公——莒國的國君。《說苑·立節篇》作“莒穆公”。莒，春秋時古國名，在今山東省莒縣一帶，公元前431年爲楚國所滅。 ②菱芰——俗稱菱角。“芰”一本作“茨”。 ③死之——猶謂以死來爲他效力。 ④醜——羞辱。 ⑤直道——此處指以德報德，以怨報怨之人之常情。 ⑥懟——怨恨。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①，怨往者害來。發于此而應于外者唯請^②，是故賢者慎所出。”

- ①及——意爲得到。殷敬順、俞樾皆以“及”爲“反”之誤。此處兩義皆可通。 ②請——通“情”，作情實、情感解。

楊子之鄰人亡羊^①，既率其黨^②，又請楊子之豎追之^③。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

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④，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⑤。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⑥。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⑦。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⑧：‘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⑨：‘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⑩：‘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于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于水，勇于泅，操舟鬻渡⑪，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⑫，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mò，默）然而出⑬。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⑭。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返一，為亡（wú，無）得喪。子長（zhǎng，掌）先生之門⑮，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⑯，哀哉！”

- ① 亡——失去。 ② 黨——這裏指鄰里鄉親。 ③ 暨——童僕。 ④ 損言笑——謂不言不笑。損，減少。 ⑤ 不獲所命——不領會他的意思。 ⑥ 孟孫陽——人名。當為楊朱門下的大弟子。心都子——人名。當為與楊朱同時的學者。 ⑦ 進——借為盡，有全部掌握的意思。 ⑧ 伯——老大。 ⑨ 仲——老二。 ⑩ 叔——老三。 ⑪ 鬻渡——擺渡營生。 ⑫ 徒——衆多。 ⑬ 嘿——同“默”。 ⑭ 方——指方術，古代關於治道的方法。由於各人對道的理解不同，便形成很多思想流派，所以這裏說“多方”。喪生——指喪失方向，喪生乃極言其危。 ⑮ 長——排行第一。 ⑯ 況——比擬，譬喻。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①。天雨，解素衣，衣緇（zī，資）衣而反^②。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撲之。楊朱曰：“子無撲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①素衣——白色的衣服。 ②緇衣——黑色的衣服。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①，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①期——企望。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①，燕君使人受之^②，不捷^③，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④：“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⑤，臨死，以決喻其子^⑥。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⑦？”

①言有知不死之道者——據陶鴻慶《讀列子札記》：“‘言有’二字誤倒。”故此句應爲“有言知不死之道者”。

②受——意即“受師”。從師學習。

③不捷——猶言“不克”，指沒有成功。捷，成功。

④幸臣——爲君主所寵愛的臣子。

⑤數——算術。古代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之一。

⑥決——通“訣”。訣竅。

⑦生術——指長生不死之術。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于簡子^①，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①正月之旦——猶言“正旦”，即正月初一。鳩——斑鳩。簡子——趙簡子，即趙鞅，春秋末年晉國的卿。

齊田氏祖于庭^①，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雁者^②。田氏視之，乃嘆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③。鮑氏之子年十二，預于次^④，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⑤。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⑥；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噉（zǎn，攢）膚^⑦，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①祖——古代祭祀祖先以及出行時祭祀路神稱爲“祖”。②雁——即鵝。畢沅《〈呂氏春秋〉新校正》：“《說文》云：‘雁，鵝也。’此與鴻雁異。”③和——隨聲附和。響——回聲。④預于次——指參加宴會。次，位次。

⑤類——種類。這裏含有各成其類的意義。

⑥迭相食——一個吃一個。猶生物學所說的食物鏈。

⑦噉——叮咬。

齊有貧者，常乞于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厩，從馬醫作役而假食^①。郭中人戲之曰^②：“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于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①假食——寄食。 ②郭——外城。這裏泛指城市。

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遺契者^①，歸而藏之，密數其齒^②。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①契——契據。 ②密——精細、周到。齒——古代刻木爲契，木契上刻出的齒痕，須與符相合，以辨別契約的真偽。《易林》：“符左契右，相與合齒。”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①。鄰人父因誦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②。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①遽——惶恐，窘急。 ②徒——只。

人有亡鈇者^①，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扞(hú, 胡)其谷而得其鈇^②。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①鈇——通“斧”。 ②扞——本作“搯”，作“掘”解。本字又可讀作“骨”(gǔ)，“掘”(jué)。

白公勝慮亂^①，罷朝而立，倒杖策^②，鍬(zhuì, 墜)上貫頤^③，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zhǔ, 主)箸^④，其行足躓(zhì, 治)株堦(kān, 砍)^⑤，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①慮亂——謀劃作亂。 ②杖策——馬槌。古代用以鞭馬的杖，杖頭有尖銳的鐵刺。 ③鍬上貫頤——馬槌端的鐵針向上刺穿了下巴。 ④箸——馬槌頭上的鐵刺。 ⑤屬箸——高度專注的意思。 屬，專

注。箸，通“着”，固定。⑤蹶——被絆倒。株——露出地面的樹樁。
培——同“坎”，凹坑。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①，適鬻（yù，玉）金者之所②，因攫（jué，決）其金而去③。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①衣冠——古代士以上戴冠，衣冠連稱，是士以上的人的服裝。這裏“衣冠”用作動詞，即穿戴齊整的意思。②鬻——賣。③攫——奪取。

今 譯

列子向壺丘子林學道。壺丘子林說：“你懂得保持謙退，才談得上持養身心。”

列子說：“願聽您說說保持謙退的道理。”

壺丘子林說：“看看你的影子，就知道了。”

列子低頭察看自己的身影，身體彎曲，影子就隨着彎曲；身體挺直，影子也隨着挺直。由此可見，影子的或彎或直依賴于身體的動作，而由不得影子；處世的窘困或順利聽憑于外物的制約，而不在于個人的主觀意志。這就是保持謙退才能使自己處身領先的道理。

關尹對列子說：“發出的言辭美好，回音就美好；發出的言辭丑惡，回音就丑惡。身體修長，影子就修長；身體短小，影子就短小。個人的名聲，就等于回音；一生的報應，就等于身影。所以說：謹慎你的言辭，將有應和它的；檢點你的行為，將有跟從它的。因此，聖人聽見發聲就能知道回音，觀察過去便可預料將來，這正是他們能够先知先覺的道理。

“掌握禮度在于自身，而考察它的客觀效果却在于他人。別人敬愛我，我必定敬愛他；別人嫌惡我，我必定嫌惡他。成湯、周武因為愛惜天下百姓，所以君臨一國；夏桀、商紂因為厭惡天下百姓，所以身死國亡，這就是客觀檢驗的結果。客觀的檢驗和自身的禮度都已明確而又不遵守它，正如離家不通過門口，行走不順着道路一般。依靠這種違反常理的方法去謀求利益，不是很困難的嗎？我曾經考查了神農、炎帝的德行，檢核了虞舜、夏禹、商湯、周武的書籍，思量了那些堅持法治和推崇德化之人的言論，發現存亡興廢不遵循這條規律的朝代，在歷史上是從來沒有的。”

嚴恢說：“那些學道的人為的是想富。現在我獲得金珠財寶也能富有，還要用什麼道呢？”

列子回答：“夏桀、商紂只重財利而輕視道，所以滅亡了。幸好我還沒有對你說呢。作為一個人却不懂道義，只知飲食而已，不過是鷄狗罷了。逞強爭食，相互角鬪，勝者為王，這不過是禽獸罷了。幹出鷄狗禽獸一般的行為，却希望別人尊重自己，這是不可能辦到的。待到別人都不尊重自己的時候，災禍恥辱就臨身了。”

列子練習射箭已能命中靶心，便去告訴關尹子。關尹子說：“你知道你能射中的原因嗎？”

列子回答：“不知道。”

關尹子說：“那你的箭術還不行。”

列子便回家再作苦練。三年過後，又去告訴關尹子。關尹子問：“現在你知道射中的原因了嗎？”

列子回答：“知道了。”

關尹子說：“行啦！牢牢記住其中的道理不要違背它。不僅射箭，治理國家和修養身心也都是這樣。”

因此聖人不囿限於事物存亡成敗的表面現象，而要察看所以存亡成敗的內在原因。

列子說：“氣血旺盛的人容易驕傲，體力充沛的人容易逞強，都不可能同他們論道。因此頭髮沒有花白的人談道，往往喪失道的本意，更何況去施行它呢？所以驕傲逞強的人，就不會有誰來告訴他治國修身的道理，而沒有人來相告，他就孤立無助了。賢明的人善于任用他人，所以自己雖然年老，但治事的能力並不衰退，智力雖已竭盡，但看待問題並不迷亂。因此，治理國家難就難在能否識別和任用賢才，而不在于恃仗個人的賢能。”

宋國有人為國君用玉來雕刻楮樹葉片，三年方才完成。莖脈和葉柄肥瘦得體，細毛繁密而潤澤，即使混在真的楮葉中也難以辨別。這個人便賴此技巧得到了宋國的俸祿。

列子聽見這件事，說：“假如天地生育萬物，要三年才長出一片葉子，那麼有葉子的樹木就極少啦！所以聖人依靠自然規律來施行教化，而不依賴個人的智巧。”

列子窮困，面有饑色。有門客對鄭國國相子陽說：“列禦寇原是有道德的人才，居住在您的國家却貧困不堪，恐怕您是不喜愛人才的吧？”子陽聽了，立即命令官員給列子送去糧食。

列子出來見使者，再三拜謝推辭不受。使者去後，列子走進內室。妻子怨恨地責怪他，捶着胸口說：“我聽說有道之士的妻子兒女都能享受安樂。現在我們窮得面有饑色，君王以禮相待，給你送來糧食，你却硬不接受。我的命好苦啊！”

列子笑着對她說：“君王並不是自己賞識我。現在他可以聽信別人的話而送我粟米，將來也可能聽信別人的話而加罪於我。這就

是我不接受糧食的原因啊！”

到後來，鄭國的百姓果然叛亂而殺掉了子陽。

魯國姓施的人家有兩個兒子，一個愛好學問，一個喜歡軍事。愛好學問的以學術謀求齊侯任用，齊侯接納他，叫他擔任公子們的老師。喜愛軍事的兒子到楚國，以兵法向楚王求取官職。楚王很高興，委他擔任軍隊的將領。于是這兩個兒子的俸祿使家庭富足，官爵讓親戚們感到榮耀。

施家的鄰居孟家也有兩個兒子，從事的學業也與施家之子相同，却陷於貧困之中。他們十分羨慕施家的富有，便前去請教謀取功名的方法。施家二子將情況告訴了他們。孟家的一個兒子便去秦國，以學術求為秦王任用。秦王說：“當今諸侯憑武力爭奪天下，竭力經營的只是兵馬糧草而已。如果用仁義來治理國家，那是滅亡的道路。”于是就對他施以官刑才予釋放。

另一個兒子跑到衛國，以兵法求為衛侯任用。衛侯說：“我們是弱國，却夾在強國中間。對於大國，我們奉事；對於小國，我們安撫，這才是求安保全的辦法。如果依賴軍事權謀，那滅亡之日就不遠啦！假使放你好好的回去，你到了別的國家，定會成為我國的極大禍害。”于是就砍斷他的雙腳才放回魯國。

返回家後，孟氏父子捶胸頓足地責怪施家。施氏說：“凡是合乎時勢的就昌盛，錯過時機的就敗亡。你們的學業和我們一樣，但是功效和我們不同，這便是錯過時機的緣故，並不是你們的做法有什麼不對。再說，天下沒有永遠正確的道理，也沒有永遠錯誤的事情。過去所使用的，現在也許被廢棄；現在被廢棄的，將來也許還要使用。這裏或使用或不用是不存在固定的是與非的。迎合機會，行動及時，應付事變，不受拘限，這種能力屬於智謀。智謀如果不足，即使你博學多才有如孔夫子，善用兵法有如姜太公，到哪裏去而會不碰

壁呢？”

孟家父子滿臉怒色頓時消除，說：“我們懂啦，你不要再說了！”

晉文公率兵出國，會合諸侯，準備攻打衛國。公子鋤在一旁仰天大笑。晉文公問他笑什麼。他說：“我笑我的鄰人，他陪送妻子回娘家，半路上看見一個采桑的婦人，不覺產生好感，就同她談笑起來。可是回頭看自己的妻子，也正有別的男人在招引她。我暗自笑這件事呢。”

晉文公領悟他話中的意思，于是放棄了出兵的計劃。當他率領軍隊回國，還沒有到達，果然有別的國家正舉兵進犯晉國北部的邊境。

晉國苦于強盜爲害。有個名叫郄雍的人，能够審視強盜的相貌，察看他們的神色而獲得真情。晉侯派他去識別強盜，千百個當中沒有一個漏網的。

晉侯大喜，告訴趙文子說：“我得到一個人，差不多一國的強盜都被捉盡了，還要用那麼多人幹什麼呢？”

文子說：“主上依靠伺察來捕捉強盜，強盜是捉不完的了，而且郄雍必將不得好死。”

過了不久，強盜們聚集商議說：“把我們逼得走投無路的人就是郄雍。”于是他們一同劫走郄雍並把他殺掉。

晉侯聽到消息大爲驚駭，立刻召見趙文子，對他說：“果然像你說的那樣，郄雍死啦！可是究竟用什麼方法來消滅強盜呢？”

文子說：“周人的諺語說：能够察見深潭中游魚的人定不吉祥，以智巧算出隱藏者的人必有災殃。您要想消除盜賊之害，不如選拔有才德的人加以任用，使政治昌明于上，教化風行于下，人民有了羞恥之心，還會去做什麼強盜呢？”

于是，晉侯便任用隨會主持政事，強盜就成羣地逃往秦國去了。

孔子從衛國返回魯國，在河梁上歇下馬車觀望，只見瀑布飛瀉而下二十丈，激流環繞九十里。魚鼈不能游渡，鼃鼃無法居留。有一個漢子正要涉水。孔子連忙派人順岸邊跑去阻止他，說：“這瀑布二十丈，激流九十里，魚鼈不能游渡，鼃鼃無法居留，只怕你是很難渡過的吧？”

那漢子聽了毫不在意，就渡過河水上了岸。孔子問他：“憑技巧嗎？有道術嗎？你能够入水又能出水的道理是什麼呢？”

漢子回答：“我剛下水的時候，依靠盡心竭力和堅定不疑；待我出水的時候，又依靠盡心竭力和堅定不疑。這忠和信使我的軀體安處波濤激流之中，而我不敢任從個人的意志。我能入水又能出水的道理，就是這樣的。”

孔子對學生說：“你們記住！水，尚且可以憑忠信和誠意來親近，何況對於人呢？”

白公勝問孔子：“可以與別人一起密謀嗎？”

孔子不回答。

白公勝再問：“如果拿石塊投入水裏，怎樣呢？”

孔子回答：“吳國擅長潛水的人能够從水底取出來。”

白公勝又問：“如果用水倒進水裏，怎樣呢？”

孔子回答：“溜水和澆水混合在一起，易牙用舌頭嚐了就能分辨出來。”

白公勝說：“那麼，就不能同別人密謀了嗎？”

孔子回答：“為什麼不可以？只要懂得發言的旨趣啊！懂得了發言的旨趣，就不依靠語言來表達。捕魚的人被沾濕，追趕野獸的人

要奔跑，這是勢必如此，並非喜歡這樣做。因此最精深的言論不用言辭，最崇高的行為無所動作。那些淺薄的人所爭執的只是事物的表面現象啊！”

白公勝沒有領會到孔子說話的意思，仍然密謀叛亂，最後政變失敗，他被迫上吊死在浴室裏。

趙襄子派家臣新穰穆子攻打翟這個部族，大獲全勝，奪取了左人、中人兩座城池。新穰穆子派傳令兵向趙襄子告捷。襄子正在吃飯，臉上顯出憂慮的神色。

身邊侍候他的人說：“一天就攻克兩座城池，這是人們所喜悅的事情；而現在您却面有憂色，為什麼呢？”

襄子回答：“江河漲潮不過三天，旋風暴雨不能終朝，太陽到中午停留不了片刻。如今我們趙家沒有積下什麼德行，一天却攻下兩座城市，滅亡恐怕要降臨到我頭上啦！”

孔子聽了這件事，說：“趙家將要昌盛了啊！”

憂慮是成為昌盛的原因，而喜悅便是導致滅亡的禍根。奪得勝利並非困難，保持勝利，才是困難的。賢明的君主依靠這條道理來保持勝利，所以他們的幸福能夠延及後世。齊、楚、吳、越等國都經常奪得勝利，可是終於得到滅亡的下場，就是不通曉這個保持勝利的道理。只有掌握這條規律的君主才是能保持勝利的人。

孔子的力氣可以舉起城門上的門閘，但他不願以力氣來誇耀于世。墨子制訂防守策略以挫敗進攻，使公輸般折服，但他不願以用兵來揚名四海。所以善于保持勝利的人把自己的強大當作弱小。

宋國有個喜愛施行仁義的人，三代相續毫不懈怠。他家的黑牛平白無故地生下一頭白色的小牛，他便拿這件事來請教孔子。孔子說：“這是吉祥的事呀，用它來祭獻天帝吧。”過了一年，他家父親無

緣無故瞎了雙眼。

那黑牛又生了一頭白色的小牛，父親又要他兒子去請教孔子。他兒子說：“前次問了孔子，你就瞎了眼睛，還要問什麼呢？”父親說：“聖人的預言同事實先是相背然後才吻合。這件事還沒有完結，姑且再去請教他吧。”他兒子便又去問孔子。孔子說：“吉祥啊！”又教他們用小牛來祭獻天帝。兒子回家轉達孔子的意思。父親說：“按孔子的話去辦。”過了一年，他兒子的眼睛也無緣無故地瞎了。

後來楚國攻打宋國，包圍了京城。宋國百姓餓得交換子女來充饑，劈開骨頭生火做飯。成年男子都登上城牆作戰，死亡的人超過一半。這家人因為父子有眼疾而得以倖免。待到京城解圍，他倆的眼疾就復癒了。

宋國有個流浪漢，以技藝求為宋元君所用。宋元君召他進來表演技巧。只見他用兩根比身體長一倍的木桿綁在小腿上，踩着高蹠疾走快跑，手上還輪流拋接七把劍，同時有五把劍飛在空中。宋元君大為驚訝，立刻賞給他許多錢財緞匹。

又有一個能耍雜技流浪漢，聽說這件事，也來求為宋元君所用。元君大怒說：“前次有人以奇技異巧求為我用，那技巧毫無用處，正好碰上我高興，所以賞給金帛。這個人一定是聽說那件事而來的，也希望我能賞他。”於是，宋元君命人把他關押起來打算處死，經過一個月才釋放。

秦穆公對伯樂說：“您的年紀老啦，您的子孫中有没有可以派去訪求良馬的人呢？”

伯樂回答：“良馬可以憑形體外貌和筋骨來鑒別，但天下稀有的駿馬，其神氣却在若有若無、似明似滅之間。像這樣的馬，奔馳起來足不沾塵土，車不留輪迹，極為迅速。我的子孫都是下等人才，可以

教他們識別良馬，但無法教他們識別天下稀有的駿馬。有一個同我一起挑擔子拾柴草的朋友，名叫九方皋，他相馬的本領不在我之下。請讓我引他來見您。”

穆公召見了九方皋，派他外出找馬。過了三個月他回來報告說：“已經得到一匹好馬啦，在沙丘那邊。”

穆公問：“是什麼樣的馬？”

他回答：“是一匹黃色的母馬。”

穆公派人去沙丘取馬，却是一匹黑色的公馬。穆公很不高興，把伯樂召來，對他說：“壞事啦！你介紹的那位找馬人，連馬的黃黑、雌雄都分辨不清，又怎能鑒別馬的好壞呢？”

伯樂大聲嘆了一口氣，說：“竟到了這種地步了啊！這正是他比我高明不止千萬倍的地方呵！像九方皋所看到的是馬的內在神機，觀察到它內在的精粹而忽略它的表面現象，洞察它的實質而忘記它的外表；只看他所應看的東西，不看他所不必看的東西；只注意他所應注意的內容，而忽略他所不必注意的形式。像九方皋這樣的相馬，有比鑒別馬還要寶貴得多的意義。”

後來馬送到了，果然是一匹天下少有的駿馬。

楚莊王問詹何道：“治理國家該怎麼辦呀？”

詹何回答：“我只明白修養自身的道理，不明白治理國家的道理。”

楚莊王說：“寡人得以奉事宗廟和掌管國家，願學的是怎樣保持它的辦法。”

詹何回答說：“我從來沒有聽說過自身修養很好而國家却混亂的，也從來沒有聽說過自身管不好而國家可以治理好的。所以治國的根本在於自身，別的細枝末節我就不敢對您講了。”

楚王說：“說得好。”

狐丘丈人對孫叔敖說：“人們有三件事最容易招怨，您知道嗎？”

孫叔敖問：“是什麼呢？”

狐丘丈人回答：“爵位高的，人家會妬嫉；官職大的，君主會猜忌；俸祿厚的，會招來怨仇。”

孫叔敖說：“我的爵位愈高，志向就愈低下；官職愈大，心裏就愈謹慎；俸祿愈厚，施捨就愈廣泛。依靠這樣來避免人們的三種怨恨，行嗎？”

孫叔敖病重，即將死去，告誡他的兒子說：“楚王屢次要封給我土地，我不接受。如果我死了，楚王就會封給你。你一定不要接受肥沃的土地！楚國和越國之間有一片土地叫寢丘，這塊土地不僅貧瘠而且名字也很不好聽。楚人信鬼神，越人信機祥，大家都對它不感興趣。你可以長久擁有的只能是這塊土地。”

孫叔敖死後，楚王果然拿肥美的土地封給他兒子。孫叔敖的兒子推辭不受，請求要寢丘，楚王就給了他，一直保持到現在都沒有喪失。

牛缺，是上地的一位大學者，他到邯鄲去，在耦沙這個地方遇上了強盜。強盜搶光他的衣物車馬，牛缺便步行而去，看上去高高興興沒有一點憂傷吝惜的神色。強盜連忙追上來問他原因。他說：“君子不因爲這些身外之物而損害自己的身心道德。”

強盜說：“哈，真高尚啊！”接着相互議論：“像他這樣的賢人，去拜見了趙國的君王，被任用來對付我們，一定會使我們遭殃，不如把他殺了。”於是就一齊追上去把牛缺殺害了。

燕國有人聽說了這件事，就聚集家族相互告誡說：“遇見強盜，不要像上地的牛缺那樣迂腐！”大家都因此接受了教訓。不久，他的

弟弟去秦國，來到函谷關下，果然又遇上了強盜。他想起哥哥的告誡，便同強盜奮力爭奪；爭不過，又追上去低聲下氣地哀求強盜留下一些衣物。強盜發怒說：“我們饒你活命已經够寬大了，你還要追個不停，我們的行踪將讓你給暴露了。既然當了強盜，還講什麼仁義？”說完就把他殺了，又連帶殺害了他的四五個同伴。

虞氏，是梁國的富人，家業豐足昌盛，金錢布帛無法計數，財產貨物無法度量。虞家的人登上高樓，俯臨大路，奏着音樂，擺開美酒，打六博棋取樂。

碰巧有一羣俠客經過樓下。樓上的賭客擲骰子中了頭彩，因連勝兩着而高興得放聲大笑。這時天上飛過的老鷹掉下一隻腐爛的老鼠，正好打中了俠客。俠客們相互說道：“姓虞的富貴淫樂的日子過得太久啦！常常有輕蔑別人的意思。我們不侵犯他，但他竟用爛老鼠來侮辱我們。此仇不報，就無法在天下樹立我們的勇武之名。請與你們合力同心，率領手下人，一定要滅絕他一家和親屬。”

大家都同意了。到了約定的那天夜晚，他們合夥拿着武器來攻打虞氏，徹底毀滅了他的家。

東方有個人名叫爰旌目，將要到某地去，却餓倒在半路上。一個狐父地方的強盜名叫丘的，看見了就用一壺水泡飯喂給他吃。

爰旌目吃了三口，然後才能睜開眼睛看，說：“你是幹什麼的？”

強盜回答：“我是狐父地方的人，名叫丘。”

爰旌目說：“啊！你不是強盜嗎？為什麼給我吃東西？強盜的食物我是決不該吃的。”說罷，就兩手撐地嘔吐起來，嘔不出，胸口喀喀作響，終於扒在地上死去。

狐父的這個人是強盜，但食物却不是強盜。因為人是強盜就認為食物也是強盜而不敢吃，這是把名實的關係弄錯了呀。

柱厲叔侍奉莒敖公，認為自己不被賞識，便離開國都，隱居在海邊上，夏天吃菱角，冬天就食橡栗。後來，莒敖公遭到了危難，柱厲叔就辭別朋友，前去為他拚死效勞。

他的朋友說：“你自己認為不受賞識，所以才離開莒敖公的。現在又要去為他而死，這樣，受賞識和不受賞識就沒有區別了。”

柱厲叔說：“不是這樣。我正因為自己不受賞識，所以才離開莒敖公；現在能夠為莒敖公而戰死，這正表明他是果真不了解我。我將為他而死，以此來羞辱後世那些不了解自己臣下的君主。”

凡是知己的就為他而死，不知己就不為他而死，這才是循正道而行的人。柱厲叔可以說是因為怨恨而不顧自己生命的人了。

楊朱說：“給了別人利益，就會收到實惠；給了別人怨恨，就會招來禍害。從這裏發出而在外面得到反應的，唯有內心的情感。由於這個緣故，有道德和才能的人十分謹慎自己的言行舉止。”

楊朱的鄰人丟失了一頭羊，他既率集全家老小，又請楊朱派童僕幫助一齊追尋。楊子說：“哈！丟失一頭羊，為什麼要這麼多人去追呢？”鄰人回答：“岔路太多了。”

等他們返回後，楊子問：“羊找到了嗎？”鄰人回答：“找不着啦！”楊子問：“怎麼會找不到呢？”回答：“岔路上又有岔路，我不知道該往哪條路去找，所以只好回來了。”

楊朱聽了，臉色變得很憂傷，很長時間不說話，整天不露笑容。他的學生很奇怪，問道：“羊，是不值錢的畜生，再說又不是先生的財產，但您却不說不笑，為什麼呢？”楊子不回答。學生們不領會他的意思。有個學生孟孫陽走出來把事情告訴了心都子。

有一天，心都子和孟孫陽一同走進楊子的房間，問道：“從前有

兄弟三人，在齊國和魯國之間游歷，向同一位老師學習，掌握了仁義的道理後就返回家來。他們的父親問：‘仁義的道理是怎樣的？’老大說：‘仁義使我愛惜生命而把名譽擺在後面。’老二說：‘仁義使我爲了名譽不惜犧牲性命。’老三說：‘仁義使我同時保全生命和名譽。’他們三人的結論大相徑庭，但同樣出自儒家。你說誰是正確誰是錯誤的呢？”

楊朱回答：“有一個人住在河邊上，熟習水性，勇於泅渡，以撐船擺渡爲生，收入可以供養一百口人。自帶糧食來向他學習泅水的人成羣結隊，但下水淹死的幾乎一半。他們本是來學泅水的，而不是學淹死的，但得利或受害的差別這樣懸殊。你認爲誰正確誰錯誤呢？”

心都子聽了，默默地走了出來。孟孫陽責備他說：“爲什麼你問得這樣曲折，先生又回答得這樣古怪呢？我愈聽愈糊塗了。”

心都子說：“大道因爲岔路太多而找不回山羊，求學問的人也因爲治道的方法太多而喪失方向。學習並不是根源不相同，所依據的不一樣，但結局却有這樣大的差異。只有歸于相同，返回到統一的本質上，才可不迷失方向。你是先生門下的大弟子，學習先生的思想，却不懂先生的譬喻，可悲呀！”

楊朱的弟弟名叫楊布，穿着白布衣服外出。天忽然下雨，他就脫下白布衫，穿着裏面的黑布衫回家來。他的狗不認識主人了，沖着他汪汪吠叫，楊布發怒了，就要狠狠地打狗。楊朱說：“你不要打啦！你也是這樣的。先前讓你的狗白的出去，黑的回來，你難道能不感到奇怪嗎？”

楊朱說：“做善事不是爲了名譽，但名譽會隨之而來。有了名譽並不企望利益，但利益就會歸附而來。有了利益並不希望爭奪，但

爭奪就會跟着到來。所以有德行的人做善事一定要謹慎。”

從前有一個自稱通曉長生不死之術的人。燕國君主派人向他學習，未學成，而自稱通曉不死之道的人就死了。燕王十分生氣，那個使者將要被處死了。燕王的寵臣規勸說：“人們所憂慮的事情，沒有比怕死更急切的了；人們所重視的東西，沒有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了。他自己都喪失了生命，又怎能使您長生不死呢？”燕王聽罷，就不再把使者處死了。

還有一個人名叫齊子，也想學習那個人的不死之道，聽說他已死的消息，便悔恨得直拍胸脯。富子聽見，訕笑他說：“你想學的是長生不死，而那個人已經死了，你却還要感到遺憾，這正說明你不知道所學究竟是爲了什麼。”

又有一個人叫胡子，說：“富子的話錯啦！大凡掌握道術但不能實行的人是有的，能够實行但不懂道術的人也是有的。衛國有個擅長算術的人，臨死前把訣竅告訴給他的兒子。兒子牢記父親的口訣但不會使用。別人來請教他，他就用父親所說的話告訴別人。來請教的人憑着他的話來使用他的這門技術，結果同他父親的本領不相上下。要是這樣，那個死去的人爲什麼不可以懂得長生不死的方術呢？”

邯鄲地方的老百姓在正月初一把斑鳩獻給趙簡子。趙簡子十分高興，重重地賞給他們財物。有個門客見了，問他這是什麼緣故。趙簡子說：“正月初一放生，用來表示我對小生命的恩德。”

門客說：“老百姓知道你想放生，所以爭先恐後地去捕捉，被弄死的斑鳩就多啦！你如果想讓斑鳩活命，不如制止百姓，不准捕捉。像這樣捉來又放走，你的恩德還抵不上罪過呢。”

趙簡子說：“對！”

齊國的貴族田氏在大堂上祭祀祖先，前來赴宴的客人有上千個。酒席中，有獻上鮮魚和肥鵝作為禮物的。田氏看了，感慨地說：“上天對百姓真優厚啊！它繁殖五穀，生育魚鳥來供我們吃喝享受。”衆位賓客聽了，像回聲一樣點頭附和。

鮑家的孩子只有十二歲，也參加了宴會，站起來說：“我不同意你這種說法。天地萬物和人共同生存，只是各成其類罷了。種類之間沒有什麼貴賤之分，只是根據體力大小和智力的不同而相互制約，弱肉強食，並沒有誰為誰生的道理。人類選擇可吃的東西做食物，難道是上天特地為人類而創造的嗎？正如蚊蟲吸人的血，虎狼吃人的肉，也難道是上天特意生出人來給它們做食品的麼？”

齊國有一個貧窮的人，經常在城裏的集市上行乞。人們討厭他一次又一次來乞討，就沒有誰再肯施捨給他了。他只好到田家的馬廐裏，跟着馬醫做苦力，借此得些食物。城裏的人戲弄他說：“跟着馬醫混飯吃，你不感到太可恥了嗎？”討飯的人說：“天下沒有比乞討更加恥辱的事情了，我過去討飯都不覺得恥辱，難道還會以跟馬醫幹活為恥辱嗎？”

齊國有個人在路上游逛，拾到一片別人廢棄的契據。他連忙拿回家藏起來，仔仔細細地清點着契據上的刻齒，然後告訴鄰居說：“我富貴的日子不遠啦！”

有個人的梧桐樹凋枯了，鄰人的父親告訴他枯梧桐樹是不祥之物，嚇得他慌忙把枯樹砍倒。鄰人的父親於是請求把枯樹送給他做柴火。

這個人聽了就很不高興，說：“鄰人的父親只是想要柴火才教

我把梧桐樹砍掉的。同我比鄰而居，却這樣陰險，做人難道可以這樣的嗎？”

有一個人丟失一把斧頭。他懷疑是鄰家的兒子偷的，看他走路的姿勢，像是偷斧頭的；面部表情，像是偷斧頭的；說話的聲音，像是偷斧頭的，所有的動作態度，無不像是一個偷斧頭的人。不久，這個人在山谷裏掘土，找到了自己丟失的斧頭。第二天，他又看見鄰家的兒子，動作和態度再也沒有一點像是偷斧頭的人了。

楚國大夫白公勝整天思考着叛亂的陰謀，朝見結束後還站着不動，倒拿着馬槌，槌端的鐵針刺穿了他的下巴，鮮血一直流到地下，他還沒有察覺。鄭國的老百姓聽說這件事，說：“自己的下巴都忘了，還有什麼不會忘記呢？”意念高度專注，走路時腳絆在樹樁地洞上，頭撞到直立的樹木上，自己都不知道。

從前齊國有一個貪圖金子的人，清早穿戴整齊來到市場上，走進一家賣金子的店鋪，抓起一塊金子就跑。官吏捉住了他，責問道：“這麼多人都在那裏，你為什麼還偷人家的金子？”他回答：“我拿金子的時候，沒有看見人，只看見金子。”